

第一回 誓同心探秘洛阳居

纷扰不息的江湖，一下子平静了下来，而且，平静了二十年，这真是一段安闲的岁月，也是江湖上从未有过的宁静日子……。

那是三位身负绝世武功，心怀大愿的高人，策划了三年，又说动了少林、武当两大门派全力相助，才在一次武林同道的大聚会中，一举铲除了江湖上最恶毒的四大凶煞和十二邪神，也镇住了胸怀野心的各方豪雄，订立了一分严格的约定，一体遵守，不得逾越。

大会上，没有推举主持武林事务的盟主，因为，他们发觉了，设定的武林盟主之位，会引发很多江湖豪雄心中的不平，生出取代之心，反成为江湖上祸乱之源。

因此，各门派都维护了原有的形貌，这使每个门派首脑人物的心中，都获得了一份平静。

大会在九华山举行，这份订下的约定，就称谓“九华盟约”。

“九华盟约”竟然维持了江湖上二十年的安静岁月。

但那三位策划武林同道大会的高人，却在大会之后失踪了。

多少仰慕他们的武林后起之秀，踏遍了千山万水，希望能一睹风采，求教绝学，但三位高人像是滴入大海的水珠，再也找不到一点痕迹。

也许他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是没有人能找到他们。

于是，江湖上开始了纷纭的传说。

最合乎情理，而又流行最广的传说有三个。

第一个是：他们虽然搏杀了四大凶煞、十二邪神，但他们三个人，也受了很重的内伤，当场以内功逼住伤势，不使发作，大会之后，伤发而亡。

第二个传说是：他们开拓了江湖上从未有过的清平世界，心愿已了，归隐于深山大泽，追求仙缘大道，不再理会尘世上的纷争。

第三个是：他们决心要维护“九华盟约”，不准有人背弃，易容改装，巡行天下，暗里查访违约背盟的人，出手歼灭……。

可能是第三个传说的震撼，使整个江湖上平静了二十年。

但，江湖上真正的平静了吗？

雪封大地，一片银白，西风如剪，刺骨生寒。

鄂西摩天岭绝峰之顶，寒风的凛烈，尤强十倍，深涧奇峰的景物，也全为大雪覆盖，除了偶而可见的一两只苍鹰掠空而过外，连走兽飞禽，也都躲在巢穴中。

奇怪的是摩天岭的峰顶上，竟然站了很多的人，两排相对，各有十人。

他们虽然都穿着棉袄，棉裤，但都尽量扎结的贴身利落，衣服的颜色，也清楚分明，一方浅蓝，一方银白。

但都已被飘落的雪花掩遮去十之七八，寒风吹飞起身上一片积雪，立刻又带来另一片雪花补上。

远远望去，似是被堆起的雪人。

他们佩着兵刃，蓝衣的佩剑，白衣的佩刀，看上去似都是武林中人。

是的！

他们都是武林中人，而且，都是内外兼修的高手。

如若不是有深厚的武功基础，就算穿着重裘，也耐不住这山顶寒风，早就被冻僵而死了。

但这些人，都还笔直的挺立着。

一声冷笑过后，响起一个清朗的声音，道：“胡兄，该是过午的时刻了？”

“嗯！也该脱下衣服了？”

喝！竟然还有两个，他们盘膝而坐，大雪掩去大部分的身躯。

这两个年龄都已是四十几岁了，胸前飘动着长髯。

第一个说话的人，霍然站起，抖落一身积雪，露出一身银白衣服，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胡兄久居北国，不畏风雪，可是认为兄弟和门下子弟，挡不住这点风雪之寒吗？”

“段兄，言重了，胡某相信段兄和门下弟子，个个内功精深，区区一点风雪，岂能伤到他们？”

“不错，这就要胡兄开开眼界了，儿郎们！脱下衣服，看看摩天岭上的寒风大雪，能不能冻死南刀门下的人。”

他口中说着话，人却是领头行动，双手挥动，解带宽衣，片刻之间衣裤尽除，只留下一条短裤，和脚上的靴子。

十个白衣人，仿效行动，脱下棉袄、棉裤，上身裸光，但却抓起佩带的长刀，提在手中。

对面站立的蓝衣人，也开始解去衣带，脱去上衣棉裤，也抓起了佩带的长剑。

老少二十二个人，一般模样，光着上身，裸着双腿，站立在风雪中。

这些人是不是疯了？

在冻死人的大风雪中站了半天，还嫌不过瘾竟然脱下了衣服，迎着刺骨寒风，鹅毛大雪。

两个老的更绝，拂拭一下长髯上的积雪，竟然盘膝坐了下去，坐在盈尺的大雪上。

乖乖，只那么一刻工夫，这些人的身上，已布满了雪片。

说他们不冷，很难叫人相信。

因为，他们的身躯微微的颤动着，嘴唇也冻的发青，但他能忍耐，没有一个倒下去，也没有一个人叫出一个冷字。

他们抵抗寒冷的办法只有一个，提聚丹田真气，运集功力，和酷寒抗拒。

这是一场别开生面的对决。

南刀、北剑，各选十名门下武功最高的弟子，作这场疯狂的对决。

他们佩带刀剑，却不用刀、剑搏杀，要在腊月的大风雪中，摩天岭绝峰之顶，脱光衣服，比赛忍耐寒冷的本领。刀、剑可以杀人，冻死的滋味，绝不比刀、剑杀死好过。人！蠢起来，实在可怕，绝不比一般动物聪明！

可是，人能想到，人会折磨别人，也会折磨自己。不过，人也会想出很多理由解释他们的愚蠢行为，他们破坏了别人的幸福、美好，却又能说出一番动听的理由。南刀段九，北剑胡萍，就是这样的人。

他们千里迢迢的跑上摩天岭，来比赛忍受大自然孕育出来的酷寒风雪。

凛冽的寒风，像刺骨的钢针，裂肤的利刃。来自江南的南刀门弟子，终是比不过成长在风雪中的北剑门人，两个人倒下去了、激起一片飞雪。

南刀段九睁开微闭的双目，看了一眼，又缓缓闭上了眼睛。没有一语慰问，也没有一声叹息。

胡萍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段兄，胜负乃兵家常事，认了吧！大丈夫能屈能伸啊！”

“南刀门下无降兵，胡兄，别忘了熬过这一阵风雪之苦，段某人也有了一番玩命的安排！”

“玩命！哈哈，段兄，别忘了‘九华盟约’第一戒，不准出刀杀人哪！拔刀杀人者死！难道段兄要背弃盟约，来一场刀、剑拚搏。”

“段某是何等人物，岂肯背弃天下武林同道，一体遵守的盟约，段某如是背盟弃约的人，也不会让我这些生长在杏花江南的弟子们，承受这些寒风透肌之苦了。”

“说的也是，不过，北剑门下弟子，可也是血肉之躯，一样侵裂着他们的肌肤。”

“哼！胡兄，用不着说风凉话了，你想出这种比试的办法，够高明，也够歹毒，就算南刀门下弟子冻死光了，我也要撑过这一阵。第二阵，兄弟作主。胡兄，有你好瞧的了。”

“胡某人实在想不出来，不动刀、剑搏命，你段兄会有什么办法能使胡某和门下弟子们认输。”

“段某的办法，可以让你胡兄拔剑，当然，我也可以抽刀，不过，不是用它杀人！”

“拔剑，抽刀，不是用来搏杀拚命？胡某人就想不通做什么了？”

“胡兄慢慢的想吧！兄弟暂时不会告诉你。”

但闻蓬蓬蓬三声轻震，又有三个人倒了下去。

两个是南刀门下，一个是北剑弟子。

虽然，他们选的都是门下武功最好的弟子，毕竟是艺业有深浅，功夫有高低，北剑门下，一样有难熬酷寒的人。

南刀段九轻轻吁一口气，道：“两个时辰到了吧？”胡萍目光扫掠了一门下弟子一眼，发现那飘落在他们身上的雪花受到体温的蒸发，外为寒风逼迫，已然结成了一层薄冰，如若这冰层再加厚一些，结满全身，任何人都无法支撑下去。

再看段九全身冒出白气，雪花都被逼离开去，偶有落在身上，也会化作水气流失。内功的精湛，似已到寒气难侵的境界。

如是再苦拚下去，南刀门下弟子，故难幸免，只怕自己门中子弟，也将有大部僵毙之虞。

但最使胡萍不安的，十名北剑门人中，有一个是他的独子胡元。

何况，天色已暗了下来，两个时辰的约定是该到了。绝峰之上，没有漏斗流沙计时，只能凭仗估算了。

暗中盘算过场中情势，胡萍干笑了一声，道：“既然段兄认为约定的时限已到，就算是到了吧！”

段九忍下一口气，喝令门下穿上衣服。

但能够遵照行动的，只有两个人，余下四人，虽未倒摔下去，也已被冻的全身僵硬，无法行动。

回顾北剑门下，九个人中，有七人能够自己取衣穿着，另外两个虽然手脚不听使唤，但身子还可扭动。

这一阵比试，南刀门下败的很惨。

段九沉不住气了，双手齐出，逼出内力，分助四人，但也只有两人借助了内力，缓开了手脚，另外两个，却倒了下去。先穿好衣服的两个弟子，施展了一阵拳脚，活开血脉，才帮助同门穿上衣服。

段九咬牙出声，冷冷说道：“郭天同，他们伤势如何？”“七师弟、九师弟，还有气息，五、六、八、十四位师弟，似是被冻死了。”

“给他们吃下一颗护心丹，他们冻僵了，未必就会冻死！送他们到篷帐中去，把我准备好的东西带来。”

“是！”郭天同是南刀门下的大弟子，指挥三个还能活动的弟子，背起两个气息犹存的师弟，又挟起另外四人，奔向篷帐。“段兄不用难过……”胡萍微笑着说：“胡某门下，也冻伤了两个……”

胡萍，等一下，希望你远能笑得出来！段九的脸上，泛现出一片狠酷之色。

胡萍知道段九搭起了一座篷帐，绝不是为了防寒之用，因为，段九根本就想不到，他胡萍会想出了这么一个比试的办法。

胡萍很得意这份出人意外的聪明设计，果然是大获全胜。

如果，段九救不活冻僵的六个弟子，南刀门的实力，将消退一半，他们都是南刀手下的精英。

但胡萍也猜不透段九的设计，他要用什么出奇方法对付北剑门。

使胡萍安心的是，目下段九实力大损，不管怎么比试，北剑门都占了绝对的优势。

但见南刀门下首徒郭天同，带着一位师弟各举一个很大的棉被围遮之物，大步行了过来。

另外两个还可行动的南刀门中弟子，留下照顾六个，冻僵的同门。

胡萍瞧不出拿来的是什么东西，立刻以手势下令门下弟子戒备。

段九却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怎么？胡兄可是害怕了？”胡萍没有回答段九之言，两道目光，却凝注在棉被掩遮的事物之上。

段九一手揭开棉被，胡萍立刻大放宽心。

原来，那是两个很大的鸟笼，各装着一只巨大的褐色苍鹰。

“怎么？段兄要用这两只大鹰对付我？”

段九冷冷说道：“这是产自十万大山中的巨鹰，爪利力强，有飞行千里之能，喜食毒蛇，故而口内爪上，皆有剧毒，但这摩天岭上，寒风如剪，它们在这样的天气下能飞多远，兄弟就不敢论断了……”

胡萍心中奇道：“苍鹰能飞多远，和比试有什么关系？难道要比试骑鹰不成？”

仔细看去，只见鸟笼上有两条丝索，系在苍鹰的腿上。鹰颈之间，还套了一个钢环。

任是胡萍有着丰富的江湖阅历，一时间也看不懂这些安排，作用何在？

但闻段九说道：“胡兄，这一次不用门下弟子参加，由兄弟和胡兄一决胜负，不知胡兄的意下如何？”

胡萍干笑一声，道：“只要段兄划下的道儿公平，胡某舍命奉陪。”

“好！大夫一言，驷马难追，希望胡兄不要后悔才好。”

“段兄放心，胡某人说出口的话，如板上钉钉，不过，这公平二字，却是最为重要！”

“放心，绝对公平，这对苍鹰，都是雄鹰，但为让胡兄安心，你先选一只。”

胡萍忽然间变得小心起来，仔细看了两只苍鹰，果然一般神骏，连大小也几乎一样。

但他并未立刻决定，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这么吧！段兄先把比试的布署安排妥当，兄弟再选不迟。”

“好！天同，打开鹰笼，系鹰缰。”

“是！”郭天同双手挥动，熟练地开了鹰笼，又在鹰颈的铁环上，系了一条三丈长短的丝索。

囚鹰的大木笼，经过了特别的设计，打开之后，变成了两个两尺多高木篮子。

“胡兄，看明白了吧？”

胡萍仔细打量了一阵，心中似有所悟，但又不是完全了解。

他是个谨慎的人，不完全了解，就不肯硬充英雄，笑一笑，道：“段兄这布置，看来复杂新奇，最好是解说一下。”

“其实很简单，以胡兄之能，恐是早已了然于心，但既要段某解说，兄弟是恭敬不如从命了……”

他长吁一口气，接道：“这木篮，系在双鹰的腿上，你我站在篮中，惊飞苍鹰，然后，各出兵刃，斩断对方的系篮丝索，迫使对方跌摔下去，至于跌落在什么地方，是生是死，那就各凭天命了……”

胡萍点点头，道：“那系在苍鹰颈上的一条丝索呢？”

“更简单，段某的鹰颈丝索，交在胡兄手中，胡兄亦然，所以对方的苍鹰无法飞离太远，当然，胡兄可用手中之剑，斩断丝索，那就双鹰分飞，各不相关，生死亦是各凭运气了。”

“操纵苍鹰的升降，全在颈间丝索之上，丝索断去，人的生死，就由鹰作主了？”胡萍低声的问。

“胡兄能举一反三，果然是识见非凡，最好是能把对方手中丝索夺了过来，能控制自己苍鹰的升降，不过，双方手中都有兵刃、你斩索，我封挡，夺过来，只怕是不太容易，因为，咱们要遵从‘九华盟约’，刀、剑只能斩割对方的丝索，不许攻击人身。”

胡萍点点头，道：“能不能斩伤对方的木篮呢？”

“可以，除人之外，都可以斩割、破坏，只要胡兄觉着对自己有利就行。”

“好！胡某人再请教最后一个问题？”

“请说。”

“漠北的大鹏，燕山的鹞鹰，胡某见过不少，但这南蛮大山中的产物，兄弟还是初见，不知这对苍鹰受惊之后，反应如何？”

“胡兄果然细心得很，这种大鹰受到惊骇，性向是全力高飞，不过，人重过鹰，它们能飞多高，段某也无法预料，如是胡兄没有别的问题，咱们可以开始了。”

胡萍点点头，佩好长剑，回头对围守身侧的弟子道：“我和段兄乘鹰遨游，不管生死，都不许你们插手，苍鹰飞起，你们就离开这里，回到燕山黄叶谷去，如若三个月内，为师仍不返回燕山，一切都听你们师娘作主。”

“师父，这……”

北剑门下十个弟子，九个都还是活蹦乱跳的人，一个受到冻伤，亦可行动，正在活动血脉，看样子，也无大碍了。“不许多说……”胡萍冷厉地喝止住门下的弟子，回头对段九说道：“段兄，可有什么话吩咐门下？”

段九点点头，道：“大同，立刻率领你师弟们，回到苏州段家堡去，一切向你们师叔请示，听命行事……”

“师父，弟子想……”

“不许多想，带你师弟们下山去吧！冻伤的立刻就医，实在救不活，把尸体运回江南，厚予埋葬，每人致送纹银三千两，安抚他们的家属。”

“是！”

南刀、北剑门下弟子，虽然个个颌首领命，但却肃立在原地不动。

段九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大丈夫生而何欢，死而何惧，胡兄，请啊！”

这就是江湖豪杰，草莽性格，生死尽付谈笑中！

胡萍默察片刻，跨入木篮，段九也紧随着跳入篮中。

两个人同时抓住了对方系在鹰头上的索绳。

段九把索绳迅速的系紧腰间。

胡萍立刻照样跟进。

段九大喝一声，拍出双掌，巨鹰受惊，展翼起飞，但木篮沉重，一飞不起，向前跳跃了一阵，才飞离峰顶。这对特别选捉的巨鹰，力量果然强大，起飞之后，很快把两人带入了百丈高空。

凛冽的西风，把两只系在鹰身之下的木篮，吹得东飘西荡，随时可以完全地翻转过来，逼迫着两个人一手抓住木篮，一手抓住维系木篮的索绳，以保持身体的平衡，免于跌落之危。

这两大武林高手，却无法腾出一只手来，拔出刀、剑斩割对方的索绳。

单是维持那木篮的隐定，就够他们全力应付了。

他们低估了大自然的威力。

升空之后，威力似是增强了很多倍，挟带的寒气，也似是更强大。

胡萍、段九突然都有一种感觉，有着身陷冰窖的寒意……。

应付这种自然变化的能力，似乎是人不如鹰。

其实，两只巨鹰飞得也很吃力，但它们却有着顺应自然的本能，随着风势旋转变化，以节省体力。

两个人似是已没有袭击对方的打算，把所有的应变能力集中在维护自身的安全上。

这真是疯狂的对决，但过程却又完全出了人意料之外。

原本，他们都觉着自己很强大，数十年苦练的武功，他们自信已能生裂虎豹，力敌百人，但现在，却有着不如一只飞鹰的感觉，只不过升离陆地一百多丈，就完全失去了主宰自己的能力。

向下看去，一片皑皑白雪，强风吹飘过来的雪花，打在脸上，竟然隐隐作痛。

胡萍突然叹息了一声，道：“段九，你想出了这等奇怪的对决方法，想必是早已深思熟虑，计划周详，有什么对付胡某人的办法，可以施展了，就算你动刀杀了我，也不会有人知道啊！”

“兄弟确有一些算计，只可惜少算了一件事，摩天岭上的风力，竟是如此强大，兄弟只能全力自保，连拔刀的时间，也抽不出来了……”

“你这算什么设计，连自己也坑进来了？哈哈，等一下，我跌下木篮摔死了，你段兄一个人，驭驾双鹰，在空中好好游玩一番吧？”

“说真的，胡兄，我倒是不希望你摔下去了……”

“这……这是为什么？”

“你死了，段某一个人在这大雪封锁的深山中，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，岂不是寂寞得很？”

“说了也是啊！咱们天南地北，相隔数千里，当真是井水不犯河水，想想这一番相约对决，实在是无味的很。”

忽然间，飘荡不停的木篮，双鹰的飞速，也大为减缓。

原来，他们飞行到一座高峰背后，高峰挡住了凛冽的风势。

“胡兄，我看这两只巨鹰气力将尽，艰难再向前飞了……”

“是啊！也真难为它们了，带着比它们还重的两个人，迎着风雪，飞了几十里远，不知几时，才会降落下去。”

“这种巨鹰，生性坚强，除非咱们跌摔下去，还它们自由，让它们带着如此沉重之物，它们不会认输的，必会飞到力尽坠毙“看来，段兄，对这两只大苍鹰，倒是十分了解啊！”

“兄弟，化了半年多的工夫，请教了不少了解这类巨鹰的人，与其待它们力尽之后，直坠而下，把咱们摔死，何不自己降落下去。”

“好是好啊！可是这种扁毛飞禽，听不懂人话，胡某又不会鸟语，如何能让它们落地呢？”

“那倒不难，胡兄只要牵动系在巨鹰颈上的索绳，它们就会向下降落，不过，不能太过用力，要是勒得太紧，它们呼吸不畅，无力展动双翼，跌落下去，那就……”

胡萍大笑接道：“可是，兄弟牵的是你段兄的鹰啊！”

“这就要咱们合作了。”

两人同时开始，小心翼翼地收紧索绳，果然，双鹰同时下降。距地还有数丈，已难控制，直坠而下。

落着实地，两人才发觉那是一座深谷之中，地上积雪数尺，两侧绝壁峙立，前后虽不见山壁阻挡，但目力所及，不见边际。

两人跃出木篮，伸展一下手脚，同时长长吁一口气。

那两只巨鹰双腿上系着重物，似是伤害很重，落在地上，已难站立，全身扑伏在雪中，羽毛颤动，好像十分痛苦。

段九苦笑一下，道：“咱们只可惜失去了尝试一次，由百丈高空摔下来的滋味！”

胡萍看看地上的积雪，笑道：“积雪很厚，大概不会摔死！”

不知哪一刻开始，横使在两人之间的仇视，已在无形中化解段九仔细打量了一下周围的形势，道：“以雪代水，大概可以活个十天半月，如能找一处山洞躲避风雪侵袭，就不会活的太苦了。”

“不错，只是饿了如此之久，体能消退，一旦遇上猛兽，岂不成了它们口中之物。”

“胡兄可以放心，兄弟带有食物，咱们省吃俭用，真的遇上虎、豹之类的猛兽，倒是可以供咱们充做口粮了！”

“怎么？段兄带有干粮？”

“风干的牛肉粉，数量虽然不多，在这等大雪封山的深谷中，也算是上等美味了。”

“可惜，少了一坛老酒……”胡萍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段兄，兄弟心中有不少疑问？不知愿否见告？”

“彼此，彼此，段某也有很多不解的事物，想请胡兄解说，咱们先找一处可以容身之地，再作详谈如何？”

花费不到一个时辰，就找到一座山洞，洞虽不大，但亦足够两人栖身之

用。

两人也带了腿上受到创伤的苍鹰入洞。

段九已有养鹰的经验，细查伤势，尚幸腿骨未折，拔刀斩断双鹰腿上索绳，扭断颈间铁环，在伤处敷了药物，轻抚着鹰背，道：“两位食量惊人，此地无物可供，你们的束缚尽去，又可翱翔长空，还我自由，养息一会，自己去吧！”

把两只苍鹰移放洞口。

胡萍一直静静的坐着，看段九直到忙完坐下休息，才低声说道：“段兄，可要燃堆火来，逐逐寒意？”

原来，胡萍已把两只木篮拆开，堆在一侧。

段九道：“那就好，这点寒冷，兄弟还可承受，此刻，大雪满山谷，寻找干薪不易，不如暂存起来，以应急需，不过，咱们在离此之前，要把它完全焚烧，不能留下痕迹……”

语声稍顿，接道：“想不到，南刀、北剑一场疯狂对决，落了这么一个好的下场，唯一使段某不安的，门下十个最杰出的弟子，竟有六个人冻死，对段家堡的实力，是一个很大的挫伤“这一点，段兄不用担心，我看他们内功都已有了相当的基础，十二个时辰之内，灌上一碗姜汤，休息一两天就可以复原了，如得大夫处方下药，复原更快。”

“真的……”段九惊喜地说：“他们如依原路下山，估算六个时辰，可以到达一处集镇，立刻就医，六个人都可得救了。”

“胡某可以担保，也许，下了摩天岭，以他们优越的体质，自己就会醒过来，连大夫都不用看了。”

“多谢胡兄指教，这就使兄弟安心多了。”

两人由僵峙的对决，突然间转变成了朋友，彼此谦让关怀，简直是相敬如宾了。

但闻羽翼扇风，两只苍鹰，已悄然行出洞外，展翼而去。

望着破空而去的双鹰，段九低声说：“海阔凭鱼跃，天空任鸟飞，看来，它们比我段某人自由多了。”

胡萍心中一动，道：“段兄准备几时回苏州段家堡去？”

“只怕段某有家归不得了，胡兄呢？准备几时离开？”

胡萍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回不去了，燕山黄叶谷的北剑门，早已非兄弟所有……”

段九并无惊奇之色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落人了什么人的手由？”

“老婆……”胡萍脸上微现忿怒之色，说：“段兄想不到吧？同床共枕了二十年的老婆，竟是谋霸我北剑门的元凶，段兄呢？”

“好不到哪里去！我的师弟，忽然露出真正面目，一举尽夺南刀门的实权，我段某人两年之前，已经是个挂名的掌门人了，就连这一次约会胡兄，也是奉命行事。”

“兄弟也是一样，老婆一声令下，兄弟就带人上路，原想摩天岭这个地方，距武当不远，也是武当门下弟子出没之处，我们对决之前，必有武当弟子出面阻止，想不到老杂毛们竟然全部冬眠了，不见一个出来。”

段九点点头，道：“胡兄果是有心人，这里距武当三元观，不过二百里，正是武当弟子们巡弋之区，兄弟来此赴约时，还一路招摇，仍未惊动武当弟子，是不是有些可疑呢？”

胡萍吃了一惊，道：“你是说武当派和咱们一样，掌门人早被架空了。”

“不错，段某那位师弟，虽然聪明绝顶，但他在武功的修为上，应该和兄弟远有一段距离，但双方动上手，我竟然接不下他十招，刀法之奇，内力之强，胜我十倍，而且，都不是南刀门中刀法，所以，兄弟觉得他们背后，必有一股支持的神秘力量。”

“正是如此，我那老婆虽也习过武功，但绝非胡某之敌，谁知一动上手，我就招架不住，不到十招，就被她击落长剑，迫我交出实权，自是艺有所宗，但胡某费尽心机，却查不出一丝痕迹。”

段九道：“胡兄作何打算呢？”

“查！查不到水落石出，胡某死不瞑目。”

“段某亦有此心，我设计这飞鹰对决，就存了借机隐身的打算，倒也天从人愿，再得胡兄合作，使兄弟信心大增。”

“好！咱们易容改扮，游行江湖，追它个水落石出。”

“北剑、南刀，携手同心，查明这股江湖逆流中潜伏的阴谋，段某就死而无憾了。”

“对！胡某舍命奉陪，但得留名江湖，何惧重重险阻，明天，咱们就准备下山。”

南刀、北剑，对决摩天岭的事，在江湖上哄传开了。

胡萍、段九乘鹰升空，消失在茫茫风雪之中。

震动武林人心的一个消息，紧接着传入了江湖，二十年前主持“九华盟约”的少林、武当两大门派，突然宣布关闭门户，不再理会江湖中事，也不再收录弟子。

除非昔年策动九华聚会的三位高人，重现江湖，登高一呼，重振盟约精神，“九华盟约”似是已消散飘零，受到了彻底的破坏，江湖上大乱萌始，又将开始了血雨腥风的争斗……

暗流在江湖上光涌，虽然表面还保持相当的平静，可是，一股无形的压力，已绷紧了各门派首脑人物的心弦。

寒风仍然地吹，大雪依旧地飘，关洛道上车马稀，长安街头行人少……。

但寒风大雪却阻不住涌往“洛阳居”的人潮。

“洛阳居”不在洛阳，而在长安。

长安！多少人向往的地方，那里曾经是冠盖云集，名利汇聚之地，虽然宋代时国都东移，但长安的市面繁华依旧，夜夜笙歌到处闻。

“洛阳居”开业不过半年，但已抢尽了长安市面的繁华风光“洛阳居”的建筑宏大、精巧，布置也清雅宜人，分隔出歌坛、赌场、饭庄，各具特色的建筑，又把它串连成一个整体。这里的饭庄中有最好的酒菜，也云集了各地名厨。所以，这里是长安城中最贵的一家饭庄，也是最好的一家饭庄。赌场中，设有最齐全的赌具。

就算你不会赌博，也不喜欢喝酒和品尝佳肴美味，行走一番，也让你心旷神怡了。

总之，这里建筑华丽，又极尽园林之胜。

但最使人留恋忘返的，还是这里的歌坛“洛阳楼”。洛阳楼建筑在丛花环围之中，是洛阳居中花费最少的地方。但一个人坐上个把时辰，也够一个节俭的人半月开销。洛阳楼中也没有特别的雅座，垂帘间隔，有专门侍候的美丽丫头，价钱就贵的吓人了。

这里本来就是长安城中的销金窟。

但洛阳楼中一千多个座位却是座无虚席。

因为，这里有最好的歌姬演唱。

演唱的歌姬，有南国佳丽，也有北地胭脂，个个都有着秀丽的姿色，歌声好，人也漂亮。

但最红的一位歌姬，名叫青凤，据说是来自洛阳。人已经漂亮得拘魂勾魂了，偏偏歌声又婉转动人，叫你听得如痴如醉。

你来听听流行在长安城中的一首歌谣。

洛阳女儿长安游。

一曲销人万古愁。

歌罢百花失颜色。

余音犹绕钟鼓楼。

钟鼓楼，是长安城中一座古老的建筑，晨钟暮鼓，全城可闻。

接踵擦肩的人潮，涌入了洛阳居，十之八九是为了来看看青凤之美，听听那销人愁苦的歌声。

没有看过青凤的人，没有听过青凤歌声的人，不惜卖了三分地，也要去听一次，这就是迷恋！被青凤的人和歌给迷住了。这样一个集吃、赌、声、色之娱的的地方，当然会常常引发争执，但很快就平息下去，很难闹到大打出手的境地，因为，这里有保镖。

他们不会和客人冲突，但却保护客人安全，两个人一旦动手，他们就出现在中间。

当然，也会遇上一些存心闹事，软硬不吃的人，大吼大叫，踢桌子砸碗，他们也不会和你打对骂，最多是把你架离现场。这里的保镖，不是摆样子的，他们是真的要介入客人之间的冲突纠纷中，以维安宁。

他们穿着便服，形同客人，混在人群中，很难看得出来。茶房、堂官，似乎也负责保镖的工作。

江湖道上的人物好客，朋友往来，自然要盛大的招待一番，“洛阳居”这种地方最为适合，豪华雅致，应有尽有，吃上一餐饭，会使人终身难忘，在关洛道上，找不出第二家来。今晚上，饭庄部的贵宾厅，布置的特别辉煌，厅中的八盏垂苏宫灯，也完全点起，照的一片通明，花树上也挂了燃起的风灯。

四个青衣少女，守在厅中司酒，每个人都拿个酒壶，客人一干杯，就立刻替你斟上。

这里的一切，都尽量的讲求完美，最好的酒菜，最好的陈设，让客人有着最好的享受。

你如仔细看一下那四个侍酒的姑娘，个个貌美如花，动手灵巧，连个头都相差不多。

她们一般的巧笑倩兮，娇媚动人，斟酒时，举止轻柔，动作熟巧。

但现在，贵宾厅吃酒的四个客人，就摆了一副严肃的面孔，一点不为四个侍酒美女的娇柔所动，一副视若无睹的样子……。

反而是四个客人的冷肃神情，感染了四位侍酒的美女，竟然也变的严肃起来。

但这四个神情僵木的客人，却是既会享受，又极会挑剔的客人，四个人喝了四种不同的酒，有的要热烫，有的要冷饮，所以，每个人都需要一个专

司侍酒的美女。

可是他们的僵木和冷漠，却又深深刺伤了四位姑娘职业上的尊严，因为，她们施出了全身的本领，竟无法博取到客人一抹笑意、极尽娇柔，也无法获得一下青睐，这就使四个姑娘感觉到索然无味，懒洋洋的站在一侧……。

这时，坐在南首的客人，突然开了金口，道：“四位姑娘今年贵庚啊？”说话的声音，虽然冷若冰霜，但总算开了口。

四个侍酒的少女，竟然不约而同齐声回答，道：“十八岁。”

“好！好！四位是同年了，都是十八岁？十八的姑娘一朵花，青春年华，艳色照人，老夫为四位姑娘浮一大白。”

端起面前的酒杯，一饮而尽。四女目光交转，脸上泛起了一抹微笑，心中却是暗暗忖道：“我还认为你们真是铁打、铜浇的人，原来，也一样能感受到艳色照人，那就好！只要你们开启了一扇心扉，就要你们跌入温柔陷阱，尝试一下春花四婢的厉害……”

四女不禁精神一振，嫣然一笑，同时挽起酒壶，替四人斟满酒杯。

但闻坐在北首的客人说道：“四位姑娘娇媚可人，却又身手不凡，不知是那位名师，调教出如此出色的高徒？”

语气平和，似是那颗坚冷之心，已为温柔软化。

但见秋波流转，分站在南、北、西方位上，三位姑娘的目光，齐齐投注到东面少女身上，似是等待她的决定？

显然的，站在东首的少女，是四女中的领头人物。

“婢子桃花……”在三女目光逼视之下，桃花无法不开口了，轻启樱唇，婉转出一缕娇甜的声音，道：“春花四婢，只习歌舞，不会武功，大爷只怕是看走眼了？”

“说的也是……”坐在东面，桃花身旁的客人笑道：“四位步履轻盈，对歌舞一道，必然下过一番工夫。”

“大爷夸奖……”桃花道：“侍酒奉客，卖笑厅堂，这个婢字，岂不是更适合我们的身份。”

“卖笑厅堂，这是表明了卖笑不卖身了？”接口是坐在南面的客人，语声中已没有那股冷冷的味道。

果然是春花宜人，春风解冻，四个冷厉、僵木的人，似已逐渐融化在四女的温柔之中。

“大爷以为呢？……”桃花语气暧昧的笑一笑，道：“弱女可欺，如是遇上了财大气粗，不择手段的爷门，婢子们真还不知道如何去抗拒那沉重的压力呢？……”

这番话曲折有致，但桃花立刻又接了下去，道：“幸好婢子们还未遇到过这种事情？”

四个客人齐齐点头，似是很欣赏桃花这番辩解，齐齐端起酒杯，道：“说得好！四位请尽此杯，以表示我等人敬意。”

四女也不推辞，接过酒杯，一口喝下。

东首客人笑道：“桃花姑娘，有春必有夏，继之秋、冬，春风四花为首，另必有夏、秋冬三季花魁了。”

桃花道：“不错，只不过，春花四婢，夏、秋二女，说到冬嘛？那就只有一位了。”

“这是怎么一个说法……”西首的客人问道：“桃花姑娘能不能详为说

明一下？”

桃花道：“婢子已经说的很明白了，春花有四婢，夏、秋各有两位姑娘，冬花魁首，只有一人，梅傲霜雪，再无别的花，可在澈骨寒冷中和它竟艳了。……”

但闻木门轻响，突地被人推开，一阵寒风吹了进来，也带进来一个身着黑色长袍的年轻人。

春花四婢看了来人一眼，身子震颤了一下，急急勾起酒壶，为四位客人斟酒。

黑衣掩上木门，转身行近桌前，躬身说道：“四位大爷还要加添点酒菜吗？”

东首客人看看四女脸上的惊恐神色，站起身子，道：“不用了，酒已八分，再喝就醉了，结帐吧？”

桃花急急说道：“四位大爷刚刚引起谈兴，怎么就要走了呢？”

东首客人探手入怀，取出一锭黄金，道：“这十两黄金，大概够这一餐之费了吧！”

黑袍人笑一笑，道：“用不了，还要找回一些银两。”

“那就送给春花四女买点胭脂花粉。”举步向外行去。

另外三位客人鱼贯相随，离开了贵宾厅。

黑袍人神情冷峻的看着四人远去，才掩上厅门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他们是什么身份呢？”

“远没有问出来，副总管就到了……”

黑袍人打断了桃花未完之言，接道：“我如再不来，只怕你们胸中所知，全要被人掏走了。”

桃花道：“四个人全像顽石雕成的人，一直冷冰冰的喝闷酒，我和三位妹妹，施出了混身解数，他们竟然不为所动，磨菇了一个多时辰，刚刚让他们打开话匣子，远未引入正题……”

黑袍人接道：“听口气，你似是心中有些不服气，是吗？”

“如若再给我们一个时辰，婢子相信，能套问出他们的身份来历。”桃花低声回答。

“桃花！不用强嘴，也不要不服气，你们都习练过摄魂大法，花了一个时辰，还无法使人家拜倒在石榴裙下，畅述出身份来历，你可知道，他们为什么不言不语的坐着喝闷酒吗？”

“难道，难道……”桃花道：“他们在运功抗拒我们的摄魂大法？”

“对！他们在运功抗拒，而且已经战胜了你们，他们看到了你们筋疲力尽，兴致索然的神情……”

黑袍人缓缓说道：“才展开反击，套问你们胸中之秘，如若我再不现身，只怕你们要尽吐所知了。”

春花四婢齐齐一呆，道：“这……”

“你们还是不相信？是吗，好！我再问你们一件事，那四个人长相如何？如果他们换了衣服，再见面时，你们是否能认得出来？”

春花四婢细想四位客人形貌，个个脸色冷硬，神情僵木，竟然没有一点表情，没有一点可心记忆的地方，不禁为之一呆。

黑袍人接道：“他们在脸上涂了一层很厚的药物，你们看到的，不是他们本来的面目，自然无法记下他们脸形、神情。”

桃花道：“他们究竟是什么人呢？”

“不知道……”黑袍人道：“本来希望你们用摄魂大法，套问出他们的身份……”

桃花突然跪了下去，道：“副总管明察，婢子们已尽全力。”

另外三女，紧随桃花，也跪了下去。

“起来，起来……”黑袍人道：“我如没有帮你们一把的意思，也不会大煞风景的闯进来了。”伸手扶起桃花，和另外三个女婢。

“副总管恩情如山，春花四婢感戴莫名，日后如有机缘，定当报答。”桃花无限惊恐地说。

桃花流下泪来，道：“今天的事……”

“不用再提，我会向总管说明，就说他们发觉抗拒不住摄魂大法时藉故离去。”

“可是，总管会相信吗？……”桃花不放心地问。

“我会替你们担待，回去休息吧！”

四女又深深一揖，才转身离去。

荒凉的大殿中，突然亮起了一道火光，点燃起一截腊烛，大殿中的景物，清晰可见。

四个人围烛而坐，正是那四个喝酒的客人。

北首一人脱下丝棉长袍，取下假发头套，露出一头灰白折蓬发，和一身百袖大褂，道：“叫化子充员外，可真是打鸭子上架，说不出这个难过，喂！酒肉和尚，你那颗风吹日雨惯了的光脑袋，戴上假发，能习惯吗？”

“不行，我和尚早就想拿下来了……”取下假发，露出了一个光秃秃的脑袋，双手一揉，搓下了脸上涂的药物，露出本来面目，果然是个和尚。

另外两人也除去脸上药物，竟是南刀段九，北剑胡萍。

“好厉害摄魂大法……”南刀段九叹口气道：“如非早得七宝大师指点，凝神运功抗拒，今晚上一定会栽在那四个丫头的手中。”

“要谢也该谢谢老叫化子，我和尚不敢掠美，这消息是老叫化挖出来的，我和尚只是受他之许，转告两位……”

胡萍接道：“虽是早已有有了戒备，但胡某人还是差一点把持不住，说来惭愧得很，如非神丐钱老早握智珠，深明内情，今晚上就被人家摆平在洛阳居了。”

“老叫化十年前就觉着江湖上情形不对，但却又瞧不出哪里不对，但老叫化却感觉得到一股汹涌的暗流在江湖翻腾，所以，我潜踪隐形，消失江湖，希望在暗中能查一点眉目，可悲的是老叫化走遍了大江南北，花费了七八年的工夫，却找不出一一点可资追查的线索……”

目光一掠七宝和尚，接道：“直到有一天，遇到了酒肉和尚，一个人躲九华山中……”

七宝和尚接道：“我和尚在山中每日吃肉饮酒，好不快乐，却被你老叫化又拖入红尘之中，重受人间疾苦，唉！我尚不知那一次念错了经文，才交了你这个既穷又老的叫化子，真是交友不慎啊！”

“老叫化虽然名叫钱缺，可是钱缺德不缺……”

段九接道：“两位不用为银子忧虑，段某人心中早有准备，离家时带了一些银票，足够咱们四个人数年用度了。”

“胡某人也带了数万两银票，可以补段兄之不足……”

钱缺道：“好！有钱好办事，……”

目光一掠七室和尚、段九、胡萍，接道：“老叫化把酒肉和尚拖下了九华山，查访这一股光涌暗流的源头，是老叫化知道和尚的为人，酒肉穿肠过，佛在心头坐，表面是大庙不收，小庙不留的野和尚，但他胸怀的救世心愿，却是常人难及万一，否则，天下大山万千，他为什么要躲在九华山中，他就是希望能遇到一些什么？”

“老叫化找上他，却没有一套明显的作法，因为，老叫化一直找不出江湖病源何在，我们两个人心照不宣地在暗中摸索，但现在情势不同了，有了你们两个一门首脑加盟，这就得把事情说个清楚才行了。”

胡萍苦笑一下，道：“北剑门在我手中失去，夺去我掌门之权的，是我同床共枕二十年的妻子，我实在想不出北剑门中还有几个人能听我的命令，所以，钱老计算人手对，只能算我胡某一个人。”

“段某人也和胡兄一样，我个人赴汤蹈火，生死不计，但南刀门中，恐怕已经没有肯听我命令的人了。”

“唉！可怕处，也就在此了，千百年来，江湖上纷争不息，但却从没有一次像这样的诡秘难测。……”

钱缺叹息一声，接道：“少林、武当也宣布闭关自守，不再理江湖中事，放眼当今武林之世，还有什么人能出面主事……”

七宝和尚突然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老叫化，别想的那么坏，和尚的看法是，目下正是揭穿这件席卷江湖大阴谋的一个契机，过去是一股暗流，现在，已经可以见到面上的溪水了，胡、段两位掌门人，就是一个好例子，我相信，觉醒的武林同道，已是大有人在，吾道不孤，后继有人，何况，我们已经发现一条重要线索，我和尚认为眼下最重要的事情，是咱们四个人，要研讨一下进行的计划和准备工作。”

“对！这一点，老叫化早已想好了一个腹案，请三位指教一下……”

“什么辰光了，还卖关子，……”七宝和尚不耐的说道：“快把你肚子里所有的杂碎全掏出来，看看那些有用？”

钱缺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咱们四个人是星星之火，能不能一烧燎原，今晚上那席酒，喝的我胆颤心惊，对手之强，出人意料，那位黑衣人的年纪不大，但一身修为之精，老叫化就甘拜下风，说不定一朝火拚，就弄的老命不保，七分运气靠天命，三分本领在人为，老叫化的意思，由此刻起，咱们四个人各出压箱底的本领，互相传授研究。”

南刀有北剑之长，北剑有南刀之威，老叫化有酒肉和尚的七宝，和尚会老叫化的把式，集四家绝技于一身，大家不得藏私……”

“好办法！胡某北剑门中只有燕云三剑算得绝技。”

“南刀门的反手一刀，为败中求胜之学，会此一刀者，只有段某一人。”

“我和尚的七宝拳，江湖上还没有第二个人学过。”

“好！老叫化的‘棒打哮天犬’，也算是不传之秘。”

七宝和尚笑道：“妙啊！妙啊！老叫化会用剑，酒肉和尚会用刀，这才是庙后面有个洞，庙（妙）透了。”

钱缺道：“说干就干，咱们立刻开始吧！”

段九道：“大师，段某想先请教一件事？”

“别叫大师，你要尊称我，去了酒肉两个字，叫我和尚就是。”

段九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说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，不知可否再说得明白

一些。”

“摄魂大法，源出于小西天雷音寺……”七宝和尚说：“那是魔教中邪门武功，那些侍酒的丫头们，都学会了这门邪功，看来和魔教中人，脱不了关系！”

胡萍道：“摄魂大法，技止于此，倒是算不得什么魔教神功了。”

钱缺道：“不能低估魔功，那几个丫头的功力尚浅，威力不大，所以，她们要借用那飞扬的秀发扫在受术者面颊之上，以助摄魂术的威力，长安秦八公功力何等深厚，就栽在了那些小丫头的手中……”

“秦八公也栽在‘洛阳居’了……”胡萍大吃一惊地说：“那我们能逃过这一劫，真是幸运极了。”

“所以，他们才能在长安纵横自如……”钱缺说：“关洛江湖道上，已无人敢出面干预，老叫化由秦八公那里探得消息，才要诸位在脸上涂了一层很厚的药物。”

胡萍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七宝和尚接道：“咱们坐息一阵，就开始互传技艺，尽一月之功，学练纯熟，再到‘洛阳成’去探听消息。”

这四个天南地北，互不相干的武林人物，因为有着同一的目的，彼此肝胆相照，开始互相传授绝技。

洛阳居的生意越来越好，青凤也越来越红，那荡气回肠的歌声，威力已远播于长安四邻，方圆百里之内，都在谈论青凤。

那个时代，配唱的是洞箫、二胡、三弦、琵琶。

青凤歌声动人之外，也弹的一手好琵琶，集姿色才艺于一身。

唱的有新谱词曲，也有流行在关洛一带人人都能哼几句的小调，她声音甜润，花腔婉转。

长安城中人说它是歌，城外乡下人，却叫它为戏。

为听青凤戏，多跑十里地。

听到青凤喊，再跑十里也不远。

洛阳居独占了长安风月，别人呢？受不了啦！狗急跳墙，人一急就豁出去了，何况，能经营这种风月生意的有几个是规矩人，几十家店东主暗中聚会合计了一番，觉着坐等关门不是办法，大家咬咬牙，集聚了一笔大银子，一场风暴，开始酝酿。

负责收集银子的人名叫周强，周强不是经营风月的店东主，但却是出主意对付洛阳居的谋士，顶着个落第秀才的名衔，到处点风煽火，从中谋利。

但洛阳居扎硬的名声，早已传扬长安，周强心中明白，青皮小混混动不了洛阳居，他的目标是秦八公，周强虽不算是江湖人物，但他常年在酒肆、茶楼中走动，也听过秦八公的威名，关洛道上的秦八公跺脚，长安城就会晃动，所以，他舌烂莲花，说服了几十个风月场中店东主来次大出血，凑足了十万两银子。

十万两白花花的银子，是叫人眼红的大数目，秦八公岂会不为所动？料不到的是，秦八公两个月前托病谢客，任何人都不接见，周秀才连去三次秦府，都被挡驾，周强这才感觉到事情棘手了。

但上马容易下马难，办不好这档子事，那些掏出银子的店东主，未必会饶过他，但最重要是他舍不得一万两银子酬谢，何况，办成事，还可以弄一成回扣进入荷包，周强算过这笔帐，做成这一笔生意，下半生就可以无忧无

虑地过着享乐日子。

想了几天之后，周强决定到别处请人，远来的和尚会念经，远来的道士会打钟，希望能请到几个厉害人物，把洛阳居给砸了，当然，面对面地讨价还价，也可以少付些费用，自己多赚一票。

绝技就是绝技，难学难练，胡萍、段九、钱缺、七宝和尚，虽然都有着很深厚的武功基础，彼此也都尽心相授，但仍然花费了四十五天时间，才学习纯熟。

四个人都觉得大有收获，但四副老骨头，一连折腾了四十五天，也都有腰酸背疼，疲累不堪的感觉，决心坐息两天，再去洛阳居一探究竟。

四个人不但仔细地改扮了一番，而且，还分两批行走，胡萍和段九扮成了两个生意人，长袍马褂，老叫化和七宝和尚，却穿着一身粗市棉袄，黑色毡帽，一副乡巴佬的装扮。

这一次，他们不是去吃饭喝酒，而是去见识一下名动长安的青凤。

洛阳楼的生意太好了，四个人等了半天，才排上座位。

胡萍、段九坐的是十个银子一个人的包厢，有香茗细点供应，还有年轻的小姑娘，不时送上热烫的手巾把子。

钱缺和七宝和尚却坐的五钱银子的大众坐位，只供应一杯香茶。

四个人都是老江湖了，再加上谨慎小心地仔细观察，立刻发觉场中的情势不对。

那是三个穿羊皮袄的中年人，他们就坐在七宝和尚，老叫化的前面。

他们的举止，也很小心，只是那六道眼神太过凌厉，冷电一般，四下打量。

老叫化低声道：“这几个家伙一旦和洛阳居的人动上手咱们要不要暗中帮他们一把？”

“最好不要……”七宝和尚道：“看他们那个神色，是早已有了准备，定然还有接应的人，咱们最重要的一件事，就是要查看洛阳居的反应？”

坐在包厢里的胡萍、段九，也暗中商量定案，他们的决定是看钱缺和七宝和尚的反应，再决定是否插手。

一阵急管繁弦之后，青凤出现在舞台上，婉转出一缕清音，全场中立刻静了下来。

胡萍、段九坐的包厢居高临下，视界广阔，只是距离青凤的歌台远了一些，只好暗中运气，凝聚目力，希望看清楚这个风靡长安的尤物，究竟如何一个美法。

只见她体态轻盈，手势、表情都随着歌声转变，看了那么一阵，胡萍立刻感觉到被一股魅力吸住似的，不禁心神一震，赶忙闭上双目，运气调息一阵，才恢复清醒。

转头看去，只见段九也正缓缓睁开双眼，低声道：“厉害呀！人还没有瞧清楚，就差点一头栽了下去。”

“我也一样……”胡萍说：“咱们护住心神，再试试看。”

段九道：“你再试试，我替你护法，留心周围的变化。”

胡萍再一次凝神查看，果然不再为青凤的魅力所动，只觉她身材修长玲珑，是个很可爱的姑娘，只是脸上的脂粉太浓了一些，胡萍无法瞧清楚她真正的面目。

全场中人，大都看得如痴如醉，瞪着眼睛，投向歌台。

胡萍知道，绝大部分的人，是看不清楚的，看到的只是她大幅摆动的肢体，配合歌声演出的表情……就这样，青凤以动人的歌声配合肢体语言，控制了全场观众……。

但最使人意外是那三个穿着皮袄的大汉，竟然没有一点意外举动，直到青凤唱完了最后一曲，转回后台，他们仍然静静的坐着没动，想是也被青凤神韵歌声所迷。

这是白天最后一场，接下来是夜场，要一番时间准备，十几个年轻人，进入洛阳楼中，准备打扫场地，点燃灯火。

老叫化不相信会看走眼，故意留在后面，看到三个大汉起身离去，才缓缓步出洛阳楼。

这天，是正月初六，原来，四人苦练武功，连过年这等大事，竟也忘去。但长安城中挂灯结彩，到处充满着过年的气息。

洛阳居更是布置的彩楼灯山，各处已开始点起灯火。

落雪六七日，今天，赶上个晴朗的日子，落日晚霞和各种灯光相映成辉，再加上彩楼掩映，置身其间，直似误入天台。

老叫化也不禁暗暗赞叹，忖道：“这里确是有很多人才，单是瞧瞧这番布置，就该值五钱银子了。”

胡萍、段九缓步行来，胡萍低声问道：“现在，怎么办？”

“再听一场歌，他们大概要在晚上动手，其他的约定如前……”老叫化说：“定好位置就各处逛逛。”

两人擦肩而过，说话的声音很低、就算站在身侧的人，也很难听到，话说完，已相距了三四尺远。

段九一直在利用身体的侧转，掩护胡萍的行动。

两个人也都很满意自己的谨慎设计，胡萍说道：“青凤之名，果不虚传，咱们再听一场如何？”

“行！兄弟也有着意犹未尽之感……”段九一面回答，一面折入一条碎石小径之中。

只听一个低微又清楚的声音，钻入了耳中，道：“小心些逛逛可以，千万别惹麻烦，不论发生了什么事，都不要插手，记住，把我的话告诉老叫化和酒肉和尚，明天下午我有空，如果诸位想和我碰个面，城东灞桥之旁有家风雪小馆，我在那里候驾。”

声音中断，景物依旧，流目四顾，不见人迹。

胡萍轻轻吁一口气，道：“段兄，你听到什么没有？”

“有人约我们到风雪小馆碰面，去不去呢？”

“当然要去，灞桥风雪，乃长安八景之一……”胡萍说：“咱们去通知他们一声。”

“我还认为我们改扮的天衣无缝！”段九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想不到早已被人家给盯上了。”

胡萍苦笑一下，道：“听口气，好像并无恶意，也许，我们又遇上了一个志同道合的高人。”

“但愿如此了……”段九说：“他说的很明白，今晚上这里会出事情，也许，那些闹事的人和我们存心一样，想藉机测探一下洛阳居的深浅，万一他们遇上了危险？咱们是不是真的不闻不问呢？”

胡萍道：“兄弟也在为这件事发愁，很难作个决定？我看丢给老叫化去

伤脑筋吧？”

两人花费了相当的时间，才找到了老叫化和酒肉和尚，干脆拉两人退出洛阳居，找个小馆吃晚饭，说出了经过情形。

老叫化和七宝和尚，都听得相当的吃惊，沉吟了良久，钱缺才低声说道：“看样子，咱们早被人家监视了，恐怕连咱们在那破庙中互传武功的事，也已经落入了人家眼中，……”

老叫化道：“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，至于今晚上的事，大概是指那三个穿羊皮袄的大汉了，老叫化仔细地瞧过他们，脸上的纹路清晰，没有经过易容，但老叫化却不认识他们。……”

七宝和尚接道：“看他们那股凶悍之气，大概不是什么好人？就衣着而论，似是来自关外，这件事，我主张慎重应付，不能毛燥。”

“能不出手，最好忍下……”老叫化说：“借机会看看洛阳居中人的身手？是武林中正派人物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”胡萍道：“好！就这么决定，我和段兄以钱兄的行动为准。”四人计议停当，又赶回了洛阳楼。

果然，那三个穿羊皮袄的大汉早已在座。

这一次，他们坐在最前面的一排座位上，也就是距青凤歌台最近的地方。

但洛阳楼并没有特别的戒备，至少瞧不出来，四个穿着黑棉袄的伙计，端着大木盘，分别把茶碗送到客人的座位上。胡萍、段九仍然买的是包厢位置，可俯瞰全场形势。一阵急鼓快弦，青凤一身葱绿的衣裙，姗姗步上歌台。这一次唱的是长安流行小调，一曲歌罢，暴起了如雷的掌声。

三条人影，突然由前排座位上飞起，像三条飞鹰般轻巧的落上歌台。

不错，就是那三个穿着羊皮袄的大汉。

两个人左右阻截，先封住了青凤的退路，居中一人，却直向青凤逼去。

青凤一对大眼睛左右转动，打量三个大汉，脸上却一片平静，全无惊慌之色。连那乐师们，竟然也见怪不怪，虽然停下了弦管，却都静坐在原位上不动。

倒是台下的观众发出了喝叱惊叫之声。

一声清脆娇甜声音响起，道：“三位大爷有什么指教，可否先让青凤唱完这一场……”

“我看不用再唱了，想唱嘛，跟大爷到房间里唱……”居中大汉道：“唱个十八摸，给大爷我一个人听。”

右手扬起，五根粗壮的手指，有如五只钢钩一般，抓向青凤的左肩。娇柔的青凤如何能随受得住这大汉五指的扣拿，台下观众暴出粗口怒骂。

青凤呢？大概是吓晕了，口中嚤吟一声，向后倒去，适时地避开了大汉的擒拿。

三条人影闪动，飞上歌台。

胡萍凝神注视，竟是捧盘送茶的伙计。

他们都是十几二十岁的小伙子，但动作却灵巧快速，身子闪动中，竟从三个大汉中间空隙穿入，拦在青凤身前。

单是这一手灵巧的轻功，就比那三个大汉高明。

他们护住青凤，却未对三十大汉出手，反而，不停作揖打躬，道：“三位大爷，有话好说，那里不满意，小的们立刻改进。”

三个大汉一看情形，心中明白，要带走青凤，非得先打发这三个黑衣少年不可。

居中大汉冷冷说道：“不关你们的事，我们找的是青凤，三位请自求多福吧！”

“唉！大爷……”面对居中大汉的年轻人说：“这话就不对板了，青凤是小的们的衣食父母，大爷抓走青凤，或是杀了青凤，我们以后的生活，如何维持？”

居中大爷怒道：“你是强要出头了？”

“没法子，为了生活，只好帮帮青凤姑娘了。”

大汉扬手一掌，拍了出去。

年轻人居然未还手，也未闪避，只是身子微侧，避开了要害，硬碰硬地挨了一掌。

蓬然响震中，黑衣年轻人被打得连退两步，一屁股坐在地上。

这一掌力道显然很重。

年轻人竟然能承受得住，爬起来，拍拍屁股上的灰土，笑道：“大爷，这一掌好重啊！至少有三百斤的气力，小的打也挨了，骂也受了，你老也该消消气了。”

居中大汉脸色一变，道：“你……你没有事？”

“我知道你老是大人不见小人怪，手下留情，给小的一条活路，我这里多谢大恩大德。”

说罢，躬身一个长揖。

这时，青凤也爬站起来，竟然没有避走，仍站在原地发愣。

说她发愣，是瞪着一对水汪汪的眼睛，瞧着那居中大汉，脸上是一股自怜自惜的神色，动人极了。

那居中大汉忽然叹息一声，道：“罢了！罢了！”转身跳下歌台，快步而去。

青凤秋波一转，扫掠了另外两个穿羊皮袄的大汉一眼，两个人也全似没了火气、翻身下台，匆匆而去。

这不是掳人打架，彻头彻尾似是一场闹剧，但却看得老叫化和酒肉和尚心中震动不已，青凤表现的摄魂大法，比起那侍酒的春花四婢，不知高明多少倍了。

那黑衣年轻人的挨打功夫，也不是一般的武林人物所能比拟，重重的一掌，竟对他全无伤害。

没有人追赶那三个闹事的大汉，跳上歌台三个侍茶伙计，也跟着下了歌台。

于是，青凤的悠美歌声，又自响起。

暴闹喝骂的观众，也寂静下来，又聚精会神的听青凤的歌唱。

正当青凤唱的起劲，观众听得过瘾时，楼上的包厢中却突然飞射出三道细小的寒芒，直向歌台。

第二回巧妆扮险闯菊花厅

青凤歌声突然中断，右手掩住左胸，蹲了下去。

这不是做作，是真正地受了伤。

突然飞出的暗器，在她全神歌唱时，射中了她的前胸。

台下又是一阵喝叫大乱。

但楼上的包厢中却响起了两声手掌相击的声音，紧接着一条人影飞跃而出，飞向洛阳楼外。

这一次，有人追了，三四条人影，飞奔追去。

胡萍暗暗嘘一口气，付道：“打出暗器的人，就在左近，如果不是早有严密的监视，真还不易找得出来。”

事情又出了老叫化的意外，既没有瞧出闹事人什么身份，也没机会看看洛阳居中的人武功路数，只好随着人潮，退出了洛阳居。

钱缺、七宝和尚，杂在争相走避的客人中，暗里观察四周形势。

他们发觉了混乱的情形，只限青凤献唱的洛阳楼这个区域，其他的饭庄、赌场，都未受波及，仍然保持着相当的平静。

而且，争逐挤逃的客人，也很快的静了下来。

那是因为洛阳楼中奉茶、侍客的人员，都静静的站在那里，脸上是一片亲切的笑容，他们不阻止观众奔走，只是微笑着向客人颌首、招呼，他们的沉着、稳健，使慌急的客人情绪，逐渐的恢复了正常……。

这哪里像奉侍客人的男仆、女侍，简直是一批训练有素的年轻高手……。

老叫化心头震惊极了，打消停下来仔细观察的念头。低声对七宝和尚道：“通知段九、胡萍，咱们在客栈中碰头。”那是一家很小的客栈，僻处在一条小巷之中，后院紧靠城墙，四个人包下了后院里四间客房。

老叫化要店伙计备了酒菜，四个人围坐小酌。

四个人的神情都很严肃，显得心事重重。

七宝和尚干了第三杯酒，才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三位，怎么都不说话呀？”

老叫化吁一口气，苦笑道：“我走了近五十年的江湖，经历过不少的大风大浪，也见识过少林、武当大门大派的架势，但那只能表现出一种威武气概，给人的印象是严肃、壮大，但洛阳居中那些仆役、侍女，却让老叫化心中生出畏惧的感觉……。”“不错。……”七宝和尚道：“他们那份沉着、练达，似是经过了千锤百练，个个都能处变不惊，满脸笑容的站在混乱的人群中，像是一根根的紧牢柱石，稳稳的撑住了洛阳楼，……”

目光一掠段九、胡萍，接道：“两位都是一门的首脑人物，你们的看法如何呢？”

胡萍摇摇头道：“北剑门中弟子，绝没有那份定力，胡某也无法把他们训练成那种面对混乱，仍能微笑如常的气度。”“我也不能……”段九说：“南刀门的弟子，可以操刀拒敌，血流五步，但他们没有那份视混乱若无睹的修养，事实上段某人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，才能把他们训练出那份沉潜的眼神，在人群中搜寻，我想不能让他们怀疑到我们，所以匆匆离开。”“这洛阳居绝对可疑，但他们防备如铁桶一般，实在很难查出什么……”胡萍说：“除咱们准备放开手闹他一场。”“对！好歹也该揭下他们一层神秘外衣……”段九说：“否则，……”

“揭得开吗？就算不惜放手打一架，也很难有什么收获？如若老叫化的

推想不错，咱们面对敌手，也就是那些男仆、女侍……”

“打了小的，还怕老的不出面吗？……”段九说：“就算他们的主脑人物不露面咱们也可以借机会抓他们一个出来，问明内情，把它公诸武林，使武林同道联合起来，共同对付强敌，咱们四个人餐风露宿，隐形改扮，忍气吞声，不就是为的这个目的吗？”

“段老弟……”钱缺喝干了面前一杯酒，道：“如是他不肯招出来呢？……”

“江湖上逼供的手法，虽不足取，但事急从权，我相信他无法忍受那些分筋错骨痛苦……”

“他们不可能知道真正的机密，就算你能逼问出口供，也一样无法证明什么？……”钱缺语重心长的说：“何况，所谓武林同道，大概是江湖上各大门派，可是少林、武当两大主脉，已宣布闭关自守，不再问江湖中事，长安大豪秦八公，托病谢客，已经不肯再和江湖朋友见面，段老弟不妨想想看，你是南刀门的掌门人，你现在连南刀门中的弟子，也没有信心调动，……”

段九呆了一呆，道：“这个……这个……。”

“钱兄说的不错，我们目下，已无外援，一切都要靠自己的力量行动了……”胡萍说：“其实，这些，我们早就想到了，只不过，感受上还无法完全适应。”

段九叹口气，道：“是啊！忽然间，完全的孤立于江湖之上，放眼大江南北，只有我们四个人，……”

“那倒不会，我和尚相信有很多人和我们一样，在暗中摸索敌情，找寻志同道合的朋友，就像老叫化找到了和尚，一变为二，我们又遇上了两位，合而为四，也许，咱们很快就结合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……”

胡萍突然接道：“对！那位暗中传话示警的人，可能是一个新的朋友……”

“不错，”段九接道：“我们不能忘了灞桥之侧风雪小馆之约……。”

灞桥横跨灞水两岸，环有七十二孔，风景如画，亦是唐人送别时，折柳唱阳关三叠之处。

果然在灞桥之侧，急劲的西北风中，飘扬着一方“风雪小馆”的酒招。

胡萍当先而行、推开木门。

只见厅中摆着四张小桌子，八张竹椅，果然是名符其实的小馆。

段九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有人吗？”

一个身着青衣的半老徐娘，由一座影壁后面转出来，但却一语不发，圆睁着一对眼睛，不停的在四人身上打量。

“瞧什么？我们脸上可没有雕花刻字，……”老叫化说：“咱们是来吃杯酒逐逐寒意。”

青衣妇人道：“四位请稍候一下……”突然行出室外，取下酒招，回头又把木门拴上，接道：“四位请把伪装除下如何？”

一眼就看穿了四人不是本来面目。

七宝和尚道：“好厉害的眼睛，……”取下假发，露出光头。

“和尚，……”青衣妇人道：“叫化子、南刀段九、北剑胡萍，你们这些易容改妆的技术太差了，只要稍微细心一点的人，就可以瞧出破绽……。”

段九一撩长袍，刀已在手，冷冷说道：“夫人知道的太多了，需知怀璧其罪，才露伤寿……”

青衣徐娘打断了段九的话，道：“噢！想杀我灭口，也该等我替你治好

了酒菜，再动手不迟。”

四个人都为青衣徐娘的奇突举止所动，此时此情，身份绝对不能泄露，杀人灭口，也是在所不惜了，四个人一般心意，暗中已布成包围之势。

“不错，咱们是赴约而来，那位……”老叫化呆了一呆，接不下去了。

那人是老是少，是高是矮，四个人全无印象，连人都没有见过，如何叫得出名字？

幸好青衣徐娘接了口，道：“那位恭候多时了，四位跟我来吧！”

绕过影壁，是一条狭窄的小道，仅可容一人通过，青衣妇人打开墙角一扇暗门，瞄了四人一眼，道：“请啊！”

钱缺微微一笑，当先进入暗门。

那是青砖砌成的一条地道，斜向下面通去。

青砖阶梯，十二级转一个弯，三次折转，景物一变。

只见一座宽敞的厅堂上，早摆了一张方桌，两盏吊在屋顶上的精致宫灯，早已燃起，照得一室通明。

曲径通幽，风雪小馆之下，竟有这么一处隐密、豪华所在。

老叫化见多识广，四下打量一眼，心中忖道：“长安周围，多居窑洞，亦有地窖之设，但这座洞府，筑建精致，灞桥之侧。居民不多，如此豪华的地下窑洞，当是前人所建，上以风雪小馆覆遮，倒是十分隐密的所在。”

这时，那中年妇人亦步入厅中，笑道：“这里冬暖夏凉，不怕声达室外，诸位可以宽衣落坐，畅所欲言。”

不错，钱缺、段九等，都已有热的感觉。

胡萍四顾了一眼，道：“那位约我们的朋友呢？……”“急什么？姑娘我还没去烧菜……”

她就算没有四十，也有三十五六岁了，这样的年龄，自称姑娘，老叫化等都听得忍不住微微一笑。

“笑什么？女人只要没有嫁人，都该称之姑娘，再说，比起四位，我可是年轻多了？”

“说的是啊！老叫化今年六十有八，比起你姑娘，那可是大得多了？”

青衣妇人也忍不住一笑，齿如编贝，梨涡深陷，徐娘风韵，另有一番撩人风情。

七宝和尚重重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大姑娘，请教芳名啊？”

青衣妇人冷冷说道：“你这酒肉不戒的野和尚，还有整天混吃混喝的老叫化子，你们两个人，都自诩是见多识广的老江湖了，但看了这么久，还瞧不出本姑娘的身份吗？”

这一下，老叫化和七宝和尚，面子有点挂不住了，四只眼睛，盯在青衣妇人脸上看。

因为，听口气，那青衣妇人分明是认识他们，把两个人的身份、绰号随口叫了出来，但两人却认不出对方是谁？

青衣妇人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不用枉费心机了，刚好借机会给你们一点教训，易容术是一种技艺，也是一门学问，淡淡几笔，就能把一个人的面型、肤色完全改变，像你们这种用药物在脸上糊了厚厚的一层，那里还像一张人脸，别说是阅历丰富的江湖人了，就是稍为肯留心的人，都能瞧出毛病……”

“这么说来，姑娘这张脸，也经过易容了……”七宝和尚神情肃然地说：“易花手张四姑是姑娘的什么人？”

“不错啊！看来七宝和尚比叫化子稍稍高明一些？能想到易花手张四姑，为什么还不敢肯定我的身份？”

“难道你就是张四姑……”

“怎么？我可是长的不像……”突然举手在脸上轻轻拂过，一张脸立刻有了变化，似是突然间老了三十年，脸上皱纹堆累，接道：“这样呢？像不像易花手张四姑？”

“当真是穷极变化之妙，我和尚今这是大开眼界了。”

何至是七宝和尚，钱缺、胡萍、段九，全看得呆住了。

“江湖上传说，你已死去多年，老叫化还叹息绝技失传呢！但你竟然还好好地活着……”

“你老叫化子能活下来，我怎么会死？何况，我还年轻得很啊！”右手又在脸上拂过，累累皱纹顿消，又恢复一张姣好的容貌，只是看上较刚才更为年轻一些。

“神哪！神哪！神极了……”段九忍不住大声说道：“段某听说过易花手的易容绝技，独步江湖，前无古人，但想不到竟是如此的神奇法。”

“诸位见识了她的易容手法，等一下再品尝她的烹饪手艺，保管诸位会赞不绝口。”

转头看去，不知何时，厅中已多了一个蓝衫少年。

一身古铜色的皮肤，明显的五官，高细的身材，清明的双目，形如菱角的双唇，给人一种坚毅、冷静、又善机变的感觉。

胡萍一抱拳，道：“在下胡萍，洛阳居中多承传言指点，使我们能置身事外……”

“也幸好诸位能悬崖勒马，才未被卷入漩涡，四位的身份，虽未被他们了解，但四位易容出入洛阳居的事，早已在他监视之下……”

段九接道：“这一点段某人不敢苟同，那些男仆、女侍虽然精明，但段某人肯定的说一句，他们绝没有在暗中监视我们。”

蓝衫客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他们只是奉茶端水的侍应，不负监视可疑人物责任，四位是洛阳居列入大敌的人物，所以，监视四位的举止，也十分小心，他们也扮作客人的身份，就坐在诸位身侧……”

“这真是防不胜防了……”老叫化道：“洛阳居中，究竟有多少专司其责的人手呢？”

蓝衫人道：“约四位前辈到此，晚辈已准备把洛阳居中的事，尽可能的说出来，四位前辈先请入座。”

四人坐了东、西客位，蓝衫人坐了北方的主位，南面空了出来，想是留给易花手张四姑的坐位。

“专司监视的人手不多，就晚辈所知，大概只有二十四个，他们分成六班，每班四人，在赌场、歌台中巡行，当然，如若发现了可疑人物，那就另调专人暗中盯住，像四位这样的大人物，就是派专人盯稍了。”

“老叫化自信我们的举动十分小心，如履薄冰，如临深渊，究竟哪里露出了破绽呢？”“易容术……”蓝衫人微笑说道：“诸位的举止，确实小心谨慎，但脸上涂了一层很厚的药物，变成了一张死板板的面孔，和四位灵活的眼神，完全不能配合，看上去是不是很奇怪呢？洛阳居中的镖手，发现了四位经过易容，而且，也可能有着相当不错的武功，就派出了四位镖手，监视着四位，所幸四位没有任何行动，他们也不知道四位真正的身份，所以，

四位离开洛阳居，他们就不再追踪监视了。”

“少兄是什么身份？怎么知道的如此清楚呢？”段九提出了心中的疑问。

“其实，我们见过面了……”

“那不能算见面，那是你在暗中监视我们，不能算是见面……”七宝和尚说：“见面是双方碰头，彼此寒暄几句，至少，也该相互看上两眼，才算得上是见面。”

这时，张四姑已端上四大盘下酒的菜，和两壶汾酒。

“张前辈，也请入座吧……”

“不！和尚嘴刁，老叫化更是贪吃美味，我再去烧几个菜，免得还要落他们请客不让吃饱的话柄。”

蓝衫人不再谦让，举起筷子，道：“易花手，不但易容的手法独步江湖，调味烹饪的技艺，也可当得是盖世无双，诸位请品评一下，在下是否言过其实。”

菜肴下桌，那股香味已然引诱得七宝和尚、老叫化两人馋涎欲滴，蓝衫人举筷一让，两人立刻迫不及待地大吃起来。

胡萍、段九虽然不是吃客，但两人尝了一口之后，也觉香透肺腑，味入肝肠，果然是从未吃过的佳肴、美味。

菜是普通的青菜、萝卜，肉是一般的牛羊猪肉，味道鲜美，全出在配料恰当，调味入菜。

也许是美味开胃，四个人竟然吃得忘其所以，片刻功夫，四个大盘，竟被吃得点滴不遗。

钱缺放下筷子，道：“痛快！痛快！今日得尝佳肴，实有不虚此生之感……”目光一掠蓝衫人，道：“恕老叫化子托大，叫你一声老弟了，你倒说说看，咱们在哪里见过？”

“四位在洛阳居中饭庄部的贵宾厅里，以精湛内功，深厚的定力，击败了春花四婢……”

“那是取巧，我们避开了她们的发丝拂击，才侥幸胜得一阵……”七宝和尚说：“说起来惭愧得很。”“如果，摄魂大法还需要借头发梢上的药物，才生效用，那也是下乘功夫了！”

“怎么？她们发梢之上，还有药物……”老叫化吃了一惊，道：“那是说不用摄魂大法，只要加强药力，一样也可以制眼人了？”

蓝衫人有问必答地说：“应该如此，不过发梢上浸沾的药力太强，也可能伤了自己，就在下所知，春花四婢的功力还浅，才有此一着，发丝拂面，用心在分散客人的精神，除非对手太强时，她们才加上药物，不过，她们对付四位，已经尽出八宝……”

“那是说，春花四婢，也对我们用过药物了？”胡萍插口问了一句。

“是！她们已经黔驴技穷，反被四位乘虚而入，掏取出她们胸中的秘密……”

“所以，你老弟就及时现身……”老叫化道：“帮她们一臂之力。”

“老前辈看晚辈像吗？”

“这一点，老叫化本来是想不通的、但见识了易花手无所不能的易容技巧，老叫化才解开心结，你老弟就是那位闯入贵宾厅的副总管，咱们确实见过面，是吧？”

“不错，前辈完全说对了！春花四婢不能败得太惨，那可能会要了她们的命，再说，她们知道得太有限了，就算全部被你们挖出来，也没有什么大用，所以，我就及时救了她们。”

“好！好！……”段九说：“江湖上还有这么多心怀大仁的武林同道，看来，稍假时日，我们不难聚合成一股庞大的实力了。”

“段掌门不要想得太多，在下很留心江湖上的事情变化……”蓝衫少年说：“我花了两年的工夫，才遇四位这样真正心存是非，不计生死，全力追查祸源，揭发这场阴谋的人，绝大部分的武林同道，是心怀畏惧，龟缩不出，胆小怕事，当然，一些强大的门户，不是首脑被制服就是被架空了权势，换人以代……”

胡萍、段九只听得脸上一热，暗道了两声惭愧，如非门户有变，被人逼上绝路，两人只怕也很难有这种坦荡胸怀，仁侠气度。

但听那蓝衣少年继续说道：“这就形成了目下的江湖情势，表面上风平浪静，骨子里早已溃烂腐朽，最可笑的是，少林、武当两大门派，溃倒在即，还死要面子，宣布闭关自守，暂不问江湖事务……”

七宝和尚接道：“这么说来，少林、武当两大门派，真的已经被魔教控制了。”

“至少他们的主脑人物，已被控制，这两大门派，规戒素严，唯掌门人之命是从……”蓝衫人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这就给人以可乘之机，只要使三两个主脑人物受制，千百位门人弟子的庞大实力，也随着被人掌握……”

“西方魔教，曾经两度入侵，都被各大门派联手合力，逐出中原……”老叫化道：“这一次，他们改变方法，找出了中原武林道上尊师重道的传统，暗施算计，先制服门户的首脑人物，嗯！这办法够阴狠，也够高明，勿怪老叫化查了十多年，查不出一点头绪，魔教手段，果然恶毒。”

蓝衣人吁一口气，道：“西方魔教武功，虽然诡奇，术法也自成一宗，但如没有中原武林人的引导配合，很难侵入中原七宝和尚接道：“小施主的意思是，中原武林道上，有人勾结魔教，引狼入室，安排下这一场江湖劫难？”

“物必自腐而后虫蛀之……”蓝衣人道：“就在下的看法，事情还不是如此简单，中间情节，可能十分复杂，区区一人的力量，实有着难窥全豹之苦，希望能找几个心意相投的人，通力合作，追查祸乱之源，那知千万人中，竟是一土难求，实叫在下心灰意懒，幸好，及时遇上了易花手张四姑；借重她丰富的江湖经验，才在错综万端中，理出了一个头绪，目下江湖上既无可用之兵，只好寄身在洛阳居中，借以安身立命……”

只听一个娇脆的声音接道：“以子之矛，攻子之盾，办法倒是不错，不过，你尽收一些女孩子，不怕她们争风吃醋吗？”

张四姑手中托着一个大木盘，又送了上五大盘佳肴。

“没有办法……”蓝衣人接道：“我这个副总管，管理饭庄部，除了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季花婢九个女主角之外，还有二十四个侍酒的姑娘，全由我管理调配，我只能和她们搭关系了。”

胡萍道：“少兄三十三个女部下，是不是都会摄魂大法？”

“不是！只有九个花婢学过摄魂大法，习过武功，另外二十四个侍酒姑娘，全是重金选购的酒女，歌姬，她们和江湖上的事务全无关系。”

张四姑未再离去，拉张木椅，在一旁坐下，接道：“就我观察，这个组合十分庞大，洛阳居只不过是他们的据点之一……”

“争霸江湖，逐鹿中原，满怀雄心壮志……”胡萍说：“竟然又沾手酒色，经营赌台风月，难道不怕伤害到他们清名么？”

“这就是他们厉害的地方了，因为，他们早已了解，争雄武林，最重要的一件事，必须要有大量的金钱，而且要源源不绝的供应……”

蓝衫人叹口气，道：“不管多么英雄的人物，没有钱，就很难风光起来，江湖逐鹿，更是非钱莫办，如是衣食不周，那还能全心全意的去学武功，但有很多精湛的技艺，必须要全神贯注，才能有所成就，中国武林传统作师父的常会隐技自珍，不能让徒弟武功超过师父，传授弟子时，就留了一手，代代如此，就这样，很多绝技失传了……”

蓝衫人似有意若无意的看了四人一眼，四个人都不禁脸上一热……。

老叫化等四人，在江湖上，称得上是正派人士，义侠肝胆，但他们也有着留一手的心态，所谓不传之秘，就是师父会，徒弟不会。

但闻蓝衣少年接道：“侠以武犯禁，让精奇的武功代代失传也好，需知载舟之水，亦可覆舟，学会武功的人，几乎有半数凭仗武功为害人间，说起来不算是大害，但气势凌人，出言不逊，三句话说不对，就出手揍人，如是大家都不会武功，这世间是不是平静多了呢？”

他年纪轻轻，说的在情入理，小事情、大学问，听得钱缺、胡萍、段九，个个凝神倾注，就连跳出三界外的七宝和尚，也听得光脑袋不停的点动。

他们心中本有很多事要问的，现在却听入神，连问的事情，也暂时忘了。

蓝衫人似是自己也说得感慨万端，长长吁一口气，又道：“真的留一手，让它随着死亡，也就罢了，但他垂老暮年时，忽然又动了留名武林的念头，所以，把那些不肯传给徒弟了武功，用笔写了下来，什么剑法补录，什么掌法奇学，所以，江湖上不时会发现前辈高手留世的武学秘笈，这就引起江湖人的偷觑，又造成了一番争夺、搏杀，当然，这些人必须是名动一时的江湖高人，秘笈上记述的武功，也确有独到之处，可是，他活的时候为什么不传给别人呢？”

至少，他可以找一个心地善良，才智、品格，都适合学习那种武功的人，岂不是相得益彰，留下一本书，什么人得到它，好像和他无关了，可能得到的人，不识字，拿来用作引火的纸媒了，也可能被撕下包东西了……”

“有道理，……”张四姑接道：“我只道你武功高明，想不到还有一肚子学问，兄弟，文武全才嘛！”

“唉！他们花了十几年的心血培养我，我不能让他们失望，含恨九泉……”

这几句话，没头没脑，听得在场之人，全都为之一怔。

“兄弟，他们是谁呀？”

“我的师父、义父、干娘，他们把希望全都寄托在我的身上，这千斤重担，压得我……”

突然改口，笑道：“大姐，我请你收个女徒弟，传授你的易容绝艺，大姐收了没有呢？”

“收了，收了，你刚才骂了半天，敢情是骂大姐我呀！……”张四姑说：“本来，我是不准备收徒弟的，我也不会把易容手法写成书，我只想到后人提到张四姑的易容绝技，前无古人，“你也想后无来者，是吗？……”

“现在，已经泡汤了，被你两句米汤灌得我一迷糊，就答应你收徒弟了……”张四姑叹口气，道：“江湖上你争我夺，大姐我早就厌倦了，所以，

我才躲起来，谁想到，会碰上了你，真是命中注定啊！……”

“大姐虽以易容术享誉武林，但你那一身武功、放眼江湖，也难有几个敌手，我要大姐帮助我，不止是易容手法，必要时，还得大姐亲自出马，……”

“行了，我答应了你，就一切认命，大姐能办到的，一定尽力，不过，有一点我想不明白，兄弟，你今二十二三岁吧！”

“是！小弟二十三岁。”

“你这点年纪，如是大姐我早一点嫁人……”嫣然一笑，改口说道：“你怎么会知道我，又怎能找上我住的地方？”

“师父给我一个小本子，记述了当代江湖高人的形貌，和他们的特殊才能，当然，也说明了他可能隐居的地方。”

“这么说，你那老鬼师父，和我也是熟人了？”

她孤傲自负，言语之间，直来直往，从不注重礼数。

蓝衫人似是也不放在心上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大概是吧！师父记述大姐，特别地详尽，所以，小弟一下子就找到了你。”

“能教出你这样的徒弟，你那老鬼师父，大概也不是简单人物了，他究竟是谁呀？”

蓝衫人笑道，“大姐，这一点，小弟现在还不便说，……”目光一掠老叫化等四人，也算是给了四人一个答覆，这件事，暂时别问。

“说不说都没关系，我答应重出江湖，全是被你的甜言蜜语骗出来的，还帮你烧饭、煮菜、洗衣服……”

“大姐，我感激，除了师父是谁，暂时不能说之外，大姐要小弟干什么？小弟绝不推辞。”

“好！你记着这句话就行了，现在，你们谈正经事，我去厨房收拾一下。”

“先谈大姐的事，你那两个女徒弟，才智如何？会不会武功？要多久时间，才能帮人易容。”

“才智过人，聪明机灵，再给我三个月，就可以听你的差遣。”

“了不起呀！大姐，这么短的时间，就能训练出来两个易容高手，真是会家不忙，忙家不会。”

“我的易容手法，看起来虽然神奇，但最重的是调配颜料、药物、知道如何下手，大姐不教，摸索十年也学下会，认真传授，三五个月就可以派上用场了。”

“这两个人的出身，大姐清楚吗？”

“她们的年华双十，貌美如花，说武功吗？应该算中上身手，这几天，我也在传授她们一些剑法，好在，她们都有十几年的内功基础，学起来不算困难。”

“大姐，我能不能见见她们……”蓝衫人道：“如果她们来历不明……”

“她们正勤于练功，暂时不能见你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见个面，也用不了多少时间……”

“老叫化和胡、段两位掌门人，都是正人君子，我想给你留点面子，你这么追着问，大姐就只好说清楚了，你自己拿镜子照照看，那个模样已经使女孩子怦然心动，何况你……”

蓝衫人微微垂首，闭口不言。

“何况什么？大家都是自己人，说出来听听，彼此多些了解，也多些照应。”

说话的竟是七宝和尚。

看蓝衫人并无阻止的意思，张四姑接道：“高明的易容术不但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外貌，也要改变他的神韵，兄弟，你的举止行动，眉情目语，都把一个男人的魅力，完全的散发出来，所以，大姐第一次见到你时，就被你轻易说动了，我想了很久，这不是先天具有的力量，而是一种武功，后天习练而成，所以，我才花了很大工夫替你作了一副精致的面具，让你每天戴着，把你改变的丑一些，冷厉一些，不过，我看也不一定有多大的效用“有！非常宏大，那些女孩子看到我，一个个都很害怕，原来是大姐那副面具作怪，……”

“别小看那副面具，足足化了我三个月的工夫，照着你的脸型制的，只是我在面具上加了一些纹路，看上去，整个人就变了样子，一脸冷厉、狠酷的神色。”

“现在，我每天都得戴上它，洛阳居的总管，很欣赏我那副容貌，所以，才派我作副总管，视作心腹，我每天都在担心被他看出破绽来。”

“这个，你可以放心，我帮你制作这副人皮面具，不但精巧，而且，和你的身体肤色，完全一样，你只要小心一些，他绝对看不出来，我不放心的，倒是那些女孩子，尤其那四季花婢，不但武功高明，也习过摄魂大法，你和他们厮缠在一起，一个失神，面具被他们抓下来，那可是不能怪我。”

“大姐放心，小弟的处事，自有分寸，老实说，目下江湖上能为我们助力的人，实在很少，只有从他们那里拉过来了，这一点，我会小心，大姐不用担心，……”

蓝衫人稍作沉思，接道：“想不到易容术中，竟有那么大的学问？大姐说的不错，小弟确习过一种武功，叫作‘移心术’，是一种精神和意志力的运用，小弟稍有成就，谁知会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”

“这功夫也是你师父教的……”

蓝衫人略一沉吟；道：“是！师长们教的。”

这句话，有很大的语病，只是大家都未留心。

“这师父的名堂真还不少，我倒真想见见他了。”

“师父推崇大姐为近代江湖中的奇人……”

“哟！还有人这样捧我！其实，武林道上的人怎么称呼我，我心中明白得很。”

“是啊！今日这番交谈，老叫化才明白什么叫做差之毫厘，缪之千里了，他们怎么可以称……”突然住口不言。

张四娘笑道：“怕什么？说下去啊！他们是不是叫我断肠娘子？”

“不错！也有叫你歇花手的，不过，我和尚的看法，倒是易花手，比较恰当一些。”

张四姑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都一样，人家叫你酒肉和尚，又喝酒又吃肉的和尚，一定不是好和尚，可是谁知道你和尚心中有佛在，是真正献身救世的高僧呢？”

胡萍、段九只听得警佩不已，这些人说话直来直往，也不管别人面子是否能挂得住，但他们心中却有着明确的是非观念，率性至情，一诺千金，大仁大义所在，置生死利害于度外。

只听张四姑柔柔声音说道：“兄弟，你放心了，那两个女孩子，是我一位闺中好友的女儿，身家清白，绝无可疑，我那位朋友温柔内向，喜爱清静，

又嫁了一位文武全才，喜爱山水的丈夫，夫妇两人，在大巴山一处秘谷中，结庐而居，自得其乐，只可惜我那位闺中好友，肚皮不争气，只会弄瓦，连生了两个女儿，她心中不服，准备一直生下去，直到生出个儿子为止，倒是她老公看的开，他说命中无子，何必强求，于说一个女儿是半子，两个加起来，也等于一个儿子，其实呢？他们夫妇合籍双修，精研武技，成就很高，他是怕独生女生多了，影响到她的武功进境。

两个丫头在他们夫妇调教之下，已得真传，我看过两个丫头的拳掌剑术，我真的已经没什么好传她们了，只有拿出我那点压箱底的本领，断肠三剑……”

“传给她们没有？”蓝衫人急急地问。

“传了……”张四姑道：“因为，我只有那三招剑法好传，现在，她们正在苦练那三招剑法，看她们进境之速，大概再有个三五天，就练的收发自如了，以她们的聪明才智而论，三个月内，应该可以学会我的快速易容手法。”

“我说张姑娘啊！既然有这么好的人才，埋没深山，岂不是太可惜了……”钱缺说：“如能请他们夫妇……”

“我明白你的心意，邀他们下山助拳……”

“对对对！老叫化就是这个意思。”

张四姑接道：“我说不出口，他们山居二十多年，足迹就未离开过听蝉小筑十里之外，江湖上的人人事事，和他们完全无关，我怎么能破坏他们那份宁静呢？”

“这个……”老叫化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人生不过百年，仙道之说，迄无凭证，你张姑娘不便开口，何不给老叫化一个机会，烟封江湖，雾锁武林，他们难道真忍心坐视不问。”张四姑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老叫化，不用白费心机拿话挤我，我不说他们的姓名、住处，就是怕你们去扰他们的清修，不过，有一点，我倒是觉得奇怪……”

目光转注到蓝衣少年身上，接道：“你要我找个衣钵传人，我就想到了两个丫头，我这里一开口，他们立刻答应，等我见识到了两个丫头武功、剑法，真把我吓了一跳。

想来想去，怎么三言两语，就把生长深山，未履红尘的两个心肝宝贝交给我，岂真是大姐我这易容手法，是千古绝响，两个七情不动的高山隐士，竟也会为我这雕虫小技陶醉。”“是啊！大姐的易容独步江湖……”蓝衣人说：“就是小弟也想……”

“少灌大姐米汤……”张四姑说：“这中间可能别有蹊跷“有道理……”七宝和尚接道：“山雨欲来风满楼，以贵友夫妇的灵慧，也许早已洞察先机，二十年埋首习剑，岂是为无为。”“我也琢磨过这件事情……”张四姑说：“他们把两个女儿交给我，那是说明了他们还做不到斩情灭性，断义绝亲……”

目光又转到那蓝衫人的脸上，接道：“两个丫头太纯了……”“大姐不是说她们很聪明吗？……”

“聪明归聪明，但她们见识太少了，除了她们的父母之外，接触过的人，就只有我，等我把她们交给你时，你就是她们第一次接触的年轻男人，我担心……”

“大姐，不用担心，她们是帮我对付强敌，不论发生了什么事，她们都要自己承担，大姐能够帮她们的，就是多告诉她们一些江湖中的险恶，告诉她们一些防范男人的本领。”

张四姑点点头，道：“冲着我和她们母亲那份交情，我不能不护着她们一些……”

“如果她们真的智慧过人，又有一身高明的武功，再加上大姐瞬息千变的易容手法，应该可以自保了，我只能答应大姐，我请她们作事之前，一定给她们说清楚，由她们自己决定，绝不相强。”

“谢了，兄弟，有你这么几句话，算我已经尽了心力。”

七宝和尚突然干了面前的酒杯，道：“我说副总管大人，我们四个人年纪虽然大了一些，可是我们早已把生死丢置脑后，副总管看看我们有些什么用处？”

蓝衫人急急站起，抱拳一揖，道：“正要借重四位大力，“你已在暗中监视了我们很久，大概也看过我们练习武功的过程了……”老叫化说：“你看看，我们那点技艺能担当什么差使……”

“奇怪了……”张四姑格格大笑，道：“一向自负的老叫化子，怎么变得这样谦虚起来了。”

“江湖越老，胆子越小，何况，能让你易花手张四姑服帖的人、老叫化岂能不服。”

蓝衫人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很抱歉，晚辈确在暗中监视过诸位，也看到了诸相打破陋规，互相传授绝技，以四位目下的武功而言，足以和他们个对个放手一搏。

不过，他们训练了很多高手，而且技艺博杂，不单是武功可欲匹敌，何况，目下最重要的一件事，是要江湖同道觉醒，咱们几个人的力量，就算武功再高一些，也无法和他们抗拒……”

胡萍接道：“他们是不是小西天雷音寺的魔教中人？”

“他们具有魔教邪异武功……”蓝衫人说：“那是说明了有魔教中的人参与，但他们武功的博杂，包含了中原各大门派的技艺，洛阳居只不过是他们一个聚集金钱的据点，派来的人手，也不是第一流的门人弟子，他们只是负责经营、保护洛阳居的生意。”

段九道：“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呢？为什么那些男役女侍，都是经过训练的高手？单是那份遇事的镇静、沉着，就不是一般江湖门派弟子能及。”

“唉！在下混入了洛阳居，已有半年之久，但却一直查不出他们来历……”蓝衫人说：“更可怕的那些男仆女侍，都是中原汉人的子弟，他们虽有魔教中速成手法帮助，但也该要五年以上的的时间，才能练出那等身手，这是个计划完善的大阴谋，至少他们已有十年以上的充分准备，才能有那些成就，晚辈为了隐密身份，不敢采取大胆的行动，以致于很多疑团，无法解开？”

“老弟，老叫化先要请教一件事，我们该怎么称呼你？”

“晚辈江枫……”蓝衣人笑一笑，道：“但晚辈在洛阳居的名子却叫韩霸，副总管韩霸。”

“满山枫叶红，尽是离人泪……”张四姑道：“枫红独占一季秋，这名字起的好苍绝。”

江枫吁一口气，道：“大姐，万民苍生之间，名字于人，只不过是便于称呼的符号罢了，未必就有那么深奥的意义吧！”

“但愿如此了，……”张四姑道：“我记得你说过，这名字是你师父取的……”

“不错……”江枫苦笑道：“师父收养我时，我还幼小，老实说，我应该是一个孤儿，是不是真的姓江，我自己也不清楚？”

胡萍心中付道：这张四姑说话直来直往，但到了骨节眼上，竟然能文上几句，真想不到啊！

七宝和尚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如今和尚是酒足饭饱，也该听听江施主的高见了？”

“好一个酒肉和尚……”张四姑笑道：“果然是腹中有宝……”

目光转到江枫身上，接道：“说吧！大姐也想听听你的锦囊妙计。”

江枫的脸色，突然间严肃起来，缓缓说道：“这不是一般的江湖纷争，而是中原武林道上，从未有过的一场劫难，以往，解决江湖纷争的手段、方法，都已不能派上用场，我们必需先找出敌人是谁？敌人在那里，……”

“抽丝剥茧……”老叫化说：“洛阳居既是他们的据点之一，何不就在这里下手，那些男仆、女侍，都是受过多年训练的人，抓一两个来逼问口供，至少可以找出他们在那里学习武功，什么人传授他们的艺业，循线追索下去，不难找出头绪。”

“我也是这样的想法，所以，我混入了洛阳居……”江枫道：“但就我这半年观察所得，他们所知的太有限了，他们都是被选择、抱养的儿童，以各人的资质，受不同训练，学习不同的武功，洛阳居中的男仆、女侍，都很年轻，大都是他们从小培养出来的人，他们有名有姓，但却都不知道父母是谁，所以，他们的家族观念很淡，没有亲情能影响他们，他们各学了一身本领，却没有一个固定的师父。

因此，也没有师徒相处的情分，这些管教的手段、方式，把她们训练成了断情绝亲冷酷性格，也具有了绝对的可塑性，他们能在极短的时间接受职业上的完善训练，能够不择任何手段的全力以赴……”

“这么说来，……”七宝和尚道：“他们心中是一片空白，谁能填上那片空白，就可以运用他们了？”

“问的好……”江枫笑道：“大师果然是胸怀禅机，不过，他们早已被填补了这个空隙，……”

“这话怎么说呢？……”老叫化奇道：“岂不是自相矛盾？”

张四姑接道：“兄弟，你是否已经找出了一些什么？”

“我不能肯定……”江枫道：“我只是发觉了他们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所控制，形诸于外的是一种绝对的服从，……”

段九突然接口道：“江兄，恕段某愚拙，能不能说的更清楚一些？”

江枫点点头，道：“整个的事件，就充满着一种神秘，举个例子说吧！那些人和我全无关系，但因为我是副总管，负责管理饭庄部门，在这里工作的人，都唯我之命是从，那不是因为我的武功高过她们，老实说，她们根本不知道我的艺业修养到什么程度？她们敬畏我，只因为我占了副总管那个职位，她们的可贵之处，就在那绝对服从命令的精神……”

“江兄可是指那春花四婢而言？……”胡萍道：“但那些男、女侍役，是否也一样的敬畏你这个副总管呢？”

“四季花婢，完全一样……”江枫说：“男、女侍役，也一体听命，这就造成了一种气氛、压力，害得我对总管，也要摆出一副百依百顺的架式，更重要的是，只要有一个职位较高的人在场、立刻就形成了进退有序的团体、不论发生任何的变故，都不致乱成一团……”

“兄弟，你的意思是说，他们已被训练成一种工具……”张四姑皱起了眉头说。

“唉！看来就是如此了……”江枫苦笑之下，道：“驯服一个人绝对听从某一人的命令，并不是太难的事，但要他们能够很驯服的接受一种制度性的服从，那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。”

胡萍道：“这不是正含了中原武林道上的传承法则吗？他们利用制度性，建立了领导的权威。”

“有很大的不同……”江枫说：“他们没有明显的分级制度，他们所以绝对服从，来自一种权威力量的转嫁，用一种什么方法，能达到这个目的，才是关键所在，我希望能尽快的找出这中间原因，……”

“有一点眉目吗？……”张四姑道：“如是找不出关键原因，那就永远无法对付他们了？”

“也不尽然，江某人还发现了另一个办法……”

“什么办法……”钱缺急急地问道：“快些说出来，大家也可以商量一下。”

“人性……”江枫说：“他们的训练相当成功，但他们忽略了人性中的爱恨恶欲，他们受到挫败之时，需要别人的安慰，他们成功时也需要别人的赞赏。”

“这大概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，和他们相处，才能办得到吧……”钱缺说。

“所以，我需要一批年轻的朋友，必要时，混入他们的组合中……”江枫说：“但更重要的是，他们选择了禀赋、品格，都是上上之选的人才，这种人学习的能力强，悟性高，具有相当的灵慧，只要启发得宜，他们很快能省悟是非……”

“可是，咱们总不能也花上十几年训练出一批人来吧？……”老叫化皱起眉头，无限忧虑地说。

“那当然来不及了，所以，咱们只能从各大门派中去寻找适当的人……”江枫道：“这就要诸位花费一番心力了。”

张四姑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兄弟，这就是你唯一的对敌之策了。”

“这只是我在洛阳居中的观察所得……”江枫道：“我想他们控制各大门派的方法，另有一套进行的手段，我们也要找出来“如此个复杂法，可真叫人无从下手啊……”老叫化苦笑道：“江老弟，你可有应对之策……”

“我说过，江湖上传统解决恩怨是非的办法，已无法适应今日的局面，……”江枫道：“看起来整个武林中一片烟云，其实，只要用心的想一想，也不难找出一条可行之路。”

“愿闻高见……”胡萍说：“江少兄，能指出一条可行的办法，咱们就立刻行动。”

微微一笑，江枫缓缓说道：“就拿北剑门说吧！令夫人夺去了掌门实权，你们是二十几年的夫妻了，应该了解她是不是具有野心的女人，夺去了掌门之位，对她有什么好处？”

“不像，她不像具有野心的女人，自我们结偶以来，她一直是个贤淑的女人，忽然间变了脸，一下夺去了掌门实权，到现在我还是不太相信，她温柔贤淑的样子，也没有什么改变，想起来真是透着一股邪气，二十几年睡在一张床上，就是不知道她为什么会变了心？”

张四姑奇道：“胡大掌门啊！你真是笨得可以，日日相处的老婆，一下子骑到了你的头上，你竟然瞧不出一点征兆……”胡萍一脸羞红，无限惭愧的接道：“说起来也真是丢人，怎么会弄成这么一个局面，最使我心中不服气的，是北剑门中的弟子，十之七八竟然早和内人结成一党，所以，我一败在老婆手中，北剑门就这么完全整整地被她接收了，这种叫人难以置信的家丑，就算不顾面子地说出去，也不会有人相信。”

“所以，胡兄，就忍下了这口气……”江枫道：“你忍得很对，你如激烈反抗，很可能造成惨剧，……”

“大丈夫难保妻贤子孝，……”老叫化说：“胡兄，不用把这件事放在心上。”

“我想过，仔细地想过，忍下这口怨气，留着有用之身，我才能把这件事查个清楚。”

“现在，胡兄，想出了原因没有……”江枫说：“只怕江湖上很多的门派，都被他们篡夺了实权，此事关系至大，胡兄能说的，请尽量说出来。”

“唉！就胡某对她的认识，是属于那种安于家室的女人，如若说她移情变心，那也是隐藏得非常深没，胡某是一点也未发觉。”

张四姑神情肃然地说道：“胡萍，我如果说错了什么？希望你能够原谅，……”

“说吧？……”胡萍笑一笑，道：“不要顾及什么？北剑门虽只是江湖上一个小小的门户，但已传了七代，在我胡某人手中失去，胡某人实有着愧对历代师长之感，不管胡某能不能重兴北剑门，但至少，我应该查出真正的原因何在？也好在九泉之下，向历代师长作个交代。”

“好！……”张四姑道：“令正夺权，也许不是她真正的心愿，只是被一种形势逼迫，但她事先竟不肯透露给你，那说明了早已陷入了一种无可挽救的泥沼中了，逼迫你胡兄和段掌门，决斗摩天岭，那已是心性大变，沦入魔道了。”

“她既然已没有夫妻之情，胡某人也不用有所顾忌，如若北剑门能够重整，我必以门规处置这次叛乱的人。”

江枫目光转注到段九的身上，道：“段兄，也没有发觉令师弟夺取掌门的阴谋吗？”

“没有，段某发觉江湖上情势可疑，一直把注意力，投注于外在因素，南刀门由五年前，就不再收录门人弟子，唉！想不到变生于肘腋之间，我从小调教长大的师弟，竟然夺去了我们的掌门实权。”

江枫道：“听两位的口气，似乎是他们谋夺两位的门户实权，并非是早有用心，而是临时起意，所以，就地取材？”

“但北剑门中的弟子，怎会有大部分背叛我呢？”胡萍有些不服地说。

“这就是他们不可轻侮的地方……”江枫说：“我不知胡兄，是否也和段兄一样，早已注意到江湖中的情势，而且有了一些防范措施。”

“不错，胡某也和段兄一样，五年前就不再收弟子，而且督促门下勤练武功……”胡萍说：“北剑门只是一个微不足道小门派，想不到，他们竟选择了我们下手？”

“那是因为，你们早有了警觉之心，……”江枫道：“现在，我想就先从北剑、南刀两派下手……”

“这个，老叫化看法不同……”钱缺说：“少林、武当，是当今武林中

两大主脉，他们弟子众多，人才辈出，如若能解除任何一派的禁制，咱们就具有了可用的人手，据以号召武林同道，展开反击……”

段九接着道：“钱兄高见，在下同意，南刀门中，弟子不过数十人，而且，大部分都被我那夺去掌门实权的师弟掌握，花费同样的气力，何如先解救少林、武当两大门户？”

“对！兄弟，应以江湖大局为重，老叫化和段九的意见，颇有可取之处。”张四姑也表示了自己的意见。

江枫略一沉吟，道：“他们用什么方法，逼使少林、武当两大门派屈服，我们全然无迹可寻，而且，我相信他们防备得十分森严，何况，少林、武当退出江湖，也只能证明内部已发生了变化，还未到尘埃落定的时刻……”

“那才好啊！大局未稳，内部还有争执，我们加把力，岂不是事半功倍，老叫化和少林寺达摩院的主持还有点交情，此人公正无私，我可以先去找他谈谈，江少兄以为如何？”

江枫道：“少林、武当，门户庞大，人数众多，就在下所知，有不少身怀大成的高僧、道长们，息隐于寺，他们不干与寺、观的事务，但他们不会坐视门户沦亡。在大局混浊不清中，咱们插手其中，一则极易暴露出身份，使对方生出警觉，改变方向，全力对付咱们。二则使变节的首脑，有所藉口混淆是非，倒不如等他们阴谋现形，局势明朗，……”

“这恐怕有些不妥，……”老叫化说：“拖延时间，岂不是给了他们铲除异己的机会。”

“不错，但也会完全暴露出他们内部真象，谁是主持这次阴谋的首脑，忠贞的门人弟子，也有了足够的时间，考虑如何应付变局……”江枫神情肃然地说：“这两大门户的首脑，抱残守缺，固执己见，有了这一次打击，也好让他有所改进。”

“好，好……”七宝和尚道：“和尚赞成江少兄的高见，等到局势清朗，泾渭分明，咱们再和他们连络不迟，免得正邪不辨，误踏陷阱，反为所累，咱们本钱太少，经不起一次亏损。”

老叫化略一沉吟，点点头，道：“有道理，不过，对付北剑、南刀两门，就有把握吗？”

“成算很大……”江枫道：“这两个门户，弟子不多，正邪分际，容易辨识，还有两位掌门人亲自参与，我们谨慎行事，不难一举成功。”

钱缺道：“江老弟请分配一下，咱们立刻行动。”

“急也不在一时，洛阳居的事，先要有个安排。……”

“是不是要等两个丫头配合行动，……”张四姑说：“我今天就开始传授她们的易容手法。”

“还要有一个韩霸的人，代替我副总的身份，……”江枫笑道：“这要大姐想个办法了？”

“这就难了，……”张四姑道：“我可以改扮韩霸，但你那一群女孩子，我恐怕应付不了……”目光一掠老叫化等四人，道：“他们四个人，身材都不大对，那位总管大人，想必是又奸又鬼，大姐能易容，但却不能改变一个人的身材，也无法使他们声音相同。”

江枫点点头，道：“大姐，可以创造出一个人控制洛阳居的人……”

他说出一番计划，只听得老叫化等目瞪口呆。

那是大胆无比的计划，使得老叫化等真正的生出了悦服之心，对江枫有

一番新的认识了。

洛阳居的生意，因青凤被刺，受到了相当的影响，但只不过五天的时间，青凤就伤势痊愈，重新登台，盛况也立刻恢复。

第六天中午时分，洛阳居来了一个气派奇大的中年客人。

两个青衣童子开道，一个抱刀、一个捧剑，还有两个随行的中年健仆，分挑了四个描金箱子，再加一个长衫文士随侍身侧。

一个人，却带了五个从人伺候。

洛阳居自从开张以来，从来没有人公然带着兵刃进入歌台、饭庄，虽然洛阳居没有不准客人带兵刃的规定，但到这里的人，大都是赤手空拳。

也许有人带了家伙，但都隐藏于长衫之下，或藏于包袱之中，像这样明目张胆的捧在手中，还真是第一次。

那中年客人不但气派大，而且架子也大，对一路行礼、迎接的伙计们，看都不看一眼，都由那随行长衫文士作主派赏。

客人的架子大，赏赐也多，只要店里的伙计们躬个身、行个礼，就接到一锭十两重的银元宝。

洛阳居日进斗金，豪客不少，但像这样大方的客人还未见过，他一路行入饭庄部，还没有进入房间，已经付出了十二个银元宝。

一个穿着黑色长袍、脸色冷厉的年轻人，匆匆迎了上来，一抱拳，道：“几位客人呢？”

“一位……”长衫文士答道：“要你们洛阳居最好的宴客房间。”

黑袍人招招手，立刻有一个穿着黑色棉裤、棉袄的年轻伙计跑了过来。

“带客人到菊花厅去。”长袍人自己作了主张。

“慢着……”中年文士道：“菊花厅是不是最好的房间？”

“不是，最大的贵宾厅已经有客人定了……”黑袍人道：“菊花厅有菊花厅的特色，诸位何不去看看再说。”

中年文士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希望敝东主能看得上。”

菊花厅的特色是，四壁挂满了彩绘的菊花，画工精细，几可乱真。

中年客人微一点头，就在主位上坐了下来，那中年文士立刻趋前，探身倾听那主人低言数语，转脸吩咐店伙计，道：“请几位美丽的姑娘侍酒，配八个下酒的菜。”

片刻工夫，酒菜齐上，两个绿衣绿裙的美丽少女，也缓步入厅。

中年文士打了二女一眼，冷冷说道：“叫什么名字？”

二女微一躬身，道：“秋花双婢，菊花、桂花，请大爷指教？”

坐在上位的中年豪客，打量了二女一阵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名字虽然俗了一些，但人还看得过去，就留下她们两个吧！”

长衫文士加了一句好好的侍候，才打横坐下。

两个绿衣少女，长得相当的漂亮，但绿衣绿裙，却挑起了一种淡淡的萧索韵味。

她们举起了酒壶，斟满了酒杯，转动着两对大眼，行近那中年豪客，缓缓说道：“大爷用酒！”

声音中也透出几分萧萧轻愁，脸上是一股自怜自惜的神情，有如婉转地诉说着心中委屈……。但她们无法接近那中年豪客，因为两个捧剑、抱刀的青衣童子，分站在那豪客两侧，两个随行的健仆，挺立在豪客身后左右，除非两个绿衣少女推开那童子、壮汉，就无法直接行到豪客身前。

但见寒芒一闪，左首青衣童子的宝剑，突然出鞘，递到桂花面前，道：“把酒杯放在剑上。”

声音清亮，婉转娇脆不如秋花双婢，但却另有一股明朗的气势。

桂花心中一动，忖道：“好脆的声音，这两个童子，是男是女？”

但见他们肤色淡黑，浓眉大眼，双髻厚实，一副男儿气概，不禁心中暗笑，听声辨貌，竟有着雌雄难辨的误差，缓缓把酒杯放在剑上。

中年豪客伸手取过酒杯，一饮而尽，却把酒杯，抛向佳花。

去势急劲，带起一股啸风之声。

桂花吃了一惊，道：“大爷……”酒杯掠颊而过，就那么豪厘之差，没有打中。

但急，劲的酒杯，却被推门而入的上菜伙计，一伸左手，接入了手中。

他右手高举菜盘，左手拿着酒杯，笑道：“这白玉杯莹净洁白，摔破了，实在太可惜。”

“敝东主金银若山，……”长衫文士冷冷的接道：“区区一个玉杯，又能值多少银子。”

缓缓把高举木盘中的一盘佳肴，放上木桌，垂手躬身的应道：“是客人有意要打碎玉杯了？”

“不错，敝东主就爱听那种碎玉的声音……”青衫文士的声音，突转冷厉，道：“你！却扫了敝东主的雅兴。”

“小的该死……”转身向外行去。

长衫文士突然出手，点向那伙计后背。

去势奇快，但却没有一点声息。

“大爷，他只是个捧酒上菜的下人……”

一只纤纤玉手，横里飞来，架住了长衫中年的右手。直到此刻，那喝叫大爷的声音才传入耳际。

“好，好！洛阳居果然是藏龙卧虎之地，一个侍酒的丫头，也有着如此的身手。”

长衫文士目光转动，发觉那架住右手的人，竟是桂花，右手一沉，五指上翻扣拿桂花的右腕。

绿衣飘动，桂花闪退三尺，笑一笑，道：“大爷，诸位是来吃酒的，还是来打人的，我们都是侍应客人的酒女，那里禁得起大爷们的拳脚！”

长衫文士淡淡一笑，道：“说的好，好男不跟女斗，你找个男人来吧？”

独居首位的中年豪客，看了那长衫人一眼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架既然打不成，那就摔两只玉杯给我听听吧！”长衫文士应了一声，伸手抓起两只玉杯，摔在砖地上，响起两声脆鸣。

那是上好白玉，雕工也很精细，碎裂的声音也十分悦耳。菊花的脸色一变，冷冷说道：“看起来，诸位不是来吃酒，而是诚心找麻烦了？”

长衫文士道：“两位姑娘如果还不知趣，那就别怪在下连女人也要打了！”

“小女子是吃麦吃饭长大的，可不是被人吓大的……”菊花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贵客真想打人，小妹就奉陪几招吧！”“好！你小心了……”长衫文士右手一挥，拍了过去。菊花竟不退避，右手翻腕横切，左手“双龙取珠”点向双目，两手并用，一攻一守。

那高居首位的豪客，似是真的很喜欢看人打架，竟是看得全神贯注。

两个站在身后的中年健仆，也是瞪着双目，凝神观战。

长衫文士的身躯侧转，只是那么一转，不但避开了菊花的凌厉攻势，人也闪到了菊花身后，右手拍出，击中菊花的右后肩上。

掌中含力不重，打得菊花身不由己地向前冲出两步。

两个观战的中年健仆，暗暗点头。

这一掌没有伤到菊花，却激起了菊花的怒火，反身怒叱，飞扑而上，双掌交错，展开了迅如飘风的攻势。

长衫文士施展身法，以闪避为主，偶而还击一招。

那中年豪客双目盯着看着菊花的攻势，口中喃喃自语：“这一招颇像少林的罗汉拳！辰州言家门的‘破棺手’，鹰爪门的‘锁喉三爪’……”。

菊花连出奇招，中年豪客却低声的叫出由来。

中年文士仗着灵巧身法，连连避开了菊花十几次的攻势，却也被逼得有些慌乱起来。

原来，菊花这十几招的攻势，竟然用出了十几种路数全不同的武功，每一招都是各大门派中的杀手奇学。

中年文士在菊花凌厉攻势中，似是也打出了怒火，展开反击。

但见掌指交错，招术转化之间，完全掌握了变化的先机，立刻阻遏了菊花的恶毒攻势。

桂花一皱眉头，道：“这位大爷，你四十多岁了吧！欺侮一个女孩子，也不觉着丢人吗？”

余音还在舌尖上打转，人已飞身而上。

秋花双婢，展开了联手合击。

抱刀的青衣童子一皱眉，举步要动，却被那捧剑的童子以目光拦住。

那中年豪客和站在身后的两个中年从仆，六只眼睛，全瞪得圆圆的，看三人动手颇为神速，但脸上的神情，却是一片冷肃。

长衫文士力敌秋花双手，虽未露出败象，但神情间一片冷厉，显是打的并不轻松。

忽然间房门呀然，一个黑袍人缓步而入。

脸上几条纵横交错的纹路，使他看上去有着一股冷酷无情的味道，正是那位吩咐伙计带他们进入菊花厅的人。

“住手！”黑袍人冷冷喝了一声，秋花双婢，立刻飘身而退，齐齐躬身一礼，道：“韩副总管。”

韩副总管，主管洛阳居饭庄部的首脑。

“你们退下去……”黑袍人低声说道。

菊花道：“这些人是诚心来找麻烦的，摔杯打人，全不讲理……”

“我知道，既是找麻烦的，用不着你们费心了，下去休息吧！”韩副总管轻轻一挥右手。

秋花双婢不敢多留，躲身而退。

桂花似是心有不甘，人到门口，却又回过头来，说道：“这群人来路可疑，副总管不要放过他们。”

娇躯疾闪，消失不见。

“在下韩霸，诸位是……”放低了声音，接道：“大姐，两个丫头的武功如何？”

中年文士点点头，道：“厉害，果然是艺业精湛，非同小可，大姐，也几乎全力施为了……”

提高了声音，道：“我们要见洛阳居的总管。”

“和韩某说也是一样，如是韩某人作不了主，自会向总管请示。”

“不行，你不过一个区区的副总管，能作得几分主意，我们非见总管不可……”中年豪客改以很低的声音，接道：“乖乖，不得了啊！老叫化瞧她们用出了十几种的武功，都是中原各大门派的奇学，还有一部分，老叫化瞧不出来？”

黑袍人道：“春、夏、秋、冬，四季花婢，似是一季强过一季，但秋花二婢，能和大姐交手数十招，倒也出了我的意料之外，看来冬梅那个丫头，更有些以测高深了，也许，她们也是派驻在洛阳居主力之一……”

长衫文士接道：“今日如是一击不中，只怕难以再有机会……”

黑袍人双目中神光一变，高声接道：“既然诸位非见总管不可，请在此地稍候，在下这就派人去请，不过，丑话说在前头，如是诸位擅离此厅，那就不能怪韩某人失礼了。”

“兄弟，总管的武功如何？”这一次用的本音，柔柔脆脆，竟是张四姑的声音。

“不会很差，大姐不可恋战，离此之后，请回风雪小馆，两日之内小弟定当赶往一晤。”是江枫的声音，本来嘛！江枫就是韩霸。

那张精巧绝伦的人皮面具，几道明显的交错纹路，把一个魅力四射的美男子，变得面目阴森。

只听一个低沉的声音，传入室中，道：“韩副总管，什么人非要见本座不可？”

那声音似是由很远的地方飘传过来，但声落人现，一个四十多岁，身着锦袍的大汉，已缓步行入菊花厅中。

韩霸疾退两步，转过身子，恭恭敬敬的抱拳一礼，道：“属下眼拙，瞧不出来人身份……”

锦袍人嗯了一声，右手微微一摆，韩霸立刻退到锦袍人的身侧，垂手而立，状极恭顺。

这和他日前在风雪小馆之中，纵论江湖大事的豪壮气势，完全判若两人。

张四姑看得有些想笑，暗道：“江兄弟啊！你也真是太委曲自己了。”

锦袍人的两道眼神在几人脸上很仔细的瞧了一阵，道：“嗯！诸位都没有带面具……”

站在一侧的江枫听得心头一震，忖道：“我每天戴着面具和他见面，不知他是否早已瞧了出来？”

“你还能瞧出些什么？……”中年豪客神情冷冷问道。

锦袍人一皱眉头，道：“诸位都面生的很？”

需知张四姑的易容手法，妙在颜色调合，着手处在改变一个人的神韵，淡淡几笔，画龙点睛，使一个人形貌完全改观。

“说吧！你指名要见本总管，有什么事？”

锦袍人瞧不出来人身份，改变了话题，单刀直入，逼问原因？

中年豪客微微一笑，忖道：“张四姑的易容手法，果然妙绝江湖，独步武林，当之无愧，连魔眼邓飞也瞧不出一丝破绽。”

口中却冷冷说道：“在下想和总管谈笔交易？”

“交易……”邓飞呵呵一声，道：“好！好！只要交易有价值，邓某人绝不会让诸位失望，说说看，什么交易？”

中年豪客略一沉吟，道：“洛阳居中有一位青凤姑娘，总管能不能代她做主？”

“洛阳居中的人，都在邓某的管辖之下……”突然住口，目光中闪动，看看四只放在那中年豪客身侧的描金箱子，接道：“阁下可是想请青凤姑娘侍候一段小曲吗？何不到洛阳楼去，那里有雅座……”

“嗯！差的远了……”中年豪客说：“在下是想把人带走！”

“带走……”邓飞似是听到了一件很可笑的事情，仰于打个哈哈，接道：“洛阳居开张以来，这可是从未有过的事，新鲜！新鲜！”

“总管可能误解了敝东主的意思……”改扮长衫文士的张四姑说：“这是交易，要双方同意，我们不是掳人，是买人。”语音厚重，完全男子的声音。

“噢！……”邓飞点点头，道：“青凤姑娘一天能替洛阳居赚上三千两银子，诸位买得起吗？”

韩霸低声道：“这些人一派胡言，我去召集镖手，把他们圈起来……”

“他们走不了的……”邓飞微笑道。

张四姑目光转动，果然发觉了菊花厅外，人影闪动，想来，那些就是专以对付入侵敌人的镖手了，不知这专做保镖的人，武功是否要高明一些？

那中年豪客眼看形成僵局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买卖不成仁义在，总管就算不愿交易，也不用强把我们留在洛阳居吧？”

老叫化改扮的中年豪客，目睹了秋花二婢的武功，虽然心中十分惊奇，但并不觉得有什么可怕之处，大不了放手一搏，冲出洛阳居，应该是一件很平常的事。

但自魔眼邓飞现身之后，钱缺的心中有了很大的变化。

他了解邓飞的为人，也知道他一身武功，高过自己很多。

尤其是那双魔眼，有过目不忘之能，不论是什么武功绝技，只要他看过一次，就能记在心中，寻思破解之法。

三十年前，钱缺和邓飞动过手，老叫化以“棒打哮天犬”击败邓飞。

但半个月后，邓飞找上门来，钱缺被逼得步步败退，只好再用“棒打哮天犬”一记绝招，却不料反受所制。

老叫化记忆深刻，以后就再未见过魔眼邓飞，好像邓飞突然间在江湖中消失了，想不到邓飞重现江湖，竟然是洛阳居中的总管。

往事像烙印一般，深植钱缺的心中，也使得这位风尘义侠，生出了极大的惊骇，气势上大为减弱。

但闻邓飞笑道：“当然，当然，诸位如是诚心交易而来，虽然有点冒失，但洛阳居是接待八方行旅的地方，我们绝不会得罪客人，但如诸位是诚心砸场子的，那就又当别论了。”

张四姑打量过厅外形势，目光又转注到邓飞的脸上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听总管的口气，似是心有所疑了。”

“不错，邓某人正在等待诸位表现出交易的诚意，……”

张四姑双目盯注在邓飞身上瞧看，似是要看清楚他身上每一个具有特色的地方，口中却淡淡的说道：“总管要我们如何表现诚意？”

“邓某想先看看诸位准备用什么东西购买青凤？……”

“这要你总管开个价了？”张四姑说：“满天要价，就地还钱，不过，咱们带来了相当多的一笔财富，也有诚意作成生意。”

邓飞回顾了韩霸一眼，道：“去请王副总管来。”

韩霸低声道：“总管，不是真的准备把青凤姑娘卖给他们吧？青凤姑娘可是一株摇钱树啊！……”

王副总管是主管洛阳楼和赌台的人，也是青凤的顶头上司。

“如若价钱合适，青凤姑娘又何尝不可以卖了呢？”

“这个……”韩霸犹豫了一下，转身而去。

老叫化心中明白，魔眼邓飞正在不着痕迹的集中实力，那位王副总管，也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是和邓飞一样早年息隐的凶人？还是他们训练出来的新秀，但不论如何？一定是一位很难缠的人物？

但见张四姑毫无警觉，心中暗暗叫苦。

局势变化成如此一个形态，完全出了老叫化意料之外，魔眼邓飞的出现，最使钱缺吃惊。

张四姑拖延时间，不作决定，也使老叫化头疼不已。

不过，最意外的还是正值重要关口，韩霸却被邓飞遣派离去。

老实说，钱缺并不太清楚江枫武功如何？

但他却有种奇怪的感觉，江枫能给人一种安定的力量，现在，化名韩霸的江枫也走了，老叫化感受到的压力，又增加了不少？

张四姑目睹江枫离去，也有些茫然的感觉，不知该如何处理目前这个混淆不清的场面。

两个中年健仆，是胡萍、段九改扮，这些人都有着丰富的江湖阅历，经历过大风大浪，但却很少把自己置于死地而后生的绝境，一旦计划在进行中有些变化，都有着一分惶惑不安。

最为沉着的倒是那两个捧剑、抱刀的童子，他们神情壮肃，内心中也充满着跃跃欲试的斗志，形诸于外的是一各大无畏的凛然气势。

双方暂时形成了一种沉默的对峙。

但事实上却是邓飞掌握了一切主动，他要韩霸去请王副总管，也可能是去调集更多的人手来，但又能把目下敌寡我众的现场形势，给冻结住，等待变化。

老叫化突然想到了江枫说过，中原武林中传承法则，把充满着才华、朝气的少年子弟，压缩成方方正正的小大人，遇上了非常的变况，竟不知振起应变……。

现在，岂不就是这种局面，我们来洛阳居本有所为，怎会被邓飞拿话套住，主动地出击，却变成了被动的被困，让人家有充分的时间布置，中原武林中各大门派，大概都有这个毛病。

老叫化独来独往，没有什么门规束缚，竟然也会犯了这种错误，看起来江湖上这些长久以来的传统，已形成某种自然的约束，坐失机宜，授敌以可乘之机……。

念转至此，冷汗浹背，大喝一声，道：“打开箱子。”

喝声如醍醐灌顶，使得呆呆站立，心存惶惑的胡萍、段九，都为之精神一振，两人踏前一步，伸手打开了四只描金箱子的箱盖。

刹那间，宝光耀目，满室生辉。

敢情，那四只箱子中装的都是黄金、珠宝。

自古以来，黄金珠宝，都是最动人心之物，当真是耀眼生花，目为之夺。

邓飞也为那金光、宝华引的微微一怔。

只可惜，不容他看的仔细，那打开的箱盖已合了上去。“这就是我们的诚意……”长衫文士也恢复了清明，冷静缓缓说道：“大总管是否能作个决定呢？”

“这个……这个……”

邓飞的主动顿失，一时间，竟不知如何回答。

他已为那黄金、珠宝心动，但又不能真的卖了青凤。

“大总管……”长衫文士说：“你慢慢的考虑吧！我们明天再来讨取回音，财已露白，实不便在此久留了。”

邓飞急道：“什么？你们要走啊！”

“不错……”中年豪客接口道：“我们可以给你大总管三天的时间，能卖青凤，立刻人货两讫，不能卖，也算交个朋友，告辞了！”当先举步向前行去。

两个中年健仆，挑起了四个木箱，紧随身后。

捧剑、抱刀的两个青衣童子，抢在中年豪客之前开道。“慢一些……”邓飞一横身，拦在门口。

“大总管……”长衫文士笑道：“该不是想留下四箱黄金、珠宝吧！”

“那怎么会……”邓飞道：“洛阳居是长安城中的名店。”我想也是……”长衫文士说：“如果因为这四箱黄金、珠宝引起什么误会，只怕对贵店的声誉，是一次致命的打击了，何况，我们东主迷恋青凤至深，明天，我就来听大总管的回音。”

侧身而过，步出了菊花厅。

邓飞一时间，想不出如何才是最完美的处置，呆呆望着一行人快步离去。

双方交谈的声音很大，尤其是那长衫文士的声音，连附近的客人，都听得清楚，不少人跑到门外观望，围守在菊花厅外的镖手、侍役，更是听得清楚，大总管既然没有下令阻拦，自是不便出手。

何况，别人带了大批黄金、珠宝，确实存心交易而来，虽然，交易对象是名满长安的歌姬青凤，有些匪夷所思，但却是公平商谈……。

韩霸带着王副总管赶到菊花厅时，那中年豪客已带着从人去远，离开了洛阳居。

“这些人来路不明……”韩霸说：“总管放他们离去，当真是便宜他们了？”

“不能坏了洛阳居的名声……”邓飞说：“他们带了满满的四箱黄金、珠宝，来买青凤……”

“那就更不能放走他们了。”王副总管说：“四箱黄金珠宝，价值至少百万两银子上，如能留下它，岂不是一件大大的功劳。”

邓飞脸色一变，似想发作，但却强自忍了下去，道：“王副总管的意思是，我们可以平白无故的把客人的财物抢过来了？”

“他们大闹菊花厅，强买青凤，是诚心诚意来找麻烦的……”王副总管说：“留下他们的黄金、珠宝，济我们之需要，任凭取财，何愧之有？”

“人呢？……”韩霸口气一转，道：“他们绝不会甘心的放弃那笔庞大的财富？”

“杀！死无对证，那批财富，就没人知其下落了。”

第三回冒神医串连秦八公

韩霸突然发觉了一个秘密，这位王副总管是一位极有权势的人，似乎是没有把总管看在眼里，这和洛阳居的律例不合，不禁暗叫了两声惭愧。

总管邓飞的神情很平静，缓步行到厅门口处，举手挥动了两下，围守在厅外的镖手、侍役，悄然散去。

菊花厅的四周，恢复了原有的平静。

韩霸静静地站着，默查情势发展，混入了洛阳居中快半年了，今天才发觉这里竟有着两股对立的势力存在。

韩霸由镖手跳上副总管的职位，只凭总管一句话，就鱼跃龙门，所以，他一直认为，这里的一切事务，都由总管决定。现在，王副总管却突然推翻了他半年观察组合而成的概念，这个人，究竟是什么身份呢？

韩霸平时的心力，都投注在总管和四季花婢及二十四个人镖手的身上，对王副总管，并不太注意。

大家身份相同，各有专司，彼此能够和睦相处，不起冲突，已经阿弥陀佛了，但此刻，韩霸不得不仔细的看看这位王副总管了。

王副总管的年纪不大，个子不高，白白净净的，应该是属于和气生财型的人物，但此刻却昂然而立，双目中神光隐现，显露一股坚毅不屈的神情。

喝！真的是看轻他了，韩霸暗叫了两声惭愧！

邓飞缓缓转过身子，慢慢行到厅中，在一张太师椅上坐下。

看得出来，他是藉着缓慢的动作，以平息心中的怒火。

“我想……”邓飞尽量使声音平静地说：“在洛阳居中和客人冲突，杀伤人命，有背我们经营的声誉，是下下之策……”

王副总管接道：“只怕还没有认出他们的身份，摸清楚他们的底子吧？”

“当今武林之中，能逃过我这一双眼睛的人，相信不会太多，不过，他们确实面生得很……”邓飞道：“难道王副总管已知晓了他们的来历？”

“这也就是我主张留下他们的原因……”王副总管说：“青凤被刺……”

“但凶手已被追杀，长安城中的几十个经营歌坛、妓院的店东主，为了生存，集资雇请杀手，对付青凤，只是出于生意上的竞争……”邓飞说：“这件，不是早已结束了么？难道我们要大开杀戒，把那几十个集资东主，全都处死不成？”

“一叶知秋，江湖上还有人敢捋虎须，而我们却摸不清别人的底细，……”

“住口……”邓飞忍不住了，脸色一变，道：“刺杀青凤，只是江湖中突然事件，和武林大局无关，那不是有组织的反抗，参与的人，也都是无名小卒。”

“这一次呢？能携带百万价值的珠宝、黄金，绝不是突发事件了。”王副总管冷冷地说：“他们是有备而来……”

“只为了买去青凤……”邓飞道：“再说，我瞧不出他们的身份来历，就可以判定他们绝不是武林道上的有名人物。”

“来人已去，王某也不愿再和总管争执了，在下告退。”

“慢着……”邓飞冷冷的喝道。

王副总管双眉耸扬，停下脚步，道：“总管还有什么吩咐？”

“我想今天借此机会，把你我之间的身份、权位，弄个清楚……”邓飞

道：“免得今后再有抗拒令谕，擅作主张的事情发生？”

“总管的意思是大家拉下脸来说个明白了……”王副总管说，“这只怕对总管不是一件好事？”

邓飞微一摆头，韩霸立刻行动，关上了两扇厅门。

化名韩霸的江枫，迅速地作了决定，不论王副总管的实际权势如何？他已决定站在邓飞这边。

如若一举击杀王副总管，邓飞和他利害一致，必然会商讨应对之策，至少，可以对这个组合有多一层的了解。

王副总管神色非常镇静，两道目光随着韩霸的身子转动，嘴角间浮动着一抹淡淡的笑意、对邓飞这些处措，似乎一点也不放在心上。

邓飞也很沉着，当然，韩霸也保持着相当的冷静。

这三个人，似乎都充满着自信心。

“老韩……”王副总管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你把两扇门关起来，用心何在？”

“我是听命行事……”韩霸冷冷地说：“总管大人，要在下关上厅门，我就只好关上了。”

“说的也是……”王副总管举手互击三掌，笑道：“总管想干什么？现在可以说了。”

三掌互击的声音，非常响亮，任何人想一下都会明白，那是一种预先约定的暗号。

这证明了洛阳居确有两股力量存在，总管邓飞站在明处，王副总管的一股力量隐于暗中。

但韩霸想不通的是，王副总管这股力量隐藏于何处？

大概魔眼邓飞也有同佯的困惑，所以，虽明知王副总管在招请伏兵，却静静地坐着不动，希望看看出现的，都是些什么人物？

没有人破门而入，但菊花厅外的情形，却因门窗关闭，无法瞧得清楚！

“王龙，你请的人到了没有？”邓飞冷冷地说道：“希望他们有能力保护你！”

王龙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他们来了，只不过，还没有现身出来，总管，事情还没有发展到不可收拾之前，我希望你多想想，我王龙才是真正管理洛阳居的人，你只是应聘的挂名总管……”

“邓某人从未做过这种窝囊的事，我受命出掌洛阳居时，也没有人告诉我，你是这里的真正总管？”

“不见棺材不掉泪，不到黄河不死心……”王龙缓缓由衣袋中摸出一面竹符，道：“总管识得这面竹符吧？”

邓飞仔细的看了一阵，脸色大变。

王龙道：“符令所至，一体遵从，邓飞，还不跪下听命。”

邓飞身躯颤抖，双目凝注在竹符上，一张脸涨成了紫红色，左手一撩锦袍，似是就要跪下。

韩霸心中一动，忖道：“他如真的跪了下去，那就是抛去尊严，完全屈服在竹符的权威之下，只怕很难再激起他反抗的勇气了。”

心中念转，沉声喝道：“总管，跪不得！”

邓飞已弯曲双膝，韩霸及时喝止，邓飞双腿一挺，又直直的站好，道：“老夫是总管身份，岂有身受副总管要挟之理？”

韩霸低声道：“目前处境，如箭在弦，不得不发了。”

身子一侧，突然欺身而上，右手直扣王龙右腕脉穴。

出手一击，快如电光石火，不但王龙有着招架不及之感，就是邓飞也看得呆了一呆，暗道：“好快的一招擒拿手法。”

那知念头还未转完，突闻韩霸闷哼了一声，向后退了三步。

王龙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老韩哪！刚出手时，果然吓人，只可惜呀！这后劲变化，就大大地不对板了。”

原来，韩霸掌指已搭上王龙右腕时，心中突然一动，忖道：

“我如表现的锋芒太露，只怕会引起邓飞的怀疑。”

心中念转，去势一缓。

王龙右手扬起一挥，切向韩霸右腕，掌缘触及了韩霸手背，韩霸失声而退。

“伤得重吗？……”邓飞流露出无限关切之情，望着韩霸。“属下还好，总管不用担心……”

“那就好，看老夫替你出气……”邓飞身子一侧，疾如飘风般，欺身而上，右掌扬起，还未劈下，王龙又举起了竹符，道：“邓总管，你该知道，抗拒这竹符令的后果，王某人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跪下听命。”

邓飞扬起的右手，又缓缓放下，双目凝注在那竹符上……。韩霸大吃一惊，暗道：“这竹符代表了什么？怎么有如此的权威，邓飞在抗拒过一次之后，仍然无法具有抗拒第二次的力量。”

立刻高声说道：“那只是一块竹片罢了，我没有看到什么符令？”

“对！我也没有看到……”邓飞道：“符令在哪里？在哪里？”韩霸突然欺进三步，捣出一拳，这就逼得王龙不得不出手还击。

韩霸冷笑一声，双手连环击出，都攻向王龙右腕，很明显，是想抢王龙手中的竹符。

邓飞也劈出一掌，击向王龙后背。

掌风呼啸，带起了一股强大的潜力。

王龙冷哼一声，身躯半转，竟用左手迎向了邓飞的右掌。但闻蓬然一声，双掌接实，王龙身躯一晃，足下红砖碎了两块，但邓飞却一连后退了四步，才拿桩站稳。

邓飞已年近花甲，王龙不过二十六七，如论内功修为，邓飞要强过王龙甚多才对。

但这一掌硬拼，王龙是显然的占了上风。

韩霸心中忖道：“不能让邓飞失去了信心。”闪电欺上，拍出一掌。

王龙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老韩，我已经对你手下留情，你却自要寻死……”推出的掌势，已迎上了韩霸的右掌，心头大大一震，话也接不下去了。

邓飞随着向前奔冲的身子，一拳击了过来。

王龙眼看着巨拳近身，就是无法闪避。

原来，他和韩霸触接的右掌，似是被一股强大的力量吸引着，不但右掌无法抽动，连全身似乎都无法移动了。

眼看着那一拳击向左额，竟然抽不着手去抵拒，而且连闪避也无法做到，似是全身都被一种强大、奇异的力道定住。

王龙眼看着那铁锤一般的大拳击中了左额，感觉中也听到了头骨碎裂的声音。

韩霸迅快的收回右掌，王龙尸体栽倒。

邓飞凝目望去，只见王龙的左额整个的深陷下去，那是非死不可的重伤。韩霸道：“总管好重的一拳，王副总管只怕是活不成了。”

“王龙死不足惜！只是这一拳，他怎会闪避不开呢？”

邓飞提出了心中的疑问？

“我想……”韩霸低声道：“他正在和属下比拼内力，那里还有能力避开这一拳呢？”

邓飞点点头，道：“说的也是……”目光凝注在韩霸的脸上接道：“韩副总管觉着这王龙的武功如何？”

“很高明，总管也许可以和他打个平分秋色？如一定要分出胜负，恐怕要五百招以上了，但属下绝非其敌，适才比拼内力，韩某已感觉不支，如非总管及时一拳，击毙了他，只怕现在我已伤在他的手下了？”

魔眼邓飞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王龙一直收敛着自己，今天怎会突然间以竹符令要挟本座，难道……难道他们已开始排除异己了……”

韩霸心中一动，忖道：排除异己，这么说来，这个神秘组合之中，还有不少存活于世的武林高手了……。

心中念转，人却伸手取过仍然紧握在王龙手中的竹符令，道：“咱们都没有看到什么竹符令，属下也没有听过这个名字。”

双手一合，揉搓了一下，整个的竹符，化作碎粉，洒落地上。

邓飞一怔之后，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好！人证死了，物证消失，至少，我们可以说得十分明白。”

韩霸低声道：“但王龙召集的人手，还未现身，他们可能就隐藏在这厅外四周？”

“就算是吧！我们也没有办法，把他们召人这菊花厅中……”

韩霸微微一怔，忖道：看来，他这个总管，果然是徒具虚名，连王龙如何招集人手，他也弄不清楚？

“总管，请恕韩某多虑，斩草不除根，春风吹又生，总管如若知晓那些人在洛阳居的身份，韩某就可以想办法除去他们？”

“我也觉着奇怪，洛阳居中的四季花婢，二十四位镖手，八十四个捧茶上酒的伙计，都有一身不错的武功……”邓飞沉吟了一下，道：“这些人应该不会是他的帮手才对，但除此之外，哪里还有人呢？”

韩霸心中暗道：“这方面我的估算，倒是差距不大，但不知二十四位镖手的武功，比起那秋花双婢如何？”

他见识到秋花双婢的武功，应列入武林中一流高手，如论技艺的博杂，尤为难得……。

但闻邓飞说道：“难道这洛阳居外，还布下了一支伏兵不成？”

“不可能吧……”韩霸低声说道：“属下遁出厅外去查看一下，但王龙的尸体……”

“这个，由我处理，遇上他们时，最好不要动手，先回来告诉我，再决定如何应付？”

“如若韩某遇上的，都是洛阳居中的人呢？”

“那你就更要小心观察了，他们对你是否还像过去的尊重，是否有敌视之心？”

“是！韩某去去就来！”闪身破窗而出。

邓飞望着韩霸的背影，沉吟不语。

他号称魔眼，有过目不忘之能，一眼之下，能把一个人的面形、特点，看得清清楚楚。所以，一般的易容手法，人皮面具，都很难逃得过他锐利的目光。

韩霸虽然极力在掩饰自己的武功，但仍然无法逃过邓飞魔眼的观察。

他发觉了韩霸的武功，比他预作的估算，高出很多，但此时此刻却又是更好的帮手……。

韩霸回入厅中时，王龙的尸体已化作了一滩黄水，消失不见。

“菊花厅外没有埋伏的人手，也没有围上来的陌主人……”韩霸说：“王龙只是在虚张声势。”

邓飞摇摇头，道：“不会的，一定有一批人手，藏在洛阳居中。”

“难道会是饭庄、赌场中的客人……”

邓飞接道：“当然下会，不过，王龙也不会虚言恐吓，一定有一批只有他才能指挥的人手，埋伏在左近。”

韩霸心中一动，忖道：难道王龙另有一套方法，能使这洛阳居的人手，在突然之间，能听他一个人的命令，这真是一件非常可怕的安排了……。一念及此，顿觉背脊上冒起一股寒意。

但他没有说出来自己的想法，他要隐藏武功，也要隐藏智慧。

魔眼虽然能洞察细微，但韩霸精巧的人皮面具，掩去了脸上的神色变化。

“韩霸，看来你对老夫真的是十分忠诚了……”邓飞微笑道：“你难道和他们出身不同……”

“不敢欺瞒总管，在下是混进来的。”

这是震撼的回答，邓飞也听得一怔，沉吟了良久，才缓缓说道：“怎么混进来的？”

“韩某被师门长辈迫害，不得不孤身出走，为暂寄萍踪，混入了镖手群中。”

邓飞冷冷接道：“我们组织严密，岂是随便混进来的。”“真的韩霸已被我杀掉！”

邓飞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你也算心狠手辣了？”

“无毒不丈夫，像今日之事，如不是总管断然处措，只怕现在我等已是阶下之囚了？”

邓飞两道目光盯在韩霸脸上，道：“这是韩霸形貌，还是你的面目？”

“是在下的面目。”

邓飞点点头，道：“你的姓名呢？”

“本名江枫。”

“好！想来那韩霸也是他们收用的江湖人物了？”“是！江某人问的很清楚，韩霸不是他们训练的子弟。”邓飞突然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你可知道，咱们闯下了杀身的大祸吗？”

“总管如是指王副总管的事，咱们给他个死不认帐，我们廉洁一致，也许可以应付过去？”

“看来你对洛阳居的了解，实在是有限得很……”邓飞道：

“这里的组织精细严密，任何一处受到破坏，他们很快就查得到？”

“所以，这方面要总管多多指点，属下才能配合得好？”

邓飞点点头，道：“幸好老夫了解的够多，但也不能不作最坏的打算？”

“江枫一切听从总管吩咐？”

邓飞道：“好！第一，还用你韩霸的名字，……”

江枫道：“是！”

“第二，好好掌握四季花婢，明天，你兼管洛阳楼，摸摸青凤的底子，至于赌场的事，由老夫亲自兼理。”

江枫心头大大地一震，忖道：青凤竟然是另树一帜，连总管也摸不清底细？

但闻邓飞接道：“至于王副总管的事，就说他和老夫言语冲撞，对了一掌后，破窗而去。”

江枫点点头，道：“总管，咱们人手太少，各方面都照顾不周，何不约请几个人，进入洛阳居中，作为臂助？”

邓飞略一沉吟，道：“你有可以信任的朋友么？”

“可以信任的朋友，现有几个，不过，我得先和他们说明白，同意了江某再向总管报告，由总管裁决？”

他虽然是引进自己的人，但语意婉转，听得邓飞心中十分舒畅，笑一笑，道：“好！你去找人吧？只要他们艺有专精，又肯忠心效命，我来想办法安插他们。”

“是！……”江枫低声道：“长安秦八公，领导一股很强大的实力，如若我们能把他引入掌握，关洛道上的一举一动，都在我们的监视之下了。”

邓飞点点头，道：“听说其人自视甚高，岂甘为我们效力吗？”

“秦八公老谋深算，武功精湛，但他有一个致命的缺点……”

江枫微笑道：“性喜渔色，见不得绝色美女……”

邓飞道：“他来这里吃过饭……”

“不错，也中了春花四婢的暗算，怕他事后报复，来找麻烦，所以，属下又暗中点了他奇经脉穴。”

邓飞道：“现在呢？”

“唉！如若干拖延十天，不解他奇经伤脉，秦八公就可能终身残废了？”

“这一点，他知道吗？”邓飞道：“这些成名人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那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，除非是老命不保，我看他很难会和我们合作？”

“总管放心，属下用的手法是武当派中的绝技，截脉震穴法，受伤的人，不会有大的感觉，但脉穴伤势，却是越来越重，三个月后，伤脉枯萎，伤穴也将因长久缺血枯死，就算大罗仙，也无汉医治了。”

“武当派有这么一种绝技，老夫怎会未曾听过？”

“因为，这不是用来决生死的武功，没有人会注意，练起来，又要耗费相当的时间，所以，各代弟子，都不肯下工夫，现在，也只有两位门中长老会了，……”江枫叹口气，道：“武当门中本代弟子，恐只有属下一个会了！”

邓飞的魔眼中碧光闪动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你真是武当门一弟子？”

江枫道：“总管可是不相信吗？”

“当今江湖上各大门户，如论武功博大，技艺精湛，当以少林、武当为主，……”邓飞道：“但这两个大门派，每一代都有数百名弟子入门，却很少有杰出的人才出现江湖，我想是他们教授的方法有问题了……”

“不错，不错，总管一语道中，他们不知因材施教，不知道选择技艺，进度慢，也使才华卓绝的弟子们，提不起兴致，属下就是因此事和两位传艺师叔起了冲突，被他们多方设计陷害，逼得我亡命天涯。”

“你自觉才华卓绝，是吗？……”邓飞干笑两声，道：“不论你出身那一门派？但确是一个胸怀韬略、机智多变的人物，老夫这双魔眼，能看穿江湖上各种胸怀机诈的人心，易容药物，人皮面具，都无法逃过我一眼的鉴定，你竟然蒙蔽了老夫数月之久，反把你视作心腹……”

“总管，江某人知恩图报，早已自认是总管心腹了，今日之事，总管一目了然，当知江某所言不虚？”

“现在，我们已是风雨同舟，你放开手去准备吧！老夫自会全力支援，至于，这个神秘组合中的事，看似简明，实则深远莫测，老夫也无法说得清楚，以后，我会把知道的内情、资料，都告诉你。”

“多谢总管厚爱，属下这就去和几位友人商量，顺便说服秦八公，……”

“如是他不肯答应呢？”

“那就只好先杀了他……”江枫说：“总管请小心一些，属下会尽快商请朋友们进入洛阳居来，一有消息，立刻向总管报告。”

“放心去吧！三五日内，他们还不会找上我，再说，狡兔三窟，何况人乎！老夫数十年江湖历练，岂会全无准备？”

什么样的准备，邓飞没有说，江枫也没有问，彼此之间，虽然各有保留，但同心拒敌这件事上，却取得了一致的识见。

风雪小馆的酒招，已被收起，小小的瓦屋，紧闭着双门。

但地下那座宽敞的大厅中围坐着那批离开洛阳居的中年豪客，和一行从人。

当然，那箱中的黄金、珠宝只有上面一层是真的。

此时，室中人都已除去了易容药物，恢复了本来面目。

老叫化喝了一口茶，道：“魔眼邓飞，有过目不忘之能，老叫化子和他见过了好几次面，只怕他早已认出我了……”

“不会吧！……”段九低声说道：“邓飞如若早已瞧出你的身份，为什么不当面揭穿？”

江枫一脸无奈的神色，缓步而入。

他仍然是韩副总管的装扮，两人寒光闪闪的长剑，分抵在他后颈和左肋之上。

敢情江枫是被人押进来的？

押解江枫的却是两个清秀绝伦的少女，一身淡青衣裤，青帕包发，虽然衣着有点朴素、老气，但却掩不住那股娴雅、肖纯的灵秀之气。

“张姨，他说认识你？……”左侧的少女望着张四姑说：“我还是不放心，所以，押着他进来见你！”

张四姑右手轻挥，拦住了老叫化等三人，望着有点狼狈的江枫，笑道：“哟！这不是洛阳居中的韩副总管吗？”

江枫接道：“大姐，她们剑上凝聚的很强的内力，稍一不慎，就要把小弟内腑洞穿！你说她们心中纯洁、善良，我看不是那么回事了？”

张四姑笑道：“这就是我这些日子里的教诲成功了，咦！兄弟，要她们出手狠一点，不要留给人反击的余地，还是你兄弟给我的宝贵意见哪！”

“不错！但那是对敌人，不是对我呀！”

二女已由两人对话中听出了一点眉目，清秀的脸上，微展笑意，但两柄剑却仍然紧抵在江枫的要害上。

江枫感觉到那剑尖上透出的冷利剑气，浸入肌肤，心中暗暗佩服两个十

五六岁的丫头，竟已有如此成就，以真功实学而言，二女的成就，已肯定的超越过四季花蝉。

当然，四季花婢具有的博杂技艺，也许就非二女能及了。

张四姑目光一掠二女，笑道：“丫头，收剑吧！你们早知道他是谁了？”

二女还剑入鞘，齐齐躬身一礼，道：“对不住江叔叔？”

江枫怔了一怔，道：“怎么？你们早知道我是谁了？”

右边一个稍矮一点的少女，笑道：“知道是有点知道，不过，张姨告诉我们人心难测，洛阳居中的人更是变化莫测，我们不得不小心一些？”

“有道理，江湖险恶，不能不防人一着，你们表现的机智、冷静，已足可担当大任了……”江枫说：“看来要两位……”

“慢来，慢来……”张四姑说：“先把你脸上那张面具拿下来，让她们看看你的真面目再谈别的。”

“大姐说的是……”江枫小心翼翼的取下人皮面具折好，放入怀中。

二女仔细看了江枫一眼，脸上立刻泛现出一股甜美的笑意。

左首少女道：“江大哥如此年轻，我们叫他江叔叔，岂不是太吃亏了。”

右首少女，道：“张姨，你就同意雪姐一次嘛！我也赞成雪姐的意见。”

张四姑心中暗暗叹息，口中却说道：“他叫张姨大姐，你们叫他江大哥，这个辈份怎么论法呢？”

二女似是没有想到还有这件麻烦，不禁微微一呆，不知该如何回答。

“江湖交往，道义为先，大家各交各的就是……”老叫化说：“我看江老弟这个模样，要雪、霜二位侄女，叫他叔叔，也太委屈两位丫头了。”

“是嘛！……”左首的少女接道：“就算我们叫他江大叔，他也不好意思答应，大家年龄差不多吗？”

“喂！江大哥，你自己说吧！……”右首少女叫道：“要我们叫你江大叔呢？还是叫你江大哥？”

江枫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大叔、大哥，都不重要，你们自己想叫什么就叫什么吧！”

张四姑道：“好了，这件事不用争啦！我也懒得再管，你们自己看着办吧！……”

目光转到江枫脸上，指着左首少女，道：“姐姐吟雪，那边是妹妹吟霜。”

江枫对二女点点头，道：“现在，情势有变，我特地赶来和诸位商量一下。”

他心中很急，不待人问，就仔细的说出了事情经过。老叫化道：“魔眼邓飞不是等闲人物，有他帮我们，增加了不少实力。”

张四姑冷冷说道：“别打如意算盘，邓飞不是帮我们，而是自求多福，现在，我们要如何行动，才是最重要的事情。”“对！如能先控制住洛阳居，效用非常之大，只可惜，我们人手太少，很难分配……”江枫道：“只怕大姐和雪、霜两位姑娘，也得出动了。”

“好啊！……”吟雪说：“昨天，我们扮成两个开道童子，玩的很过瘾，……”

看看张四姑，突然住口不言。

张四姑道：“我们大伙儿全进入洛阳居，也是不足分配，何况，这里不能没人坐守……”

“所以，小弟也在为难，……”

段九接道：“江老弟，别把我跟胡兄，看成一派掌门人的身份，只要能用得着我们地方，什么样的身份，我们都乐于效命。”江枫道：“多谢两位……”

张四姑举手按唇，道：“有人来了。”

雪、霜二女身子一闪，人已穿出厅去。

江枫神情凝重，低声道：“大姐，来人至少三个？”

“会不会是追着你来的……”张四姑道：“邓飞这个人，阴得很，不能太相信他？”

只见人影一闪，吟霜已穿入厅中，道：“张姨，和尚伯伯回来了，还带了两个人来。”

胡萍心中一动，忖道：江枫好灵的耳目，他竟然听得出有三个人来。

张四姑道：“霜儿，和尚带的两个人，年纪如何？”

吟霜侧着脸儿，望着江枫，笑一笑，道：“比江大哥大一些，比段叔叔们都年轻多了。”

但闻七宝和尚大声叫道：“累死和尚了，我这一来一注，跑了一千多里，只不过五六天啊！你们算算看，和尚要每天跑三百里，算不算是功碌奔波呢？”

随着呼喝声，酒肉和尚行入了大厅。

紧随和尚身后的，是两个年轻人，竟是南刀门下的大弟子郭天同，和北剑门的胡元。

两人一眼看到胡萍和段九，立时大叫一声：“师父。”

扑在两人身前跪下。

胡萍、段九扶起两人，同时问道：“怎么会是你……”

七宝和尚接道：“他们根本就没有回燕山黄叶谷，苏州段家堡，他们留在摩天岭追觅你们两人的下落。”

胡元接道：“请恕孩儿不孝，孩儿要留下来寻找爹爹，九位师兄全都同意，他们也答应孩儿，告诉现在的掌门人，也就是孩儿的母亲，孩儿为追觅父亲行踪，跌下了深谷，生死不明……”

“你是说，你九位师兄都愿意帮你说谎？……”胡萍有些惊奇说：“怎么会呢？他们都是你娘的心腹。”

“也许，他们是同情孩儿一番孝心吧！他们确实都亲口答应了我。”

胡萍点点头，望着段九和郭天同。

他心中明白，郭天同和胡元的每一句话，都关系重大，所以，胡萍在垂询胡元时，段九即停下等待。

看胡萍父子停下，段九才冷冷接道：“说吧！天同，要简单明了，叫人听得清楚！”

“是！那些受了冻伤的师弟们，在山下养息了两三天，就大都痊愈，我要他们先回苏州段家堡去，我要留下来，追查师父的行踪……”

“你是首座弟子……”段九说：“如不能带队回去，要他们如何向师叔交代？”

“师弟们都知道我入门最久，当然也知道我对师父的敬慕最深，……”郭天同道：“所以，他们没有劝我，反而替我想好了应付掌门师叔的办法，说我追觅师父，跌下悬崖，……”

段九点点头，接道：“你们怎么遇上七宝大师呢？”

“先遇上胡兄弟，……”郭天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虽然彼此尚有敌意，但因追觅师父的心意相同，彼此结伴而行，不料，因为一点误会……就……就……”

七宝和尚接道：“不要为难，下面的由我和和尚说吧！这两个楞小子，就在摩天岭下面一座山谷中，动手打了起来，好像要让南刀、北剑的武功，在他们手中分个胜负出来，幸好和尚已学过你们剑法、刀招，一看就认了出来。看他们打得很认真，和尚连架也忘记劝了，就来个坐山观虎斗，眼看天色入夜，这两个小子，突然停了下来，两人竟然打起商量来了……”“喝！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一面拚命，一面还能交朋友……”

老叫化说：“他们都谈些什么？”

“对！看起来，江老弟说的不错，下一代中有点才华的年轻人，如果老一代别把他们丢在酱缸里，他们会发展的更好一些。他们商量在子夜之后，于比试一百回合，如若仍然不分胜负，就暂时停手，合力寻找师父下落，以一个月为期，如若找不出线索，大家就各凭本领，在摩天岭上拚个生死，那一战将是不死不休。”

胡萍、段九，都未开口，但两人内心之中，对门下弟子的表现，似是颇感满意。

只听七宝和尚接道：“等他们商量完了，和尚就现身相见，两个小子对和尚存了很大戒心，大有联手合击之意，直到和尚说出你们两位，他们才算相信了和尚……”

胡萍、段九，相视一笑，齐声说道：“多谢大师……”

“来的好！来的及时……”江枫打断了胡萍、段九未完之音，接道：“和尚，你说他们的武功，比他们的师父如何？”

郭天同，胡元听得呆了一呆，付道：“这小子是什么人？口中没大没小的，徒弟武功，怎么能比师父？”

“火候是差一点了……”七宝和尚说：“但拼起来，却是又猛又狠，所以，和尚就在路上传了他们一些武功，胡元学了‘燕云三剑’，郭天同也学了‘反手一刀’，都是他们本门的武功。”

江枫道：“大和尚应该多传他们一些武功才是……”

“传了……”七宝和尚笑道：“和尚自从听了你一席高论，顿悟前非，所以，我传了他们七宝拳……”

对七宝和尚，郭天同和胡元，似有着无比地敬重，躬身应道：“弟子们愚笨，七宝拳尚未能练的纯熟……”

“这不能怪你们，路上急走紧赶，也没练拳的时间。”江枫看了胡元、郭天同一眼，道：“两位，大概要几天才能把七宝拳学的应用自如？”

郭天同和胡元都是很聪明、机警的人，两人经过这一阵观察，发觉江枫的年纪虽轻，但却是很受尊重，顿然收敛起轻视之心，齐声应道：“七宝拳虽然只有七招，但却化繁为简的绝学，大概要十天左右，才能习练纯熟。”

“只怕没有那么多时间了，两位加把劲，三天把它学会……”

江枫目光转注到酒肉和尚的身上，接道：“大师，也请费点心力，三天之内，一定要督促他们学的纯熟，七宝拳含盖了拳势变化的精要，不但每一招可以独立拒敌，学到熟能生巧时，可以因时制宜，自创变化，是拳法中难得的奇学。”

胡萍、段九、老叫化，都早把七宝拳学会了，但他们都不知道这套拳法，

竟是如此的神奇。

但见七宝和尚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高明啊！老弟，就是才慧绝世的人，不练上三五年七宝拳，也体会不出它的神妙之处，你老弟怎会看得出来，而且，一语道破？”

江枫笑道：“我会猜，现在，我们先来研究一下洛阳居中的事情，……”目注七宝和尚，道：“这一次，要劳你和尚了，带着胡老弟和魔眼邓飞打次交道……”

“什么？魔眼在洛阳居中……”

“酒肉和尚，这一次有你好玩的了……”老叫化笑道：“洛阳居的总管大人，就是魔眼邓飞。”

“好！我和尚是比葫芦画瓢，江老弟，你要先预示一条明路。”

江枫接道：“洛阳居组合的复杂，连总管邓飞，也一样弄不清楚，四季花婢独树一帜，尤其是冬婢梅花，孤傲自负，表面上对我敬重，但事实上，根本就没有把我放在眼中，……”张四姑格格一笑，接道：“好啊！这才叫吃瘪呀！你在洛阳居混了几个月，连一个花婢也没搭上啊？”

“大姐给我这副人皮面具，使小弟这副尊容，看上去一脸的冷酷、寡绝，女孩子们一个个避之唯恐不及，小弟辛苦了几个月，只和春花四婢建立起一些交情，所以，现在，要重新布置、探查……”

老叫化接道：“怎么一个布置法？”

“大师带着胡元，胡萍和段九易容更名，由兄弟引入洛阳居

张四姑道：“我呢？”

“带着吟雪、吟霜坐镇风雪小馆，也许，你那位闺中好友，近日内会来探望两位女儿……”

张四姑道：“我明白，顺便督促她们学习快速易容手法……”

“我老叫化呢？”

“咱们一起去说服秦八公，我要解了他的受伤穴道，再拖下去，他就要终身残废了……”

“以后呢？老叫化是否要留在秦八公那里？”

“不错……”江枫道：“帮助他重整关洛道上的江湖实力，看看有多少可用的人？收集武林道上的传言、消息，当然，也要相机争取人才，随时和大姐联络，非绝对可以信任的人，不要把他引入风雪小馆。”

“老叫化明白了，我会全力以赴。”

郭天同看看段九，又看看七宝和尚，才低声说道：“江兄，不知道郭某能不能……”

钱缺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你跟着老叫化吧！”

“不行，郭兄要担当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……”江枫目光转注到张四姑的脸上，接道：“大姐要再作一副韩霸的面具。”

“要他扮成韩副总管……”张四姑奇道：“你呢？”

“我要腾出身子，去见秦八公，也要阔气一番，到洛阳居会会冬婢梅花，不过，最重要的是去查查青凤的底子，这丫头在洛阳居身份独特，连邓飞也不知道她的来路……”

“真把我听糊涂了……”张四姑说：“洛阳居究竟有没有一个真正当家作主的人？”

事实上，何止是张四姑，连胡萍、段九、老叫化这等老江湖，也听得头

脑发胀，郭天同和胡元、吟雪、吟霜，更是听得全神贯注，生恐听漏了一句话，下面就听不懂了。

江枫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就表面上看，一切由总管邓飞作主，兄弟也一直这么认为，今天你们放手一闹，才又揭开了一层外衣，秋花双婢的武功之高，大出了我意料之外，管理赌场的副总管王龙，为你们带去的一批财宝和总管起了冲突，突然自暴身份，好像他才是真正主持洛阳居的首脑，眼看邓飞就要屈服他取出的竹符令下，兄弟只好出手，诱使邓飞杀了王龙，毁去竹符令才知道洛阳居中是那么复杂，但青凤和梅花，似是两个重要的人物……”

“果然是烟封雾锁，不到尽头，难见真相，说吧！要大姐怎么支援你？”

“先替郭天同做副面具，现在，我和钱老去见秦八公。”

秦八公在一座雅致的小厅中接见了两人。

破例见客，故然是因为钱缺在江湖上的名气很大，但更重要的是老叫化在拜帖上说明带了一位神医同来，点到为止。

老叫化并未说明带个神医来干什么？

神医就是江枫，他未带面具，但却加了三绺长髯，蓝袍修躯，看上去真还有一派仙风道骨的样子。

秦八公锦袍福履，衣着光鲜，但却掩不住眉宇间的愁苦和憔悴神色。

钱缺喝了一口茶，望望守在门口的两个劲装少年，笑道：“要不要他们下去……”

秦八公接道：“好！你们两个去守住庭院前后，不准闲人接近。”

两个劲装少年一躬身，退了出去，秦八公才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钱兄，有话可以说了？”

“我看你神色不对……”老叫化说：“是不是病势转重了？”

秦八公点点头，道：“不错，长安城中五大名医都看过了，也都留下了药方子，但都说不出病情原因，这几天，兄弟已觉着不对，似乎有一处经脉枯萎，已无法运气行动，看样子，兄弟这条命，恐怕是拖不久了。”

钱缺微微一笑，道：“秦兄也不用难过，让这位高兄弟给你瞧瞧，他虽然没有挂牌，但却是一位医术精湛的高手。”

江枫早已和老叫化计议好了，他说出病源之后，由老叫化出手疗治，当然，江枫早已把这种独门的解穴手法，传给了钱缺。

装着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，江枫替秦八公诊了脉象，叹息一声，道：“秦老自己说的不错，你有一处经脉不通，再不救治，大概拖不过半个月，就伤脉枯死，不会要你的命，但你却终身残废，这已经不是药物可以救治，在下不会武功，帮不上忙，先行告辞了。”

他说走就走，起身就向外行去。

秦八公急道：“大夫一开口说出病源，足见高明，必有良方救治，请留步……”

一伸手拦住了秦八公，钱缺微笑说道：“留不住的，他没有把握治好人家的病时，连口水都不肯喝，他起身而去，是无法下药了。”

秦八公大感捻的道：“这么说来，老夫是死定了。”

“不会死啊！最多是落个残废，失去武功……”老叫化道：“你还可以吃香的、喝辣的，洁的悠悠闲闲，过你的快活日子。”

“失去武功，终身残废，那还不如死掉的好……”秦八公望着钱缺，冷冷他说：“你是在幸灾乐祸？”

“秦兄不要误会……”老叫化说：“他会医病，能着手回春，也会治一般的刀、剑外伤，但他却不会治疗这等经穴内伤？”

“这不是白说么？……”秦八公道：“不能治的病，是绝症，不能医的伤，是……”

“他不能医，并不是说天下就无人能医……”

打断了老叫化的话，秦八公接道：“谁能医呢？”

“我呀！……”老叫化道：“早知你是受人暗算受了内伤，也不用千里迢迢去把他请来了……”

“你能医……”秦八公一脸怀疑他说道：“你可知道伤我的不是一般的点穴、截脉手法，少林、武当的人都无法下手，你他似是自知失言，急急住口。”

钱缺心中吃了一惊，暗道：幸好我还没有大吹法螺，说这震脉手出自武当，否则，只怕要当场出丑了。

心中念转，口中说道：“这种事不能胡吹，灵不灵一试便知？”

“钱兄，没有把握，最好别试，这些时日内，已有三位高手试过……”秦八公道：“你累得一身大汗，我又多受一次活罪。”

言下之意，完全不相信钱缺会有解去独门点穴手法的能力。

老叫化心中明白，先治好秦八公的伤势，才能赢得秦八公的敬重、信任。

当下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老叫化白白替你疗伤，分文不收，我如没有把握，大老远地跑来干什么？也罢，为了使你相信，老叫化就跟你赌一下吧？”

秦八公怔了一怔，道：“赌一下，赌什么呢？”

“老叫化如果一下子医好你的伤，而且是手到伤好，马上要你恢复如常，鲜蹦活跳的，你准备如何谢我老叫化子？”

“你真有那么一个神法，兄弟愿奉上一万两银子酬谢，……”

秦八公道：“如是钱兄不满意，兄弟可以再加一万两，问题是有赢就要有输，钱兄准备……”

“老叫化如是拿人头作赌注，你秦兄大概会说老叫化讹诈你，这么办吧？如是我医不好你的伤势，老叫化就爬着出你的秦府大门……”

“这个太严重了吧！钱兄，我想……”

“就这么决定了，告诉我你伤在那里？”

秦八公道：“现在就要动手吗？可要准备些什么？”

“疗治内伤，全凭一双手劲，什么也不用准备，只要把受伤的地方告诉我就行了！”

伤在那里，如何救治，江枫早已清楚的告诉了钱缺，秦八公不说明，他也会出手推穴，但秦八公却说的十分仔细。

老叫化暗中运气，突然吐气出声，一口气连点了秦八公五处穴道。

秦八公随着那落下的掌指，失声大叫。

但见人影闪动，四个劲装年轻人闪电般急奔而来，冲入小厅。

目睹老叫化满头大汗在帮秦八公推宫过穴，四个人呆了一呆，躬身一礼，悄然退到门外。

但他们并未离去，四个人八只眼睛望着钱缺和秦八公，似是在等待秦八公的反应。

钱缺停下手，秦八公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钱兄，你是真人不露相啊！……”

突然感觉到腹中一阵怪叫，立刻一跃而起，向外奔去。

四个守候在门口的年轻人，吃了一惊，紧追身后。

但闻秦八公骂道：“你们四个王八羔子，跟着我干什么？莫不是还要在茅房里站岗不成。”

四个人楞了一下，秦八公已急急奔入茅房中。

这一切反应，都在江枫的预言之中，老叫化心中笃定了，自己提壶，倒了一杯茶，慢慢的品着。

好一阵工夫，秦八公回到小厅中，立刻回头盯着跟在后面的四个人，骂道：“你们全都瞎了是不是，放着贵宾坐在小厅里，你们连茶也不例，烟也不上，真给我漏气丢脸……”

他这一骂，四个年轻人慌起来了，两个人抢着倒茶，两个人抢着上烟，老叫化接下两杯茶，也接下两管水烟袋，笑道：“别太忙和，慢慢来，就会有条不紊了。……”

秦八公一看不像话，接下老叫化一管水烟袋，叫道：“你们通通给我滚出去，叫厨下准备一桌上好酒席，把和尚、道士都请来，今天，我要喝它个不醉不休。”

四个年轻人，目光盯在秦八公的脸上看，心中充满疑云！

不错，秦八公完全复原了，四个年轻人离开之后，秦八公立刻对钱缺兜头一个长揖，道：“钱兄，你可真是大慈大悲的救世罗汉，就那么三几下，我这拖了几个月的的大伤，忽然好了……”

“你是经穴被封，这经穴已解，自然就病痛全消了，……”老叫化道：“这不是病，也不是折骨，断筋的大伤。”

“唉！这真是忙家不会，会家不忙啊！听你说的这么轻松，兄弟真是惭愧极了，放着你钱兄这救命救苦的金刚、罗汉不拜，到处去求医续命……”秦八公道，“兄弟只怪自己有眼不识金山玉，白白受了几个月的罪，钱兄，你也真是忍心得很啊！眼看着兄弟我受苦受难，你就是坐视不理……”老叫化心中暗叫了两声惭愧，口中却辩道：“你一直说你是生了病，要是早知道你是受了伤，老叫化也不会到处跑着帮你我大夫了。”

秦八公大为感动地道：“钱兄，疾风知草劲，病榻见真情，秦某人在钱兄心中有如此份量，我一点都不知道，从今天起，你钱兄只要不嫌弃，咱们就是生死至交。”

“老叫化早就想交你这个朋友了，不过秦兄，目下江湖情势诡异，此后，一切的行动，都要小心一些才行。”

秦八公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钱兄，这件事恼人得很，老实说，兄弟正在追查，只可惜我这个伤，害得我把事情拖了下来，大家为了兄弟，都只好停下不动……”

“慢来，慢来，我听得不太明白……”老叫化说：“你能不能把事情说清楚一些。”

秦八公道：“好！我说清楚，不过，你明白了，就要作个决定，至少，要答应我严守秘密，钱兄，我可以赌上自己一条命，但他们为了大局，只怕不会放过你了？”

“听起来很严重啊！……”老叫化道，“我答应你，不能决定时，我一定保守秘密。”

秦八公低声道：“整个武林，都被一股莫名其妙的邪恶力量控制了，少林、武当，那等誉满江湖的大门派，也是招架不住所以，他们各派出了一位

长老，找上兄弟，现在，就住在兄弟的家中，只等兄弟伤势好，大家就展开一些追查的行动，想不到兄弟的伤势，却越来越重，如非钱兄疗治好兄弟的伤势，这个计划，只怕要尽付流水，至少，兄弟是无能参与了。”

钱缺神情严肃他说道：“秦兄，那些人都靠得住吗？”

“靠得住，至少，大部分的人靠得住……”

“好极了，老叫化也联合了几位朋友，在追查这件事情，大家合起来吧！”

秦八公道：“行，行，兄弟立刻给你引见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，然后，咱们就开始行动，追查下去……”

“行动……”老叫化道，“从哪里下手？”

“就是兄弟受伤的地方，十七八岁的小姑娘，美的像花朵似的，下手杀人，却是面不改色，那地方叫洛阳居，……”

第四回迎宾阁意外来高人

江枫来到了洛阳居，完全是本来面目，天蓝长袍，白色的着毛围巾，一副公子哥儿的打扮，只是头上缺了一顶武生巾，却把头发盘在头上，看上去有点怪异，但却很新颖，增多了不少帅气。

这时刻，不过是刚刚上灯的时分。

江枫一路逛进了洛阳居，直奔梅花厅。

一个黑裤、黑袄的店伙计，刚刚点上两盏垂苏宫灯，一回头就见江枫站在门口，看他那新奇的发型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早啊！大少爷。”

江枫道：“配六个最好的下酒菜，请梅花姑娘陪酒。”

店伙计道：“大少爷，没有来过吧！”

“没有，你怎么知道呢？”

“我是专责照顾梅花厅的，一直没有见过你……”店伙计笑道：“但你却好像很熟一样？”

江枫心中一动，忖道：专责照顾梅花厅的，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情，看来，他们是私下约定，梅花这个人果不简单。口中应道：“是听朋友说的，洛阳居的花婢中，以梅花最出色。”“话是不错，不过，梅花最冷……”双目盯注在江枫身上，打量了一阵，接道：“我不知道，你这个样子，是不是能让梅花姑娘喜欢，不过，今晚上梅花姑娘已有了两处主宴的地方，“你是说，梅花姑娘今晚上没有空……”

“就算有空，也不过是应个卯就走……”店伙计说：“你花了很多钱，大半时间在一个人吃闷酒，我看，改个日子再来吧！”

“不行，我是下江人，明天不上路，后天来不及……”江枫道，“梅花姑娘之美貌，我是慕名久矣！只要能见一面，也就心满意足啦！”

“好吧！我去请你看，也许，梅花姑娘可以陪你一阵，可是价钱很贵呀！”店伙计脸上泛起无奈的神色。

江枫忖道：“年轻人果然还有纯情，是非还分得清楚，对这等以美色讹诈客人的事，心中还有份惭愧的感觉。”

取出一锭黄金，笑道：“这个够不够？”

“如果是十两一锭，大概可以够了……”店伙计笑道：“你要六个好菜，那就没准了，你给来个熊掌、天鹅肉丝炒虾浆，这十两金子，就不足够了，我看这么办吧！菜我替你叫，只有你和梅花姑娘，六个菜太多了……”

“那就麻烦小哥了。”江枫把黄金递了过去。

店伙计接过黄金，笑道：“我看你很顺眼，才帮你这个忙，这地方一掷千金，不是我们这种年轻人该来的地方……”

他半同情、半责备他说了江枫一阵，才转身快步而去。

江枫心中忖道：“一个人一餐饭，十两黄金还要计算着花用，这消费之高，只怕是天下第一了，梅花小妮子，有什么能耐，能叫人如此着迷花费……”

忖思之间，不觉间激起了强烈的好胜之心。

店伙计送上了四盘大菜和一壶加热的汾酒，低声道：“你先自己喝吧！梅花姑娘在换衣服，只怕要等一下才到。”“不要紧，我等她……”江枫表现出款款深情。

店伙计一笑而去，这种事，他见的太多了。

梅花厅相当的小巧，是所有厅房中最小的一间，但也是布置得最雅致的

一间。

木门呀然而开，寒风送过来一阵幽香，寒风被阻门外，人却娉娉婷婷的走过来。

不错，梅花姑娘，江枫早已经记得很熟。

只是经过了一番刻意的妆扮之后，看上去更觉娇柔、动人。

梅花姑娘表现的美，不是娇艳、诱惑，而是一种动人怜惜的柔媚……

她的衣着、举止，全走的统一格调，莲步姗姗行过来，走近了江枫时，却突然有着弱不胜力的样子，左手却按在了桌面上，稳住向下倒去的身子。

这就逼得江枫不得不伸出手去，扶住了她，也顺势握住了她一只纤纤玉手。

那是一只美丽绝伦的手，白嫩、纤巧，柔若无骨。

转脸看梅花，江枫也不禁心头一跳。

只见她，雪白的玉齿，脸上是一片柔柔的媚态，盈盈目光，盯住江枫的脸上，那模样，叫男人怦然心动，恨不得紧紧的抱过来，亲她个够。

江枫没有把梅花抱过来，他暗中运气，双目暴射出两股火势的情焰，脸上横溢着一片情爱。

梅花似是身不由己的，缓缓向江枫怀中投去……。

但她却突然神色一整，挣扎着站直了身子，抽出了被握的右手，低声道：“你好坏！那么用力，手都被你握疼了。”

江枫暗叫了两声厉害，这梅花姑娘的功力之深，远远超过春花四婢。

口中却低声说道：“你那两道眼神，一脸媚劲，不知道有多么的迷人……”

“可是，没有迷住你呀！你清醒得很？……”梅花媚眼流波地说道，“你是干什么的？成家了没有？”

“迷住我了……”江枫道，“我好想把你抱过来亲一下……”

“为什么？不亲我呢？”

“我不敢……”江枫道，“我怕你生气，但我又压制不住自己的欲望，所以，捏疼了你的手。”

“没关系，你是花钱的大爷，我只是拿银子陪酒的小酒女罢了……”梅花无限委屈他说，“只要有钱，谁都可以叫我陪酒啊！”

江枫心中忖道：“咱们就对着装下去吧！看看谁先捂不住。”提高了声音，道：“不对呀！这里贵得很，我刚才拿出十两黄金，店伙计告诉我还不一定够，我叫六个菜，他给我改成四个菜，像你梅花姑娘这样的身价，天下有多少人能常常来，招你陪酒呢？”

“你呢？是不是也花不起？”

“老实说，十天半月来一次，我也许可以撑过去，要是天天来，三个月我就得卖房子、田地……”江枫道，“一餐饭十两黄金啊！贵的吓人？”

梅花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还没有回答我刚才问的话……”

“哦！我是杭州人，来长安贩卖绸缎，生意不算大，但也不算小……”江枫说，“应该成家了，可是还是光棍一条！”“你年纪很轻嘛！父母呢？”

“父母双亡，记得妈死时，我只有十六岁……”

“这么说，这片天下是你自己闯出来的……”梅花说，“我要听实话，不许骗我。”

“父亲本来就做贩卖绸缎生意……”江枫道，“我只算子承父业，多亏父亲几个生前好友提携，总算混入这一行了。”“一个人，既有钱，又英俊，

漂亮的大姑娘，应该穿成一串送上门，为什么不成亲呢？”

“大概是……缘分不到吧！我又不愿凑合，就这么拖下来了？”

“啊！是眼光太高，你看上了什么人？”

“你！梅花姑娘……”

“真是吓我一跳，说谎话也该动点脑筋啊！如果，我的记忆不错，……”梅花说，“咱们是第一次见面，怎会看上了我呢？”“不错，我们是初次见面，但我说的可全是实话，……”江枫伸手由怀中取出一方折叠的白绢，道：“不相信，你看这个？”梅花接过白绢，缓缓展开，却真的吓了一跳。

敢情那是一副绢画，上面画的就是她梅花的画像。想想铜镜中自己的容貌，画的还真有八九分像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……”梅花说，“什么人画了这副画像？”“我请人画的，他们形容了你的美丽，我听得悠然神往……”江枫说，“就请了一个最好的画师，不过，修改了十几次，才成目前这个样子。”

“画师在哪里，我要见见他？”

“在杭州，姑娘愿意去，在下奉陪，而且负担往返费用，车马兼程，三个月应该够了？”

“太远了……”梅花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，“我那有这样多的自由。”

突然间，梅花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，这个人说的话十分平实，也合情合理，但却没有办法查证，他讲出了很多的事，但只能听过就算了。

“你贵姓啊！大名怎称呼？”梅花突然问一个最容易回答的问题，两道目光，却紧盯在江枫的脸上。

“我叫田玉，为了要见姑娘一面，特在此多留了一天……”“原来是田公子，今夜幸会，我敬你一杯……”梅花举起酒杯，脸上媚笑迎人。

急急举起酒杯，江枫急急说道：“不敢当啊！不敢当，我敬梅花姑娘……”

梅花执杯的右手，突然放手松杯，点出一指，正中江枫的“软麻穴”，出手的那份快劲，当真是已到了目不暇接的境界。

因为她点中江枫穴道的右手收回来，竟从容的接住了向下跌落的杯子，酒杯中余酒仍在。

江枫手中的杯子跌落了，人也向一侧倒去。

梅花的左手一探，抱住了江枫的身子，脸上的笑容，突然消失，冷冷的说道：“你给我听着，你满口谎言，胡说八道，希望你好好地想想，现在，你先乖乖的躺一会，等一会希望你能说出实话。”

站起身子，单臂一收，竟把江枫给挟了起来。

看她那纤纤柳腰，柔弱娇躯，挟起江枫这么一条大汉，竟是行若无事，走到了壁角之处，用手一推，墙壁间竟然裂现出一座门户。

江枫双目微闭，任凭摆布。

那是一处很小的密室，有一张木榻和两张木椅。

梅花把江枫放在木榻，突然叹息一声，自言自语他说道：“你是个令人动心的男人，希望你没有骗我，你不是很想亲亲我吗？”

伏下身子，轻启樱唇，竟然送上了一个长吻。

可惜江枫穴道被点，美女投怀，香唇送吻，他却一点也无法享受。

良久，梅花才缓缓站起身子，低声说道：“田玉，好好的睡一会，我会尽快来看你的。”掩上密室之门，快步而去。

这那里是风月迷人的销金窟，简直是一座要人命的黑店，到处都布有密

室、机关……。

江枫挺身坐了起来，摇摇头叹口气，忖道：“我在洛阳居中是管理饭庄的副总管，竟然不知道这梅花厅中有这么一间密室，在这里，她们可以不露痕迹的为所欲为，梅花厅中有，那菊花厅、荷花厅、桃花厅，是不是一样呢？”

惭愧啊！惭愧，我江枫一向认为自己是相当聪明的人，但我花了几个月，竟对四季花婢一无所知。”

他站起身子，伸动一下手脚，盘坐在木榻上闭目调息。他虽然及时用“移穴换位”的上乘内功，移开了穴道，但梅花那一指力量相当的重大，被指力点中之处，竟然隐隐作疼。四季花婢中属梅花最美，但也属她下手最狠，心地最毒，迷惑人心的魔功最深，也许，这丫头才是真正统率洛阳居的首脑人物……。

忽然间，江枫想到了青凤，那个风靡长安的歌女，以她造成的轰动来说，是强过梅花千百倍了……。

难道，她才是统治洛阳居的首脑。

江枫有点后悔了，过去，竟然忽略了青凤……。事实上，也忽略了四季花婢……。

江枫摇摇头，付道：“幸好是发觉及时，否则，七宝和尚等一行人，就算能避过邓飞观察，却又如何能逃过这四季花婢的暗算。

以今夜梅花的行事方法而言，她们都是只求目的，不择手段的人。

她们狠毒、明快，行事迅速，完全是训练有素的杀手作风……。

江枫心中大大地一震，忖道：“难道这些人，也兼任杀手的工作不成……”可怕呀！灯红酒绿的洛阳居。

可怕呀！娇娇美女蛇蝎心……。

江枫思绪如潮，无法再运气调息。

一番深长的思虑之后，也坚定了以激烈手段对抗四季花婢的决心。

不知道过去了多少时候，江枫听到了步履声息，急急的躺在床上，闭上双目。

暗室门被打开，梅花姑娘轻柔地行了进来。

火光闪动，暗室中竟然亮起了一支火烛。

梅花娇艳的脸上，带着五分酒意，玉掌轻挥，懈开了江枫被点的穴道。

江枫睁开双目，挺身坐了起来。

他装作得很好，一向心细的梅花，竟然没有瞧出破绽。

“ 田玉…… ”梅花温柔的说道：“ 说实话吧！你究竟是干什么的？ ”

“ 唉！你会点穴法，我知道那是一种很高深的武功…… ”田玉叹息一声，接道：“ 我也跟张师父练过几年武功，只可惜他不会点穴法，没有传给我们。”

梅花微微一笑，道：“ 谁是张师父？ ”

“ 杭州大山武馆的张师父很有名气…… ”田玉道：“ 我跟他学了三年，练过大洪拳、小洪拳，三两个年轻人，也近不了身，我只有这些本领，现在，全部都说出来了。 ”

江枫不知道杭州是不是真有一座大山武馆？但梅花也不知道，所以，梅花相信了他说的话。

他虽然装的有些幼稚，但他魅力四射的男人气质，更加强烈。

那是先天的条件，加上后天的训练，培养出来特别气质。

所谓后天的训练，就是一种武功，一种把本身魅力完全发挥的武功，它

不算正派的武学，但却是一种非常有效，实用的工夫“惑心术”。

它具有对抗“迷魂大法”和“内媚术”的力量。

而梅花姑娘就是习过内媚术和“迷魂大法”，很有成就的漂亮女人。

所以，梅花姑娘在洛阳居中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，她发觉的

可疑男人，就很难逃过她的媚力迷惑，不是吐露真言，就是拜服在石榴裙下……

但梅花姑娘是冷酷的，恶毒而多情的，被她征服的男人，不是被暗中处决，就是被悄然送走……。

那些人都是武林中的人物，至于一般的商旅客人，除了慕名指定梅花姑娘陪酒之外，梅花是尽量逃避，逃避不了，也摆出了一副冷若冰霜的面孔，使人很难亲近，顶多能敬敬酒，碰碰手，说几句俏皮话，过过干瘾……。

但遇上了江枫，梅花竟然有点把持不住。

当然，这就像两个大老千碰上了头，大家各凭道行出千，输的一方，一定会尽出所有，输得很惨。

梅花感觉到情形有点不对，因为，她在陪客人喝酒时，竟然心神不定，偏巧今夜的客人，又是官府中人，也是他们不能开罪的人。

她被客人纠缠，却又一脑子田玉的影像在晃动，无法冷静的应付，这就便宜了那位客人，搂搂抱抱，上下其手，大大被折腾了一阵，梅花逆来顺受，只好闭上双目，把对方幻想成田玉，任其轻浮。

这就羡煞了旁观的客人，认为梅花今晚上冰河解冻，刘师爷的艳福不浅。

刘师爷是长安府的刑名文案，在长安也算是很有权势的人物。

梅花用了最大的耐力，忍受到酒宴终了。立刻如渴骥奔泉，回到梅花厅中，掩上房门，行入密室，点起灯火，解开了田玉的穴道。

“我相信你……”梅花伸出纤巧的玉手，握住了田玉左手，柔媚地笑道，“你只是听他们说起我，就能画出了那幅很像我的画像，真的叫人感动……”缓缓偎入了田玉的怀中。

田玉似是很胆小，美人入怀，他竟然不敢用手去抱，反倒是梅花的右手，伸了上来，紧紧地抱住了田玉的肩头。“田玉，你不是很喜欢我么？为什么不抱住我……”“我不敢，我不知道还要多少黄金……”

梅花娇媚一笑，道：“田玉，你真是傻得可爱，梅花姑娘的身体，岂是黄金能买得到的？”

“黄金也不成啊！那要……”

“唉！田玉，你是真的不懂呢？还是在故意装作……”梅花尽量使声音变得温柔。

“我被你吓怕了……”田玉说，“你可以出手点我的睡穴，也可以出手点我的死穴……”

“原来你担心我会杀了你……”梅花娇媚一笑，道，“不会的，现在，就是你骗了我，我也舍不得杀你了。”她虽有强者的姿态，但内心中却已经彻底的溃败，她已完全屈服在江枫的锐力下。

江枫开始反击，梅花已完全失去了自制的能力，她宽衣解带，全力奉献了自己。

梅花迷失了，十几年修炼的内媚术，也完全失去了作用，就在密室的小床上，睡熟了过去……。

醒来时，已腊烛成灰，开启的密室木门，隐隐透入了天光。敢情天色已

亮。

梅花震惊极了，这是从未发生过的事情，急急一跃下床，才发觉全身未着寸缕。

她忽然发觉了自己的胴体，竟是如此的美丽，曲线玲珑，冰肤玉肌，不禁生出了一股自惜自怜的心情……。

脑际间又泛现出田玉的影子，那带着稚气的英挺男人，一宵情丝，竟然深深的盘居在她的心里。

她缓缓穿上衣服，掩上密室，步出了梅花厅。

这里是她迎客陪酒的地方，那座密室，是她逼问口供，处置敌人的所在，不是她的卧室。

梅花从没有在那密室中休息过，昨夜，也是第一次，睡那张小小的木床。

晨风拂面，随时都花香浮动，只是清晨的花气，更觉逼人梅花伸展了一双臂，摆动一下柳腰，顿觉精神一爽。

“是梅花姑娘么？！梅花心神一震，转头看去，只见总管邓飞正缓步行了过来，一对碧光闪动的魔眼，不停的上下打量，似是要从梅花的身上，捕捉住一些什么？”

“总管早啊！……”梅花镇静一下心神，挤出一脸笑容，道，“小婢昨夜侍客，多饮了几杯酒，竟在梅花厅中睡熟，刚刚醒来，正准备回房休息。”

“你吃醉酒了……”邓飞低声说道：“四季花婢中，属你的成就最高，怎会被人灌醉呢？”

梅花神色一冷，道：“总管对我了解多少呢？偶而放量，多饮了几杯酒，也不算什么大事啊！”

邓飞脸色一变，冷冷说道：“看来，我这个总管，实在是管不了什么？你们平常对我的敬畏，全都是装出来的，是吗？”

梅花道：“总管既是如此来想，小婢也是无可奈何了？”

神情冷淡，确然没有把总管看在眼里。

“梅花，你好大的胆子……”韩霸突然出现，大步行了过来，道，“顶撞总管，该当何罪？”

梅花抬头瞧瞧韩霸，冷然一笑，道：“韩副总管，是专门管理我们的顶头上司了？”

韩霸道：“你们连总管都不放在眼中，那里还会把我这个副总管摆在心上。”

“我们听命行事，可是也要有一个限度……”梅花道，“事实上，你们只是保护我们的人，你们的责任，是维护洛阳居的安全，使客人往来，都能平安无事，使这里能顺利营业，至于管理我们四季花婢，老实说，你们还不够这个身份！”

“看来，这里复杂得很……”邓飞说，“我受命为洛阳居总管时，授有全权，负责洛阳居中的事务，当然，也包括管理所有的人。”

“不错，洛阳居的人，是由你总管指挥，那些人包括了男、女侍应，镖手、工人，但你却管不到四季花婢……”

梅花微微一笑又道：“我们来自内宫，根本是另一个系统，我们来这里，是帮你们的忙，应该是贵宾的身份，你可以不相信我的话，不过，总管可以请示啊！你会很快得到答复。”

韩霸心中一动，忖道：“这个组合果然各有系统，只是不知道他们在哪

一个阶层合而力一……。”

心中念头转动，口中却冷冷说道：“梅花，也许，我和总管都是后期投效的人物，不是你们正统弟子，但洛阳居是一个单位，总该有一个领导人物，所谓天无二日，如若都像你梅花姑娘一样，超然于外，独树一帜，成何体统？”

梅花点点头，道：“说的有理，所以，我们已尽量和你们配合，平日我们对总管和你韩副总管表现的敬意，大概还过得去吧！此刻，没有外人，把彼此的身份说个明白，以后，大家才能处的更为和睦。”

韩霸无法作主了，回头望着邓飞。

邓飞叹口气，道：“我会问明白这件事情，早知这洛阳居中的总管，是这样一个窝囊的角色，邓某人也不会接受这个工作了。”

“总管也不用妄自菲薄，那些镖手，都是优秀的正统弟子。……”梅花说，“那些侍应伙计，也都有着相当高明的身手，这些力量，足可以抵上武林中一个中等门户。”

“你年纪不大，对江湖中的事务倒是知道的很多啊！……”韩霸冷厉的脸上，泛起难得一见的笑容，接道：“此后，还望姑娘多多合作。”

“我会的……”梅花微笑道：“像过去一样，保证使你韩副总管满意。”

“好！姑娘请去休息吧！……”韩霸转向总管邓飞说道：“属下回来时，天还未亮，却发现一个年轻人在这里走来走去，属下把他抓住了。”

邓飞道：“问清楚他的身份？如无可疑，就放了他，如是可疑，就把他暗中处决掉了。”

“是！”

韩霸恭恭敬敬的应了一声。

邓飞道：“等一下，咱们一起早餐。”

“属下遵命。”

韩霸表现出了无比地恭谨。

邓飞转身而去。

韩霸也举步向前行去。

但觉微风飒然，梅花突然出现韩霸的身前。

“姑娘好高明的身手，在下自叹弗如了？”

“副总管言重了……”梅花陪上一脸微笑，道，“副总管抓了一个年轻人？”

“是啊！他天不亮就在这里转来转去，形迹十分可疑？”“他叫什么名字？”梅花低声的问。

“我还没空问他……”韩霸奇道：“梅花姑娘怎会关心这等小事？”

“只是随便问问，……”梅花道，“他长的什么样子？”“好像很年轻，老实说，我一下就点了他的穴道，根本还没有仔细的看他一眼……”

“现在何处？”梅花急急地问。

“被我关起来了……”韩霸道，“等一下，我会去问问他，如果不是江湖中人，我就立刻放了他。”

“副总管，我可不可以去看看他？”

“这样吧！早餐之后，我派人把他送到你那里去，如果姑娘不认识，再交还给我处决他。”

“如是我认识呢？”梅花泛上了两颊羞红，垂下眼帘，不敢看向韩霸。

“那当然由姑娘发落了……”韩霸微笑说，“姑娘是我们洛阳居中的贵

宾啊！”

“韩副总管，不管他是不是我认识的人，梅花都会记着你这份情意，日后，我必以千倍的恩情报偿。”

“小事一桩，在下和总管一起吃过早餐后，立刻就把人送去，包管他毫发无伤。”

梅花口齿启动，欲言又止，躬身一礼，转身行去。

情这东西，直叫人生死相许，像梅花这样受过严格训练的杀手人物，一旦动了情，竟也和一般的少女一样，羞羞答答，欲语又止。

韩霸赶到邓飞的住处，邓飞已摆上了早点等候。

“韩某约请的几位朋友，都已答允来此助总管一臂之力。”

邓飞点点头，道：“都是些什么人？”

“七宝和尚……”韩霸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，“想不到他竟然一口答应。”

邓飞似是被火烧了一下，突然跳了起来，道：“这个，不太好吧！道不同怎相为谋？七宝和尚是方方正正的人物，愿意来洛阳居，只怕是别具用心？”

“至少，他会全力和我们合作，唯总管之命是从……”韩霸说，“这些年江湖人早已经忘却本来，黑、白两道，也已经混淆不清，七宝和尚答应易容改扮，掩去和尚的身份，显然是，他没有什么地方可去。

总管不妨仔细想想，洛阳居中有那一股力量可为我们所用！搬着指数一数，只有我们两个人，七宝和尚和他的几位朋友，愿意投效总管，至少我们在洛阳居中，可以占得稳一些，总管也有可以派上用场的心腹人了。”

“还有些什么人？”

“我没有仔细地问，不过，七宝和尚说的很明白，他们都有相当的身份，也不便以真面目投入洛阳居中，所以，他们都经过易容，或是戴上人皮面具，但他们得对总管绝对忠诚……”韩霸说，“我告诉他们说要请示总管才能决定，他们还在等我回音？不过……”

“不过什么？……”邓飞低声问道，“他们是不是附有条件？”

“条件倒是没有，但他们明白不论如何易容，也逃不过总管一双神目，他们都知道总管有过目不忘之能，有洞穿易容改扮的眼力，……”韩霸也低声回答，“他们准备和总管见面之后，自白身份。”

这顶高帽子不着痕迹，听得邓飞心中舒坦至极，笑一笑，道：“这话倒是不错，天下最好的易容手法，也逃不过我这双眼睛。”

韩霸道：“总管是不是同意了昵？”

“万一引狼入室，日后要我如何交代……”邓飞说，“我看这件事，还得慎重的想想。”

“杀王龙已种下大祸之因……”韩霸道，“现在最重要的是，如何建立起我们自己的力量，今日梅花姑娘那番话，总管当还记忆清楚，洛阳居小小一个据点，系统庞杂，各自为政，你真正能管的，只有我韩某一人，我对内情知道不多，但总管也好像知道的有限，我们随时有被解职拘押的可能，……”

邓飞点点头，道：“不错，不错……”

韩霸道：“我不知道总管作何打算，我是绝不甘束手就缚，到了要命的时刻，我会全力反击，能走就走，走不了，也要拼搏至死，一旦被擒，那就生不如死了！”

“嗯！……”邓飞道：“说的有理，宁可战死，不能被擒，我知道他们对待叛逆的手段，真叫人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……”

“所以……”韩霸说，“投靠总管的人，能和我们全力合作，最为重要。”

“好吧！你带他们来，我们尽力掩护他们，但也作作最坏的打算……”

“是！……”韩霸站起身子道，“今晚上，我就带他们来见总管。”

邓飞点点头，韩霸告辞而去。

韩霸取下人皮面具，恢复了本来面目，带三分惊怯容色，推开了梅花的房门。

梅花住的地方不大，只有一房一厅，厅中小桌上，已摆好两份点心，梅花正呆呆的坐着出神，抬头见田玉面惶惊怯地的缓步行来，立刻一跃而起，先探首向门外四下瞧瞧，才顺手掩上房门，拉着田玉在木桌旁坐下。

无限惜怜的说：“你真是我命中的魔星，受苦了没有？”

田玉摇摇头，道：“没有，我早晨出去散散步，不想被人一下子点中了穴道，我真是太没用了。”

“唉！你连什么人点了你的穴道，都没有瞧清楚吗？”

“他点的晕穴，我一下子就晕了过去，那里还瞧到什么人点我的穴道，不过，送我来这里的人，自称姓韩，他说是你的朋友，你要他救我出来。”

梅花点点头，道：“这么看来，他还是真够朋友，饿了吧！快些吃点东西，我得想想看怎么安置你？”

田玉摇摇头，道：“不用费心了，吃过东西，我就走！”

“走！”梅花呆了一呆道，“到哪里去，你要就这样离开我吗？”

自名田玉的江枫见梅花一脸惊诧之色，亦为之心中一动，忖道：“看样子这丫头真的一头栽了进去，她习过迷魂大法，怎的定力竟如此之差，还是这‘惑心术’太过霸道？”

“我要回到客栈，整理行装。我不能永远留在长安。梅花……”田玉说，“嫁给我吧！跟我回杭州去，我们在西湖岸边，盖一幢房子，那里风光明媚，尤胜长安。”

前面两句话说得似甚决绝，但后面又深情款款，梅花姑娘听得是又气又急，娇声嗔道：“你明明知道我不能离开这里，如何能去杭州？”

“那该怎么办呢？……”田玉叹口气道，“总不能让我留在这里吧？”

“为什么不能？既是无法分开，我又不能跟你南下杭州，你只有留在长安了。”

“这里太危险，随时都可能被人一下杀死，我知道你可以保护我，但你总不能时时都守在我的身边吧！”

田玉流露出无限的畏惧、哀伤。

梅花两道冷厉的眼神，盯注在田玉的脸上，凝视了良久，冷厉的目光，变化出无限柔情，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唉！你怎么这样窝囊，没一点丈夫气概……”

“我只是一个贩卖绸缎的商人……”田玉说，“不是闯荡江湖的绿林好汉，但你们这洛阳居却不像一般的歌坛饭庄，好像很多人都会点穴手法，那是第一流的武功，就说你吧，看上去娇弱温柔，但你却一身好武功，把我这个大男人全不放在眼中，一抬手、一投足，就能要了我的命……”

梅花忍不住嗤的一笑，道：“你呀！你还好意思自称是大男人啊……”

田玉微微一怔，道：“我不是大男人，是什么？”“是……是处处要人怜惜，照顾的小丈夫……”梅花忽然纵体入怀，紧紧抱住了田玉，接道：“我

不让你走！我舍不得离开你，我自己也不明白，怎么会爱上了你这绸缎贩子，而且，动了真情，田玉，留下来陪我，我受不了离别的相思痛苦……”“那就跟我走啊！梅花，你是我见到过最好女人……”

“只是漂亮吗？……”梅花在田玉怀中仰起了脸儿，娇媚横溢，动人极了，田玉也不禁心神一荡，赶忙吸口气，镇定下心神。

“当然，你还有很多动人之处，别的女孩子，难及万一……”田玉说，“所以，我真的希望带你回去……”梅花接道：“我真有那么好处吗？但我总觉得抓不住你的心……”

“可能是我心里有些畏惧，有点怕你，所以，有些话，我不敢说出来……”

“你心中想什么？就说什么。……”梅花说，“我好希望你坚强起来，你可以骂我，甚至出手打我，我都不会怪你，我会学着顺从，作个要丈夫怜爱的小媳妇……”

“那就跟我走吧……”田玉果然振作了起来，接道：“他们要多少银子，我可以凑凑看，如若不够，我回去把田产房子一起卖了，只要能赎你之身，我是不惜所有。”

梅花有点感动地笑一笑，道：“傻哥哥，不是多少银子的事，而是我根本不能离开这里？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……”田玉提出了心中的疑问。

“因为离开这里，我们都不能活下去……”

梅花默然说道：“会有很多武功高强的人追杀我们，只恐怕还没有回到杭州，我们已经没有命了？”

“你武功那么好？还有人能杀了你……”田玉道，“那些人是不是洛阳居的保镖？”

梅花缓缓站起身子，理一下鬓边散发，冷然一笑，道：“洛阳居中人，能够杀我的，大概还没有，唯一的可能人是洛阳楼的青凤……”

“她！那个轰动长安的歌女，也是那么娇娇柔柔的，这怎么可能吗？……”

梅花道：“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有能力杀我，她只是唯一的可能人选，我怕的是别人……”

她真的跌入了爱情的漩涡中，无意中透露出很多的隐秘。

“我就不懂了，除了洛阳居外，还有什么人会追杀我们，和他们全无关连啊！”田玉满脸不解的神情。

“江湖中事，你懂得太少了……”梅花叹息一声又道：“像我这样一身高明武功的人，怎会沦落在风尘中，陪酒卖笑，任人轻浮呢？我今年十九岁，却学了十二年的武功，难道作一个卖笑酒女，还要下如此大的本钱吗？”

田玉摇摇头，道：“是啊！我这里真有些想不明白呢？”

“人生难得糊涂，不要太明白，但我说的却是句句真实，我一人打不过他们，也许还能逃走！但你却是没有一点生存的机会……”梅花苦笑一下又道：“我真的爱上了你，怎能忍心害你，但我不甘心就这样分手……”

她真的想不出两全其美的办法，双眉愁锁，凝神静思。

田玉道：“我也有些舍不得离开你了，这样吧！我先回客栈去，料理一下事情，明天中午我再来看你？也许，那时，我们已经想出了解决事情的好办法？”

梅花心中明白，田玉实不宜在此停留，点点头，道：“好吧！但你一定

要来啊！”

“绝不会超过明日午时……”

田玉缓缓站起了身子。

“等一下……”梅花拉开妆台的抽屉，取出一叠银票，道：“这是我存的私房钱，你拿去，明天来这里，不要太小气，能在洛阳居中，找梅花姑娘陪酒的人，都是一掷千金的豪客。”

田玉呆了一呆，道，“我怎么能要你的钱……不行……”

“心都被你偷去了，还分的什么你我，金银财富，都是身外之物，再说，我留着这些钱，也没有什么用处，……”

梅花拉起田玉的手，把银票交到田玉的手中，接道：“带着吧！这里的花费太大，不是你负担得起，更重要的是，我要让你明白，梅花的情爱，身体，不是甲金钱能够买得到的。”

田玉数了一下，十三张银票，加起来有五万三千多两银子，真是吓人一跳的大数字。愣了一下，道：“这么多，我……我……你什么都不用说了，好好的想想看，如何的留在长安，能让我每天看到你，快些走吧！这里不宜多留……”

梅花推着田玉离开，顺手掩上了房门。

原来，她听到传来的步履声，有人正向这边行来。

风雪小馆的地下密室中，坐满了人，七室和尚、胡萍、段九、胡元、郭天同、张四姑、吟雪、吟霜、钱缺、江枫，围坐在一张大圆桌的周围。

江枫神情肃然，目光如电的环顾了群豪一眼，道：“今晚上，我就带诸位进入洛阳居，一切按预定的计划行事，邓飞杀了王龙之后，已感受到人孤势单的压力，我相信他会接受我们的安排。”

钱缺接道：“邓飞不是平庸之辈，洛阳居中，仍有着无法估算的实力，一旦他翻脸变卦，你们岂不是陷身重围之中。”

“所以，我决定提前行动，如没有邓飞的合作，我们很难在洛阳居中立足，但也有应变的打算，如若邓飞不肯合作，那就立刻行动，杀了他取而代之……”江枫双目神光湛然，冷厉的接道：“冬婢梅花，武功之高，大出意外，可能是洛阳居中最难对付的高手之一……”

“梅花的武功，比起秋花双婢如何？”张四姑道，“咱们要谋定而后动，先要安排好对付她的办法。”

“高过秋花双婢很多，真要形成敌对之势，先要除去她……”江枫道，“不过，他们派系纷杂，所以，王龙被杀一事，到现在还无人追查，诸位混入洛阳居后，先要了解情势，定出应变策略，最好是因势利导，不要硬拼，但如，一旦动手，就要一击中的。”

“江老弟，梅花只是高手之一，即是说还有更难对付的人了，老叫化想知道，那一位是什么人物，是不是魔眼邓飞？”

“不是！钱兄身兼数家之长，邓飞已非敌手，小弟说的是歌女青凤！”

“青凤……”张四姑道：“比梅花如何？”

“还没有探出她的底子，不过，她至少应该是梅花同一级的身手，也可能更为高明。奇怪的是，青凤和四季花婢，又非同一系统的人，各自为政……”江枫苦笑一下，道：“这个组合，当真是复杂得很啊？”

七宝和尚道：“山有尽处，水有源头，他们这等作法，看上去百花耀眼目迷五色，但他给了我们很多可乘之机，以后的事，只有随机应变了，好在，

大家在一起，随时可以商量。”

“对！变化难测，也无法定出尽善之策，……”江枫目光转注郭天同的身上，接道：“韩霸的口音、举止，郭兄都熟悉了吧？”

“在下已尽了心力……”郭天同道：“只恐怕还无法学到维妙维肖。”

“大姐的人皮面具，是否已经完成？”

“你提前了两天，只有现在加工赶一下了。”张四姑笑道，

“大概不会有违方命吧？”

“大姐辛苦……”江枫目光转注到钱缺的身上，接道：“秦八公是否愿意合作？”

“出人意外的顺利，老叫化发觉了江湖中人心未死，他们早有了准备，隐藏了一批很大的实力，少林、武当，都有高手参与，秦八公是领导人物之一！老叫化疗治好他的伤势，他也把老叫化引为知己，尽吐胸中之密。”

“好极了……”江枫有些振奋地道，“关洛道上如此，想来别处亦有心怀忠义的江湖同道，在暗中结合成反抗力量，吾道不孤矣！只要顺利地掌握了洛阳居，咱们就有反击的机会了，至少，可以揭开他们一层神秘外衣。”

张四姑道：“兄弟，你再把分派各人的工作说明一下，大家再作一些准备，就可以行动了，我先告退，把你面具赶出来。”

“大姐，小弟的心中感激，区……”

“感激我，摆在心里就好，倒是大姐有件事没有帮你办好……”张四姑叹息一声又道：“吟雪、吟霜的快速易容手法，尚未学好……”

“张姨！好像我已经学得差不多了，大概可以派上用场了……”吟雪说：“妹妹比我还聪明，应该比我学得更好些。”

张四姑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差一点就会破绽百出，颜色调错，就是使脸色和肤色大不相同，一眼就可以看出毛病……”

江枫接道：“大姐说的是，雪、霜两位姑娘，暂留大姐身侧，坐镇风雪小馆，接应八方，大姐，这又是一件很艰苦的任务啊！”“我只能说尽力而为，事情办不好，大姐会拿性命顶上……”张四姑的语气很平静，但字字如金玉撞击，豪气干云，听得老叫化、段九等心神震动，只觉她侠肝义胆，尤胜须眉。

但江枫明白，张四姑这番肝胆相照的豪语，包含了无尽的情爱，这位一生未侍男人的奇女子，在年过四十，青春将尽时，却遇上了江枫这个习练异术的男人，搅乱了她的心，也引燃了她深藏心底的情焰，烧的她重出江湖，情甘效命。

“大姐……”江枫的心中有三分惭愧，七分不安地说：“这是一场豪赌，武林命脉能否延续下去，全在我们这一击之中，小弟不知道，这一战，要死伤多少的英雄豪杰，留下多少悲伤憾事老叫化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江老弟，人生一世，草长一秋，生死等闲事，当付笑谈中，老弟，世无百岁英雄，大丈夫当留一份去思……”

“老叫化说的对，血泪酬知己，伤情付流水，夕阳无限好，何苦愁黄昏，你们坐坐，我要下厨去，作几道拿手的好菜，让诸位尽一餐之欢。”

张四姑转身而去，双目中浮动莹晶的泪珠。

这位江湖奇女子，也终于忍不住了，幽幽愁怀，无限情伤！

人生啊！竟是如此惆怅无奈。

吟雪、吟霜，看看江枫，同时站起，道：“张姨！我们帮你。”

“好啊！丫头，来学学张姨的烹饪手法，只要得我十之六七，保证能把男人拴住。”

吟雪、吟霜本是纯洁无邪的少女，但这些时日之中，张四姑却告诉了她们太多的事，使两位冰雪聪明的小姑娘了解到江湖的险恶，也使她们开始留心去观察身边的事务。

她们发觉了江枫。

江枫不是那种面如敷粉的俊俏人物，但他那股刚毅的神韵和英挺之气，形成了一种特有的男人魅力。

两个小姑娘一遇上江枫，总是忍不住多看几眼。

听说学好了烹饪术，能把男人拴住，二女同时回头看了江枫一眼，忍不住微微一笑。

张四姑却瞧的心头一震。

平心而论，江枫并没有施展惑心术引诱二女，以利用她们全心效命，相反的还有点逃避的用心，从不单独和二女相处。

说二女动了情，也未免言过其实，她们纯洁的心灵中，只感到江大哥很有英雄气概，江大哥很可爱，很想和江大哥相处一起。

两个小丫头慢慢地步入人情网，但她们却全不自知。

江枫没有留心二女，也没有看到她们临去秋波的回眸一笑，却转向七宝和尚，研商混入洛阳居的细节。

酒肉和尚是大智若愚的人，江枫的计划，他很快的全盘领悟，点点头，道：“和尚想不出好主意，却保证能执行你江老弟的计划，不过，和尚有一点想不出明白，郭天同易名韩霸，取代你的副总管，你老弟随时可以离开洛阳居，和老叫化子见面，身外化身，里外兼顾，办法是十分高明。

不过，你回到洛阳居，再以韩霸身份出现时，郭老弟又往那里去呢？邓飞很精明，四季花婢也非等闲人物……”

“这一点，我早有计较了……”

江枫说：“我的住处有一间堆放衣物的房间，我已经布置妥当，里面可以住一个人，外面杂物遮掩，如果，没有引起他们的怀疑，大概不会有人搜查，只是地方太小了一些，要委屈郭兄弟“只要有一席之地，能让我容身足矣……”郭天同道，“只是进出之间，是否方便吗？”

“那倒不用担心，就在我住的房内，我们身材相差不多，我已准备好了很多相同的衣服。”

“这就好，郭某人会全力以赴。”

七宝和尚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江老弟，你不但胸有成竹，而且，早已有了准备，好！咱们吃过易花手的精美佳肴，就易容动身。”

老叫化突然说道：“江老弟，你要不要见秦八公？”

“当然要见……”江枫道，“而且，还要说服他假意和邓飞合作，互通声息！”

“可是，你已经见过他了……”老叫化道，“秦八公的气量不大，如果他认为你我勾结耍了他，只怕心中会有芥蒂？”

江枫点点头，道：“所以，我见他时，会以韩霸的身份出现，邓飞不是任我们玩弄于掌股之上的人物，他不和秦八公当面谈过，绝不会听我一面之词。”

“这么说来，老叫化也得改扮一下了？”

“那倒不用……”江枫笑一笑又道：“正要用你老前辈的威名，才能让邓飞信服。这中间大费思量的是，不能让邓飞完全了解我们人实力，也不能空口说白话，不让他看到一些斤两，他不会相信，这中间得用些心机才行。”

“这件事，由老叫化和秦八公商量一下，选几个有一定分量的人物和你们见面。”

“好！去说服秦八公，我等你的回音，明天晚上，希望能把消息传入风雪小馆，四姑有一套连络方法，不用人现身，一样能传递消息。”

“唉！老叫化应该立刻走的，但错过易花手这顿饭，我会遗憾终身！”

“吃过再走嘛！……”江枫道，“急也不在吃顿饭的时间，我耽心的是秦八公对你生出误会，来个翻脸不认人……”

七宝和尚接道：“只怕他们会杀人灭口，老叫化，现在的江湖情势，和过去大不相同了，大家都在暗中行事，勾心斗角，不像过去那种光明磊落的行动，你要当心！他们如若真对你起怀疑，那就会不计手段的杀了你。”

“对！看起来，最安全的地方，反会最为危险……”江枫转眼看着七宝和尚又道：“大师有何高见？可保钱前辈的平安？”

老叫化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诸位提醒了我，老叫化自有应付之道，两位不用为钱某安危担心。”

“但我们关心江湖大局的变化……”江枫道，“我知道老前辈视死如归，但你可曾想过，你死了，谁能顶上你那份工作，我们需要的是成功的英雄，不需要豪壮的烈士，前辈要珍重自己。”

“是是是……”钱缺的脸上泛起了一阵羞惭又道：“我会小心应付，会和易花手张姑娘研究一下。”

“对！有备无患，洛阳居中的情势稳定下来，我就到风雪小馆来恭候佳音。”

“需要帮助时，我会向张四姑提出要求，不过，老叫化将尽量动之以诚，希望能取得秦八公的信任。”

“行了……”七宝和尚微微一笑，道，“老叫化只要把暴躁脾气压一下，办事能力，绝对可以信赖。”

老叫化听得心头一震，暗道：“原来他们是怕我脾气毛躁，误了大事。”

吟雪、吟霜，送上了精美的酒菜，两个如花似玉的小姑娘，笑意迎人，一点没有捧酒、送菜的委屈感觉，大家赞佳肴可口，两个小姑娘也跟着叫好，而且，还说在厨房早已偷吃了很多。

果然是心中无贵贱，贫富皆一般的纯洁少女。

邓飞要江枫带七宝和尚在住处见面，那是一幢青砖砌成的三合院，江枫也未到过的地方。

七宝和尚打量了小客厅一眼，不见外人，突然取下包头的黑巾、假发笑道：“我是七宝和尚，久闻邓兄大名，今日有幸一会。”

邓飞颌首微笑，江枫暗暗赞赏道：“好一个胸藏锦绣的大和尚，一下子就拉近了距离，引入正题。”

“江老弟告诉我……不对，不对……他现在应该是叫韩霸……”七宝和尚有些失措地说。

“不要紧……”邓飞低声安慰着七宝和尚，道：“江枫已经告诉我他杀了韩霸冒名顶替的事，江老弟和我是同一在条船上的人“这就好，这就好……”七宝和尚道，“他告诉我说，你邓总管需要几个忠心效命的人，武

功要好，胆子要大，整天有酒喝，月月有钱拿，和尚虽然跳出三界外，但却未戒酒肉……”

“好！你带了多少人来？”

“连和尚算上，一共四个人。”

邓飞点点头，道：“我想他们也都是江湖中有名望的人，我不问他们的身份了，我相信江老弟……”

江枫接道：“总管放心，时机适当时，他们自己会告诉你。”

邓飞微微一笑，目注七宝和尚道：“大师，为了掩人耳目，还是戴上假发……”

“这个，和尚早就想好了，我法号七宝，俗姓干脆姓齐，和尚出家时，排行第四，就叫齐四如何？”

“成！就依大师的安排……”邓飞道，“随来的三位，也由大师率领，算是洛阳居中一组镖手，不过，直接由我和韩副总管指挥，你每月支俸银二百两，随来的三位，每人月支一百五十两，不知道够不够用？”

“够了！够了！……”七宝和尚道：“我能不能带着他们四下走动走动，了解这洛阳居中的形势，一旦总管有所差遣，应变上就方便不少。”

“可以，我马上发给你们镖手的腰牌，不过，有两个地方，不要太接近……”邓飞道，“西北角的栖凤楼，和西南角的迎宾阁。”

“这两个地方是……”七宝和尚一脸茫然的问了一句。

对他的装作功夫，江枫心中佩服极了。

“栖凤楼住的歌姬青凤，迎宾阁经常有贵客借宿……”邓飞道，“我想你应该明白了。”

“是是是！完全明白了。”七宝和尚连声应着。

邓飞接道：“我已交代他们为四位备好了下榻之处，你们去看看，合不合意？”

举掌一击，一个二十四五的黑衣精悍少年，出现厅中。

七宝和尚已戴好假发，道：“齐某告退。”随着那黑衣少年离去。

目睹七宝和尚背影远去，邓飞苦笑一下，道：“江老弟，这些人靠得住吗？”

“应该靠得住的……”江枫道，“他们的处境，非常艰困，老实说，江湖虽大，他们已很难找到一席之地，总管提供给他们安乐之居，高俸、美食，他们为总管效命，正是各得其所。”

“他们是被人追杀吗？……”邓飞苦笑一声又道：“如果当时能忍一口气，不杀王龙，也不会闹成今日这种局面了！”

江枫心中暗道：“他不是正统弟子，但却能有今日这种身份，必有特殊的原因，他知道的内情，定然很多……”

心中念转，口中却应道：“也许那王龙早有除去总管的打算邓飞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他们早想除了我？”

江枫道：“如果没有人授意，王龙怎敢对总管有所不敬，至少，也会保持个表面的敬意。”

邓飞道：“唉！事已至此，也只好走一步说一步了，关于七宝和尚等一批人，怎会无立足之地，他们被什么人所追杀？”

这一次江枫没法子打马虎了，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好像是一批组合严密的杀手，武功博杂，身份诡密，因为属下不敢追问下去……”

“为什么不问个清清楚楚呢？”邓飞道，“七宝和尚是极受白道敬重的人物，形迹可疑！”

“属下担心追杀他们的就是我们这个组合中人……”江枫道，“一旦问到关键处，属下不知如何接口了……”

语气一顿，又道：“属下斗胆，请教总管几句话？”

邓飞道：“好！你说。”

“如果杀王龙的事发，我们这个组合，会不会追杀总管？”

江枫这几句话问的很大胆，也正击中了邓飞的疼处，邓飞脸色沉重地说道：“希望不会，但也不能不作最坏的打算。”

“对！七宝和尚这几个人，就是我们反抗的力量，……”江枫道：“如不甘心束手就戮，那就放手一战！”

“你认为这一点微末的力量，能够抵抗么？……”邓飞苦笑一下又道：“那是萤火之光和日月争明，不堪一击。”

“总管也不用太过自谦，我们就算打不过，可以逃吧！……”江枫放低了声音又道：“七宝和尚等逃过追杀，总管绝不会输给他们，再说他们已有逃避追杀的经验，可以用作借镜。”

邓飞似是被说服了，竟然点点头，道：“说的也是，打不过，可以逃，逃不掉，就拼个死活，绝不能被生擒活捉。”

江枫道：“总管，这洛阳居中的镖手，人数不少，武功也不错，他们年轻敢拼，是一股相当大的力量，如果收为我用，再加上总管的绝世身手，或可保住洛阳居。”

“不错，他们是一股很强大的力量，但不会被我们收用，说不定，也就是对付我们的主要力量……”邓飞道、“表面上，他们非常听从我这个总管指挥，骨子里却另有一种指挥系统，那人一旦现身，他们就不再理会我了。”

“这个人，可能就是王龙，但已为总管除去了……”江枫说，“属下仔细地想过，再没有可疑的人了。”

邓飞摇头道：“不会，那么简单，他们一定另有首脑人物！”

“会是谁呢？……”江枫道，“找出那个人，先把他争取过来，再不然就用对付王龙的办法杀了他！”

“我不知道，可能是青凤，也可能是梅花，也许是镖手之中的一个，……”邓飞说，“他们可能被一种令牌控制，也可能被一种暗语号令。”

江枫接道：“这么说来，这批人，完全不受控制了……”

“那倒不是……”邓飞道：“只要我洛阳居这个总管职位动，他们就会遵从令谕，但如我一旦去职，他们就不再认我。”

江枫道：“那就想办法保住这个洛阳居总管的位置。”

邓飞道：“怎么保？”

“不接受去职的令谕……”江枫笑道，“耍赖的办法，不离开这个职位，也不允许新总管进入洛阳居来。”

邓飞道：“听起来很玄啊……”

“反正他们决定免去你总管这个职位时，已经到了生死关头，我们用什么办法对抗，那就是我们的事了。”

邓飞道：“现在，还未见什么反应，也许他们的方法很缓和“有事情，尽早通知我……”江枫起身抱拳一礼道，“属下告退了。”

邓飞没有挽留，也没有问起秦八公的事，这倒出了江枫的意外。

回头看去，只见邓飞仰脸望着屋顶，呆呆出神，似是正在想着一件十分重大的事。

江枫心中明白，邓飞心中还有很多的秘密，这个老江湖能够在十分复杂的环境中，钻到洛阳居总管位职，当然不是个简单人物，不能操之过急，因为一旦引起了他心中的怀疑，可能会弄巧成拙，前功尽弃。

到目前为止，邓飞一切的反应，都在江枫的计算之中，他的预想中安顿好七宝和尚等四人之后，邓飞会立刻问起秦八公，那是唯一的外援力量，邓飞应该十分重视。

但邓飞不理不同，使江枫有着一种很大的挫折感。

他转身赶到了七宝和尚等下榻之处，大和尚似是早已在等候一般，立刻一挥手，胡元闪身而出。

显然是在外面放哨、戒备。

看他举止小心，江枫心中大悦，暗道：“这个酒肉和尚，确实可以担当大任的人……”

赞美的念头还未转完，酒肉和尚已开了口，道：“江老弟，情形有些不对！”

江枫心头一震，道：“那里不对了？”

“和尚到迎宾阁的附近打个转，发觉那里似是有人在暗中戒备，显然有重要人物到此。”

“看到了，还是推想出来的？……”江枫道，“这件事非同小可，不能马虎从事。”

“没有看到人，但却发觉迎宾阁四周都有人在秘密的警戒着。……”七宝和尚道，“他们虽然装作若无其事，但瞒不过我和尚，他们那锐利的眼神，不停向四周搜寻，最糟的是我和尚发觉那些人，不是洛阳居中的镖手……”

“你看得很清楚吗？……”江枫道，“那些人不是洛阳居中的人？”

“绝错不了……”酒肉和尚道，“他们的衣着不同，年龄也有很大的差距。”

但闻嗤的一声，一节枯枝，穿窗而入。

江枫冷笑一声，似要行动。

七宝和尚低声说道：“胡元传入的讯息，有人来了，而且，来人身份很高，可能就是魔眼邓飞。”

“来得好，……”江枫道，“正好把发现的事情告诉他，用不着咱们再花费精神了。”

酒肉和尚的推断不错，果然是邓飞快步而入。目睹江枫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果然在这里，……”

江枫接道：“属下是接到急报迎宾阁中情形异常，特地赶来。”

“有这等事，说说看，那方面情形异常？……”

七宝和尚道：“不少人在四外戒备……”

“是不是洛阳居中的镖手？……”邓飞道，“那些人衣着、形貌如何？”

七宝和尚道：“我不知道洛阳居中的镖手，是否也要负责迎宾阁的戒备，但那些人绝不是我们的镖手，他们衣着不同，年龄也在三十以上，所以，在下才向韩副总管报告。”喝！两人你言我语，配合得天衣无缝。

邓飞皱起眉头，来回在房中走动，道：“昨天才来了两个，难道今天又有人来，如果有随行的专人在庄处戒备，那至少也该是护法以上的身份……”

他自言自语，江枫和七宝和尚却肃立一侧，不言不语。

这等关键时刻，江枫感觉到，多言插口，不如静以待变的好。

果然，邓飞停下身子。回顾了江枫一眼，道，“这么说，迎宾阁又来了客人？”

“是！重要的客人。”江枫道，“迎宾阁，不对外营业，能够住进去的，都该是自己人才对。”

邓飞道：“过去，身份在护法级以上的人，住入迎宾阁后，第一件事，就是派人通知我，由我安排他们的食、色生活，这一次，为什么没有人来告诉我？”

江枫道：“也许，这一次住入迎宾阁的人，都是护法级以下的人。”

“不对！只有护法级以上的人，才会有长随侍从，在住处戒备……”邓飞道，“但这等大事，为什么竟没有人通报于我呢？”

“总管，此时此情，总管也不用保留什么了，有什么都该说出来。”

“好！我知无不言，你想知道什么？”

“迎宾阁是接待自己人的地方，但它受不受总管的节制呢？”

“洛阳居应该以我为首……”

“这就够了，他们不肯呈报总管，咱们可以自己去看看啊……”江枫说，“总管也该重振雄风，办几个不听令谕的人，再树权威。”

“如果，住入迎宾阁人身份很高，岂不是弄巧成拙了。”

“不会！总管掌握了主动，如何接待那人由总管临场决定……”江枫道，“一切操之在我，如果来人早就对我们有了不利的准备，那就……”

“当场翻脸，闹个不欢而散……”

“不会那么轻松吧！总管大人，拉下了脸，就来个兵刃相见……”江枫道，“等他们开始行动，还不是一样结果，为什么不争取这一点主动，先机？”

邓飞道：“我要带什么人呢？”

显然，他已被江枫说动。

“属下这个副总管一定得去，齐四带的三个镖手，也可以随行，这可以考验一下他的忠实程度，也可以测验一下他们的武功！”“两位放心……”酒肉和尚说，“我们全力以赴，只要总管一声令下，就算对方是铁打的金刚，我们也刮下它三斤铁屑。”

“好！咱们现在就去瞧瞧！”邓飞似是也被两人激起了豪气。

“总管……”江枫低声道，“再选两个镖手带上，测试一下他们是否还听从你的令谕。”

“对！……”邓飞双目暴射出碧绿的光焰，接道：“如果真闹起来，就闹它个结果出来！”

迎宾阁建在洛阳居西南一角，是一处独立的庭院，整个洛阳居，只有这里有竹子。

邓飞当先而行，直奔到迎宾阁的大门口处。

四个散布在阁外四周的中年大汉，也迅速集中在迎宾阁的大门外面，而且，动作奇快。

四个人一字排开，挡在门口，也拦住了邓飞等一行人的去路。

邓飞打量四人，年纪在三十上下，衣服的颜色虽然不同，但却是一式的长袍，面目陌生，都不认识。

“四位可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？我又是谁人？”

四个长袍人最左首的一个，指指身后的“迎宾阁”金字木匾，双目盯注在邓飞的脸上，摇摇头。

江枫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四位如是不肯让路，那就叫迎宾阁的掌柜出来。”

“来了……”一个穿着黑色长袍，留着一把山羊胡子的人，缓步行出，一抱拳，道：“迎宾阁掌柜王胜，见过总管。”

这时，四个拦住去路的人已闪到两侧，但其中一人，却转身向内行去，另外三人，六只眼睛，睁得圆圆的，看着邓飞，颇有看热闹的意味。

“王掌柜眼中还有我这个总管吗？”

“总管言重了……”王胜道，“我想不出哪里轻藐了总管？”

“这迎宾阁中来了贵宾，为什么不向本总管通报一声？”

王胜道：“总管这是欲加之罪了，住入迎宾阁中，愿不愿通知总管，悉由他们自己决定！迎宾阁从来不加过问。”

“那要你这个掌柜的做什么？……”江枫冷冷道，“知情不报，使总管的耳目失灵，就是一条不可饶恕的大罪。”“阁下是……”王胜眯着一双眼，瞧着江枫；脸上是一片不屑之色。

“副总管韩霸。”

“没听说过……”王胜冷笑一声又道：“我这个迎宾阁的掌柜，也不是洛阳居中总管派的。”

江枫道：“洛阳居中的总管，节制洛阳居范围以内的人人事事，当然，也包括了你这个迎宾阁的掌柜了。”

“那不过是名义上的廉洁，事实上，迎宾阁的人人事事，都由王某作主。”

“你是说总分管不住你……”江枫道，“更不把我这个副总管看在眼里了？”

王胜冷然二笑，道：“好像不错吧！”

邓飞大声喝道：“王胜，你好大的胆子！”

“王某的胆子，本来就不小……”

邓飞怒道：“你该死……”

江枫应声出掌，快如电光石火，邓飞下面的话，还未出口，王胜已惨叫一声，跌摔在地上，七窍血涌，命绝而逝。邓飞呆了一呆，看着地上的尸体，道：“你杀了他？”“是！他既然该死，留他作甚……”

只听一个阴冷的声音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好快的一掌，邓老弟，你罗致了这样的人才，也不向堂口呈报一下。”那声音细细弱弱、但却让每个人听得清楚，他只赞江枫的掌快，却不提王胜之死。显然并无责斥邓飞的意思。但邓飞却被弱细声音吓坏了，抱拳过顶，躬下身子，道：“是副总堂主吗？邓飞叩见你老的金安。”

他说叩见，竟然是真的跪了下去。

这就害苦了江枫和七宝和尚，只好跟着跪了下去。

江枫的修养再好，但年少气盛的毛病还有，要跪一个不相识的人，实在是一件极不情愿的事，心中犹豫不决，幸好，耳际响起了七宝和尚的声音，道：“老弟，咱们是演戏，装龙像龙，这装羊也要像羊，快跪下去，那老小子目光锐利，别让他瞧到了，小不忍则乱大谋啊！”

江枫的膝盖着地，耳际也响起了竹杖触地之声，一个身着浅蓝长衫的长者，手执青竹杖，缓步而来。

那位跑回去的中年人，紧随在老者身后。

“不知副总堂主驾临，邓飞有失远迎，祈万老恕罪。”

江枫微抬目光，发觉来人果然很老，白髯雪发，连两条垂目长眉，也一片银白，脸色倒是一片红润，只是太瘦了，瘦的全身刮不下两斤净肉来！

但握杖的右手支很大，手臂奇长，是个生具异相的老人，可惜，江枫认不出他的身份来。

“你们都起来……”

声音是有气无力，但却字字清楚。

邓飞站起身子，但江枫却感觉到他的身子在微微发抖，显是内心中的惊恐，已至无法控制。

七宝和尚亦认出来人是谁，心头亦觉震动，但他却仍能神色自若。

随来的胡萍、段九，也认出来人身份，心头跳动不已。

胡元不识来者，倒和江枫一般镇静如恒，这就叫聋子不怕雷。

邓飞带来的两名年轻镖手，也保着镇静冷漠，无动于衷。

第五回江少侠智惑青凤情

“邓老弟，你带了这么多人来，可是早就存心杀人了……。”白发老者的细弱声音中，有一股阴冷的味道。
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

邓飞心中惊恐过甚，舌头打结，我了半天，我不出个所以然来。

江枫却接了口，道：“迎宾阁的王胜，轻侮总管，知情不报，致使副总堂主大驾光临，总管亦无所知，杀王胜整肃纪纲，有何不对？”

邓飞吃惊地道：“韩副总管少不更事，请万老恕他无知。”白发老者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邓老弟，韩副总管叫什么名字？”

他一口一个邓老弟，叫的十分亲近，但不明白邓飞为什么那样害怕，声音也变得颤抖起来，道：“他……他叫韩霸！”“果然有几分霸气……”白发老者脸上泛现起一个微笑又道：“韩霸，你那一掌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没有名字，就是普普通通的一掌……”江枫道，“只不过出手快了一些，王胜想不到我会出手，就这样一掌把他打死了。”这翻话全无敬意，邓飞已想不出如何再替江枫求情，掩饰，就是七宝和尚，也觉着江枫说的太冲。

但江枫心中，却另有一番打算，如若这位万副总堂主翻脸杀人，那就一不作二不休，放手把他搏杀在迎宾阁中。所以，他双目盯注在白发老人的脸上，口气中，也没有敬重的委婉，大不了是放手一战。

白发老者似是想到了什么重要事情，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对！无招胜有招，那一掌如是早有准备，王胜必有感觉，那一击，也杀不了他，王胜的武功不弱，而且是一个非常小心的人。”

邓飞大概逐渐地定下了心，低声说道：“属下恭候副总堂主的裁示！”

“王胜不服从你的令渝，该死！”白发老人淡淡一笑，道，“你是洛阳居的总管，应该有整饬纪律的权力，……”目光一掠身侧从人，接道：“把王胜尸体抬走，不要留下痕迹。”

两个长袍人应声出手，抬走了王胜的尸体。

江枫看得心中一动，忖道：“看邓飞的畏惧，显然，这老者是一位非常杰出的人物，而且，凶名卓著，杀人于谈笑之中，但看他对邓飞的神情，却又有着庇佑的用心，莫非这老人就是邓飞的靠山，……。”

但闻那老者接道：“邓飞……”

“属下在……”

“听说你在洛阳居搞得不好、已经有两张状子靠到了堂口，总堂主特地派我来查看一下……”白发老人说，“是我不让王胜通报过去的，就事论事，他倒是死的冤枉。”

“是是是……”邓飞急急接道，“属下粗心，以后全力改进，务求谨慎……”

“不能责怪总管……”江枫又开口了，“王胜取死之道，怪他目无法纪，人是韩某杀的，如有失误领责之处，也和总管无关。韩某愿一力承担……。”

邓飞怒声叱道：“韩霸，有我在此，那有你说话的份，退下去，闭上你那张嘴……”

“是是是……”

江枫表现出无比地尊敬，退后三步，垂手而立。

原来，江枫一直存心挑起自发老人的怒火，准备一试身手。但那老人却

一直没动杀机，邓飞一再介人，维护之情，显然可见，江枫只好改变了主意，消退去好胜之心，对邓飞表现出绝对恭顺。

“好！好……”白发老人连叫了两个好字，接道：“这小子倒有几分傲骨，二十儿年了，从来没有人敢如此对我不敬，和我顶撞……”

“韩某不是顶撞，是和副总堂主说理、请罪……”

“你还敢多嘴，退下去……”邓飞怒声大吼。

江枫又退三步，垂首肃立。

“邓老弟，不要怪他，这小子的味道、倒和老夫当年初入江湖时，有些神似……”白发老人道，“老夫倒是想和他多聊几句。”

邓飞微微一呆，连应两个是字。

江枫心中暗道：“我肩负大任，不计毁誉。行事虽然不择手段，但存心可鉴天日，怎会和你神似……”

但闻白发老人接道：“韩霸，你武功不在邓飞之下，怎肯屈就这副总管的位置？”

老狐狸果然多疑。

“提拔之恩不可忘，在下诚心追随，邓总管任职一天，韩某决不他去。”

“你如此忠心耿耿，老夫倒是不便强你了……”白发老人道，“老夫本有意调你为我长随，现在，此想只好作罢……”

目光转注到邓飞身上，接道：“你和内宫系统的人，搞的不太好吧？”

“是！……”邓飞回头挥手，示意七宝和尚两个镖手等全退开去，只让江枫留在身侧。接道：“他们自认出身正宗；完全不把咱们江湖出身的堂口中人放在眼中，所以，引起了几次冲突”

白发老人一皱眉头，道：“说下去啊！你究竟作了什么事？”

“杀死了副总管王龙……”邓飞道，“他要属下交出总管职位，束手就缚，属下忍无可忍，出手杀死了他！”

“你……能一击杀死王龙……”白发老人不太相信的接道：“没有别人帮忙……”

“他正在和韩霸动手，两人相持不下……”

“嗯！又是韩霸帮忙……”白发老人点点头，接道：“韩霸，你和王龙之战，胜负如何？”

“韩某人可能略逊一筹，幸得总管出手，一击毙敌。”

邓飞接道：“王胜是堂口中人，但竟也不把我放在眼中，如不大力整饬，这洛阳居只有交给他们接管了。”

白发老人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你准备如何应付……”

“不敢隐瞒万老，王龙的尸体，已用化骨粉化去，死不留痕。”

“如是内宫派人来查，你要如何应付……”

“属下一口回绝，不知他下落何处！”

“你自己呈报堂口，老夫带回去你的呈报文书，不过，日期要写三天之前，那时，老夫还未动身来此，文中只说不见王龙归来，不知他行踪何处，不要把事情说的很严重……”白发老人道，“至于王胜之死，老夫亲眼所见，死有应该，你自己选派个人，接掌迎宾阁的掌柜职位。”

“多谢副总堂主的成全，殊恩深重，没齿不忘……”

邓飞一揖到地，无限感激地说。

“堂口上人和来自内宫的人，已有多次冲突，但各地互相较劲，大都是

我们吃亏，洛阳居是唯一的大获全胜的地方……”白发老者说，“不过，我想内宫中人，必有反击，总堂不便派人支援，这要你自己设法应付了。”

“是！属下会全力以赴，万老能留多久，属下也好安排一下，稍尽孝敬之心？”

“不用了……”白发老人说，“我立刻就走，和堂主商量一下，看看能不能给你一些帮助，你回去吧！”

“这个……”

邓飞还待请求，白发老人已连连挥手，邓飞不敢再说，转身行去。

江枫紧随其后，人已行出了迎宾阁。

那白发老人突然说道：“等一下。”

邓飞急步奔回。

这一次，江枫没有随行跟入，站在门外，但却暗运内功，凝神倾听。

他内功精湛，已到了五丈内可闻落叶着地之声，他也明白。白发老人不肯一口气说完心中的话，在邓飞离开迎宾阁后，又召他回去，显然是另有机密要谈。

果然，只听白发老人用极低声音说道：“我看你带来的大部分从人，都非堂口上人，可都是你自己找到的人吗？”

“是！洛阳居的花婢、镖手，似都是内宫弟子，属下只好另辟蹊径，自找人手，以为助力！”

“韩霸这个人靠得住吗？”

“他对我非常忠实……”邓飞说，“这一点属下也曾仔细的想过，目下江湖上情势，已大部分入我们的掌握，纵有一个人的反抗存在，但三五人的组合，也无法成事，何况，到目前为止，他们还找不到该向何人反击，真正重要事，倒是目前这内斗的凶险激烈，内宫一系的人，好像已不愿等待，准备拿我们开刀了！”

“这是迟早的事了，总堂主也看到了这一步，所以，也不愿再作退让。忍耐，这就是不撤换你这个总管的原因……”白发老人说，“老夫尽量去说服总堂主，给你一些实力上的支援，不过，

你也不要寄望太大……”

“邓飞感激不尽，感激不尽……。”

白发老人叹道：“老夫再告诉你一件机密，所谓内宫中人，也有两股实力存在，其中一股，和总堂暗斗很烈，另一股势力却按兵未动。”

“这是怎么回事呢？……”邓飞道，“还请万老指示机宜。”

“老实说，我也不是太清楚……”白发老人道，“就算总堂主也不见得真能了解，你这里是目前最重要的据点，日进斗金，但也是最复杂的一个地方，但你如能仔细地观察，定有发现，你去吧！”

他们并没有施用传音之木交谈。

因为，他们判断江枫不可能听到十丈外的低声谈话，除非江枫已练成天视地听的上乘武功，才有可能听到他们的谈话。

但江枫却听得字字入耳。

邓飞心中一欢愉，对江枫和七宝和尚，也十分客气起来，亲自奉上了两杯香茗，笑道：“两位坐啊！”

这是邓飞住处的雅致小厅，此刻厅中只有三个人，所以邓飞要亲自动手倒茶。

“这里有四个人照顾我的生活，也负责保护这里的安全，现在，他们都分守这座宅院四周，只要有人接近这座宅院十丈之内，他们就会传入警讯，所以，咱们可以放心的交谈。两位有什么高见，尽管请说？”

邓飞说完，碧绿的目光，缓缓从两人脸上扫过，脸上是一片欣然自得的神情。

“我留心观察了这里的镖手，侍应，他们的年纪不大，但武功都有着相当的基础，一对一，我相信足可应付，但如他一挤而上，我们四五个人的力量，就很难对付了。”七宝和尚提出了问题。

“韩霸，你说秦八公手下有一批可用的人……”邓飞说，“不知他现在病情如何了？”

“秦八公有多少实力，属下不太清楚，至于他的病情……”江枫沉吟了一阵，接道：“大概还是个不死不活的局面吧！”邓飞笑一笑道：“你去医好他的伤穴，要他召集人手，就在长安组合成一股力量……。”

江枫心中忖道：“天空任鸟飞，由他们在外面自由发展，当可聚集起更为强大的力量。”

七宝和尚听得心头一动，接道：“不把秦八公召入洛阳居中，如何能掌握他们的力量？”

“现在情势有了变化……”邓飞说，“总堂对我邓某人十分支持、不但可以保住这个洛阳居的总管位置，还要派人暗作支援，我相信那暗中支援的力量，必会很快到来、至于秦八公这股力量，只是一种准备。”

“我相信秦八公也找不到什么杰出的高手，……”江枫道，“既然用不着他们，那就用不着和秦八公接触商谈了。”“韩霸……”邓飞微微一笑，道：“秦八公也许不足为害，但他如真的聚集了一股力量，为什么不把他们置入掌握之中。”“对！掌握住他们那股力量，可为我用……”江枫低声道。“必要时，也可以把他们引入埋伏、一举歼灭。”

邓飞未作正面答复，缓缓说道：“这件事，就由你去办吧！我暂时不和他们见面了。”

韩霸道：“是！属下这就去见见秦八公……”

离开了邓飞的居处，七宝和尚把江枫引入下榻之处，胡萍、段九，早已房中等候。

胡元一直自动担负起劳务的工作，在室外警戒。

“江老弟，认识那位万副总堂主吗？……”七宝和尚低声问道。

“不认识，不过，想来，一定是一位很难缠的人物……”江枫说：“三位对他很了解吧！”

七宝和尚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一掌招魂万方这个人，老弟可曾听师长提过？”

看七宝和尚的凝重神色，江枫心知那枯瘦有如病夫一般的人，定是江湖上一位极有份量的人物。

但搜索枯肠，却记不得那位师长提过，只好摇摇头，道：“没有……”

“也难怪，这个万方好像有四十年没在江湖上出现过了……”七宝和尚道，“当年九华山的英雄大会，也没有见他出席，传说中他是被主持九华盟约的三大高人之一，天狐夫人重剑而死，想不到，他竟然还活在世上。”

“他伤在天狐夫人之手……”

“是啊！天狐夫人，江少兄，大概听说过吧？”

江枫道：“听过她老人家的的大名，不过，详细情形就不太清楚了？”

七宝和尚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我和尚也想不通，江湖中人，怎会送她个天狐的外号，大概为她武功奇幻变化如天际之狐吧？”

胡萍接着道：“她的妖媚也是被称作天狐的原因之一，据说天狐夫人有一笑倾城的姿色，传说她闯荡江湖时，用不着和人动手，只要冲着对方笑一笑，对方就弃械就缚了！”

“天狐之笑，如花盛放，确有这种魅力，所以，中年之后，她就很少笑了，她的武功自成一家，极尽变化之妙……”七宝和尚说，“被称谓武林三仙之一，实非幸至。”

江枫点点头，道：“那是说天狐的称呼，只是颂赞她的美丽了？”

“不全是如此……”段九突然插口说道，“就在下所知，武林三仙中以天狐夫人的武功最是怪异，也最邪气，她一生未婚，自号夫人，本来，武林中人，称她为天狐仙子，她却改号夫人，传说中有几位当世高手，都曾作过她裙下之臣。”

“她号称天狐，不论武功，为人，都带点狐性，她也从不掩饰自己，据说当面称她天狐夫人，她也一笑置之……”七宝和尚道，“不过，瑕不掩玉，她在武林中的作为，却是顶天立地，大是大非之处，把握得非常严紧，传说中她有一位心爱的男友，因劫色伤命，被她亲手处死，然后，又亲手殓葬，在坟前哭了三日三夜，泪尽血流，显见情爱是何等的深厚？但她却能亲手杀之，她的独特异行，实是性情中人，以和尚的看法，她是个非常可敬的人物。”

江枫道：“率性以行，表现出了人性一个真字……”语声一顿，转过话题又道，“万方号称一掌招魂，必有特殊的武功了？”

“不错！和尚听到的传说是，他举手之间，能取人性命，因为他练成了一种很霸道的武功‘摧心掌’，四十年来只怕他这种霸道的武功，更具火候了。”

和尚急着要把这件事告诉你，是要你早有防备，免得骤不及防，伤在他的手下。”

江枫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多谢大师，不过，诸位也要当心，尽量避开可能受到的伤害，见面之时，尽量离他远一些……”

七宝和尚接着道：“在迎宾阁中，你多次顶撞那老魔头，和尚一直担心触动他的杀机！”

“现在，我知道了……”江枫道，“如果情势逼人，那就只好先杀掉他了。”

这句话豪气冲天，却听得胡萍、段九等怔在当场。

胡萍暗暗忖道：“这年轻人的口气，实在是太大了，万方是何等人物？岂是轻易能杀得了的。”

段九也在暗作忖思：“江老弟的武功、才慧，确都高过我们很多，但如想一举杀掉万方，那就太夸张了，年轻人啊！总是有一点华而不实的毛病。”

七宝和尚也不相信江枫能搏杀万方，不过，他却不像段九、胡萍那样神色明显的愣在那里，笑一笑，道：“江老弟，和尚要紧的话，都说完了，你可要去看看老叫化？”

江枫也瞧出了三人不信的神色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三位都见到了江某人的真正面目，如若在洛阳居中见到了，千万要装着不识，不可露出破绽……”说完话，大步离去。

目睹江枫的背影消失，胡萍吁了一口气，道：“这……这是从何说起啊？”

他要以真面目来洛阳居中办事，又何如以韩副总管的身份活动方便？”

“说的也是啊……”段九道，“天天改扮他，只是方便他悄然外出，他如有时间在洛阳居中、又何用天天冒险？”

七宝和尚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不用多费思量了，江老弟的神出鬼没，必有其精妙的设计，他不肯事先说明，必有原因！”

“江老弟的智慧、武功，无疑问高出我们很多……”胡萍说，“但他能搏杀一掌招魂万方，就有些不可思议了，大师的看法呢？”

“和尚也不能作个论断，不过，以江老弟的性格而言，应该不是轻言夸大的人，这件事，咱们听入耳中，记在心里就是。”

他们都是经验丰富，阅历广多的人，都不会随风飘摇，人云亦云。

江枫会见了郭天同，这几日来，郭天同全心在揣摩韩霸这个人的性格，果然是大有进境，不论是举止行动、口气、性格，都已有九成神似。

当然，江枫也仔细的说明了韩霸和洛阳居中各方人物的关系，说复杂，是很难应对的恰到好处？洛阳居中人手虽多，但江枫真正要对付的只有总管邓飞和四季花婢。

郭天同提出了和四季花婢应对的态度语气，江枫也详作解说，然后，江枫就悄然的离开了洛阳居，直奔风雪小馆。

张四姑为情动性，全力投入工作，江枫单独来访，也颇有一慰芳心的用意，只可恨雪、霜二女跟个寸步不离，张四姑根本没有和江枫单独相处的机会，张四姑只有含情苦笑，江枫却一本正经的说出了洛阳居中的变化。

“江湖广阔，五湖四海……”张四姑说，“想不到洛阳居这座销金窟，竟成了揭发阴谋的关键所在，两个丫头的快速易容手法，已有成就，再有个七八天，就可以去帮助你了……”

“啊！还要六八天哪！……”吟雪说：“张姨，我发觉已经完全会了，今天，就可以跟着江大哥走了。”

“不行！差之毫厘，缪之千里……”张四姑说，“你们要全神贯注，大概七八天才能出师。如是心神恍惚，说不定还要三两个月！”

二女一伸舌头，果然不敢再说。

江枫起身告辞，张四姑送到门口，看二女没有跟来，才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兄弟，我是春蚕作茧自缚，丝尽蚕死，但我幻想着会化只彩蝶而去，但雪、霜二女，却让我耽心不已，你……”

“我不知道，江湖阴霾露曙光，小弟正全力以赴，对方以极为阴毒的手法，征服江湖，必需以毒攻毒，或可力挽狂澜，小弟亦知道用的方法不太正大，但几位恩师传了我这些术艺，我必须完成他们心愿……”

张四姑接道：“你有很多师父？”

“是的！小弟这一身博杂技艺，岂是一个师父能够传授……”

“我有些明白了，你那几位师父可是……”

“别说出来，你说错了，我不愿将错就错，予以默认，说对了，我现在又不能承认……”江枫道，“大姐，我会告诉你我几位师长姓名的，不过，时机还不到……”

“兄弟，大姐就不明白了，你师父是谁？说出来，会有什么关系，他们收留你，传你武功，难道不愿承认你这个徒弟！”

“这个关系大了……”江枫苦笑一下，道：“我现在的行事方法，有点邪气，如若能扫除了江湖上的邪魔妖氛，大家也许能够谅解，至少可以说行

事虽不择手段，但却心存武林大义，霹雳手段，菩萨心肠，但如不能成功，别人如何污蔑我，那就很难预估了，不知几位师长姓名，罪在我江枫一人，如若连累到他们的清誉受损，那就非我之愿了？”

“兄弟相识以来，我第一次见到你表现儒家的大道，……”

“这也算大道吗？”

“怎么不是，尊师重道啊！”张四姑笑一笑又道：“你有这种独任毁谤的气概，叫人敬重，但你那股带点邪气的放荡，却叫人爱煞了……”张四姑缓缓行了过来，目中情焰如火。

江枫张开双臂，紧紧的拥抱住张四姑，低声道：“大姐，真的苦了你啦！”

“我愿意，你如能忙中偷闲，给大姐一点温存，我就更满足了。”

江枫抱紧了张四姑的娇躯，张四姑送上了两片樱唇……。

陶醉在温柔中的张四姑似是突然被针扎了一下，急急推开了江枫。

江枫借势一个转身，飞跃而去。

张四姑镇静一下心神，回头看去，只见吟雪、吟霜，缓缓行了过来，脸上是一片微微的笑意。

张四姑脸上泛起了一片羞红，低声道：“你们来多久了？”

“刚刚到……”吟雪笑道，“我们先叫你，然后才走过来。”

“张姨……”吟霜道：“我们什么都没有看到！”

这句话，画蛇添足，张四姑只好转过话题，道：“回去吧！我要督促你们尽快学好易容术，去帮江枫一把。”

“真的！江大哥是不是很需要我们……”吟雪道，“他一个人要对付很多敌人，实在也很可怜哪！”

“张姨想通了，师父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，该说的张姨都说过了，你们能不能逃去劫数，全在你们自己了。不过，话说前头，张姨可要把这件事，告诉你们妈妈。”

吟雪嫣然一笑，道：“张姨，我们犯了什么错吗？”张四姑微微一怔道：“那倒没有？”

吟雪道：“那张姨要告诉妈妈什么？”

张四姑愣住了。

吟雪问的很尖锐，张四姑一时间真还想不出如何回答。吟霜却笑一笑，道：“哎呀！姐，你真的很笨啊！张姨告诉妈的，一定是江大哥的事情。”

“霜丫头，说下去，江大哥什么事情？”

“我知道……”吟霜说，“张姨一定感觉到，我们很喜欢江大哥，是吗？”

张四姑心中忖道：“这两个丫头聪明绝伦，也到了少女怀春的年龄，和她们明锣明鼓的说个清楚也好……”

她们完全明白了，以后的事，就由她们自己决定吧！我这把岁数了，就把持不住自己……

何况，这两个情窦初开的丫头，把这件事告诉她们母亲，干脆把她们带回山上，那就一了百了。”

有了这层想法，张四姑决心和二女谈个清楚，隐晦暗示，已无法应付眼下的情势发展了。

“你们是不是很喜欢江大哥呢？”

“是！……”吟霜答复的很明确：“我喜欢，姐姐也喜欢，张姨不是要我们全力帮助江大哥吗？我们喜欢他，才会心甘情愿的为他付出一切。”

简洁明朗，字字有力，张四姑反不知如何回答了。“我们明白张姨的苦衷！所以，尽管告诉妈妈，我们不会怪张姨的……”吟雪说，“妈妈来了，就是张姨不说，我们也会对妈妈说的，爹妈既然答应了让我行入江湖，就应该承受这些可能发生的事情……”

“是啊！张姨……”吟霜说，“种植在青山翠谷的松竹，必须要面对着风雨的侵袭，我们也很想知道爹和妈有什么好的办法，能把他一双女儿保护住，不受风吹雨打。”

这番话似是而非，但却显示二女强烈的自我意愿。

张四姑苦笑一下，道：“我早该和你们谈谈的，你们过去的的生活是一片纯洁，但张姨忽略了越纯净的生活，越难应付生活中突来的变化，就像一块洁白的绢布，沾上的色彩也越显的明艳。真的，张姨已经感觉到心力交瘁了，也许你妈妈有能解开你们这个死结？”

吟霜蹙起了秀眉儿，道：“张姨，你究竟在担心什么？”“我怕……”张四姑神色肃然地说，“我怕你们身陷情网，作茧自缚？要张姨日后如何向你们爹娘交代？”

吟霜脸上是一片似懂非懂的神色，摇摇头，说道：“张姨！不用为难，妈妈已传来讯息，这几天就到长安。张姨想说什么？就明明白白告诉妈妈吧！也许——我们真的有了什么过错？只是，我和姐姐一直想不明白，错在哪里？”

“你们没有错，张姨是防患未然，江枫修习的武功太博杂了，所以，他具有了强烈的男人魅力，但他不是个可托终身的人！也不是一个可以交往的朋友……”

“噢！江大哥是这么坏的一个人吗？……”吟霜道，“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帮助他？”

“他不是坏……”张四姑说，“只是他肩负了太沉重的责任，他必需要完成它，所以，行事只求成功，不择手段，他心中只有奋进，没有私人情感，任何人对他动了情，就会受到伤害。这样的一个人，是可以共事，不能寄情在他的身上。”

“噢！我们明白了……”吟雪说，“妈妈几时可到长安？”

“明天！我就去接她……”张四姑说：“她说这两天到，最迟后天吧！你们一定可以见到妈妈了。”

“爹呢？是不是跟妈一起来？……”吟霜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唉！我问的好蠢啊！爹娘一向是寸步不离，妈来了，爹自然跟着来了！”

张四姑抓住了机会说道：“你爹娘才是人间最幸福的人，恩爱数十年，相看两不厌，当世之中，也很难找得出几对来？”

吟雪、吟霜相视一笑，未再多言。

张四姑心中一动，忖道：“这两个丫头笑的好生怪异，难道难道如何？张四姑不让自己再想下去，二女父母，是她心目中的神仙眷属，她不愿意破坏这个美好的印象。

江枫更换了一身高雅的衣服，缓步行入了洛阳居。

他这番刻意的装扮，果然引起了洛阳居中伙计的敬重，接待的十分客气、亲切。

他没奔赴梅花的约会，却摇摇摆摆的进入了洛阳楼。

这正是中午时分，距离青凤第一次演唱，还有一个时辰。

江枫招来了一个店伙计，提出一个从未有过的要求，他要包下楼上第一排四个柜连的包厢，还要了一桌丰盛的宴席，开在四个相连的包厢中，撤出四个包厢之间的隔阻壁板，使它成了一个特大的包厢。

店伙计面有难色，这里的生意是坐无虚席，江枫提出的要求，更使他们为难，但江枫愿意付出五千两银子的高价，使洛阳楼的领班高大斗怦然心动，他心中算过这个帐，四个包厢的售价，不过是四十两银子，加上一百两银子的一席酒宴，算上天也不过是一百四十两银子。

高大斗的年纪不大，但处事果决，遂自作了决定，立刻拆出壁板，已定了包厢的客人，加倍退钱，而且，再免费送下一场的厢位。

一场可能引起纠纷的麻烦，就在高大斗的明快处置下，完全解决。

江枫终于看到了他们处事的能力，也发觉内宫系统中的弟子，的确有不少人才。

但江枫收获更大的是发觉了各处的伙计领班，才是具有一方权势的人物，每一处的店伙计对领班是唯命是从。

洛阳楼数十个男女侍应，是清一色的年轻人，邓飞的势力，全被阻绝。

高大斗是这里可当家作主的人，但绝非真正的领导人物，也许青凤才是真正的首脑……。

他想起了万方的话和梅花的推测，青凤似是另一股势力中人，如果，了解了青凤，也许，整个神秘组合的形态，就可以有一个大概的轮廓了……。

江枫付出了五千两银票之后，悄然离去，以极上乘的轻功身法，在众多的客人中，闪入了花树丛中。

果然发觉了高大斗拿着银票，奔行入青凤楼中。

这座长安最大的销金窟中，充满着歌声欢笑，也有着斗争杀机。

青凤登台演唱了，目光投注在那四合一的大包厢中，但见酒菜罗列，两个年轻女婢怔怔的站在那里，却不见花了五千两银子摆下这大排场的主人。

心头闪掠过一种奇怪地感觉，几首唱腔走板，赶忙吸口气定下心神。

就在她心神稍定时，江枫掀开垂帘，缓步行入了包厢。

这就引起了青凤强烈的好奇心念，双目凝神，望向江枫。

江枫感受到两道凌厉的眼神，虽相距数丈之远，也有着洞察细微的能力，那是精深内功的征象。

狐狸终于露出了尾巴，梅花的推断不错，青凤已被江枫的设计，引现出实力。

江枫面对着青凤，微微颌首，潇洒一笑，“惑心术”的魅力，也完力发挥出来。

四目交注，青凤忽觉心头一荡，但她立刻警觉，转过脸去。

“好厉害的丫头……”江枫心中暗赞，“成就之高，果然在梅花之上……。”

两个侍应的女婢，行了过来，把江枫牵入正中坐椅上，斟酒奉菜，照顾的无微不至。

两个女婢，倒是全心在照应客人，她们感觉到，这是她们见到最动人的男人，最受欢迎的客人，应该以最温柔的方针，讨取他的欢心才对……。

两个女婢争相以全力奉献自己，尽量把娇躯靠近江枫。

但江枫却浑如不觉，他没有推拒二女的献媚，也未拒二女侍酒敬菜，只是端坐椅中，目不斜视，望也未望二女一眼……。

突然间，歌声一变，宛转清音中，透出了柔媚的无比的诱惑。这是青凤从未唱出过的歌声，靡靡之音，却听得人惊心动魄。场中听众有福了，青凤展现了另一种迷人的音韵……。

乖乖，听得人发出了沉重的喘息之声。

江枫长长吁一口气，忖道：“这等蚀骨动心的魔音，一般人如何能承得了……。”

只听清音高拔，如上云霄，如痴如醉的观众，突然清醒过来。

余音绕耳中，青凤已转身下台。

暴起的如雷的掌声，历久不绝。

高大斗缓步行入包厢，目光到处，立刻皱起了眉头。

不像话呀！两个照顾贵宾的女婢，双颊绯红，几乎是瘫伏在客人的身上。

高大斗重重的咳了一声，二女如梦初醒，急急站直身子。

“下去吧！”高大斗并未责备二女，青凤那一阵震颤人心的歌声，能有多少人把持得住。

他心中奇怪的是江枫竟然会若无其事，这个似乎是完全未受到青凤那动人的歌声侵扰，二女在怀，竟然能无动于衷。

高大斗深知青凤那歌声中透出的动人魅力，身侧如有美女，那是绝对无法控制的。

两个侍应的丫头，虽非天姿国色，但她们也都是百中选一的美女，年龄都在十七八岁，正是花儿吐蕊的年龄。

十八无丑女，何况，她们本就不丑。

但更令高大斗吃惊的是，青凤发出的靡靡魔音，还对着江枫，十之八九的威力，被内力束音成线，直攻江枫，其他的听众、客人，只是被边缘的裙带所及，但已几乎闹成全场疯狂，如非青凤那一声高拔清音，如雷贯耳，唤醒全场观众的痴迷，现在，只怕已全场大乱……。

但正主儿，却是全然不受影响。

深深吸一口气，高大斗抱拳一礼，道：“阁下好定力。”

江枫没有回答，甚至连看也没有看高大斗一眼，高大斗自进入这间特大的包厢，叱退二女，江枫好像全无感觉一般。

高大斗有点火了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朋友，你好大的架子啊！”

右手一伸，抓向江枫。

目光及处，发觉江枫双目圆睁，直直的盯住台上的青凤。

原来，青凤又换了一身银红色绣花的夹袄罗裙，重回到台上献唱。

高大斗右手已然将触及江枫，突然停了下来。

因为，他发觉了青凤两道明亮的眼神，也正瞧向这里。

两人四人相触，如磁吸铁。

江枫双目发直，瞪得又大又圆，似是中了邪般。

青凤却是微笑如花，脸上洋溢着无限欢愉神情。

“这小子，是怎么回事……”高大斗看着江枫心中暗暗忖道：“可是已经被青凤那传来的魔音，勾去了魂魄，早已失去了控制自己的能力。”

转头看去，只见青凤右手挥动，似是要高大斗去后台见她。

再看江枫，仍然是目瞪口呆的望着青凤出神。

高大斗心中忖道：“原来这小子被青凤姑娘的魔音招去了魂魄，弄得人事不知，我还以为遇上高人呢？”

没有再招呼江枫，高大斗悄然退了出去。

青凤唱完了最后一曲，客人纷纷散去，高大斗再回到特大的包厢中，只见江枫伏案而睡，似是不知道已经散场，不禁微微一笑，暗道：“这小子倒有一副好德性，如痴如醉，却也不叫不闹。”

行近木案，轻轻拍了江枫一下，道：“客官，醒醒吧！已经散场了。”

江枫如梦初醒般，睁开眼睛，看看高大斗，站起身子，伸个懒腰，道：“好累呀！好累……”

高大斗笑道：“客官，青凤姑娘的歌声不错吧？”

“好！好！好！”江枫连叫了好几个字，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只可惜相距了数丈距离，有如雾中赏花，无法看得真切，诚然是美中不足。”

“阁下可是想见青凤姑娘？”

“是啊！只可惜……”

“不用可惜了……”高大斗说，“洛阳居开业以来，你是唯一可以在歌台下面见到青凤姑娘的客人……”

“我……”江枫茫然不解的说，“怎么会呢？”

“人走运，马走膘啊！你不但可以见到青凤姑娘……”高大斗说，“而且青凤姑娘还要请你老兄喝一杯！”

“这真是受宠若惊了……”江枫笑一笑又道：“你不是和我开玩笑吧！”

“千真万确的事，不过要等今夜散场……”高大斗道，“今夜亥未子初时分，我在洛阳楼门口等你……”突然放低了声音：“此事千万不可张扬出去，因为，这是从未有过的事。”

“放心，放心，在下是守口如瓶……”江枫由怀中取出一张银票，交给了高大斗，接道：“万事拜托，区区谢意，敬请笑纳。”转身大步而去。

目睹江枫的背影消失，高大斗才展开手中的银票，目光及远，不禁一呆，乖乖，是三千两的巨额银票，就这么随手赏给人当真是一掷千金，面无吝色，这小子真是豪情万丈，一场歌听了八千两银子，勿怪连青凤姑娘也对他另眼看待了。

钱花在刀口上，使高大斗也不自觉中对江枫生出了一种敬服之心。

不论高大斗一身武功如何精湛，三千赏银，在高大斗是做梦也不想到的事情。

江枫离开了洛阳居，找一座很小的客栈，要了一个房间，静坐调息，他要养好精神，对付青凤。

他没有太多的时间，投注在青凤的身上，今夜一会，一定要分出个胜负出来，这是关键性的一场较量，一旦落败，他在洛阳居的苦心布署，很可能彻底瓦解。

江枫的为人是冷厉的，他是武林中几位最有成就的高人全力培养的人才，一身兼得了数家之长，他也担负了江湖中人从未有过的艰苦之责，在万里阴霾中找出一条光明之路，以恢复武林生机……。

他冷静、坚毅、沉着、锐利，没有任何门规、戒律的约束，有天使之心，用魔鬼手法，以毒攻毒，以挽救江湖大劫。

亥未时分，江枫如约赶到洛阳楼外。

这时，洛阳居的赌场，仍然灯火辉煌，饭庄部仍有人夜饮未散，最热闹的洛阳楼却已灯火阑珊。

高大斗站在楼外一株花树下，一见江枫，立刻快步迎上，低声道：“跟

我来！”

江枫点点头，紧随在高大斗的身后。

高大斗走的很谨慎，一直在阴暗的树丛中穿行。

江枫心中暗暗忖道：“看来青凤果然是另外一股势力的首脑，和四季花婢，不是同出一系。”

高大斗停下脚步时，已到了栖凤楼前。

一个身全黑衣的中年妇人，早已等候门外，只见她全身黑衣，躲在门内阴暗处，有如落在夜色中，不走到跟着很难发觉。

“高大斗……”黑衣妇人低声说：“选八个精干手下，巡行四周，十丈内不准任何人接近，违令者杀。”

“如果是洛阳居中的巡行镖手呢？……”高大斗问：“是不是也不准他们进入十丈之内？”

“是！包括邓总管的韩副总管！”

“这个……”高大斗面有难色。黑衣妇人道：“这样吧！如果他们要强行接近，你自知应付不了，那就通报过来。”

“是！”高大斗应了一声，转身而去。

“进来吧！”

黑衣妇人目光一掠江枫，让到一侧。

江枫进入大门，大门立刻掩上，黑衣妇人抢前一步，道：“我带路。”当先行去。

“有劳大姐……”江枫的嘴巴很甜。

黑衣妇人停步转身，双目盯注在江枫的脸上，打量了很久，才点点头，道：“叫我王嬷！”

“是！王嬷，在下姓田……”王嬷笑一笑，转身带路。

栖凤楼是幢青砖砌成的二楼，王嬷带江枫直登二楼，进入了一个雅致的小厅中。

厅中只点着一双红烛，灯光不是很亮，但景物可见，一张小型的圆桌上，早已摆好了六样精致的小菜和一壶酒，两副杯筷，摆明了只有两个人对饮小酌。

但见垂帘启动，青凤一身粉袄长裤，莲步珊珊地走了出来，轻挥玉手，低声说道：“王嬷！你退下去吧！”

王嬷应了一声，轻步退出，顺手带上了厅门。

这是青凤起居室，连接着青凤的卧房，比起梅花的住处，气派大多了，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。

“公子请坐……”

青凤一面伸手让客，自己却先行坐下。

江枫缓缓落坐，他低声说道：“多谢姑娘的召宴，田某人感激不尽。”

“田公子颇具巧思，那份动人的气势，一下就引起了贱妾的注意……”青凤微笑着挽起酒壶，先替自己倒满酒杯，才替江枫斟酒，然后，端起酒杯笑道：“酒中无毒，田兄可以放心饮用，贱妾先干为敬。”

玉杯就唇，一饮而尽。

江枫暗中运气戒备，笑道：“我的酒量不好……”

品了一下酒味，也干了一杯。

青凤微微一笑，举起筷子，在每样菜上吃了一口，道：“菜也没有问题，

田公子可以放心食用。”

江枫心中暗道：“看来，她已经心存戒备，把我当作了敌人看待。”

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姑娘盛情邀约，在下何幸如之，怎敢心存疑虑。”

双目盯注在青凤的脸上打量。

第六回青凤楼盟姻结患难

这时，她已卸去浓妆，脂粉未施，完全是本来的面目，秀丽轮廓，嫩红肌肤，论姿色绝不在梅花之下，只不过她的神情含蕴了一股凌厉的气势，双目中神光清澈，如利刃一般，以是要透人心胸。

青凤没有躲避江枫的眼光，反而凝神回视，仔细的打量着江枫。

“...凤姑娘卸去浓妆，反而倍增清丽，田某人今夜不虚此行。”

“你花了五千两银子，摆出了奇大的架势，不就是要我注意到你吗……”青凤微笑道，“不敢有违雅意，特备薄酒，邀君一叙，此地不会有人惊扰，田兄有话，也可以畅所欲言了。”

“凤姑娘艳色动人，田某是希望一亲芳泽。”

“只是这一点小小心愿吗？”

“当然，田某还希望能得姑娘垂顾，使在下……”

使在下怎么样？江枫没有说下去，有些话点到为止，反而更具艺术。

当然也留给了自己争辩的余地。

青凤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田兄，咱们彼此都不用施展奇术，好好的谈谈如何？”

江枫心中忖道：“看来，她已完全清楚，那番交手，我虽装作不支，但已浅底，倒也不用装作了，这个青凤果然比梅花厉心中定了主意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好！凤姑娘的吩咐，在下自当从命。”

“那就先说说你来洛阳楼的目的？……”青凤说，“别找借口，是为我美色所动，我要听真话！”

“如是凤姑娘的美色，无法叫我动心，在下也不会花五千两银子，引起姑娘的注意了……”

江枫笑道：“我如不堪一击，凤姑娘也不会有今晚的邀宴“我很惊异你的成就……”青凤苦笑一下又道，“今日下午那场对抗，竟然是平分秋色……”

“不！在下败了。”

“用不着谦虚，胜负之间，我们心中都该有数……”

青凤举手理一理鬓边的散发，接道：“使我吃惊的是，你的武功修为，不似中原各大门派的路数，是一种邪门的武艺……”

“中原武功，博大精深，何况武功一道，也没有正邪可分青凤笑道：“违心之论，田公子，我是大行家，练过移魂大法，也精于内外媚术，你心中明白，一个人的音韵歌声，不论天赋如何高超，也无法使人如痴如狂，历久不衰，我能如此的歌动长安，那是因为我在歌声中混入了武功，是一种动人的媚术，才使听众如饮醇酒，醉迷其间。

你能抗拒了我的音韵媚功，岂是正派的武功，就中原各门户的武功而言，贱妾实在想不通，它出于哪个门户？”

江枫心中大大的一震，付道：“她不但智略过人，看起来武艺上的成就，大概也高过梅花很多，最可怕的是她竟然对江湖上形势了解很深，看样子对各大门派的武功也很熟知，这才是真正可怕的敌人，一个文武全才的敌人。”

“中原武林，百艺杂陈，茅山、排教都精通各种异术，四川唐门的用毒技艺，自成一家，湘西僵尸门，武功更是独特，少林七十二种绝技，亦有旁门技艺，在下这点武功，实也算不得什么！”

江枫说：“凤姑娘既然熟知中原各门派的武功，当知在下所言非虚了。”

青凤笑道：“茅山派以符咒骗人，用药物和障眼法辅助它的奇效，根本算不上奇术、武功。也许他们在解厄逐邪上，真有点神通，但那只是些雕虫小技而已。”

排教倒是有一点奇异的技艺，但也变不到上乘之学，你田兄表现出来的异术，却是上乘奇学。”

江枫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凤姑娘请我叙会，就是想追根究底，了解我的出身来历。”

“这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……”青凤说：“你是我第一个在闺房中接待的男人，这里面自然含有私情，明白点说，你是个叫女人动心的男人，尤其是自负才华的女人，美丽出众的女人，青凤姑娘的闺房，岂是轻易让男人踏入的地方。”

江枫道：“受此赞语，倒是有愧了，凤姑娘觉着我有一身精深武功，在下却没有这种自负感受……”

“这么说来，田兄是不肯把师承出身说出来了？”

“凤姑娘肯不肯把师承来历告诉我呢？”江枫说，“已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当然，如果凤姑娘以真诚相待，肯把出身来历说明，在下自当予以回报，尽吐胸中之密。”

“这一点我恐怕很难做到……”青凤黯然一笑又道，“不是我不愿，而是我不能，希望田兄谅解我。”

“那好，咱们就不谈这些恼人的事，今夜只谈风月如何？”

“田兄，长夜漫漫，风月无边，又何必急在一时呢？小妹接待你进入闺房，夜聚小饮，已准备扫榻待客，不过，小妹至少应该先了解田兄到此的用心何在……”

“凤姑娘想得太多了……”江枫笑道，“如果，你把我看成一个拜倒在石榴裙下的客人，那就不会如此多疑了？”

“我很想你是！可惜你不是。田兄，如果说你为小妹的姿色所迷，情不自禁，连小妹自己就不相信，习过媚术的人，克制力也特别强大，所以，我认为田兄是有为而来。”

江枫心头震动；青凤思虑之周，意志之强，实非小可，高出梅花，不知多少了，这样一个敌手，必要时提高警觉，稍有疏忽，就可为她所乘。

“凤姑娘究竟在怀疑什么呢？”

“我就是想不出来，才单刀直入地向田兄请教。”

“这就很难答复了，我是为姑娘姿色而来，但凤姑娘却不肯相信，看来聚散离合，果然有缘分存在，有缘相聚，无缘自分。”

青凤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好！就算田兄为小妹姿色所惑，不惜一掷数千金，引起小妹的注意，单是这份巧思，就很动人了，小妹能不上钩吗？当然，你本身这个饵，也叫小妹动心，现在，田兄可以说出来了，希望小妹为你作些什么？”

这一下，反把江枫问住了，沉吟了良久，才缓缓说道：“凤姑娘，有些事说出来，就变得很俗气了，一下子，会破坏了美好的印象……”

青凤接道：“看田兄行事的大胆、积极，不像瞻前顾后的人啊！”

这件事却有些不同，如果我说希望今夜留宿在青凤姑娘的闺房，是不是有些唐突佳人？”

“还是说出来了，田兄，我不是名门闺秀，大家千金，严格点说，连良

家妇女也算不上，在一般人的眼中，我只是一人卖唱的歌妓罢了，所以，这种话，我已经听过很多次了，倒也不觉唐突。”

好一张利口，江枫心中暗暗忖道：“她说了半天，还是没有正面回答。”

“那是同意了？还是婉拒在下的要求呢？”

“田兄刚才只是打个比方，难道是真情流露，言出肺腑么？”

“如果是真心之言呢？”江枫感觉到，对答之间，自己已被迫落在下风。

“这不能如果，田兄如真为小妹的姿色所醉，连一句肯定的话也不肯说？”

江枫暗道：“好厉害的丫头，步步逼迫，硬要我出丑，可惜，你算错了一件事，我江枫不是只要面子的人，这种中原武林的传统，在我江某人的眼里，可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。”一笑，说道：“在下是诚心诚意，企求一亲芳泽，不知凤姑娘是否愿交下愚？”

“太谦虚了……”青凤笑容如花地说，“你是下愚，我就不知道哪里能找到一个上智的男人了。”

“那是说，凤姑娘同意了？”

“同意什么？”

江枫心中冷笑，口里却说道：“让在下留宿一宵？”

“唉！能与君共渡良夜，实贱妾心中之愿，只是初度会唔，就留君深闺，妾身与妓何异？田兄，也不忍心让小妹有此遗憾吧！”

“对！说的有理，在下失态之处，还望姑娘大度包容……”江枫见风转舵地说，“今夜，在下就锁住心猿意马，杯酒谈心……”

“锁住心猿意马！你说的好可怜啊！让小妹听得心疼。”

江枫心中微生怒意，但脸上却表现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情，道：“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，在下总不能强人所难吧！”

嫣然一笑，青凤的脸上，泛现出万种风情，媚眼如丝的说道，“男女有别，田兄难道要小妹强你不成？”

这句话很露骨，配合她脸上的诱人风情，只瞧的江枫心中怦然而动。

好家伙！说过彼此不用媚术的，你倒先背弃诺言了。江枫心中忖思，但人却已不由自主的站了起来，大有立刻扑向青凤的意愿。

青凤的笑容更娇媚了，脸儿绯红，双目中喷射出万缕情焰，强烈的吸引着江枫。

江枫心中明白，只要按不住这一刻的冲动，就将沦入魔劫，被青凤控制，再想反击，那就困难万分了。

因为，那时，江枫将失去自我意志。

暗中吸一口气，便站起的身子，又缓缓地坐了下去。青凤震惊极了，她攻其不备，突展媚术，想先夺其神，再点他的穴道，慢慢的逼他吐露真正心意……。

她心中也实在喜欢这个男人，不忍突下杀手。

如若江枫在受制刹那间，青凤紧随出手，江枫就很难闪避就是这一刹那犹豫，给了江枫机会。

青凤绝未想到，江枫竟然能悬崖勒马，在发发可危中，控制住自己。

她凝神戒备，准备迎接江枫的反击。

但江枫并未反击，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凤姑娘，在下已情甘认输，你又何必背弃诺言，突施迷魂大法呢？”“小妹是无意的……”青凤幽幽地说

道：“我只是有些忍耐不住那股突如其来的冲动，想再试一次江兄的定力。”

“现在，凤姑娘是否满意了呢？”

“唉！小妹佩服极了，也愿意为这次背弃诺言付出代价……”“嗯！凤姑娘准备如何补偿呢？”

“田兄想要的，小妹都会答应……”

江枫心中暗道：“这丫头的狡诈，超过梅花十倍，当真得步步提防才成！”
口里却说道：“凤姑娘的意思是准许我留宿在此了？”

“如若这是田兄的唯一要求，小妹自当勉为其难，留君一宵……”

江枫仔细的观察，竟然发现青凤眉宇间浮起一片幽怨，清澈如水的目光中，隐含着畏惧……。

这不是媚术，也不是装作，而是内心中流现的真正感受。

这位名动长安的歌姬，正在一种痛苦中挣扎……。

虽然，她极力控制着自己，不让这些内心的感受，流露出来但她隐藏的不够完美，仍被江枫锐利的观察力发觉了它。

“姑娘，如确有碍难之处，在下绝不会借机要挟，能不能告诉我你的苦衷？在下力能所及，必将全力以赴，助姑娘一臂之力。”

青凤感觉到是一种柔细的声音，钻入耳中，心知对方施展传音入密之术，就算有人守在身侧，也是无法听到，心中忖思：“这个人精明的很，我内心的隐密，竟也被他看穿，他是个强劲敌人，也是个有用的朋友。”

凝目望去，只见江枫满脸关切之情，目光清明，是一种出自内心人关爱，果然未借机施术反击。

“田兄，我不是自由之身，王嬷嬷、李嬷嬷照顾我的生活，也监视我的行动，看起来是这座凤楼的主人，其实呢？我只是一只被囚在笼中的画眉鸟儿。”

她用的也是传音之术，显然是怕人听到。

这确让江枫大大地吃了一惊，原想青凤是镇守一方的首脑人物，指挥群雄，威风八面，却料不到，她竟是个被囚于凤楼的囚女……，一时间呆在那里。

“很意外吧！……”青凤苦笑一下，仍用传音之术，道：“王嬷嬷、李嬷嬷的武功，非同小可，她们非常忠于职责，平常对我倒也敬重，但她们绝不允许有人占有我的身体，我花了很多口舌，才说服她们，引你到这里来，原准备一击得手，慢慢逼问你的口供，想不到你的功力深厚，尤胜我一筹，你如要留宿在此，会有三个结果。田兄，你自己好好思量一下，应该如何？”

但闻房门呀然，王嬷嬷捧着一壶酒，行了进来，见两人仍然对坐小酌，一张冷厉的脸上，立刻挂上笑容，道：“给两位送酒来青凤点点头，道：“好！放下吧！”

王嬷嬷放下酒，悄然退去。

“她们耳目灵敏，已练成了绝佳的听力，咱们虽然小声交谈，她们附壁倾听，亦可字字入耳，但这一阵，她们听不到声息，才破门而入，想捉……”

捉什么？青凤没有再说下去，脸上微现羞意，似是正在想入非非……。

江枫接道：“幸好！咱们是君子、淑女，发乎于情，止乎于礼，我看她进门后冷厉的脸上，突然换上笑容，虽然很勉强，但总是笑容……”

“那是因为咱们衣履整齐，对坐小饮，举止规矩……”青凤说，“咱们连手都未拉过一下，大大的出了她们的意料之外，和她内心听想法，完全相反。”

“她们是捉奸不成了……”江枫笑一笑又道，“如是不幸被她们抓到了把柄，那会是个什么样的局面？”

“刚才，小妹也提到了三个结果，田兄，是不是想听听呢？”

“正要恭听雅教，却被王嬷冲进来打扰乱了情绪。”江枫道，“现在，我这厢洗耳以待了。”

“不用施展你的诱惑、魅力，小妹也已动心……”青凤说，

“你的举止之间，已带着少见的男人韵味，像尖锥一般，刺入了女人心，尤其自负才艺的女人，我相信是天赋加后天的修为，因为，我一直不太相信你具有的魅力，真是与生俱来，浑然天成，媚功之最，以天狐夫人的‘惑心术’最强，小妹习练的‘迷魂大法’，就列入次级媚术了，但不可能和天狐夫人有所关连啊！她不会收个男人作徒弟，所以，小妹认为你是个天赋极高的人，才骨傲世，但也修习过媚惑女人的异术？……”

江枫心中暗暗震动，这青凤识见之广，的是可怕，此情景和她拼斗内功异术，倒不如动之以诚了。

心中念转，口中却接道：“什么人，能把您这位才艺双绝的美女，不许他人染指……”

“你可以冒险一试，但第一关会遇上王嬷、李嬷的联手攻击，那是天惊地动的猛烈攻打……”

青凤不再用传音之术说话，好像这些交谈，有意让人听到。

江枫会意一笑，道：“闯过了这一关，还有第二关吗？”

“有……”青凤眨眨眼睛，道，“贱妾已败在君的手下，反抗无力，你可能得偿心愿，但一宵春尽，凤去楼空，此后，再也无法相见了？”

“噢！那是说，姑娘会被人杀死了？”江枫高声问道。

“没有人杀我，但贱妾也无颜偷生人世了！”

“还有一个结果呢？”江枫高声问道。

“天下虽大，此后，将无你立足之地，你会遭到无数的高手追杀……”青凤说，“何况，你连第一关也未必闯得过去！一夜春宵，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，田兄想一想，是否值得呢？”

江枫剑眉耸动，俊目放光，大有放手一试之意。

“委曲才能求全……”青凤改用传音之术，道，“告诉我你住的地方，我会找出时间去看你，那时，再畅叙欢娱。”

江枫点头会意，以手沾酒，在桌子上写一个地址，订以联络方法，口外却故意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如此凶险的男女相悦，其强烈的刺激性固可令人亢奋，但却带着浓重的血腥气味，在下只好敬谢，凤姑娘多多保重，区区告辞。”站起身子，准备离去。

虚掩的房门再开，两个全身黑衣的中年妇人，并肩而立，挡住了去路。

江枫呆在当地。

这突然的变化，也大出了青凤的意料之外。

王嬷微微一笑，道：“田公子，用不着我介绍了，凤姑娘已对你说的很清楚，我姓王，她姓李，我们都是侍候凤姑娘的老妈子。”

江枫肃然而立，凝神戒备，两道目光，很仔细的打量这两个中年妇人。

她们约有三十五六的年纪，倒也风韵有致，只是这时刻，她们都拉长了一张脸，看上去，就不那么柔和可亲了。

江枫心中打转，想着该如何处置这种事情，全力搏杀？或是破围而去？

一时之间，无法定下主意。

青凤一颦柳眉儿道：“王嬷、李嬷，你们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凤姑娘，不能让他走……”王嬷说，“我和李姐已经商量好了，这些年来，凤姑娘待我们情义深厚，我们一直没有机会报答“我们看得出来，凤姑娘是真心的喜欢他……”李嬷接道，“唉！这些年来，你日夜登台高歌，风靡了长安，可是，你却是春闺深锁一室愁，过着寂寞的日子……”

“我……我很好啊！”青凤说，“主上垂顾，青睐有加，又有你们这两大高手，保护我的安全，锦衣玉食，凤楼幽雅，王妃千金，也不过如此生活吧？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？”

“凤姑娘，青凤楼门禁森严，除了主上之外，从无一个三尺童子，得入半步，今朝你闺房置酒，接待佳宾，难道真的是神女无情吗？……”王嬷说，“我知道，你顾忌我们，不敢纵情恣放“我……你们……王嬷！李嬷！放他去吧！……”青凤似是突然失去了控制自己的能力，有些语无伦次的接道：“留下他，有什么好，一厢情缘，我怕……”

“不要怕！……”李嬷接道：“有我和王嬷帮你掩遮，主上不会知道。”

青凤举手拭去，夺眶而去的两行泪水，长长吸一口气，人已冷静下来，缓缓说道：“我很感激两位嬷嬷的爱顾，可是……”

“凤姑娘……”王嬷接道，“我们是真心的，不要再心存疑虑，你知道，我和李嬷练的是灭绝神功，早已消去了色欲之念，英俊郎君，潇洒公子，在我们眼中是一文不值，但这小子却也搅起了我们早已冻结成冰的那点温情，我们同情凤姑娘，也喜欢这小子，也动了促成你们一双俩好的心愿，当时，我还认为自己有点想入非非，那知和李嬷一商量，她竟然也有这份心愿。”

江枫心中忖道：“难道我修习这‘惑心术’除了可抗拒令人迷醉的媚功之外，还可以唤回人性中的温情，这王嬷、李嬷，本是受命监视青凤的人，怎么发了疯似的硬要作牵线红娘……。真是邪呀！”

但李嬷说道：“田公子，你怎么说？”

“我！不知道，但不能害了青凤姑娘就是，唉！她真要为此自绝，我岂不成了谋害她的凶手。”

“你小子还算有点良心，……”李嬷叹息一声又道：“世上事，就是这么的怪异不平，别人千金求见，想和风姑娘说几句话，就难如所愿，你小子却是桃花照命，眼高于顶的凤姑娘，竟然会宴客深闺，最是奇怪的是我和王嬷，无端插上一腿，你们好好谈吧！我们告退了。”

李嬷、王嬷，互望一眼，齐声说道：“小子，别忘了我们这份情意！”双双退出室外，顺手带上了房门。

青凤呆了一阵，才低声说道：“你站这里，不要乱动……”轻轻拉开木门，娇躯一闪而没。

江枫果然站着未动。

但他心中正千回百转，重新对自己作次评估，今晚上的事件变化，是早已设计好了的阴谋、圈套，还是自己修习的奇术，真有春风化雨的能力……。

但闻微风飒然，青凤已重回室中，掩上房门，低声说道：“她们真的不在暗中监视、偷听，双双巡行这座宅院的四周，看样子，确是存心要作成这次大媒呢？”

“她们受命追随在你的左右，暗中监视你的行动，自是贵主上的心腹之臣，怎会发生这种自愿倒戈的事情？”

江枫道：“你看，这中间，会不会有什么阴谋？”

青凤沉思了一阵，道：“我不知道，不过，主上已经有三个月未到长安了，就算这是她们设计的阴谋，也是出自两人的计划，田兄观察入微，可看出什么破绽？”

江枫全神贯注在青凤的神情变化上，他要找出青凤是否和两人串通一气？但他却看不出青凤有作伪的样子。

“是不是也怀疑我……”青凤幽幽说道，“你究竟是干什么的？目的何在？”“看来，凤姑娘也对在下动疑了……”江枫道，“当今武林之中似是早为一股神秘的力量统治了，只不过区区是一个漏网之鱼。”

江枫单刀直入的试探，希望把事件引入正题。

“我知道你不会为我的姿色所迷，果然是有为而来，可悲的是妾身却已自蹈入情网之中，说吧！你想从这里得到什么？趁她们未在偷听，我也许能提供一些内情。”

江枫道：“好！那我就直言求教了！”

青凤点点头。

“姑娘就是那股统治江湖的神秘组合中人了？……”

“是！好像江湖中各大门派，都已入我们的掌握中了，武林道上，已经没有强大的力量反抗我们，你一个人，又能成什么大事？……”青凤说，“我佩服你技艺上的成就，但独木，又何能撑起将倾的大厦呢？”

“我很孤独，所以，很需要像凤姑娘这样的红颜知己，帮助我……”

“你是说，已把我视作知己的好友……”

“是呀！……”叹息一声又道，“相识满天下，知己有几人？凤姑娘，我们相逢的时机不好，但能一见如故。”

“你不是在骗我吧？……”青凤说，“知己二字，岂可轻相许诺。”

“我说的字字真实，……”

“我相信……”青凤接道，“你如借机反击，我早已沦入败亡，时间不多，先谈重要的事情。”

“对！……”江枫道，“你中的主上，可就是统率那股神秘力量的首脑吗？”

“他只是很有权势首脑之一，……”青凤说，“但却不是唯一的首脑人物。”

江枫点点头，道：“姑娘在组合之中，也算是重要人物了？”

“我只是众多的女弟子之一，只因稍具姿色、才慧，被选入金花级弟子之中，学到了较深奥的武功，不知是幸运或是不幸，我被主上看中了，受到更多的照顾，但却献上了少女的清白身子……”

“我相信你没有选择的自由……”江枫多情地说，“青凤，不要为过去悔恨，想想看今后该做些什么？你们那个以诡异、暴力统治的组合，任何一个女弟子，都没有能力抗拒被主上占有的能力。”

“内宫一系出身的女弟子，也许好些，因为统率她们的人，都是女人，……”青凤说，“这座洛阳居中的四季花婢，全是内宫一系中人……”

“她们要陪酒、侍客，应付各种不同的男人，比起你这个差事，辛苦多了。”江枫微笑着说。

“你早就来过洛阳居了……”

“是！而且，还召过春花四婢陪酒，论才慧、姿色，她们绝无法和你相

比.....”

“你找错人了.....”青凤说，“四季花婢中超等人物是梅花姑娘，她才是四季花婢中的魁首，你应该去见识一下...”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她美色夺人，媚术精湛，她存心去抓住一个男人，那男人绝无法逃过.....”青凤斜睨看江枫，接道：“这样的花魁、美女，你不去见识一下，岂不是虚此长安一行。”

江枫不愿多说梅花，口气一变，道：“姑娘不是内宫一系中人？”

“我不是.....”青凤道，“我是属于天王门下的弟子.....”

“又是天王、又是内宫，这哪里像江湖上的组合，.....”江枫道，“它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只是一种称呼罢了，叫起来又别一般江湖组合，田兄，我知道的只限于此，但就我观察所得，似乎天王不至一个，应该还有一种力量控制着他们，.....”青凤说，“这些事，我只能听，不能问，那会引起他的怀疑。”

“内宫弟子和天王门下，是不是处的不太融洽.....”江枫道，“你和四季花婢，也没有往来？”

“何至是不太融洽，简直是冰炭不能同炉，现在还能维持个和睦相和的局面，那就是我们奉到了一种严格的命令，不得同室操戈，违者处死，我相信这道令谕，不是天王的意思，令谕是天王和宫主会衔颁下，逼他们颁下这道令谕的人，才是最有权势的人.....”青凤确有尽吐所知的用心，笑一笑，接道，“说起来，有些可笑，天王和宫主原本是一对夫妻，如今却各成一系，互不相容，不过，他们两个人见面时，还能保持一定风度，彼此间谈笑风生。”

江枫道：“这洛阳居中，那一方面的实力大些？”

“这里就更复杂了.....”青凤说：“内宫一系中，以梅花为首，天王门下，由贱妾担纲，但天王担心我行为逾越，派了李嬷、王嬷来暗中监视我的行动，两人除了使我个人私生活上，无法自由外，公事上，却是大好帮手，她们武功精奇、机警无比，洛阳楼的侍应男女，以高大斗为首，共有十八个人，这就是天王门下的实力，好像不如内宫一系的人手众多，但我相信，我们人手虽少，但却精锐过之，除此之外，表面上，我们都由这里的总管统率，他是天马总堂中派来的人，也是真正的江湖中人.....”

“天马堂又是怎么回事呢？我都会尽我所知的告诉你，.....”青凤说，“天马堂是真正江湖人物聚集的组合，近百年来的江湖上的凶神、恶煞，大都集中那里，天马总堂的堂主，更是江湖上第一凶人，可惜，我不知道他的名字，天王好像提过，但当时我没有留心记下来.....”

“天马堂.....”江枫沉思了一阵接道，“好像没有听过这个组合。”

“他们的活动，也是暗中进行，就因为它具有了神秘外衣，所以，实力扩展的很快，五年之前，我们尚在苦练武功的时候，所有的行动，都透过天马总堂，.....”青凤说，“直到我们一、二、三，三届弟子出师，才独立门户。”

“好沉深的城府，.....”江枫道，“单是这份忍耐的工夫，就非常人能及了，但他未料到，这种分化实力的策略，虽然便于统率，但却易生对立，虽夫妇亦所难免，你们天王门下和内宫一系，就是个最好证明了。”

“据我所知，他们夫妇失和，别有原因.....”青凤古怪的笑一笑又道，“你知道他们为什么叫天马堂吗？这名号不但没有霸气，也缺少气势？”

“你知道？”江枫笑道，“以你的身份地位而言，知道的真还不少？”

“别忘了我是天王的小情人……”青凤苦涩一笑，接道：“他为人虽然谨慎，但也难免酒后失言，我知道这么多事情，都是无意中说出来的。”

“好！那你就说说，天马堂的来历吧？他们为什么不取一个有气势的名字？”

“天马渡危……”青凤说，“天马总堂中人，有很多都是被武林中各大门派围剿的恶魔凶煞，在危急中被人解救，乘天马飞驰而去，渡过死亡危难……”

“好计谋……”江枫道，“这些人以后就苦为所困了。”

“不错，所以，天马总堂集聚了三山五岳的人物，五湖四海的凶煞……”青凤道，“他们组合成你所谓神秘力量的初期主力。”

江枫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果然是了不起的设计……”

皱眉沉吟，良久不语。

青凤看他满脸凝重，似是在集中全神，思索一件重大的问题。

这时刻，青凤如若突然出手，十之八九有点中江枫穴道的可能。

念头在青凤心中掠过，暗中运气，突然双手并出，点中了江枫四处穴道。

江枫千思万虑，也没有想到青凤竟是如此奸诈的一个女人，完全无法预防，竟被一下子点中了穴道。

不禁一呆，道：“凤姑娘，好高明的装作，区区佩服极了。”

“我告诉你的全是实话……”青凤嫣然一笑又道：“像你田兄这么聪明的人物，不说实话，如何能取信于你。”

“那是说凤姑娘早就有出手袭击我的计划了……”江枫道，“只是在等待这一个适当的时候。”

“不是……”青凤说，“出手点你穴道，只是一时起意，在小妹的感觉中，田兄任何方面的成就，都可能高过小妹很多，所以，我不能再冒险了，我已经两度败在了田兄的手中，使我感觉到‘迷魂大法’已不可恃，所以，只好趁到这个机会点你穴道的了。”

江枫笑道：“果然一击得手，现在，凤姑娘准备如何处置在下呢？”

他内功精深，口中虽然说话，但仍能暗中运气冲穴。对这种自救的武功，江枫下过了一番苦功，别人要一个时辰的时光，他只要一刻工夫。

“你说呢……”青凤笑意盈盈的回答着，人却开始行动，内劲透指而出，又点了江枫六处大穴。

江枫暗暗叹息一声，放弃了挣扎的念头，这六处大穴受制，使江枫无法再提聚内功，全身受制，只由任人宰割的份了。

“现在，该小妹妹问问你了……”青凤说，“先告诉我你真实的姓名？”

江枫苦笑一下，闭目不语。

青凤摇摇头，笑道：“看来，你和一般人并无太大的不同？”

江枫霍然睁开双目，道：“这话从何说起？”

“一般武林中人，被擒之后，也和田兄一样，闭目等死，好像颇有一副英雄气概……”青凤笑道，“我如咬咬牙杀了你……”

“败军之将，不足言勇，不论你用什么手段制服了我，但你总是赢了，区区败的不甘，但也只好认命……”江枫道，“杀刚任凭，但如要区区向姑娘求恕饶命，那就要你失望了。”

“杀你吗？不过是举手之劳……”青凤道，“就算我不忍下手，也可以要人代劳，可是，你胸中的抱负、理想，岂不要尽付流水，人啊！不管如何

强壮，精悍，死了就变成一场空幻，你可相信你真能化为厉鬼，找我索命，所以，你应该改变一下……”

“改变……”

是啊！至少，也该对我虚以委婉，留得青山在，那怕没柴烧……”青凤轻轻在江枫的脸上亲了一下，接道：“像我一样，半真半假的说出你的目的、用心，找机会施予反击，也许，你还可以反败为胜？”

江枫听得心头泛生起阵阵的寒意，忖道：“我自觉机警，心中也一直存在以毒攻毒的念头，临敌之时，竟是心存了妇人之仁心中念转，口中说道：“姑娘想问什么呢？”

“先说你的真实姓名吧！”

“好！我姓江，单名一个枫字。”

青凤点点头，道：“姓名不错，再说你来洛阳居的用心吧？”

“想查出你们的来历，在下刚才问你的事，就是我来此地的目的！”

青凤笑道：“我相信你不是一个人的独脚大盗吧？……”青凤突然扑向江枫，紧紧拥抱，一阵狂吻之后，才低声接道：“对不起，我应该说是独行大侠才对！”

“你不怕你的主上发觉你如此轻狂，会把你依规处置……”江枫道：“那时，凤姑娘的际遇，只怕比我江某人还要不如了！”

“情不自禁啊！江枫，你难道一点也不清楚自己，是一个令女人发狂的男人……”青凤把脸儿紧贴在江枫的脸上，接道：

“看到你身受禁制，真叫人心疼得很。”

她说的真情流露，真叫人难分真假。

江枫道：“这么说来，凤姑娘还有点喜欢在下了？”

“何至是喜欢……”青凤道，“简直是爱得发狂，江枫，我知道你修习过异术，因为不管如何英俊，多才的男人，也无法在很短的时间中，用一缕情丝，如此紧紧在女人的心上，我相信愈接近你，隔入愈深，就像我现在一样，已经快控制不住自己了，所以，我要耍点花样，请江兄多多原谅。”

江枫心头一跳，道：“什么花样？”

青凤想到就做，而且，动作奇快，探手由怀中取出一方白色的绢帕，起身拿过一只笔，一盒朱砂，在白绢上画了一个鬼脸，笑道：“小孩子的玩意，不过，可能很有用。”

把白绢蒙在江枫脸上，笑道：“我把你那双勾人魂魄的眼睛给遮起来，江兄，这样也许我就可以克制自己了。”

江枫没有动，那方绢帕，只是轻覆在脸上，只要吹口气，就可以把它吹走。

但吹掉绢帕，还不知道青凤会耍出别的什么花伴，江枫内心之中，实在有点畏惧。

他心中明白，现在是无法反抗，任何激怒青凤的动作，都是自取其辱。

但闻青凤娇媚的声音，传入耳际，道：“江兄，小妹的画艺不佳，这张脸实在是画得太难看了，不过，小妹倒是轻松多了。”

江枫道：“凤姑娘，最好的办法，那就是把我杀了，永绝后患，如果，凤姑娘对我江某人真有一点好感，最好不要想尽办法羞辱我！”

“言重了……”青凤急急说道，“小妹的这一切，都是为了自保。”

“好吧！君子绝交不出恶言，凤姑娘准备如何处置江某人也可以下手

了。”

“江兄，可是想听听小妹的想法，如是江兄不满意，咱们可以商量修订。”
口气婉转，声音甜美，有如深闺私语，极尽娇柔，那里像和敌人在谈论生死大事。

江枫心中一动，忖道：“听她的声音之中渗入内力，又想施展‘迷魂术’对付我了，我如装作为她迷魂大法所制，不知会是怎样一个局面？只怕，我几处要穴受制，无法运功自卫，会不会真的沦入魔道，为她所制，成为青凤裙下的不二之臣……”

此时此情，江枫第二希望是，怎生把被擒的消息传入七宝和尚耳中，这个酒肉不戒的大和尚，游戏风尘，胸怀禅机，实叫人难测高深，江枫深信，只要有一点示警，大和尚就全力探究，设法救援。

如果，能把这消息传给梅花，这个已为自己异术征服，陷身情网的姑娘，又会有什么行动呢？江枫想到了很多传出消息的方法，但无法在青凤的闺房中施用……。

在江枫的脸上，覆盖了一张朱砂画的鬼脸，青凤固然可以逃避开江枫一双眼神，但她一样看不到江枫的神色、表情，无法揣知他心中的反应。

对江枫这样一个胸藏锦绣，无法捉摸的人，青凤的一切举止，都极尽小心之能事。

她站起身子，又点了江枫两处穴道，才格格一笑，道：“第一个办法，是把江兄解天王处置，他们杀你、刮你，小妹是眼不见，心不烦，这个办法，江兄是否同意呢？”

江枫又被点了两处，心中怒火如烧，这女人的谨慎、恶毒，实是点滴不漏，想来，传出讯息的打算，只怕也完全绝望了。“江兄不讲话，大概是不同意第一个办法了……”青凤娇声

说道，“第二个办法，那就简单多了……”

“不过是举手之劳……”江枫冷冷说道，“生死由命，姑娘请出手吧！”

“真是天大的误会啊！……”青凤道，“我要杀你，又何用和你多费唇舌呢？”

“江某认命了，你高兴怎么折磨我，尽管请便！”

“看起来，你对小妹的误会很深，你为什么不住好处想想呢？我是在打算放了你！”

“放了我？”

“是啊！只要你能使我相信，不对我报复，今生一世，永不和我为敌，我就立刻放了你！”

“在下的保证，凤姑娘肯相信吗？”

“本来，江湖上一诺千金，小妹应该相信，不过，小妹一身邪气，你江兄也不是正人君子，男奸女诈，只用嘴巴说说，叫小妹如何相信？”

“凤姑娘的意思呢？”

“我要你写下文书……”青凤道，“白纸黑字，再加上人证，你赖也赖不掉了……”

“好！你解开我右手穴道，我就写份契约给你……”青凤伸手取下蒙在江枫脸上的白绢，神情肃然的道：“你听着，还有下文呢？”

“说下去，情势迫人，能够答应的，我都答应。”

“娶我为妻，而且，要写在文书上，还要你一个朋友作证人……”青凤

说，“我要他参加婚礼，看着你我拜天地，当然，也请他喝杯喜酒……”

“这个……”江枫大感为难。

“不愿意是不是？……”青凤冷笑一声又道：“我知道，你嫌我已不是清白之身，妓女都可以从良，何况，我青凤只交过一个男人，而且，还是被他恃势逼奸，难道你一点都不可怜我……”

“我是说……”江枫苦笑一下，道，“你是天王的宠妾，他怎么会放了你？”

“你如是娶了我，我就是你的妻子，绝不会再让任何男人碰我一下。”

“你要背叛天王……”江枫道，“他会派人追杀你！”

“所以，我一定要嫁给你才行，你总不能眼看着妻子被杀，袖手不管吧！……”青凤道，“再说，天涯辽阔，我们可以找个地方躲起来。”

“第一，我不一定是天王的敌手……”江枫说，“更无法和你遁迹山林，……”

“我明白了……”青凤笑一笑又道，“你胸怀大志，要在江湖上闯番事业，那就更需要我的帮助了！”

江枫心中有苦难言，有些事，无法说的太明显，只好叹息一声，道：“青凤，你的姿色、才慧，都是人间极品，整个的长安城，被你引诱的如痴如狂，他们只要能一亲芳泽，大概要他们立刻去死，他们也会答应。”

“说了半天，你还是不答应了……”青凤说，“你要在江湖上有番作为，必需要闯过天马堂和我们这个组合两大关口，我对你的帮助，那就不是我的姿色能够比拟了，江兄，你如何决定？小妹正等待答复呢？”

“我答复你……”江枫道，“我是一个浪子，所以，我不在乎你是不是清白的身子，我由衷的接纳你，也愿意承认你是我的妻子，我可以写个字据给你，我们两个人，也可以行礼如仪，进入洞房，但要免去我朋友观礼这件事，目下的情势，我们不能招摇，你如果相信我，咱们就一言为定，如是不肯相信我，青凤手杀了我吧！我不是很有度量的人，一旦脱困，我们报复手段，十分恶毒……”

“看来，你真的十分为难，文书也不用写了，只要起个誓，我立刻解你穴道……”

“我也有下文，你听着，你是我唯一的妻子，但不能干预我和别的女人往来，当然，有一天，江湖安静了，我们都还活着……”江枫说，“那时，我带着你息隐山林。”

“这一点你可以放心……”青凤说，“你可以有大堆妾婢，也可有数不完的女人，只要她们不取代我正室的地位，我都可以容忍……”

“青凤，我说的整个过程，我要和很多女人接触，尤其是你们那个组合中，女人特多……”江枫说，“我必须和她们周旋。”

“就算是江湖平静了，你也可以弄几个爱妾……”青凤道，“养一群歌姬，我不会吃醋，更不会干涉你。”

“这……青凤，我有点怀疑了，你是不是真的喜欢我了……”江枫道，“世上会有如此大方的妻子吗？”

“唉！有一个正室的名分，我已经很满足了……”青凤笑道：“这是补偿你呀！因为，你娶的老婆已非完璧，她将用最大的容忍，作一个最柔顺的妻子，现在，我们都没有奇术迷惑对方，说的话，字字出自真情，肺腑，江枫，事实上，我根本不知道，我能陪你多久，也许一年半载，也许三五个月，

我就会丢了性命，现在，我解你穴道。”

果然，侧身而上，解开了江枫八处要穴。

江枫也重信诺，竟然真的起了重誓，把青凤视若唯一的妻子。

但江枫也表现了世无其匹的男人风度，他要青凤仍留下来，共同为挽救江湖大劫尽份心力。

但青凤却发了愁，说：“我如留在青凤楼，一旦天王到此，我要如何应付？”

“像过去一样，青凤，我们的婚约，摆在心里，……”江枫道，“等大事底定，我们再诏告江湖，正式举行婚礼……”“不行啊！你怎么能让全江湖中人都知道，你娶了我这样的人……”

“你很好！歌声动长安，使百万人为你风靡，我江枫娶了这么一个老婆，谁心中不羡慕呢？”

“人家说真的，你却在开玩笑……”青凤愁眉苦脸的说。

“婚约已定，我又起了重誓，你可不能变卦呀！青凤，我说的也是真话，……”江枫道，“字字出自衷诚。”

“那是以后的事，以后再说吧！眼前最重要的是，我要如何应付天王……”

“我说过，像过去一样啊！……”

“不可以，江枫，我可以死，不能让他再碰我……”青凤神情坚决，大有不惜一死之势。

江枫察颜观色，心知此刻不宜再动，略一沉吟，道：“咱们都想想看，能不能找出个两全其美的法子。”

青凤突然扑入江枫怀里，低声哭泣起来，一面幽幽说道：“江枫，十九年来，我从没有真正的快乐过，完全活在怨恨和悲痛之中，现在，我才觉着自己是一个人，江郎，你要好好的惜爱我！”

“我会的，青凤，我会全力以赴……”江枫道，“以后，我们会常相见，不过，王嬷嬷、李嬷嬷那边，你多用一点工夫。”“她们不是纵容我……”青凤说，“因为她们是天王的心腹，我不知道你是否对她们用过‘迷心之术’，她们竟然全心在撮合这件事情，你可小心啊！她们是为了你，……”

“这个……”江枫是真的有些怕了，低声说道，“小凤，我看，咱们得换个地方见了？”

“不用太担心……”青凤道，“她们练的灭绝魔功，整个人练的没有了性欲，她们可能真是喜欢你，但也只是喜欢罢了，不会有别的要求，她们要的是心理上的慰藉，你嘴巴甜一点，让她们拍拍摸摸，顶多吧！抱你一下。……”

“这像话吗！”江枫道，“那我算是什么人哪？”

“没有法子啊！江郎，做大事，不拘小节，再说，这样做也是帮我的忙，如果，王嬷嬷、李嬷嬷不配合，三日之内，天王就会赶到长安，何况，她们武功奇高，把她们争取过来，对你的帮助也很大。”

江枫苦笑一下，道：“当年师长传我‘惑心术’时，告诉我，能使所有接近我的女人，都会为我陶醉，我自己还有点飘飘然的感觉，想起今世美女，都系我一缕情丝，前无古人，却想不到，我竟因习此术，行如男……”

青凤突然伸手，掩住了江枫的嘴巴，道：“别自负太深，你如未习此术，又如何能抗拒我的迷魂大法，也不会得到王嬷嬷、李嬷嬷重顾，你可能被人杀

了……”

“说的也是，有利有弊，也只有两害相权取其轻了。”

“近百年来‘惑心术’只有天狐夫人的最为精湛，江郎可是跟天狐夫人学的？”

“是！她是我师长之一……”

“这就难怪了……”青凤说，“当年，我们修习此术时，传艺师长，也曾经提醒过我们，‘迷魂大法’不能抗拒‘惑心术’，不过天狐夫人是女的，怎会收你这个小男生作徒弟。”

“小凤，天狐夫人是至情至性的人，一笑之下，力能颠倒众生，所以，她以后就永不再笑，你想想看，一个要忍往数十年不笑，是多么困难的事。”

“是！她是天狐仙子，我是小妖女，成了吧！我是无意的，你不要生气啊！”

“唉！我怎会生气，我只是告诉你她的伟大，小凤，我们要学她老人家……”江枫说，“术无邪正，用之正道则正。”

“知道了，夫君，为妻帮你提水洗澡，算罚我不敬之罪，好吗？”

她没有再施异术，却完完全全是少女的娇俏活泼，江枫为之心动。

她极尽人妇之道，为江枫宽衣解带，脱靴擦背，伺候的无微不至。

春宵千金，罗帐情深，青凤施展出浑身解数，鱼龙漫衍，极尽娇柔……。

这一觉，直睡到日上三竿。

两人起床针对清洗之后，王嬷、李嬷早已经备好早点，入室相请。

喝！这两个中年妇人，竟然也刻意的修饰一番，黑发油光，脂粉薄施，两张白透红的脸上，一直挂着迷人的笑意。

奇怪呀！别人成其好事，也不知道她们高兴个什么劲头。

看得出两个人对江枫特别殷勤，就像两个慈母迎接到万里归来的爱子一般。

不对呀！妈妈对儿子，不像这种态度，行止间有点暧昧，摸一把，碰一下，就差没有抱过来亲一下。

江枫昨夜枕畔，受了密教，要应酬这两个中年妇人，所以，江枫忍受着她们的折腾，还要面带笑容，敬谨接受。

吃过早餐，江枫告辞离去，青凤却突然扑到在地，跪在王嬷、李嬷面前，掩面低泣。

两个老妈子呆了一呆，同时伸手，扶起了青凤，王嬷道：“凤姑娘，折杀我们了，什么事，你只管吩咐下来就是，我们力所能及，决不推辞。”

王嬷、李嬷虽是受命监视青凤，但究竟是主仆的名分，青凤这一招厉害无比，把两个老奸折腾的手忙脚乱。

青凤一面哭，一面说道：“两位嬷嬷，视凤儿有如自己的女儿一般，受顾情深，凤儿也把两位当娘亲一看待。”

好一顶高帽，重逾千斤，压得两全绝情断义的老妈子，摇摇欲倒，却又心头舒坦。

“凤姑娘……”李嬷说，“不要哭，你有什么困难，告诉我和王嬷。水里水里去，火里火里行，就算天塌了。有我们两个先顶着，乖凤儿，别哭了，你这么一哭，我们也是难过的很哪！”

“两位嬷嬷，凤儿受命，不敢违背，昨夜留他一宵，但我越想越怕呀！”

厉害呀！厉害，把这偷人留客的大帽子，一古脑全扣到两个老妈子的头

上。

王嬷、李嬷，相互看了一眼，道：“我们同意了，你还有什么好怕的！”口气很大，但却泥足深陷，欲拔不能了。

“凤儿是担心，这件事如若被天王知道了，他不把凤儿千刀万剐才怪？”

王嬷点点头，道：“知道了，是有点麻烦，不过，这件事，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，他又不会阴阳八卦，算出来昨夜事？”

“是啊！我三个人都不说，他又怎会知道呢？”李嬷说，“这种事，你不认帐，我们什么都没有看到，他就听到什么闲话，也是查无实据啊！”

“可是……可是，以后……”

青凤呜咽着说不下去。

“凤姑娘，你一向说话，简单明了……”王嬷说，“乃一方领袖之才，今日怎么吞吞吐吐，真把老身急死了。”

“怕什么？我们三人一心，其利断金，不用顾虑什么？……”李嬷道，“有话就明白说啊！”

“凤儿是说，别让他再来了……”

“你是指江公子啊！……”王嬷沉声的说。

原来，江枫已告诉两人自己真正姓名。

青凤点点头。

“你舍得啊！凤姑娘……”李嬷说，“真能忍住不想他！”“想是想，可是性命要紧啊！……”青凤说，“凤儿死不足惜，只怕连累了两位嬷嬷，我就万死莫赎了。”

王嬷沉吟不语，脸上的神情，不停的变化，显然，她内心之中，正在作激烈的挣扎。

良久之后，王嬷突然一咬牙，道：“李嬷？你怎么说？”“我听你的！”李嬷答复的很干脆。

“凤姑娘……”

“别叫我姑娘，由今日起，我就拜在两位膝下，今后，咱们是母女相称。”

王嬷呆了一呆，道：“这个老身如何敢当！”

打铁趁热，青凤立刻拜了下去，道：“义母、姨娘，请受女儿一拜。”

青凤立刻分别对两人行了大礼。

王嬷、李嬷，心中是又高兴，又是紧张，糊糊涂涂的肩上了千斤重担。

扶起青凤，王嬷面带愁苦的说：“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，江公子只此一遭，老身相信是绝不会有有什么风声漏出去，但如此常相往来，那就难以掩人耳目……”

“总不能让他们两地相思……”李嬷说，“那咱们不是给凤儿帮忙，是害了她了。”

“我知道，所以，我在想……”王嬷说，“有没有什么两全其美的办法？”

“唉！义母，姨娘如此的煞费苦心，凤儿一定要告诉薄郎，要他好好的孝顺两位。”

王嬷、李嬷，俩人脸上都泛起满意的笑容。

青凤望着王嬷道：“义母，天王的脾气你很清楚，他可是宁可错杀一万，也不放过一个可疑的人，只要他听到风声，他一定会对我下手。”

“不错，那时……”李嬷说，“只怕连我们也不可放过。”“对！”王嬷道，“这件事，咱们要早些准备。”“怎么准备呢？”青凤望着李嬷道，

“姨娘可有高见？”李嬷嬷道：“也不用太担心，这件事，让我跟你义母合计合计再说，总会找出一个方法出来。”

“好！姨娘和义母商量商量，凤儿不打扰了，我也要仔细的想一想……”青凤说，“看看能不能想出善策。”“凤儿……”王嬷嬷说，“不要太劳神了，今天还要登台。”“凤儿知道！”深深一礼，转身而去。

江枫离开了青凤楼，直奔一家客栈之中，那是他告诉梅花的住处。

店伙计迎上来，低声道：“客官，你可回来，一位大姑娘已经来了两次找你……”

江枫嗯了一声，道：“人呢？”

“刚走了，天不亮就跑来，直等到刚刚才走！”店伙计说的声音不大，但眉眼齐动。

看样子，他心中高兴的很。

江枫低声道：“大姑娘长的什么样子？”

妈呀！那不是人哪！简直是月宫嫦娥迷了路，跑到我们客栈里来！”

“噢！只是很美吗？”

“美的冒泡，我是三生有幸啊！为她送了杯茶，而且，出手大方，一赏就是十两银子，我三月的工资加起来，也凑不齐这个整数啊！”店伙计口沫横飞的说。

“我知道了……”江枫道，“那位姑娘可有什么交代？”

“她说有要紧的事，必需和田大爷当面商量。”

“还有呢？”

“她说冬雪留香，田大爷就知道了，她在家里等你，要你最迟今晚上一定要去，田大爷，她是说今天晚上啊！”

店伙计特别把今天晚上重复了一句。

江枫取出一块碎银子，大概有三两多重，赏给店伙计，笑道，“她是千金小姐，有钱的很，我就不如她了，伙计，将就着收下吧！”

店伙计接过银子，连作了两个长揖，道：“田爷，谢谢你的厚赐。”

江枫挥挥手，店伙计退了下去。

掩上房门，江枫在木榻上盘膝而坐，准备好好的调息一下，存足精神，去见梅花。

昨夜和青凤交手的演变，完全出了他意料之外，几首命丧在青凤楼中。

这场惊险的往事，虽然已成过去，但留在他内心中的警惕，却如烙印一般，深印在心上。

仔细推敲那夜沦落下风的关键时刻，就是那一瞬间的忘去戒备。

如是昨夜中青凤一击不中，江枫的反击，必将是强悍无比。

当然，局势发展到双方不以武功拼搏，不会有昨夜那番醉人如酒的温馨时光……青凤楼刀光、剑影，贱血楼头，如今的洛阳居，只怕已人仰马翻，天下大乱。

有些事，忍理之忿，反会把一场凶险的场面，变作和悦之局，使干戈化作玉帛。

这番凶险的历练，使江枫体会到那个已统治了江湖的神秘组合中，充满着矛盾，只要能把握机会，就可以分散他们的力量。当然，一个最重要的基本条件，是本身技艺修为，具有接受考验的能力。

江枫对本身具有的潜能力量，也有愈来愈强的信心。但也体会到对敌用

术之间，不能有任何大意、松懈，也许第二次再被人制住了穴道，就不可能有昨夜同样的幸运。这一番深思、长虑，使江枫增长了不少对敌的智略，举一反三，也多了不少的江湖经验。

不过，这一番用心深思，已无法再安静下来，索性站起身子，换身衣服，直奔风雪小馆。

张四姑迎入江枫，笑道：“你来的正好，雪、霜二女的父母，刚刚赶到。”

“好极了……”江枫说：“小弟也想向他们请教一些事情。”张四姑停下脚步，道：“怎么？你认识他们？”

“没有见过……”江枫道，“但我听说过他们的大名。”“胡扯……”张四姑微笑道，“你骗人，骗到大姐的头上了，他们很少在江湖上走动，从不和武林同道来往，他们籍籍无名，你怎会知道他们？”

“大姐，精明啊！……”江枫道，“小弟一跟斗翻个十万八千里，也逃不过大姐的手掌心了。”

“少灌迷汤了，大姐不吃这个……”张四姑道，“说实话。”“唉！是几位师长告诉我的……”江枫道，“他们隐居天山，也是受他们之命，在那里苦练剑术。”

“我有些明白了……”张四姑道：“他们是布下的棋子之一。”江枫点点头。

“我呢？……”张四姑幽幽说道，“也是你几位师长布下的棋子了？”

“大姐是一代奇人……”江枫道，“对恢复武林清风、明月的关系至大，小弟确实是得到了师长的指点，去求大姐相助。”

“嗯！……”张四姑苦涩的说，“也是他们要你施展奇术诱惑我了，让我一跟头栽倒你的掌握中，死心蹋地的为你效命？”

“大姐，言重了，小弟确实对大姐施展过奇术，不过，小弟对大姐之情，却是一片真情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……”张四姑幽幽一叹接道，“除了第一次之外，你确未再用过奇术迷惑我，可是，我已经栽进去了……”

“大姐，我们的燕婉之私，小弟绝不敢忘记，……”

江枫神情肃然的说：“但小弟深挂心上的却是江湖重光的大事，大姐要小弟如何交代，江湖底定之后，小弟无不遵办。”

“我只求你一件事，不论你日后有多少红粉知己，但你内心中一定要为大姐留一席存身之地。”

“是！小弟绝不敢辜负大姐。”

张四姑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情缘易尽，孽缘难了，大姐这一辈子，看来是被你吃定了，走吧！别又让两个丫头疑神疑鬼的。”

第七回窝里啃血溅洛阳居

大厅分坐着一对中年男女。

男的四十左右，一袭青袍，五络长髯，面如满月，目似朗星，有一股飘然出尘的仙风，想是久年山居，不染俗气的关系。

至于中年妇人，除了一身月白衣服，是中年妇人穿着颜色，别的却不像中年人的样子。

吟雪、吟霜，依偎身侧，有如三个姐妹花，深山幽谷能孕育出奇花、异鸟，也能培养出不沾人间烟火的仙子人物。

“你就是江枫……”青袍中年微笑道；“果然是一个肩承劫难，背负重托的千里驹……”

“过奖了，小弟心仪已久，今日有幸拜识，……”深深一揖，撩起衣襟，就要拜倒。

“不成，不成……”青袍人拦住了江枫忙道，“你就是主帅，我们是受命受你指挥的人，怎能本末倒置。”

“是啊！兄弟，我们已经等了你十八年……”中年夫人微笑着说。

“娘啊！你怎么能叫他兄弟……”吟雪说，“江大哥的年龄和我们差不多呀！”

中年妇人回顾了吟雪一眼，道：“江少侠胸罗万有，武艺绝世，你们怎能比万一……”

“娘，姐姐是说江大哥的年龄啊！又不是说他的本领……”吟霜接道，“江大哥的本领大，我们知道，张姨已经说过无数遍了，以后，我们要追随在他的身侧，一定要磨着他传些绝技给我们。”

够了，以青袍人夫妇的聪慧，那里听不出一对女儿的心愿，夫妇相视一笑，竟似完全不放心上。

江枫却听得头皮发炸，转向青袍人道：“如若小弟没有记错，大哥是复姓欧阳，单名一个昭字。”

“好记性……”欧阳昭笑道：“我们彼此记在心里二十年，今年总算见面了。”

“是，如非大姐的安排，还真不容易找到欧阳兄长夫妇呢！”江枫看了张四姑一眼，满脸感激神色。

“江兄弟……”欧阳夫人道：“知道嫂嫂我的名字么？”

“知道，……”江枫道：“嫂夫人姓罗，闺讳一个兰字，不知兄弟是否记错了？”

“娘，他真的知道啊！”吟雪道：“张姨说江大哥无所不知，她怎么连娘的闺名也知道呢？”

这对在山野久居的夫妇，对女儿的教育，全无迂腐之气，使她们充分的保有了少女的天真。

倒是罗兰被女儿问的脸上一热，道：“你爹和娘，就是为了他，才常住深山，苦修剑术，二十年未履江湖，……”

看来，她似是一个外向的性格，这二十年深山幽居，心中还闷了一口无奈之气。

“是啊！江兄弟，你大嫂，为了山居中的寂寞，还和我呕了很久的气……”欧阳昭大笑，道：“有一年的时间，连一句话都不跟我说。”

“有这种事……”张四姑道：“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呢？”

江枫一个长揖，道：“真是亏负嫂夫人了，都是小弟之错。”

“听他胡说八道……”罗兰说：“当年山居习剑，我也事先同意的，怎会和他争执……”

白了丈夫一眼，接道：“吵架是有，不过，不是为了山居寂寞……”

“如是你们吵架的事，和小弟无关……”江枫道：“小弟就心安多了。”

“怎会和你无关……”欧阳昭道：“我们这二十年来，完全是为了你在活着，所以，我们夫妇的事，样样都和你有关！”

“这个……”江枫望着罗兰，见罗兰双颊绯红，心中突然想到了张四姑说起的一件事情。

罗兰要生个儿子，丈夫却要她习武第一，不肯答应，想来，定然为了此事争吵，不禁失声一笑。

那知罗兰敏感的很，看江枫笑的暧昧，不禁一瞪眼，道：“你笑什么？”

“没有啊！”江枫急急否认。

幸好张四姑插口了，道：“罗兰，你们一家人都在这里，江枫也是你们神交了二十年的朋友，我心中有几句话，要当你们夫妇之面说清楚了。”

“四姑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也是我这一生唯一的金兰姐妹，什么话都可以说……”罗兰道：“说错了，也不会有人怪你！”

“你们对江枫的了解，……”张四姑道：“看样子是比我还深了，我们可知道他一身武功很博杂，也习练过迷惑人心的奇术……”

江枫觉脸上发热，羞红满面，却又无可奈何！

“我担心两个小侄女，跟在他身侧帮忙……”张四姑有些说不下去了，改了口气，道：“是不是不太方便呢？”

罗兰目光转动，发觉一对女儿，四只大眼睛，正凝望着她。

她们没有否认张四姑的话，自然是默认了。

罗兰大感为难，一时之间，确也不知该如何回答，只好喂了一声，道：“你听到没有？四姑已经提出问题？你这作爹的，该拿个主意呀！”

“我没有主意呀……”欧阳昭道，“女儿大了，有她们自己的看法、想法……。”

江枫越想越不对，站起身子，道：“诸位，我告个便！”

“用不着逃避……”欧阳昭道：“你也是当事人，最好也坐在这里，听个明白，如果是我们处置有错，你也可以提出高见啊！”

“这个……”江枫长叹一声，道：“目前江湖上控制局面的是一批身怀异术的人，他们来自西方魔教，和江湖上一些息隐的魔头，结合成一股强大无匹的力量，小弟受命于大局晦暗，阴霾遍布的时刻，为挽救武林劫难，确实修习了一些不为正道人士所喜的奇术。

我无法预期是否能让武林重光，只有尽力而为，死而后已，所以，我无法保证什么？

欧阳兄如是觉着雪、霜两位姑娘，不宜在污浊的江湖中走动，何不把她们送入一片清净的环境中成长，让她们盛放出清香之花……”

“不要……”吟雪突然开了口，道：“白莲花盛开于污泥中，无损于它的清白，何况，我也不想自己成为一株白莲花……”

“丫头……”欧阳昭道，“那你想成为什么？”

“桃也好，李也罢……”吟雪道，“我只要结出甜美的果实，要人们吃

的口舌生津，……”

哈哈一笑，欧阳昭道：“我佛割肉饲鹰，我儿可真有这番豪气吗？”

“江大哥身犯万难，此后遭遇的凶险，必将是惊心动魄，……”吟雪壮烈地说道，“女儿愿陪他赴汤蹈火，万死不惜。”

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，一个在深山幽谷中长大的少女，怎会忽然间，性格大变。

“吟雪，听爹娘的安排……”江枫道，“他们为挽救武林劫难，已奉献了自己！”

“爹、娘把最宝贵的青春，消磨在深山，剑技之中……”吟雪接道，“为的是要助你一臂之力，他们的女儿岂能躲避凶险……”

“好了！有女如此与几何异……”欧阳昭道，“傲啸风月，逃避尘劫，静则静矣！但其与草木何异，罗兰，怎么说？”

“自然是妻从夫意，你能勘破世俗，让他们燃烧自己，我也只有同意了。”

“吟雪；近火易焚……”欧阳昭说，“江枫已经说的很清楚了，他不会承诺什么，不论发生了什么事，你们可都要自己承担后果，别指望爹娘会给你们什么帮助。”

“是！……”吟雪道，“张姨告诉我们的，比爹说的还要明显，这件事，我和霜妹也商量过很多次，……”

“什么？霜丫头也和你有着一样的想法？”罗兰有些吃惊的说。

“是啊！娘如没有让我们逐鹿江湖的心愿，怎肯让张姨带我们下山……”吟霜说，“既然人已跳进了水里，那就不用担心雨水打湿衣服了。”

罗兰苦笑一下，道：“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，有一天老虎伤了你们，可不要叫妈！”

“不会的……”吟霜笑道，“大水冲了龙王庙，淹死总比枯死好，娘放心吧！我和姐，都会承担起火焚身的痛苦，帮助江大哥照亮江湖。”

“好吧！这件事到此为止，江老弟……”欧阳昭道，“两个丫头交给你了。”

江枫恭恭敬敬抱拳一揖，道：“小弟尽力保护。”

“我不担心两个丫头会拼战而死，怕的是她们无能自己，灭顶于情海之中，……”罗兰说，“但我答应过天狐夫人，欧阳一家人，都将应劫江湖，不会逃避责任。”

“所以，她才传了你青春常驻之术，……”欧阳昭笑道，“如果这一次大难不死，我将发苍苍，视茫茫，老态龙钟，你却仍是艳光照人……”

“艳色不褪，青春常驻……”罗兰说，“总比鸡皮鹤发好看些，也免得你留恋春色，充我于不顾，再说术虽能驻颜，却不会长生，有一天，你真的老病而死，我自会刎颈灵前，随你泉下，放心吧！娇妻虽艳丽，但此心已永为君所有了。”

“你听听，江老弟，你大嫂这份甜蜜的深情，怎不叫老哥哥永拜裙下，终身不渝呢……”

欧阳昭拂髯大笑，内心中的快乐，表露无遗。

江枫心中一动，暗道：“看来，人生真正的幸福，还是一夫一妻，相敬相爱，才能培养出生死一体，互击心灵的深情，我江枫这一生，只怕是永无这个机会了。”

眼看江枫低头沉思，神色凄伤，欧阳昭站起身子，拍拍江枫，道：“各

有因缘莫羡人，老弟，你才是天下男人妒恨、羡慕的对象啊！”

江枫苦笑一下，道：“小弟一直不提几位师长的名号，生恐画虎不成，伤害到他们的清誉，至于江某个人的生死，早置度外，就算落下个千古骂名，也无怨言，但我担心的是敌势强大！小弟一直无法了解几位师长，在暗中布下了多少人手？欧阳兄有赐教吗？”

“这个要你失望了...”欧阳昭说，“除了我们夫妇之外，在下也不知几位前辈布有多少伏兵。”

“我知道.....”罗兰说，“为了秘密，完全没有伏兵这个计划，我们夫妇只是个巧合。所以，天狐夫人以交换的条件，安排下我们夫妇作为援手，我们是你唯一的后援，江兄弟，天狐夫人对我有传艺之恩，说起来，咱们也算有同门之谊，据我所知，他们把全部的心血投注在你的身上，你也是他们唯一的希望.....”

“这.....”江枫神情肃然地说：“我愿全力一战，但小弟一人.....”

“谁说你一个人.....”罗兰目光一掠张四姑，接道：“易花手千变万化，一人可当十大高手用，我们夫妇息隐于大巴山中，她们的年纪不大，但剑术上的造诣，却已登堂入室，天狐夫人传了我不少的技艺，我也传给了两个丫头，你早该发觉了，她们都带了一点狐性，深山大泽中长大的姑娘，那会有如此的不畏人生的放纵.....”

听到此处，江枫忍不住回头望了二女一眼。

吟雪笑一笑，道：“江大哥，我们是深藏不露啊！是不是有点意外？”

“主要的是我们和娘打赌，.....”吟霜说，“如若江大哥瞧不出我们的底细，就算我们赢了，允许我们追随左右，所以，我们把自己掩饰了起来。”

“罗兰，你们娘三个，可把我给冤苦了.....”张四姑道，“害得我日夜替她们担心。”

“唉！我也很担心.....”罗兰说，“天狐夫人传授我的技艺，我自己很少习练，大都传授给两个丫头了.....”

看了丈夫一眼，接道：“所以，雪、霜两个丫头的狐性，比我深多了，在没有见到江枫之前，我担心这两个丫头，自负技艺，不会把江枫看在眼中，现在我又担心两个丫头这点道行，一跟斗栽下去，不克自拔！”

“大概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两全其美的事.....”欧阳昭道，“她们习练过狐媚之术，恐怕已无法建立起一个正常的家庭，那个人娶了她们，只怕要被她们折腾天翻地覆了，何不由她们去吧！反正你已经对天狐夫人许下承诺，欧阳一家人，都将应劫江湖！”

罗兰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好！你想的比我还开，人倒没有担心的了，由此刻起，你们两个丫头，就可以跟江枫走了！”

“谢谢娘.....”

吟雪、吟霜同声说，也同时躬身对罗兰一礼，显见她们心中十分快乐。

“慢一点，娘的话还未说完.....”

二女同时一呆，望着罗兰，目光中满是乞求之色，她们已经忍耐了很久，十几年的苦学苦练，急欲一现身手。

江枫望着雪、霜二女，心中却是暗暗佩服，她们习过天狐夫人的武功，但在外形上她们竟控制得很好，一点也瞧不出来，端庄纯洁，全无狐媚之气。

但闻罗兰接道：“天狐夫人的武功，虽然诡奇绝伦，但你们功力还浅，而且，面对的敌人，又是凶狡无比，如无张姨的易容神技，你们绝难逃过敌

人的追杀，更不要说帮江枫的忙了……”

“我们已学到了张姨的快速易容手法……”吟雪说，“紧急应变，已可应付。”

“你们张姨是最杰出的易容高手，数百年来，此中高手无出其右……”罗兰说，“你们是否已有应变的能力，要张姨决定了。”

张四姑微微一笑，望着雪、霜二女，道：“你们跟我来……”目光一掠江枫，接着道，“你也来，我把移花接木和五行潜术，传给你们。”

吟雪、吟霜、江枫，鱼贯追随在张四姑身后而去。

“谢谢你，兰儿……”欧阳昭低声道，“你竟然放弃了习练天狐夫人的武功，我知道，是为了我……”

“知道就好……”罗兰道，“天狐武功，变化奇幻，我不敢练它，是怕练出一身邪气，那就不知道一天要吵上几次架了。”

欧阳昭行近罗兰，一下子把罗兰拥入怀中，道：“我欧阳昭娶到了你这样一个天仙化人的妻子，不知是几世修来的福气……”

罗兰推开了丈夫吻上来的嘴巴，笑道：“我没练天狐武功，

你到沾上了不少的狐气，大白天的就这样色胆包天，要是被四姑和两个女儿看到了，你要怎么交代……”

欧阳昭尴尬一笑，放开了娇妻，道：“四姑要传授移花接木和五行潜术给江枫和两个丫头，那是什么武功啊？我怎么没有听过？”

“是四姑真正的绝艺，‘移花接木’是易容手法中最高明的嫁祸技术，在极短的时间中，能使人敌友莫辨……”罗兰说：“易容术和传接法的交相运用，使人物和景物能快速转变，至于五行潜术，好像是一种色彩运用的绝招，详细的情形，我也不太清楚了，那是四姑毕生的绝技。”

“想不到啊！张四姑竟然是一位身负如此高级艺能的人物……”欧阳昭道，“看来世人对她的了解，真不及十一了？”

“天狐夫人也推崇过她的技艺……”罗兰说，“江枫一出道就找上她，岂是无因，不过她好像告诉过我，一种潜隐秘术，将随她永埋泉下，想不到，竟然会改变心意，肯把它传下来了！”

欧阳昭道：“情之为物，真叫人生死相许，张四姑改变心意毁弃誓言，是不是为情所累，迷恋上了江枫……”

“江枫修习天狐功，已有了相当深的火候，四姑迷恋他，应属常情，……”罗兰道，“但她肯把绝技传给两个丫头，那可是看在我跟她交谊的情分之上。”

“我看她也是为了江枫……”欧阳昭道，“咱们破除了世俗之见，让两个宝贝女儿应劫江湖，助江枫一臂之力，四姑爱屋及乌，传艺酬情……”

“也许你说的有理，不过，最重要的还是她那些技艺，也有点邪气，……”罗兰说。“她可以早些传给江枫的，但她没有，那是因为江枫不能承继她的衣钵，她不能把师门绝技，随便的拱手送人，她带两个丫头下山时，已视为衣钵弟子，隐技不传，大约是不愿两个丫头沾邪气，我看她是听到我们两个宝贝女儿早已习过天狐夫人的武功，才下定了传艺之心，已经泡在了水里的人，不会再感觉到雨滴是湿的了。”

“这么说来，四姑对两个丫头的爱护之心，不在我们夫妇之下了。”欧阳昭有些感慨的说。

“有过之而无不及……”罗兰目光转注在丈夫的脸上，道，“我们已过了二十几年的甜蜜生活，此番下山，履行我们当年的承诺，全力帮助江枫，

一旦和敌人对上了，只怕我就没闲暇余情来照顾你了，可不许胡思乱想，……”

“我知道……”欧阳昭哈哈一笑又道，“连两个心肝宝贝女儿都舍了，还有什么放不开的，由此刻起，我们一家为武林大局生，也为武林大局而死，兰儿，放心吧！你尽你所能的去帮助江枫，我也会为他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”

罗兰缓缓偎入了丈夫的怀中，泪水汨汨而出。

奇怪，像欧阳昭这种英雄气概的人物，竟然也忍不住流下了泪水……。

但两人的眉宇间，却洋溢着一种舍身锄魔的侠义气概，泛生出求仁救世的圣洁光辉……

张四姑果然倾囊相授，把移花接木和五行潜术，作了一番仔细的解说，那是一种利用色彩效果和转替方法，结合成的技艺，当把高强的武功溶入这门技艺中，会产生更好的效果。

她详细解说技巧法门。以江枫和吟雪、吟霜的聪明，很快领悟了个中要诀。

三个人都有着天狐夫人的武功基础，那是充满着机变诡诈的武功，带着三分邪气，将声、色表情全溶入了武功变化之内，有了这些基础，学习旁门技艺，就有着得心应手，特别快速的感觉。

因为，张四姑这些技艺，也属于旁门左道之学。

晚餐这后，江枫洗个澡换过衣服，准备离开风雪小馆，但却被吟雪、吟霜拦住了去路。

“江大哥，还记得我娘说过的话么？……”吟雪不再刻意掩饰，笑容中透出娇媚之态，道：“娘已经把我们交给你了！”“我知道……”江枫道：“但我要去安排一下，过一天，我再带你们离开这里！”

“江大哥，我和姐都不会干预你什么。……”吟霜道，“我们的眼睛不好，也有些耳背，不该看到的，就算摆在我们的面前，我们也看不到，不该听到的，就算如雷贯耳，我们也听不到一点声音……”

“这个……”江枫怔了一怔，道，“你们已经练过了天狐忘情……”“功夫还没有到家，还要你江大哥指点指点了。”吟雪笑道，“凝神归元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。”

“惑心术呢……”江枫道，“练过没有？”

“那是天狐绝技之一，岂可不练……”吟霜笑道，“不过，娘一直笑我们缺少这方面的天才，练的不成气候，一直缺少狐媚之气。”

“千万不可对我施展……”江枫急道，“我……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……”吟雪道，“我们这一门武功火候最差，正要向江大哥讨教讨教……”

“不行，不行……”江枫急道：“我已破了身戒，只怕定力不够，无法抗拒，一旦施术反击，那就天下大乱了！”

吟雪嫣然一笑，道：“那会怎么样呢？”

江枫正容说道：“后果不只可怕，而且可悲，千万不可尝试，你们如是不肯应允，我只有敬谢两位援手之情了。”

二女相互望了一眼。

吟霜接着道：“好吧！你说的如此严重，我们记下就是。”江枫吁一口气，道：“你们在这里等我，两天之内，我来接你们！”

“现在跟你一起走不行吗？……”吟雪道，“我们有着照顾自己的能力，

对你只有帮助，不会拖累。”

“今天不行，我还是洛阳居中的副总管，……”江枫道：“带你们回去，很难解说清楚，一定得稍作安排。”

二女顺从地点点头，齐声道：“我们等你两天，江大哥不会失信吧？”

果然是狐性已显，狐性多疑！

“不会，两天内，我一定来。”

摆脱了二女，江枫急急赶回洛阳居，只见七宝和尚身着锦袍，头戴方巾，紧随郭天同的身侧，正在各处巡视。郭天同行动自然，一脸冷漠，果然已把韩霸模仿得十分神似。

七宝和尚明明看到了江枫，但却视而不见，连望也未多望江枫一眼。

好厉害的酒肉和尚，镇静的工夫，已到油盐不浸的境界。他不但自己神色不动，而且，巧妙地一个转身，遮住了郭天同的视线。

以江枫之能，竟然无法判断出郭天同是否看到了他，如若是看到了，这年轻人的镇静工夫，也列入了上乘身手。江枫很满意这几个师徒、父子们的表现，他们在强敌环伺的洛阳居中，表现的恰如其分。

目前这平静的洛阳居，已被江枫点起了几处火头。不论那一处火势冒出来，立刻就掀起一阵惊风骇浪……。但使江枫不解的是何以王龙之死，竟然被压了下去，一个副总管身份的人，死了竟无人追查。

梅花这条线该引出一些什么样的风波，江枫无法估算？这是出道以来，第一次成功的施展出“惑心术”，梅花陷入多深，能否自拔，江枫都无法估计，这两天故意避开梅花，用以求证效果。

现在，江枫正行向梅花厅。

江枫原想由欧阳昭夫妇口中探索出，几位师长替他布下的后援力量，有多少可用的人，但却使江枫非常的失望，竟然只有欧阳昭一家四口。

当然，江枫心中明白，这四个人力量十分强大。

欧阳昭夫妇的武功造诣，足可和当今武林中第一流高手对抗，最意外是雪、霜二女，竟然是习练了天狐夫人的武功，这初期反击行动中，倒是真应了以毒攻毒的策划，邪术大对决。

忖思之间，已行近梅花厅外。

今夜梅花厅中有宴会，厅中灯火辉煌，透出了紧闭的门窗之外。

什么人会在梅花厅中宴客？

因为，那是一座小巧的厅堂，客人不会太多，超过四个客人，就会有拥挤的感觉。

但这里价格却又特别昂贵，不是一般人能够负担得起。

江枫缓步向梅花厅中行，还有一丈左右时，花树丛中，突然闪出了一个全身黑衣的店伙计。

黑衣人年纪很轻，但身法奇快，人影一闪，已拦在江枫的身前，低声说道：“你是田公子？”

江枫点点头，道：“不错，我是应梅花姑娘邀约而来。”

“所以，我才在这里等你……”黑衣人道：“跟我来吧！先到菊花厅中坐坐。”

“可是，我……”

总不能空入宝山而回，江枫想问出一点消息。

黑衣人一把抓住了江枫的右腕，拖入花树林中，道：“梅花姑娘忙得很，

现在不能见你，特别交代我在这里等你，我已经在冷风中站了半个时辰。”

“对不住啦！……”江枫没有反抗，微带歉意地说道：“在下见到梅花姑娘之后，一定要她谢谢老兄。”

黑衣人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是说，梅花姑娘会听你的话吗？”

江枫心中一动，立时提高了警觉，道：“这个，在下就不清楚了，唉！风月场中的甜言蜜语，确也当不得真。”

“不过，梅花姑娘对你还是不错……”黑衣人道，“她约你捧场，因无暇见你，竟为你安排了菊花厅中的小宴，这可是从未有过的事！”

听到捧场两字，江枫心中的疑虑尽消。这个黑衣人，把他看成了梅花石榴裙下之臣……。

但这也说明了梅花的举止十分小心，绝不轻易把心中之秘泄漏给人。

“去看看秋花双婢也好，在洛阳居中能和青凤相抗的，大概以秋、冬花婢为首了……”江枫心中暗暗忖道，“如能把秋花双婢也争取过来，大概可以控制洛阳居中十之七八的实力了。”

菊花厅中只燃着一只红烛，光亮有些暗淡，空无他人。

“你坐一会吧！我要走了……”

黑衣人说完，转身就走。

“等一下……”

江枫仔细地打量那黑衣人，竟是从未见过的人。

这又使江枫发现了一樁隐密，这洛阳居中，还隐藏着一些看不见的力量。

黑衣人脸上有些不耐的神情，道：“还有什么事啊？”

“在下一个人坐在这里方便吗？……”

“这只高燃的红烛，是表示已经有人定了这个房间……”黑衣人道，“这个人就是你，菊花、桂花都在忙，她们腾出身子，自会过来招呼你，老兄，你身上只要带了足够的银子，包你是平安无事。

如果是没有钱，那就很难说了，这里是长安的销金窟啊！这里有最美的姑娘，最好的酒菜，可要黄金、白银铺成路，才能大摇大摆的走进来。”

“说的也是啊！在下和梅花姑娘，只不过见了三次面……”江枫有些心疼地说：“已经花去了我带来的一半银子。”

银子似是引起了黑衣人的兴趣，笑道：“你的一半银子是多少？”

“三万两吧！那可是立可兑现的银票啊！”江枫皱起了眉头说。

黑衣人笑一笑，道：“这就难怪梅花姑娘会对你另眼看待了……”转身一跃，消失在门外的夜色中。

江枫暗道：“这家伙不像一般应付人员那样拘谨，而且身手相当高明，看起来，好像还有点江湖经验……。”

但闻娇笑之声，传入耳际，也打断了江枫心听思绪。

转头看去，只见菊花、桂花，鱼贯相随着行入了厅中。

江枫对二女，早已耳熟能详。但秋花双婢都是第一次见到江枫真正面目，四只眼睛盯在江枫的身上打量。

厅中的灯光虽不明亮，但秋花双婢目光过人，自然把江枫由头到脚，看个清清楚楚。

江枫隐藏了一切，构成魅力的特质。

现在，他只是个普通人，身材瘦削，五官清秀的男人。

菊花、桂花，似是都喝了不少的酒，脸色绯红，酒气逼人。

只听桂花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我还认为长了两个鼻子呢？想不通啊！梅花怎会要我们照顾他呢？”

“至少，他不难看啊！……”菊花微笑着说，“那张脸有点灵气，眼睛也不错，好像瘦弱一点……”

“说他是白面书生吧！皮肤却又不白……”桂花道，“这种人，随手就抓一大把，梅花怎会……”

“别胡说……”菊花截住了桂花的话，接道，“也许人家腹有诗书，胸藏锦绣呢？”

桂花笑一笑，道：“喂！你就是田公子吧！”

“是！在下田玉。”

“梅花要我们招待你……”桂花拉开一张椅子，在身旁坐下，道，“说吧！想吃什么酒？”

“田某不会喝酒。”

“想吃什么呢？……”桂花道，“总不能连东西也不会吃吧！”

江枫被评头论足，冷讽热嘲，闹的心头火起，但他却强自忍下，他想试验一下，一个普普通通的江枫，会给人一个什么样的感觉？

“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……”桂花叹息一声，提高了声音，道：“亮灯，上菜。”

一个黑衣人迅快奔来，晃燃一枚火摺子，点起灯火，他动作熟练，片刻之间，四盏垂苏宫灯，尽被点燃，菊花厅中，立刻大放光明。

黑衣人退出厅外，顺手带上房门。

江枫早知这些送酒菜的黑衣人，身手矫健，平常隐身室外，未经招唤，不会进入厅中，也是一批训练有素的人，但他却不知道秋花双婢和冬婢梅花，手下另有专门差遣的近侍。

今夜，终于被江枫发觉了。

这些人，江枫都未见过。

江枫一直留心着洛阳居中每一个人，二十四个镖手，八十四个店伙计，每个人的形貌，他都记在心中，虽然不知名号，但一见都能认得出来。

但今晚上见的两个黑衣人，江枫已肯定过去没有见过，心念及此，不禁心头一震。忖道：“难道新来的人，突然之间，有许多高手赶来此地，是不是准备要有所行动了？他们要对付什么人呢？邓飞和七宝？还是钱缺和秦八公那一批人？……”

想到此处，江枫的心神乱了。

厅门被人推开，两个年轻的店伙计送上酒菜。

江枫仔细看了两人一眼，认出是洛阳居中原有的人。

桂花斟满了三只酒杯，看也不看江枫一眼，端起一杯酒，道：“田公子，我敬你，……”

也不管江枫是否已端起杯子，自己先一饮而尽。

这个文弱的男人，实在没有看头，这杯酒，只是表示了对梅花的敬重和友谊。

江枫被桂花一声田公子惊醒，但却并未被桂花的冷漠、轻视激怒，端起酒杯，一口喝下。

这场酒喝得乏味至极，桂花表现的冷淡、轻藐，任何人都很难承受。

亮起了灯火之后，桂花就未再看过江枫一眼，她心中一直在为梅花不值，

怎么会看上了这一个文弱，畏怯的男人。

桂花的两道目光一直看着厅门，她希望梅花早些来，也好交差了事。

但菊花却发觉了江枫的可爱。

原来，江枫心有所思，担心今夜就会有一场搏杀，心中一直在盘算，一旦冲突展开，如何要保护住七宝和尚等人的安全？

又如何才能探听出他们行动的消息，无心再掩饰自己，顿然神光充盈，散发出诱人的魅力。

可惜，桂花未再看他一眼，但菊花却在细细品评，看的痴了……。

梅花姑娘来势如箭，几乎是飞跃而入。

她一向举止优雅，看上去，是那种温柔、娴静的姑娘，这种破空而来的架势，立刻就给人一种十万火急的感觉。

桂花心中暗暗冷笑，付道：“这种男人，长安街头上到处都是，还怕我们吃了他不成，看你那付猴急的样子，梅花呀！梅花，你样样强过我们，这一次是阴沟里翻了船，……”口中却笑道：“梅花姐姐，我们可是照着你吩咐办事，全心全意地接待他。”

“谢啦！……”梅花神色严肃看看菊花、桂花一眼，道：“有急事，子时行动，去把荷花、菱花找来。”

果然是领袖人物，江枫心中暗道：“大概内宫一系派住在长安的首脑人物，就是她了。”

娇柔的梅花姑娘，一下子把脸拉了下来，竟然有一种令人畏惧的冷凜。菊花、桂花竟然一齐站了起来。

“去啊！把菱花、荷花找来。”梅花传出了令谕。

“我去！”

桂花一闪身，出了厅门。

在如此紧张的气氛中，梅花仍然无法忘情江枫，伸出纤纤玉手，拉住江枫，温柔地说道：“对不住啦！今夜很忙，只怕没法子招呼你了！”

江枫噢了一声，道：“什么事啊？”

“和外人无关的事！……”梅花道，“突然发生的，我也是刚刚接到通知。”

梅花没有再说下去，江枫自然是不便追问。

“要把田公子安排一下才行……”菊花开了口，也不知是讨好梅花，还是真的关心田公子，声音温柔，无限关怀地说，“一旦刀剑出鞘，玩上了命，只怕很难有时间来照顾他了！”“说的是啊！……”梅花道，“今夜的行动，恐怕波及全场，那里是安全的地方，很难划定，洛阳楼那面会有些什么反应，完全无法预料，我……”

“这样吧！我还是回到客栈中去……”江枫望着梅花，双目中满是情意的接道，“明天，我再来看你……”

“不用来了……”梅花说，“如果是我还活着，明天初更时分，我会去见你一面，唉！二更之后，还不见我，你就不要再留在长安了。”

“可是，我……”

江枫装作出无限的依恋，双眉愁锁的痛苦神情倒也入木三分。

“不用为我难过……”

梅花不再避忌菊花，偎入了江枫的怀中。

江枫感觉那依偎入怀的力量很大，恨不得把整个的身体，都深入了江枫

的身体里……。

一向玩男人于掌股之上的梅花姑娘，一旦动了真情，竟然是如此的深切，如此的无法自拔。

梅花紧偎着江枫，行出了菊花厅，行入了阴暗的花树丛中。“我去找过你很多次，……”梅花说，“可是，你都不在旅馆中。”

“来了一个长辈，逼着我回杭州去……”江枫说，“我们谈了很久……”

“我不是怪你……”梅花说，“只是想念你……”但闻衣袂飘风之声，桂花带着荷花，菱花，飞跃入菊花厅中。

“快些亲亲我，离开这里……”梅花说，“记着，明晚上初更时分在客舍中等我！”

江枫本想再套出一些内情，但已被梅花的小巧樱唇堵上了嘴巴。

推开江枫，梅花长长喘一口气，道：“快些走吧！”反身一跃，人已飞入菊花厅中。

江枫举步行去，这里他路径很熟，绕过两道树墙，行入了小径上。

但见灯光闪动，耳际间响起了送客之声，想是各方都已奉到了令偷，尽快把客人劝走，因为，这时间，正是酒客云集，华灯高照的营业高峰。

一个高大黑衣人，突然由一束花树后，行了出来，迎上江枫，说道：“快些回卧室去，邓飞正召集紧急会议，酒馆来的几桌客人，看上去十分可疑！山雨欲来风满楼，看来，这洛阳居今晚上，要发生剧变，郭天同绝对应付不了，快些去恢复韩霸身份，应付大变……”

是七宝和尚的声音，这位空门奇人，果然是眼观四面，耳听八方，洛阳居的任何变化，都逃不过他的眼睛。

江枫赶回卧室，郭天同准备出门，一见江枫，急急说道：“总管已派人催了两次，大师父一直示意我拖延时间，现在已经拖不下去了，幸好你及时回来……”

“我知道，你恢复本来面目，换上了夜行装束……”江枫说，“但不要乱跑，留在这里，要你出动的时候，我会来通知你。”

口中吩咐郭天同，人也开始更换衣服，戴上了人皮面具，挥手熄去室中灯火。

江枫带上了房门，直奔邓飞的住处，立时由暗影中闪出两个黑衣人拦住了去路，但看清了来人之后，立时闪让到一侧，道：“总管已经候驾多时了。”

江枫举步前行，心中却暗暗忖道：“这洛阳居种满了各色花树，白间极为悦目，但在夜幕之下，大家都穿着黑色的衣服，混战起来，实是难分敌我……。”

忖思之间，人已踏入了客厅。

室中点燃着两只红烛，但可清楚的看到各人面目。

邓飞高居首位、左首以七宝和尚为首，坐着北剑胡萍、南刀段九、胡元三人，右首排坐着四个灰衣人，第一个白髯垂胸，身材高大，脸红如火，斜背了一只黄布袋子，也不知藏的什么兵刃。

依序而坐的三个灰衣人，年纪也都在五十上下，身上佩带了不同的兵刃。

江枫不认识四人，但推想四人必是天马总堂派来的人……。

看起来，天马总堂的耳目也是十分灵敏，内宫一系中的行动，并未逃过天马总堂的监视。

邓飞神情冷肃，但对江枫仍保持了相当的客气，拍拍身侧的座位，道：

“坐吧！副总管，大家都在等你。”

“属下发觉了一些可疑的变化……”江枫说，“忍不住去追查一下，所以，晚来了一步，请总管饶恕。”

把拳一个长揖，表现的恭谨，把邓飞心中积存的一点怒火，也完全给压熄下去。

留心观察的七宝和尚，瞧的心中直乐，暗道：“这才是能屈能伸的大丈夫啊！乱世英雄，风尘奇人，以毒抑毒的高手……。”

“这就难怪了……”邓飞道，“副总管发现了什么样的可疑变化？”

“我发现了一些不属洛阳居的人，却穿着类似侍应的衣服，出现在洛阳居中……”江枫说，“他们的年纪很轻，而且每个人都似具有了相当的武功……。”

“一共有多少人……”邓飞说，“他们都出现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多少人，属下未查清楚，……”江枫道，“出现的地方在梅花、菊花两厅之间，同时，属下也发现了荷花、菱花、菊花、桂花、梅花五个花婢，会聚在菊花厅中，似是在商量什么？”

“嗯！……”邓飞点点头、道：“这大概不会错了……”目光转到那白髯老人的身上，接道：“看来，这里的首脑人物，大概是梅花姑娘了，丁老得到的消息是……。”

“老朽已十余年未踏入江湖了，对那些后生晚进的人了解不多……”丁老一持长髯，接道：“堂主命老朽率领三位护法赶来洛阳居，为邓总管助拳，老朽一切唯邓总管之命是从，至于敌人是男是女？何等身份，老朽不愿知道，也不想多问！”

这是个软钉子，碰得邓飞愣住了，竟不知如何接言。

震于丁老昔年的威名，邓飞不敢出言顶撞，也不敢回绝丁老人的援助，更不便太过示弱，当真是轻不得，重不得，不知如何才能应付的恰到好处。

幸好江枫开了口，笑一笑，起身说道：“丁老言重了，以丁老的赫赫威名，本应该主持大局，调兵、遣将，应付变化，但丁老是洛阳居中的贵宾，实在不敢有劳，韩某人代总管先向丁老致谢……”恭恭敬敬，对丁老人抱拳一礼。

丁老人一挥手，冷冷道：“不用客气。”

江枫微微一笑，对老人的轻藐冷漠，完全不放心上，转对三个灰衣人，抱拳笑道：“洛阳居副总管韩霸，见过三位护法。”

三个灰衣人相互望了一眼，大概是被韩霸谦恭的态度感动，微微欠身，算是还了一礼，齐声说道：“副总管请坐下说话。”

口气虽然不小，但用词还算客气。

胡萍、段九、胡元，六只眼睛瞪着江枫，心中却暗暗想道：“这个人的处事方法，已完全脱离了江湖人的气质，不争名，不争气，能忍人所不能忍，已达到行略代谋的上乘境界了。”

但闻江枫笑道：“多谢三位护法，也感激总堂对洛阳居的关心，目下的情形十分明显，是我们这个组合的内部之争，只是本堂中人处落下风，一切操之在人，只能水来土掩，兵来将挡，幸得丁老和三位护法大驾亲临，使我们实力大增，至于今夜中的情势变化，我们处于守势，只有坐以待变，待敌势临头，再由丁老和三位护法酌情裁决，如果非打不可，自由洛阳居的人，先行迎战，我们支持不住时，再由丁老和三位护法援手，是否可行，还请四

位指点？”

邓飞没有出言干预，显然是对江枫的处置，深表赞同。

事实上，江枫完全不认识这四个人，但他侃侃而谈，好像早已闻得四人的大名，语气中倍极推崇。

丁老人点点头，道：“这样安排很好，能够不伤和气，把事情摆平下来，才是上上之策。”

口气之中，竟似对敌人有所偏袒。

江枫心中付道：“任你奸似鬼，也要把你拖下水。”人却转身对着邓飞道：“丁老德高望重，照着丁老的意思办事，绝不会吃亏，总管是否同意属下的意见？”

“很好，很好……”邓飞想不出更好的办法，又见江枫频频以目光示意，只好说道：“多臂神魔丁西山老前辈，三十年前已名震江湖，见多识广，今日之事，自该以丁老前辈的马首是瞻。”

江枫心中付道：“看来，邓飞是有意地点出丁老人的名号了，只可惜，他未把另外三个人也说出……。”

七宝和尚保持了相当的平静，但胡萍、段九，却听得心头震动不已，久闻大名，未曾一晤的老魔头，竟然在这么一个亦敌亦友的局面下见面，此人凶名久著，已在江湖上消失十年以上，想不到竟也投入了这个神秘的组合之中。

丁西山对邓飞话中有褒有贬，显然是大感不满，冷哼一声，道：“宾不压主，如若邓总管不以老朽之言为是，老朽立刻告退。”

“万万不可，万万不可……”江枫道，“总管点出丁老的名号，丁老英名盖世，晚进这厢，早已经大感振奋了……”

“好一番花言巧语……”丁西山接道：“纵然是满口谎言，也听得人心头舒坦，过了今夜这场风雨，老朽倒是指点你两手功夫，以示奖励，……”

“多谢丁老的爱护，但愿今夜在丁老的神威笼罩之下，能够平安渡过……”江枫苦笑一下，住口不言。

“你倒是说下去啊！……”丁西山道，“难道几十个晚生后进的小伙子，娇滴滴的大姑娘，还真能移山倒海，闹翻这洛阳居不成？”

敢情他不是偏袒敌人，而是轻视敌手？

“丁老……”江枫神情严肃他说，“堂口上人和内宫一系争逐权势，已非一日，咱们在各地都被迫落下风，洛阳居日进斗金。为目下堂口上最重要的据点，内宫中人，久存霸主之心，今宵之争，恐难善了！……”

“你是说，他们会真刀真枪硬干了……”丁西山脸色泛起了怒意，道，“老夫既然来了，岂容他们得逞。”

江枫眼看已激起了丁西山的火气，心知不宜再火上加油，这个燃爆火药的事，留给梅花们去点吧！

立刻，换上一副笑脸，道：“说得也是，也许仗凭丁老和三大护法的威望，真能使他们知难而退呢？”

他没有忘记，给三大护法，也戴上一顶高帽子。

果然，三张冷冰冰的脸上，都泛现出了笑容。

七宝和尚只看得暗叫过瘾，几乎忍不住鼓掌叫好，江枫这小子虽然没什么江湖阅历，但却把准了江湖人物的性格，一番话挑拨起他们的好胜之心，离间既成，却又抽出涉足……等着一场好戏上演。

乖乖，这小子身负着高深难测的武功，胸藏了千般奸谋狡计，一个可当得十万雄兵，……是个极可握的对手，但愿他会是个可爱的朋友……。

大和尚正想的入神，一个全身黑衣的大汉急奔而入，说道：“禀总管，梅花姑娘带着春、夏、秋八位花女和一批黑衣人已到了大门外面。”

江枫低声说道：“总管，别忘了向丁老请示！”

邓飞吁一口气，道：“丁老，他们已找上了门！请丁老裁示。”

“好！让他们进来，老夫倒要看看他们是不是都生了三头六臂……”丁西山不再自谦，摆出一副唯我独尊的架式，但也承担了这场劫杀的责任。

老奸巨滑的丁西山，终于入了圈套，只他一出面和梅花答上了话，就要承担胜负生杀的大责重任。

但邓飞却有着大权旁落的感觉，一挥手，道：“去，叫他们进来。”

江枫侧转身躯，施展传音之术，道：“总管，解决了这场纷争，丁老也不会留在洛阳居，内宫一系有备而来，咱们几个人，应付不了。”

一语提醒梦中人，邓飞暗叫了两声惭愧，立刻改换一副笑容。

就是这一阵工夫，梅花已带着春、夏、秋、三季花女行了进来。

但梅花的身后，还跟着四个全身劲装的大汉。

江枫打量四个劲装大汉，年纪要比洛阳居的镖手、侍应大一些，都在二十五六岁左右，四个人一样的装束，一样的兵刃，背插一把弯月刀，斜挂一具革囊。

春花四女佩的长剑，荷花、菱花各佩双刀，桂花、菊花，手中提一只三尺长短的黑色棒子。

梅花却赤手空拳，未带兵刃。

四季花婢，用的兵刃不同，也证明了她们在武功修为上各有所长，她们本身的艺业，似是都各依本身禀赋习练，这是中原各大门派有所不及之处。

“邓总管……”梅花娇面上一片冷厉，道，“杀死王副总管的事，你还记得吧？”两道目光由丁西山和三个灰衣老者的脸上掠过，盯注在邓飞的脸上。

邓飞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当然记得，王龙副总管以下犯上，不遵令谕，已为本总管下令除去，这件事已呈报总堂，……”

“杀人偿命，总管该听人说过吧？……”梅花道：“今夜梅花奉命，来讨取这笔血债。”

“大胆……”江枫冷冷地喝道：“你是什么身份，敢对总管如此无礼？”

梅花斜睨着江枫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韩副总管，没你的事，乖乖的退一边去，我欠了你一份情，你也许还能保住这个副总管的位置，反正你也作不了总管，何必跟着邓飞躺这次混水呢？”

邓飞一皱眉，忖道：“怪了，江枫这小子一脸冷厉，怎会有这么好的人缘呢？”

“梅花姑娘，你错了……”江枫冷冷地接道：“这洛阳居中的总管，为洛阳居中首脑，综理一切事务……”

“韩霸，我记得，我已告诉过你，我们到洛阳居来，是客卿身份，是来帮你们的忙……”梅花粉面上如罩寒霜，语气也转的十分阴寒又道，“我已经劝过你了，尽到了心意，听不听，你自命主意吧！”

江枫未再接口，却转脸望着丁西山，一副恭候裁决的神态。

丁西山两道目光，一直盯在梅花的身上打量。

敢情他已为梅花的娇美的容色吸引住了。

“原来是有了后援……”梅花神情冷峻的说，“想来是天马总堂派来的高手了？”

江枫心中暗暗打鼓，忖道：“这几个老家伙如果为四季花婢的美色迷住，今晚上这场戏就无法唱得完美了，千算万算，竟然未算出这个大大的漏洞。”

“你叫梅花，……”丁西山开了口。

“不错，姑娘叫梅花……”打断了丁西山的话又接道：“天马总堂中人，最好不要介入这件事情，否则我们也只好向宫主请援了！”

“老夫认为，彼此之间，尚未闹到不可开交的时候，如果能及时悬崖勒马……”丁西山道，“可避免不少伤亡……”

“可以，……”梅花说，“只要把杀死王副总的凶手交出来，我们立刻撤走！”

江枫心中忖道：“丁西山早已怒火满胸膛，现在却温的像团棉花，难道他心中很畏惧内宫实力吗？”

但闻邓飞说道：“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是本总管下令杀死了抗命的王副总管，姑娘一切冲着我来就是。”

他承担起责任，但也说明了杀人的并不是他。

“好啊！那就由总管抵命吧？……”

打蛇顺棍上，不找凶手了，只找总管，这不是报仇，是明摆着的夺权，目光一掠桂花、菊花。

不用下令，只是一个眼色，桂花、菊花，已向前冲来。

江枫一横身，迎向二女，七宝和尚、胡萍、段九，也跟着站了起来。

但闻丁西山冷冷喝道：“都给我站住……”

江枫依言停下，但二女却未理会，桂花右手一挥，抓向江枫。

她们手中明明提着兵刃，但却收起不用。

江枫凝立不动，桂花纤巧的手指，快搭上了江枫的肩头，江枫仍未闪避。

这份镇静的工夫，连桂花也心生敬服。

当然，江枫不是善男信女，有着任人宰割的气度，他在等，准备等到最后关键，再施反击。

果然，丁西山动了，右手拍出一股强劲的掌风，击向桂花，力道雄浑，迫的桂花不得不收回已搭上江枫左肩的右手，疾退三步。

江枫暗暗吁一口气，忖道：“这头老狐狸果然是狡诈百出，让人无法猜测出他下一步的行动。”

桂花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你终于忍不住了？”

“老夫既然来了，岂能眼看你们行凶、伤人……”丁西山拂髯一笑又道：“内宫一系，都是你们这种小姑娘吗？有没有能够作得主意大人，出来和老夫说几句话？”

梅花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我就是能作主的人，什么话，尽管对我说吧！”

丁西山道：“好吧！打了小的，不怕老的不出头……”“老匹夫，好大的口气……”

也许是梅花存心激怒丁西山，也许是她自负成就，真没有把丁西山看在眼里。

但一句老匹夫，确已激起了丁西山的杀机，怒声喝道：“小贱人，我活劈了你……”

挥掌下击，带起了呼啸的风声。

这一掌，力道奇强。

梅花竟然不闪避，右手食、中指二指一并，迎向了西山的掌心点去。

一股锐风，像锥尖一般刺了出去。

丁西山感受到掌风被那股锐利的尖锥穿过，大大吃了一惊，迫的他收掌闪避，也激起了更强烈的怒火，大喝一声，双掌连环劈出，展开一轮猛攻。

强猛的掌风，震得厅中物具摇动，也飘扬起厅中人的衣袂。一代魔头，内力雄浑，果非小可。

但见梅花娇小，玲珑的身躯，在掌风交击中回转，指点、掌切，全用的斩脉突穴手法，竟然把丁西山一轮强猛的攻势挡住，而且还常常迫的丁西山收臂缩拳，闪避反击。

邓飞只看的双眼发直，他原认为丁西山的精湛功力，赫赫威名，三五招就可以收拾了梅花，那知两人缠斗数十合，竟然是秋色平分。

表面上看，丁西山似是占了优势，梅花一直在丁西山强猛的掌风中回旋转动。

一开始就是这样，数十回合之后，仍是如此，丁西山的掌力不见衰竭，梅花的身法仍然是那么灵动。

但看的最吃惊却是胡萍、段九，想不到年纪轻轻，又有点娇弱的梅花，竟是一位如此难缠的对手……。

丁西山久战不下，胸中怒火高烧，但对梅花灵巧反击，心中又有些戒惧……。

这两种情绪混合成一种临敌时少有的犹豫，一直盘算着是否该全力出手，施展绝招置敌于死……。

但如一击不中，也可招来梅花的拼命反击和对方全力群攻。

丁西山估不透江枫和七宝和尚技艺如何？只能把三位随行的护法作为算计的实力。

以梅花作为标准，三名护法，也只各抵一人，优劣之势，已约略可见，是个敌众我寡的局面，刚才的自负和一股怜香惜玉之心，顿然消失……。

但闻梅花一声娇笑，道：“天马堂的高手，也不过如此而已，当心，姑娘我要反击了。”

掌法一变，易守为攻，刹那间指、掌幻起，环绕在丁西山大穴、要害之间。

果然是，立刻搬回了劣势，迫的丁西山，有点手忙脚乱，应付不暇。

江枫冷眼旁观，发现了梅花有如附身影子一般，紧随在丁西山的身形四周，完全是近身肉搏。

丁西山不及梅花灵巧，近身之搏，先已吃了大亏，空有一身深厚的内功，雄浑的掌力，却无法发挥出来。

这就是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长，梅花以智慧选择了对已有利的打法。

江枫正想开口，提醒丁西山，只要把梅花逼出三尺以外，这场搏斗鹿死谁手？还很难说，但如像这样的打下去，肯定丁西山非败不可……。

用不着梅花伤他，单是一个累字，也要把丁西山拖倒。

但话将出口时，江枫心中一动，又改变了主意闭口不言。

梅花是敌人，但天马堂中的丁西山，也是敌人，一旦丁西山毁在了梅花手中，天马堂可能有更激烈的反应，这座洛阳居，就成了他们互相争夺的重

点，内宫一系中人，如若败了，自是也不甘心，亦必遣派高手增援。

这洛阳居日进斗金，谁也不愿意毁了它，谁也不愿退出去！

这座小小的地方，岂不是成了内宫和天马堂的高手搏命之处，惨烈的血战，在暗中进行，谁都不愿张扬。

我江枫只要在中间维持一具微妙的平衡，不让他们任何一方获得绝对优势，恶战就会持续下去，对内宫和天马堂的实力，大作消耗……。

江枫想到了得意之处，忍不住嘴角间泛起笑意。

但邓飞一直在暗中留神着江枫，经过了今夜的一番冲突，邓飞对这位属下的才智，又作了一次评估，只觉他不但武功难测，用间行谋，无不高人一等，这个人一定要好好地拉住。

看场中搏斗，丁西山由盛而衰，已处劣势，江枫却泛起笑意，忍不住低声说道：“副总管，你看这场仗再打下去，会有一个什么结果？”

江枫心生警觉、转过身子，低声说道：“丁老以己之短，对人之长，吃亏太大了。”

邓飞道：“这开始一战双方都是主脑对搏，如若丁老不幸落败，咱们就十去七八，再想挽回大局，只怕是不太容易，那时，我们这总管和副总管的职位，不但要拱手让人，能不能保住性命，也很难说了！”

江枫心中暗道：“看起来，邓飞是真有些急了，这个人对我越来越信任了，由他坐主总管的位置，对我们的活动，倒是方便不少……。”

心中念转，口中说道：“以属下的看法，丁老不应该败，只要他把搏斗的方法修正一下，也许就可以扳回劣势？”“要如何修正呢？”

“总管可以提醒丁老一下，要他把梅花逼开三尺……”江枫说：“然后，丁老就可发挥出深厚的功力，以强猛的掌力，压制敌人的灵巧变化，使梅花无法尽展所长。”

“对！我也是这个看法……”邓飞接道：“梅花如此顽强、难缠，实出一人的意料之外，但不知其他的八位花女武功如何？”“以属下的看法，梅花是四季花女之魁，花女中没有人强得过她……”江枫道，“倒是那四个身佩弯刀的年轻人，都是杀手型的人物，刀法上必然有出人意料的变化，不可轻视。”邓飞点点头，道：“那是说丁老这一仗，绝对不能败了……”“对！总管快提醒一下丁老，再这样打下去，他已经支撑不了好久，就要伤在梅花手中。”

“丁老！用不着和一个小丫比试招术、身法……”邓飞提高声音，道：“以下老深厚的内功，以泰山压顶之势，强打力攻力克强敌，就胜数可期了……”

这番话说的十分明显，丁西山自然明白，突然退后三步，疾快的劈出了两掌。

两掌合一，汇集成一股强力的暗劲，挡住了梅花的攻势。梅花被掌力逼近了三步，正想欺身再上，但丁西山已不容她再施故技，长拳、快掌，一抡猛击，果然，把梅花逼挡在三尺之外。

这一下，轮到梅花吃苦头了，她被逼在三尺之外，掌、指都无法近敌之身，完全无法对丁西山构成威胁，倒是丁西山可以从容的运掌出击，逼得梅花纵跃闪避。

这当儿，突有一个黑衣人，大步行出，道：“把这个老匹夫交给属下吧！”

他口中说话，弯刀已经出鞘，话说完，一溜寒光，已攻向了丁西山。

但闻一阵利刀破风之声，一把鬼头刀横里飞来，架住了弯刀，道：“你小子想打，就由老夫陪你玩几招。”一个灰衣护法，人随刀至，挡住了黑衣人的面前。黑衣人手起刀落，唰唰唰！连攻了三刀，三刀如一，串成一片寒光。

灰衣老者手中的鬼头刀，如涌起的一围光圈，硬把三刀接了下来，道：“说说看，你是什么身份，叫什么名字，老夫刀下不斩无名之卒。”

黑衣人冷冷说道：“你是……”

“天马总掌护法刘清……”

“弯刀十三号，你拿命来吧！”

弯刀一转，突然由一个怪异的角度中刺了过来。刘清心中一惊，他刀封四路，却料不到弯刀的攻势，竟从一种极不可能的角度攻了出来。

这就斗得刘清有点手忙脚乱，快退两步，才把一刀架住。弯刀十三号，冷漠一笑，道：“你死定了！”

陡然以身护刀，直向刘清扑来。

刘清身经百战，却从未见过这种打法，人在前，刀在后，这不是诚心送命吗？

就在他心中一犹豫间，锋利的弯刀，深入内腑。剧烈的疼痛，反使得刘清的神志忽然清明。

不用查看伤势，刘清已知道自己活不成了，那一刀切开了心、肝要害，暗中提聚了数十年修炼的一口真元之气，鬼头刀一式横斩，寒芒流动，生生把那黑衣人腰斩两断。

刘清全力挥出一刀之后，前胸开裂，鲜血狂喷，身躯倒地，气绝而逝。

好惨烈的一战，交手两招，一刀一命。

丁西山急劈两掌，逼退梅花，望着刘清的尸体，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同归于尽……”

“不错……”梅花冷冷接道：“他们修习的就是一击夺命的武功，只求一击杀敌，自身的安危，从不计较，这就是死士，那一位愿意再试一次……”

江枫也被那一刀所动，目光转注到三个黑衣人的身上，只见他们神色冷静，对同伴之死，完全无动于衷，那股轻谈生死的冷漠，看的人心生寒意，心中忖道：“这才是真正可怕的敌人，只不知他们是为药物控制神志，还是经由一种特殊方法训练出来的死士，很可惜，刚才未能全神贯注，看清楚他的出刀方法，是否有破解的办法？”

这时，一个黑衣武士，已经步行了出来，缓缓拔出弯月刀，说道：“弯刀十二号，那一位不怕死的，请来一试。”

这些人没有姓名，只有一个数字代号，表示出他的身份，这说明了，他们不会在江湖上扬名立万，只是一种争霸江湖的工具、杀手……。

这些人能把刀法练到诡奇莫测的境界，一刀取命，必具有相当的天份，这样的人，又怎肯舍命为人，甘作杀手，看他们神智清明，又不似被药物控制的人，问题必然出在训练的方法上，找出个中的隐密，才能解去这些人的束缚……。

江枫想到了关键之处，暗中下定决心，集中全力找出个中的神秘原因。

但闻梅花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诸位既然没有胆敢迎战的人，那就束手投降吧！我们只要惩处元凶首恶，不会多作杀戮……”

江枫收摄心神，转眼看去，只见两个灰衣护法和丁西山脸色铁青，一语

不发，神情十分尴尬、怪异。

那是心中既不甘受梅花言语讽激，又不敢出面迎战，愧恨交织而成的感觉，形成的怪异神色……。

第八回 洛阳居凤静暗流涌

但整座大厅中脸色最为难看的，要算是邓飞了，他心中明白，梅花口中的元凶、首恶，就是指他而言。

如果，丁西山决心罢战退走，只有他必须放手一战，因为，他心中很明白，战死虽然可怕，但被擒将更为悲惨，那将是求活不能，求死不成的悲惨局面。

心中凛怀畏惧，使得邓飞竟然不敢妄插一言，生恐多言招祸，使得了西山借机下台。

因为，邓飞所有的希望，都寄托在丁西山击败梅花的一战上。

江枫默查场中情势，心知无法激起丁西山的斗志，想保住洛阳居这个据点，只有挺身迎战了。

但这个据点，决不能失去，挺身而战，也是最坏的打算，心中盘算了一阵，缓缓说道：“丁老，弯月刀的武士，似乎是专业杀手，他们以自己的性命，争取杀人的机会，只要能避开他致命的一击，他们就任凭宰割了。”

“有道理啊……”丁西山说道，“你们洛阳居的人，也该有人出面，试试这些杀手的威力了。”

“说的也是，洛阳居中的人，应该出面了……”江枫道，“那就由在下先挡这一刀试试，不过，丁老和两位护法要看仔细，韩某人以命犯险，给三位一个审查敌势的机会，但如要保住洛阳居这个据点，还要靠三位之力了。”

“好！老夫答应你……”丁西山说，“只要你出面接下这一击，不论你是生是死，以后的事，由老夫和两位护法承担起来，拼上我们几条老命就是……”

“有丁老这个话，在下死而无憾……”江枫目光转注到两个灰衣老者身上，接道：“两位护法，怎么说？”

“我们唯丁老之命是从……”两个灰衣老者，齐声说道，“韩副总管舍命试刀，老夫等相信，必可找出破解那一刀之法。”

江枫道：“好！诸位一言如山，韩某人信得过……”举步向前行去。

“韩霸，你为洛阳居舍命就义，邓某人绝不会忘记你一番忠心豪情。”邓飞认定，江枫必死于那一刀之下。

“在下受总管爱顾、提携，理应舍命报效。”

“副总管，让齐某人代你接这一刀……”七宝和尚大步而出。

这就是正邪之间的不同之处，邪以利害为主，正以义理为先，七宝和尚感觉到江枫是主持大局的人，不应以身涉险，就抱着牺牲自己的心情，冒险出战。

胡萍、段九争先恐后的行了出来，但却被江枫挥手拦住，笑道：“退回去，好好保护邓总管……”举步行近黑衣人，伏身捡起了地上的弯月刀，接道：“来吧！在下就以这柄弯月刀，接你一招。”

梅花冷冷的睨睨了江枫一眼，道：“副总管果然是忠心护主啊！”

江枫道：“大不了一条命嘛！这就叫人死留名啊！”

弯刀十二号回顾了梅花一眼，似是在请示机宜。

这些杀手，悍不畏死，但却又具有了绝对服从的精神，江枫也不得不佩服，这是极为成功的训练了。

“杀！”梅花神情冷肃地下达了令谕。

杀字出口，人影飞起，弯月刀化成了一道寒芒，斩向江枫。

江枫手中的弯月刀向上撩起，刀光幻化出一圈银瓦，护住胸腹要害。

但同一阵金铁交鸣，弯刀十二号攻出的凌厉一刀，竟被江枫接下。

丁西山和两个灰衣护法，都全神贯注看江枫接这一刀，江枫接下了，而且平安无事。

“哼！韩副总管竟然是深藏不露的高人……”梅花冷冷说道，“我倒是看走眼了！”

“过奖，过奖……”江枫道：“区区只是全力运刀，把防守的刀势集中于尺许方圆之处，勉强接下一击罢了。”

人的感受很奇怪，刘清被弯月刀十三号武士，发刀取命，使丁西山、邓飞等个个胆颤心惊，但眼看江枫竟能接下这一记弯月刀，立刻又有着不过如此之感，气势为之一振。

江枫不但接下了一刀，也简明的说出了他接下这一刀的方法。

那是全力运刀，定战迎击，护住胸腹要害。

丁西山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老夫几乎被这一刀唬住了……”目光转注到左首灰衣老者身上，接道：“周护法，洛阳居的韩副总管虽能接一刀，只可惜他已无反击之力，周兄去接这一阵，不用手下留情了。”

言下之意，仍极轻视江枫。

“是！周某人全力以赴……”缓步行出，同时抽出了兵刃。

那是一面彩色艳丽的长形八卦牌，周边锋刃如刀，柄长一尺五寸，牌长两尺八寸，横宽也在两尺以上，这种外门兵刃，不在一十八般兵刃之内，最大的特色是，具有盾牌的作用，防守面很大。

丁西山要他出战，显然是心中早有计算了。

灰衣老者走的很慢，步履也十分沉重，显然是一面走，一面在运集功力，人至厅中，右手突然在牌柄之中，又抽出一把柳叶形的尖细长刀，左手八卦平举胸前，柳叶刀隐于牌手，冷然说道：“周源候教？”

人影闪动，十四号武士突然直冲而上，硬向八卦牌上撞去。

这不是拼斗，简直是送命，只见人影冲了上来，却不见刀光何在。

但周源却是一点也不敢轻敌，一收八卦牌，护在身前，右手的柳叶刀直刺而出。

刀如闪电，由黑衣人的左胸直穿而入，宣透后背。

但那黑衣武士被刀沿穿的身躯，仍然向冲去，周源左手的八卦牌向前推出，以拒挡那黑衣人向前飞冲的身躯。

突然间弯刀飞出，一抹冷芒，由侧面攻入，周源一条执牌的左臂，被齐肘切断，但那向前推进的八卦牌，却未停止，撞击在黑衣十四号武士的身上，强大的互撞之力，击碎了黑衣武士的头颅，人也推摔到八尺外。

黑衣武士是活不成了，但周源断了一条左臂，血如泉涌，人也疼出了一身大汗。

丁西山运指如风，连点了周源三处穴道，止住流血，低声道：“周兄，挺得住么？”

“还好，总算保住了这条老命……”周源痛苦的说：“这是真正的死士，防不胜防！”

丁西山取出一粒丹丸，投入周源口中，接道：“周兄，快请坐息一下。”

周源吞下丹丸，缓步退下。

弯刀武士不畏死亡的悍勇，再一次震慑了人心，他们只求伤敌，不顾安危的打法，连丁西山这等身经百战的老江湖，心头也泛起寒意，想不出他们下一次动手时，又用什么样的花招伤人。

回顾了江枫一眼，丁西山心中忖道：“这小子，怎会接下一刀，安然无恙，难道他，他们在洛阳居中长日相处，有了交往，彼此手下留情……”

想到此处，不禁心头火起，冷笑一声道：“韩霸，下一阵，又该你们洛阳居的人接战了？”

“这个……”江枫心中暗暗骂道：“为老不尊，反复无常，你耍老奸，那就别怪我笑里藏刀了。”

“这个，那个，于事无补……”丁西山道，“老夫只是觉着有些……”

“是了！丁老准备毁弃诺言？……”江枫接道，“咱们早已说好的，在下接过一刀，以后，有丁老和几位护法应付，言犹在耳，丁老就忘情了么？”

“胡说……”丁西山怒道：“老夫只是觉着奇怪，以你那点微末之技，怎会接下发刀，毫发无伤，刘、周两位护法，武功胜你十倍，竟然一死一伤，老夫心中，自然要有些怀疑了！”

梅花看他们窝里反，自起争执，也示意暂停行动，冷眼旁观，最好是他们自己打起来，以收渔人之利。

“丁老怀疑什么？”韩某人接下一刀，“除了我本身的技艺之外，还运用了我的智慧，封住了他刀势的变化，以丁老之能，只要用心想一下，应该不难明白了。”

丁西山想了一下，倒也不错，如果周源的八卦牌能早一点推出，或是向左移动半尺，弯月刀就无法斩到他的左臂了。

但对方这拼去性命的打法，几乎是一定可以找出敌人的破绽，因为，任何一招武功，都无法完美无暇……。

但闻江枫接道：“在下再提醒丁老一声，这些杀手，能提住一口真气，使生命中的潜能，作了高度的发挥，重伤垂死之际，仍有反击之能，稍一大意，就能上当，丁老和护法，亦请千万小心。”

丁西山点点头，道：“说的有理，你是个很精明的人，不过，这一阵还是要洛阳居的人出手，老夫再观察一下他们的刀法。”

江枫回顾了邓飞一眼，想请示一下，他觉着这一阵独断独行，有些喧宾夺主……。

那知邓飞一转头，看见装作没看见，故意回避了江枫的目光。

江枫暗暗一笑，忖道：“也好！你既有心回避，我就放手大干一场了。”

心意暗定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丁老既是心中怀疑，藉口毁约，晚辈们百口莫辩，只好认了，现在，请丁老吩咐清楚，要晚辈们如何作为？韩某人这厢洗耳恭听了！”

这番话软里带刺，听得丁西山大感窝囊，但江枫占了一个理字，而且强敌当前，也不是翻脸的时刻，强按下心头怒火，道：“不要罗罗嗦嗦，你们再接一阵，以后的事，由老夫接下，不过，老夫带的人手不多，如若对方下一阵展开群攻，大家也只有全部卯上干了。”

“好！丁老吩咐下来了，韩某人只有遵从……”缓步而出，接道：“梅花姑娘，韩某人再接一阵！”

“韩霸……”梅花神情肃煞地道，“人贵自知，你该明白见好就收的道理，你已经逃过了一次劫难，难道非要溅血厅堂，你才甘心吗？”

“唉！没有法子啊！我当了洛阳居这个副总管，总得听命行事……”韩霸道，“就算人生如戏吧！也得唱什么像什么呀！”

他戴的面具，形象冷厉，是属于那使人畏惧、讨厌的一形，这番充满无奈的言语，虽是委婉，却是一点也不能博得同情。梅花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自己找死，那就怪不得我了，菱花，去杀了他，不用手下留情。”

派一个花婢出战，倒是完全出了人的意外。

菱花应了一声，飞身而出，就在身形飞跃的同时，双刀已然出鞘，两道寒芒，同时攻出，形如利剪。

江枫手中仍然握着柄弯月刀，弯刀摇动，挡开了双刀，低声道：“菱花，我是副管管的身份，你这样以下犯上……”

“犯你个大头鬼呀！你去死……”菱花双刀一紧，攻势更见猛厉，刀光幻起一片寒芒，直压下来。

江枫被困在一片刀光之中，看上去，处境十分凶险，胡萍、段九形色紧张，手握剑把、刀柄，随时准备冲上去，解救江枫之危。

但七宝和尚却是一片宁静。

事实上，江枫的武功如何？大和尚也不是真的知道，只不过他外拙内秀，头脑慎密，武功造诣，也高过了胡萍、段九甚多，目光锐利，洞查细微，发觉了江枫防守的圈子虽小，但运刀从容，慌而不乱，明明露出了很大的破绽，但却总是能及时堵塞那是有意的装作，困难的程序，比一击取命，要难上十倍。

因为，江枫要蒙骗的人，是大行家，丁西山和邓飞及梅花姑娘。

这是一场很奇妙的打斗，江枫在险象环生中，接下了菱花一百多刀。

在菱花的感觉中，刀刀都可以杀了江枫，但总是差那么一点点，被江枫及时用刀架住，或是闪避开去。

丁西山看的皱起眉头，大声喝道：“住手。”

声音十分宏大，但菱花却恍若未闻，双刀攻势，更见凶恶，刀刀攻势取向江枫要害。

“菱花，退下来，时间很长，不用急在一时……”梅花的声音很小，但菱花一收双刀，退了两步，看看江枫，冷冷说道：“韩霸，你平时很神气端着副管管的架子，到处呼来喝去，我还认为你真有几下子，想不到竟是个绣花荷包，中看不中吃啊！”江枫木然的脸上，七情不动，看不出菱花这番锐利的激讽之言，是否伤到了他的心？

其实，江枫心中正自暗笑，对自己这番装作，甚感满意，忖道：“鬼丫头，我江枫那里得罪你了，你竟这么恨我，咱们记在帐本上，有机会一定要好好捉弄你一番才行……”

“韩副总管，你还好吧……”丁西山的声音很冷漠，叫人弄不清是关心？还是讽刺？

“丁老的命令，韩某人只有全力以赴，是生是死，也就只好听天由命了！”

丁西山倚老卖老地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虽然帮忙不大，未毙一敌，但你还有勇气出战……”目光一掠邓飞和七宝和尚等，话锋忽转，接道：“不过，我心中仍然有很多的疑虑未失，这件事，我一定会调查清楚。”

“是！丁老心中既有疑虑，应该查个清楚……”江枫回答的不亢不卑，若无其事，丁西山微微一怔，道：“很好！很好！希望你们都是清白的，是老夫过虑了。”

梅花突然冷笑一声，接道：“邓飞老迈昏庸，韩霸只是个不入流的江湖人物，就算他们诚心归服，我也会把他们遣回天马总堂，洛阳居不会用他们，你用不着担心我们会拉拢他们！”

“听你的口气，似是挑明了跟天马总堂作对了……”丁西山道，“这可是贵宫主的意思？”

“你不是天马总堂的长老吗？……”梅花说，“带了三名护法，明目张胆的帮助邓飞，不是摆着向内宫挑战吗？哼！掩耳盗铃，一点也没有男子汉的气概！”

丁西山被骂的老脸一热，道：“小丫头别太嚣张，今日胜负还未定局……”

“能够挺身一战的，只有你一个人了……”梅花冷笑道，“勉强算上那个活着的护法，也只能算上半个人，我随便派个人，就算杀不了他，也可以把他缠住，洛阳居中这批人，不过是聋子的耳朵，是个配搭，目下的情势，已不是众寡悬殊可以比喻，你是个老江湖，应该看的很清楚，识时务的，立刻撤走，我允许你把邓飞、韩霸等一批人，一起带走，怎么样？这是给你最后的机会了，同不同意一句话？我已经没有耐性和你磨菇下去了！”

她年纪轻轻，但口气老练，似乎是久历江湖的人物。

丁西山看看邓飞、韩霸，道：“你们两位听到了吗？我想听听两位的意见？”

邓飞缓缓站起身子，就算他装聋作哑，但这等指名姓的问话，也无法再装作下去了。

这一阵他冷眼旁观，也很用心听了双方的谈话，对情势发展，十分了解，丁西山虽是列名江湖高手的人物，但独木难支。

今日之局，胜算极微，江枫虽使人莫测高深，但适才对菱花一战，只是个勉强自保之局。

洛阳居中的镖手、侍应，都是内宫一系中人，算起来，都是梅花的助力，敌强我弱，一目了然。

江枫虽曾说过，长安城中，另有奥援，只可惜，总堂答允派人相助之后，未再和他们接触，这个时刻，未便找他们来，纵使找他们来了，也未必是梅花之敌？

他是积年老贼，盘算过胜负得失之后，决定了走为上策，他要保留下韩霸、齐四等一批心腹，助他突围，今夜决战，绝不能牺牲这些人，只有推出了丁西山和一位还受伤的护法挡灾，解危了。

心念已定，才一抱拳，道：“丁老不耻下问，邓某就斗胆陈言了，今夜之战，唯丁老马首是瞻，可战则战，如是无法致胜，则暂避锋芒，亦无不可，以丁老识见之广，威望之重，任何决定，我们都唯命是从。”

这番话，除了词意婉转之外，就是替丁西山又戴了一顶高帽子，说到内容，却是说了等于没说，不但没有一点主见，连一点建议也未提出。

丁西山点头微笑一下之后，突然呆住，他也是老狐狸了，陶醉一下，立刻清醒，道：“邓飞，我听不懂你的意思，你可否说的明白一些？”

邓飞道：“今夜既有丁老主持全局，咱们全听你的了！”

丁西山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邓飞，老夫只是来此助拳，可不便独断独行，该走该战，得要你拿主意了。”

江枫心中忖道：“丁西山分明已有怯战之意，只是拉不下这张老脸，想借邓飞之口，找个台阶下来，他是天马总堂中长老，身份不低，今夜把他坑

陷于此，总堂很难忍下这口气了……”

正想煽风点火，引诱梅花下令出手，那知梅花意已动了杀机，突然一挥手，身后两个黑衣杀手，像两支离弦弯一般，激射而出，冲向丁西山。

发动的突然来势如电，丁西山连话也来不及说了，双掌齐出，迎击两人。

为了保全老命，丁西山是全力出手，双掌聚集了毕生的功力，果然是威力惊人，两个向前冲来的黑衣人，被那股强猛的掌风击中，同时跌摔在地。

丁西山一击得手，心神大定，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老夫还认为他们铜打铁铸的人，真能挡得住千钧掌力……”

但见寒光飞闪，两柄弯刀，疾射而出，来势快速已极。

丁西山微微一笑，双刀已透胸而过。

敢情那弯刀之后，有一条极细的索绳，系在两人的手腕之上，他们向前飞冲之时，已全力运刀，用身体硬接下掌力，卸去掌上的劲道，弯刀才脱手飞出。

当真是以性命换取这脱手一刀。

丁西山上半个身体，已被两柄弯刀切开，就算是华佗重生，也无法救活他了，但他却仗一口真元之气，支撑着身躯不倒，圆睁着双目，瞪着江枫。

也许他突有所悟，发觉了江枫才是真正身怀绝技的高人，他一直被玩弄于掌股之上，也许他希望江枫对他有所交代。

“丁老，我说过，他们垂死之前，定有凌厉的反击，十分可怕，现在，我要修正一下，他们是故意迎向死亡，以制造杀人的机会，丁老，两命换一命，他们也被你震碎内腑而死了。”

丁西山双目一闭，尸体栽倒。

梅花两道清澈，冷厉的目光，凝注着江枫，道：“韩霸，还看出什么？”

“这些杀手，为什么一出手，就形同疯狂，……”江枫答非所问他说，“自绝生路，只求凌厉的一击，如是一击不中呢？”

“我也是觉着奇怪，你怎么能避开他们的一刀，而无损伤？……”梅花道，“告诉我，我就解答你心中的疑问。”

江枫叹口气，道：“也许我出手气势软弱，没有还击，只求自保，全采守势，他们感受不到威胁，消去了誓不两立的感觉，刀势就不那么凶狠了。”

梅花皱起柳眉儿，想了一下，道：“也许是有些道理，但不会全然如此，你的防守紧严，他们看不出搏命一击的机会、破绽，无法全力出手……”

“也可能是我手中借用的这柄弯刀，是他们常用的兵刃，爱屋及乌，手下留情……”

“他们不会手下留情的……”梅花接道：“韩霸，我有些估不透你了，告诉我，愿不愿意留下来…”

“姑娘的意思是……”

“留在洛阳居，还作你的副总管……”梅花说：“我给你的权限，绝不会低于邓飞。”

说的很明白了，邓飞这个总管，已被开革，但却把江枫留下来。

江枫回头看去，只见邓飞瞪着一双闪动绿光的魔眼，看着自己，心中暗自盘算道：“天马堂大概认为丁西山和三个护法，足以抗拒强敌，暂时不会再有援手赶来，今夜如要保全邓飞，恐将放手一战，他们对我已然动疑，打胜了这一战，势必要引起他们对我的注意，混入洛阳居这番心血，恐将尽付流水，如不理邓飞的生死，投入内宫一系，天马总堂失去了这个据点之后，

说不定会忍下这口怨气，那就不知道要拖延到几时，才能再找到引起双方火拼的机会。”

这是个非常困难的决定，江枫沉思了良久，仍无法作出决定。

但闻梅花说道：“韩霸，你对邓飞的一片愚忠，也该清醒一下了，他不是真的对你了，刚才还要你以身涉险，难道你还不觉悟么？”

邓飞道：“事关各位的生死，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，邓某人不相信你梅花姑娘杀了韩霸之后，会放过老夫……”

“对！你是祸首，非死不可……”梅花冷厉他说：“韩霸，你如拖延不作决定，那就连你也杀了……”

“我不能背叛总管。”江枫终作了决定。

“好！想不到韩副总管，还是个满怀忠义的人。”声音娇甜，清脆动人。抬头看去，只见青凤在王嬷、李嬷，左右护从之下，缓步行入厅堂。

“是你，青凤……”梅花愕然色变。

“是我，梅花姑娘是不是有些意外……”青凤打断了梅花的话，接道：“三足鼎立，各有专司，保持了洛阳居的和平局面，所以，我不喜欢被人破坏，何况，这里是日进斗金的花国乐园，一旦造成血腥杀戮，可能使这里变得门可罗雀，……”举手一招，洛阳楼的侍应领班高大斗，带着六个黑衣人快步而入。

“把这些尸体抬走，掩埋起来，不能留下痕迹，不许传出风声。”

高大斗应了一声，立刻动手，抬走了厅中尸体。

“梅花姐姐……”青凤吩咐过高大斗后，转望着梅花，接道：“小妹绝无和你为敌之心，但洛阳居这个地方，花了无数名匠的心血，投入了大批的财物，一旦毁去，实在可惜，就算你今夜杀尽了这里天马堂的人，但天马总堂岂肯罢休，他们已经正式派出长老、护法出面，绝不会放弃这里的利益，彼此展开了争斗拼杀，这里就永无宁日了？”

“说的有理，不过，我已杀了天马总堂中派来一位长老、一位护法，又重创了另一护法，天马总堂恐已不肯善干罢休……”梅花说，“何况，小妹是上命难违，青凤姐有以教我吗？”

“你们也有伤亡，……”青凤道，“双方就算扯平了，以后的事，由天马总堂和贵上去设法解决吧！如是你双方都不肯罢手，长安厅外，旷野千里，找一处决战拼命的地方，绝非难事，又何必一定要在洛阳居中拼杀呢？”

青凤忽然出面干预，完全出了邓飞的意料之外，就是江枫也没有想到，青凤为什么要躺这一池浑水，在天马堂大势已去时，才出面阻止梅花，是不是别有用心？这两个源出一门，今夜会不会也闹出一场火拼来？

“青凤姑娘的意思，是要小妹罢手了？……”梅花淡淡的笑道：“看样子，小妹如是不听劝告，你我之间，也将是无法善终了！”

“洛阳居收入丰厚，我们三方面均分利润，每个月大家都有数万两银子进帐，……”青凤道，“谁都没有吃亏，看在钱的份上，何不各退一步，相安无事？”

梅花道：“如果两份均分，岂不进帐更多些？”

青凤笑道：“逐出天马堂的人，我们平分他们一分……”

“就是如此了……”梅花说，“我们迎客侍酒，青凤姐更是风靡了长安，天马堂的人，却把住了总管的位置，作威作福，我们以姿色风情换得的黄金、白银，却要分给他们一份，这难道算公平吗？”

“梅花，天马堂的人，出过大力，拼过性命，才换得今天这个局面……”青凤笑道，“他们流过血汗，开疆拓土，立过大功，今日坐享举银，并无不当，再说，没有他们居中缓冲，贵我双方，只怕也不会平安无事，三足鼎立，总比双方对峙易较相处“看来，小妹是无法说服你了……”梅花道，“这件事好叫小妹为难！”

“不用为难，据实转告贵上……”青凤神情突转严肃他说道：“大事情，你我都无权决定，闹垮了洛阳居对大家都无好处。”

“好吧！青凤姑娘如此坚持，小妹只好从命了，今夜之事到此，小妹会请示宫主裁决，届时自当先行通知青凤姑娘……”回顾桂花、荷花一眼，接着道：“我们走！”

青凤道：“多谢赏脸……”

梅花回过头，道：“如是他们要出手报复，那就不能怪小妹全力还击了！”当先步出厅门。

青凤似有心若无意的望了韩霸一眼，道：“韩副总管，劝劝邓总管，以和为贵，真要动手，约到外面去，不要影响了洛阳居的生意。”

带着王嬷、李嬷，退了出去。

江枫虽然告诉了青凤不少的事，但仍然保留了大部分的隐密，他化身韩霸的事，就未告诉过青凤，但那深情款款的一眼，却看的江枫心头发毛，忖道：“难道她已发觉了我的身份？果真如此，青凤比梅花就高明太多了。”

目睹两批人马全部离去，邓飞才回过头看看仅余的灰衣护法，道：“今夜情形，陈兄是亲眼所见，希望能回总堂帮助邓某美言几句！”

“邓兄放心，今夜兄弟亲眼看到了邓兄处境的艰辛，丁长老溅血殒命，兄弟要早些回报总堂，我想十日之内，应该会有裁示传到，邓兄请等佳音，兄弟这就告辞，连夜上路，周兄留在这里养伤，还请费心照顾……”

邓飞道：“这个当然，绝不会有所疏忽……”

江枫突然上前一步，低声道：“陈护法，要特别说明那些弯刀杀手的事。”

陈护法点头，转身一跃，消失在夜暗中。

看他行色的匆急，显然内心比邓飞还要焦急。

“大概不会再有事情了……”江枫道，“大家休息时，别忘了小心戒备。”

七宝和尚、胡萍、段九跟着江枫回到了住处，胡元留在室外警戒，江枫唤出郭天同，围坐一桌，研商大计。

酒肉和尚先提出问题，是否还应该留在这里？留下来要不要增强实力？

江枫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尽可能留下来，人在此地，才能挑起天马堂和内宫一系的人，展开拼斗，江湖可用的力量太少，天马堂却云集了大批高手。

而且，大都是绿林道上的盗匪、魔头，他们助纣为虐，帮助那个神秘组合，征服了武林中大部分的门派。

现在，要他们以鲜血赎罪，和内宫中人拼命，该是天道循环，理所当然，何况，他们早已为人列为清除的目标，非被整肃屠戮不可。

我们从旁加把劲，只不过促使这场大对抗提前爆发，拖的时间愈长，对天马堂愈是不利，他们都已是进入老迈之境，对手却都是年轻男女，趁他们还有余勇可卖时，让他们为武林大义尽份心力，鸟尽弓藏，兔死狗烹，他们命运早定，所以，诸位用不着心存慈悲，这就是我们留在洛阳居最大的目的。”

“好！让天马堂这批魔头们先挡锐锋，是逐虎吞狼的高招，胡某人全力拥护。”

“洛阳楼的歌女青凤，似乎是另一股力量代表……”段九说：“看样子梅花对她畏惧三分，她从中作梗，会不会影响到咱们的计划……”

“今夜的情形不同，如非青凤出面，那就会逼得我们全力出手……”江枫道，“因为，邓飞已无可用车之兵……”

“我和尚一直担心你江老弟被丁西山言语套住，豪气涌生，一肩承担，所幸，你总能及时回避，屈己从势，老弟，这份自我约束的忍耐工夫，我和尚是大大佩服。”

“我看梅花似是已对江老弟动了怀疑……”胡萍说，“倒要预防她追根查下去……”

“这方面，我会小心……”江枫道，“大势对我似不利，武林之中已很难聚集出一股强大的力量，堂堂正正的和敌人一决胜负，只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，以敌制敌的方法，让他们自相残杀……”

神情突然间转变的十分严肃，接道：“所以，非万不得已，诸位不要轻易出手，一旦出手，务求全力毙敌，以保隐密不会外泄，而且，诸位最好能经常聚集一处，必要时合力应付危机。”

这番话弦外有音，明显的说出此情此景，不是讲面子、逞英雄的时机，对敌的手段，不用拘泥于江湖传统。

没有回答什么？

几个人同时点点头表示领教。

“我准备在洛阳居外建立一两处隐密的据点……”江枫说，

“可以利用作传讯的地方，使内外勾通，和钱老前辈保持着联络，必要时也可以作为避难的地方。”

用作避难的地方？这就听得七宝和尚、胡萍，段发，睁大了眼睛看向江枫。

因为，能够避难的地方，主事人的智慧，武功，都要具有相当水准才行，必要时能出手拒挡敌人的搜查。

“可请易花手张四姑亲自主持……”七宝和尚想不出还有什么人能担负起这等沉重的任务。

“不是，我想请欧阳吟雪、吟霜两位姑娘主持……”江枫道，“四姑要坐镇风雪小馆。”

“她们从未在江湖上走动过……”胡萍道，“年纪也太轻了一些，担承如此重大的责任，会不会太过沉重！”

他说的很含蓄，但已点出了用二女担负如此的大责重任，不很适合。

“胡前辈的顾虑甚是，一日之前，我也会有相同的看法……”江枫笑道，“但现在，我想她们已具有应付江湖一些诡诈，多变的能力了。”

“这个……”段九道，“江老弟可否说得清楚一些？”

“她们和父母息隐深山，一直在苦练上乘剑技，造诣甚高……”江枫笑道，“张四姑传授给她们快速的易容手法，她告诉了她们江湖上险诈人心，但更重要的是她们早已习练了天狐夫人的技艺……”

“这倒是大大出人意外了，她们纯洁清雅，如盛放在深谷中的幽兰，我和尚很留心观察过她们，却是一点也瞧不出来！”

“是的，她们隐藏地很深、很好，连我也被瞒过了，……”江枫说，“直到她们自请出动，才露了一手给我瞧瞧，所以，诸位尽可放心，她们只要稍经历练，应变之能，绝不在梅花之下。”

七宝和尚点点头，道：“好极了！看来江老弟还有很多的伏兵、布署……。”

江枫心中暗道：“就只他们一家人这点本钱，加起不过四口……”

但并未说出来，此时此情，多给人一些希望，会增加他们奋斗的勇气，所以，江枫来一个笑而不答，使人莫测高深。胡萍站起身子，一抱拳，道：“江老弟才冠江湖，手握智珠，我们一切听命行事了。”

“布署停当，我会尽快通知你们……”江枫轻轻叹息一声，接道：“此地情形，诡诈多变，诸位请多珍重……”

突闻的一声，一粒小石子飞入室内。

这是胡元传来的讯号。

段九低声说道：“可能是总管来了！”

江枫淡淡一笑，提高了声音，道：“情势比人强，我看劝劝总管向梅花姑娘求和才是上策……”

“最好是投效过来……”

梅花突然出现门口，缓步行了进来。

江枫霍然起立，摆出一副迎敌的姿势。

七宝和尚、胡萍，段九、郭天同，也跟着站起，拉开了架式，心中却是暗暗惊道：“这丫头来的好快，警讯传来，人就赶到。”

“不用紧张，我不会伤害你们……”

梅花口气很大，似是根本没有把几人看在眼里。

“只是想和你谈谈……”梅花媚眼转动缓缓由七宝和尚等几人脸上掠过，却仔细的打量了郭天同一阵。

幸好，郭天同是本来的面目出现。

但梅花那目光有如磁石吸铁，几人顿然感觉到心神震颤，郭天同的反应特别强烈。

江枫吃了一惊，忖道：“好恶毒的用心，竟然用出了‘迷魂大法’。”

正筹思破解之法，梅花一双勾人魂魄的桃花眼，已转到了江枫的脸上，道：“韩霸，这些人都是你引入洛阳居的朋友？”

“是！……”江枫道：“这些人都已经过总管允准……”

“我知道，邓飞在洛阳居建立起一批完全属于自己的力量……”梅花恢复了常态，她已感觉到这些人都无能抗拒“迷魂大法”不足为患，随时都可以把他们拉到身边来，收为己用。

邓飞，没有能力保护你们，除非天马总堂，真的准备放手大干，再派遣高手到此……”梅花接道：“但也只是多添些战死的冤魂，拖延一段时间，终归是难逃败亡，我答应收容你们，仍留在洛阳居中，不过，你们要先行投效！”

“这个……”江枫为难地说，“可否让我们商量商量？”

梅花的目的已达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好！给你们三天的时间！”她已认定这些人不足构成威胁，回答的十分大方，而且转身离去。

“怎么如此大方……”段九奇道，“好像她来此目的，只是为了劝说我们几句？”

“我看，她已经达到目的了……”七宝和尚说，“她已对我们施展过‘迷魂大法’……”

“大师高明，梅花在这方面造诣之深，春花四婢是难望项背……”江枫道，“她已自信随时都可以征服我们，用不着再多费口舌了，诸位要多加小

心，梅花可能会对诸位个别施术……”

“这就麻烦了……”七宝大师道：“刚才她不过匆匆一眼，和尚虽未被她勾去魂魄，也觉得心头震动，如若她专心施术，对准我和尚下手，和尚就在劫难逃了。”

胡萍、段九、郭天同，回想刚才情景，实有心神摇荡之感，不禁脸色大变。

“世上真有这等邪门的事情……”胡萍说，“这比刀、剑加身，更为可怕，江老弟，你得想个办法才行！”

“他们能在无声无息中征服了武林各大门派，这大概是重要的手段之一……”江枫道，“兵不刃血，使天下英雄拜服于石榴裙下，果然可怕。”

“和尚领教过春花四婢的媚力，我和胡兄、段兄大概可以抗拒，对梅花恐怕就无能为力了，要是被她飞了几个媚眼，我们就束手就缚了，这个仗那还能打得下去，我想‘迷魂大法’功能力到梅花这等境界的，绝非一人，如是找不出抗拒的办法，江老弟，能够帮你的人，那就屈指可数了！”

“像梅花这等身具媚术大成的人，应该不会太多，因为，这必需先天具有媚力的人，才能达到境界……”江枫道，“梅花很适合习练这种武功！”

“江老弟呀！……”七宝大师说，“有上百个人个这样的妖女，就天下大乱了，那还需要许多？拿歌姬青凤说吧，她如习练‘迷魂大法’，成就绝不会在梅花之下，只此二人，只此一术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对付了！”

“是啊！江老弟，这段日子里，我们全心投入，苦研武功，相互指点，彼此切磋，心窍大开，数月之功，胜过往昔十年的进境……”段九说，“就算遇上一流高手，自信也可放手一战呀，但如刀未出鞘，剑犹在抱，就被人几个媚笑，弄得丢盔弃甲，还手无力，反身投敌，为虎作伥，那就生不如死了！”

江枫沉吟一阵，道：“以邪制邪，必得请求修炼的深浅，恐非短期所能奏效，不过，有一种收摄心神的功夫，可以抗拒这种媚术，且有速成之效，名叫大悲真诀，只有七七四十九个字，运功时诵真诀，很快能心神宁静，大概可以拒抗‘迷魂大法’的媚力……。”

“不是大概，而是一定可以……”七宝和尚说，“这是我佛抵御外魔干扰的心法真诀，佛门中失传绝学，想不到江老弟能让它重现江湖，当真是……”

“大师心中如有质疑之想，咱们以后再说……”江枫苦笑道。“现在时机迫促，咱们先学真诀。”

一向放荡不羁的七宝和尚，突一改故态，神情庄严的合掌躬身，说道：“是！和尚拜领厚赐……”缓缓跪了下去。

他这么如奉纶旨的一做作，胡萍、段九、郭天同，都跟着跪了下去。

江枫脸上戴着面具，看不出他的神色如何，但可从他两道目光中看出严肃的神光，授受之间，立刻被一种庄严的气氛所笼罩，江枫念出大悲真诀，众人跟着背诵，连念了十余遍，感觉到胡萍等都已记熟，才解说了配合真诀的调息方法。

江枫端端正正地站着讲，七宝和尚、胡萍、段九、郭天同神情肃然地跪着听。

这等佛门大乘无上心法真诀，会令人生出诚敬无比的感觉，脸上神情充满庄严。

“为了抗拒妖女媚术，诸位可以选择真正愿为武林大义献身的人，传授真诀神功……”江枫严肃地说，“不过，在人选方面要留心一些，一旦传授非人，流入魔教，那就知道会发生什么变化了！”

七宝和尚等敬谨受教，缓缓站起身子。

江枫一挥手道：“诸位请回去吧！”

七宝和尚、胡萍、段九，招呼了胡元，一齐离去。

郭天同一躬身，道：“在下呢？”

“你立刻恢复韩霸的身份……”江枫道，“有什么变故，立刻和七宝大师等会合，一起行动，遇到为难之处，和师商量。”

挥手熄去火烛，离开了洛阳居，匆匆赶回了客栈之中。

江枫的推断不错，刚刚脱衣上床，室外已响起了叩门的声音。装出一副惺松睡眼，燃起了灯火，打开木门。

只见梅花一身轻装，站在门外。

“是你……”江枫揉揉眼睛，脸上是一副惊喜交集的神情，一把抱起了梅花，行入室中，道，“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我好担心啊！”

“我不是好好的吗？关上门、抱我上床，真的有点累了……”梅花媚眼流波，微带撒娇地说道，“我要躲在你的怀抱里，好好的睡一觉。”

江枫拴上室门，笑道：“只怕是睡不好了？”

“为什么？……”

梅花脸上情爱横溢，无限温柔地说。

“我的瞌睡虫被你赶跑了，我现在精神饱满，饥饿难耐，好想吃了你！”江枫抱起梅花的娇躯，滚上牙床。

“刚经过一场凶险的搏杀……”梅花纤巧的玉指，轻抚着江枫的脸颊，道：“洗个澡，就忍不住跑来看你，唉！你真是我命中的魔星，似这般难以自拔，不知如何得了啊！”江枫缓缓放开紧抱入怀的娇躯，满脸关怀的说：“告诉我，怎么回事？”

“我奉命清除洛阳居中的闲杂人等……”

江枫打断了梅花的话，道：“那些人是闲杂人等？……”“怎么！你也关心洛阳居的事？……”梅花双目盯注在江枫的脸上问。

“洛阳居中的人，我只关心两个，第一个当然是你……”“第二个呢？是菊花还是桂花？”

“都不是，那个人是男的，是洛阳居中的副总管……”“你是说韩霸？”

“对！就是他，他帮过我的忙，我欠他一份情。”“这个人一张脸冷厉如刀……”梅花道，“但却有一份叫人感叹的愚忠，我很想放他一刀，但他却不知好歹，不过，我已经帮你交代过了。”

“你杀了他……”

江枫装出一副吃惊的样子。

梅花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没有，他虽然面目可憎，不过，倒是有点男子汉的气概，他没有挟恩求报，也没有提过放你的事情，日后，我会留点机会给他，保全他一条性命就是。”

江枫心中忖道：“看来，不论如何的严酷训练、也无法完全抹杀去与生俱来的人性，这是他们的严重缺失，如何去掌握运用，才能够拨乱反正……”

“你在想什么？这等入神……”梅花道，“美人在抱，也不知怜惜、享

用。”

“我在想……”江枫道，“今夜的洛阳居，一定是血雨腥风，惨不忍睹，梅花，我们走吧！这种日子，如何能过得下去，日夜为你的安危担心，我……”

“不要耽心我……”

梅花似是大受感动，双目中竟然有泪水涌出。

江枫暗暗叹息一声，举手帮梅花拭去泪痕，心中忖道：“她真情流露，如此的缠绵相依，我真能辣手摧花，置她于死吗？”一念动情，决心尽可能劝梅花弃暗投明，至少，也留她一条生路。

“我只是一个流浪在人间的孤女，自我记事那天算起，就被人收容在一座深山中的大宅院内……”梅花无限黯然地说道，“我不知谁是生身父母，但也养成了我的独立，坚强性格，只知一味争强，出人头地，整个的生活过程，充满着奸诈，直到遇上了你，才知道我也有软弱、温柔的一面……”

突然一整脸色，娇声笑道：“尽说这些干什么？你不是江湖中人，怎会知道江湖中事，抱紧我，田玉，让我在活着的时候，多尝些情爱滋味……”

灵活的娇躯，蛇一样缠上了江枫。

相处时极尽娇柔、缠绵，但天色一亮，梅花就立刻起身下床，穿上衣服要离去。

她虽然迷恋失控，还未到忘我之境。

江枫却一把拉着了梅花，道：“这般的来去匆匆，要我排遣这相思之苦……”

“我会尽量抽时间跑来看你，田玉，不过，这两天恐怕不行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“因为，今天午时有重要客人要来，我担心抽不出身子，所以，偷得这半宵辰光，匆匆来去……”

“什么样的客人？是王孙公子，还是长安城中的大豪、名绅“不是那些人……”梅花虽然极尽小心，但心为情牵，不自觉间泄漏了隐密，道：“是我的师门中人，我不能有丝毫地疏忽，我知道这很委屈你，但事后，我会尽力补偿……”伏身一吻，破窗而去。

走的匆匆，连开门的时间就等不及了。

江枫已心中明白，今午有内宫一系中要人赶来，洛阳居中的火拼局面，因青凤出面制止而暂息干戈，但内宫一系中人，肯否罢手，今天才能作最后的决定。

内宫要人来的如此之快，天马总堂呢？

如果天马总堂早已派人在暗中监视内宫一系中人物的举动，用不着邓飞的飞鸽传报，也不用那位陈护法回去说明，天马总堂应该早已得到了消息，是放弃洛阳居这块在嘴的肥肉，以避免正面冲突？或是增派高手，不惜全力一战？

青凤所属的天王门一系，是否会全面卷入这场冲突？或是袖手旁观，等着坐收渔利，如果，这个组合中还有更高的人物，会不会出面阻止，从中调解……。

乖乖，好戏连台，也许这个神秘大组合中幕后人物都将插手这次的纷争，一一显露出来，至少，也该会露出一点头目，给人追索……

想到此处，江枫也睡不安稳了，穿好衣服，匆匆离去。

他没有回到洛阳居，却赶到了风雪小馆。

看天色尚未大亮，张四姑已知道有要事相商，立刻叫起了欧阳昭、罗兰夫妇。

但最先进入厅中的，却是雪、霜二女。

“江大哥果然是言而有信，一大早就来接我们了……”吟雪微笑如花地说，“要我们做什么？尽管吩咐！”

“水里水中去，火里火中行……”吟霜接道，“只要你江大哥说一声，我们就全力以赴，绝不推托。”

不再刻意隐藏天狐技艺，两个山居十余年的纯洁少女，似乎突然间变了样子，言笑之间，媚态横生，那种撩人的娇俏，和青凤、梅花又自不同，有如幽兰送香，甜酒醉人，天狐技艺，果然更适合女子习练，看得江枫也不禁为之一呆，忖道：“这两个丫头，再历练，放胆施为，只怕不让天狐夫人专美于前，当世英雄，能有几人不服在石榴裙下，那真要天下大乱了，但愿她们能收放自如，隐敛锋芒……”

只听一个娇脆的声音，喝道：“不知天高地厚的丫头，你们江大哥是何等人物？竟敢班门弄斧，展现风情，不怕惹火焚身，自讨苦吃吗？”罗兰崩着一张脸，快步行入厅中。

“想不到啊！两位姑娘已得天狐夫人的真传……”江枫整肃神情，缓缓说道，“不知她们是否已到了自我敛收的境界了？”

“应该可以，她们习练天狐的武艺，已有十年以上的时间

……”罗兰说，“我虽然极尽小心的转授她们的口诀，也几乎沾染了一身狐气……”

“不是几乎，而是已经有了……”欧阳昭大笑而入。

“我可是没有练过……”罗兰道；“有些武功和媚态结合，我在传授她们的时候，都是把眼睛闭起来的。”

“带三分娇媚情态，才把我整治得服服贴贴呀！……”欧阳昭笑道，“我可是从没有反对过你练天狐武功！”

“我看你倒已经是满身的狐气了……”罗兰叹道，“你以为我不想练哪！我是怕老公吃醋，天天吵个没完……”

“唉！泡在鱼池里，那能逃得过沾上腥气……”欧阳昭道，“你没有习练，但你传授两个丫头十几年天狐神功，你敢说，全都把它忘去了？”

“说的也是啊！……”罗兰笑道，“天狐神功太诱人了，想忘了它，谈何容易？”

江枫转头看去，只见雪、霜二女，肃容而立，一派端庄，心中大感快慰，点点头，道：“好！两个姑娘已能收放随心，一切就操之在己，嫂夫人果然是教导有方了。”

“老弟，天未亮就赶来风雪小馆……”欧阳昭低声道，“想必有重大事情了？”

张四姑手捧木盘，上面放着六碗冰糖燕窝汤，接道：“来！边吃边谈吧！”

欧阳昭笑道：“江老弟，托你的福啊！一大早就吃到这种可口美味……”当先取过一碗。

江枫微微一笑，双手取过碗匙，道：“大姐，麻烦你了！”

张四姑召过二女入座，才缓缓坐下，笑道：“罗兰，你这个老公口德不修，当心他心怀不轨呀！”

“没法子啊！狐妻狐女，我就是想端也端不起来呀！……”欧阳昭道，

“江老弟，我倒想请教一下，你是天狐夫人的嫡传弟子，你们师生之间，授受武功时，是不是和一般的师徒一样，师严徒恭，肃然受教？”

江枫心中明白，欧阳昭这等放荡不羁，言笑轻浮，是在解除自己心中的压力，试想一个男人，尤其是自负英雄的男人，妻妖女媚，倾惑众生，要他平心静气地接受这个事实，心湖不波，是何等艰涩、痛苦，他在追寻各种理由，以适应这件事情，所以，问的问题，都很尖锐。

有了这个谅解，江枫很平静，笑一笑，道：“不同于一般师徒之间，因为，天狐的武功，力求美化，太严肃就格格不入了，何况，媚态撩人，巧笑倩兮，也是天狐门技艺的精华，运剑于秋波一转之间，出掌于回眸一笑之中，春风俏步里蕴藏杀机，媚眼轻抛中追魂取命。我在习练这些武功时，还要学轻盈舞步，摆动腰身，那个苦就吃的大了。”

“那可真是难为你了，江兄弟，一个大男人，要练出春风俏步……”欧阳昭道，“可真是不容易呀！”

“好了吧！你心憋了十几年，一直想问清楚这件事情……”罗兰道，“今日总算心愿得偿，现在，该让江兄弟谈谈正经事了。”

“对！……”欧阳昭道，“我胸中早无块垒，江老弟一番话，更使我胸怀大开，丫头们放胆施为吧！你们能风靡江湖老父也与有荣焉。”

张四姑道：“执大义，不拘小节，你能想得开，才是豪杰胸怀，江枫，说吧！你一早跑来干什么？”

“十万火急，否则，小弟也不敢一大早来惊动诸位了……”

“说的酸气冲天，全然不沾狐气……”欧阳昭道，“我们都在恭候差遣，你就别客气！”

江枫仔细的说明了事情的经过。

“江老弟，果然是才华非凡，短短几个月，就让他们窝里反，刀兵相见……”欧阳昭豪气干云地说，“现在，咱们是不是趁机杀出，一举击垮洛阳居？”

“洛阳居还要保存，让他们高手尽出，在那里全力对决，当然，咱们要坐中点拨，使他们欲动不能，摸清楚他们幕后首脑，再作致命一击……”江枫说道，“咱们人手太少，力量不大，无法全面反击，只有擒贼先擒王了，但敌势庞大，非同小可，所以，小弟想先做一些安排，一方面加深他们的裂痕，让他们挥戈自残，一面俟机狙杀他们的重要人物，散布疑云……”

“听起来，你已经胸有成竹了……”罗兰说，“可否把计划说出来，我们全力配合。”

江枫道：“敌人实力，强我百倍，以寡敌众，智谋当先，但能否成功？小弟不敢预言，只有尽我之力，决不辜负几位师长的期望、重托，是成是败，只有委诸天命了。”说出了一番布署计划。

“好计划，雪、霜两个丫头，例是很适合执行初步计划，你就带着她们去吧……”欧阳昭道，“我们会尽快和钱缺连络，随时候命。”

他准备一家人都全力投入这场江湖大决战中，生死荣辱，在所不计了。

江枫目光转注到张四姑的身上，道：“大姐，小弟的计划，安排布置的事，有劳你出马了……”

“好！我立刻去找个适当的所在，动手布置。”张四姑有求必应的说。

“大姐，小弟的意思是……”江枫说，“由你带领着雪、霜两位姑娘坐镇在那里，风雪小馆的事，就委托欧阳兄嫂承担了。”

“好啊！我这把年纪了，你竟然要我带着两个丫头去卖弄风情……”张四姑有些生气的说，“大姐这一生，除了你江枫之外，从没有让男人碰过一下，我……”心里一急，连藏在心里的秘密也抖出来了。

话出口，才觉着太过露骨，一张脸顿泛羞红。

江枫也不禁微现愧色，双颊飞红。

“张姨……”吟雪突然插嘴，道：“你带我们下山就是为了帮忙江大哥，如今爹和娘都同意了咱们投身江湖，你怎么能打退堂鼓啊！”

“是嘛！张姨，江大哥人单势孤，你不帮助他，谁帮他呢？……”吟霜道，“再说，我跟姐和张姨常住一起，也可研究天狐神功。”

两个丫头怕张四姑坚决拒绝，逼江枫改变计划，多日的期待，岂不化作泡影，忍不住开口劝说。

吟霜人小鬼大，许诺更具诱惑，她说研究天狐武功，其实就是传授，明白的告诉张四姑，跟我单独住在一起，咱们传授你天狐武功。

天狐夫人的艺业，对女人最有引诱的力量，招数奇绝，还在其次，重要的是它能使青春常驻，张四姑怦然心动。“四姑，我看你很适应习练天狐武功，你学的不是正统武学，和天狐技艺，颇多近似，学起事半功倍……”罗兰笑道：“天狐武功，表面上冶荡妖媚，风骚入骨，但内在的却是庄严的，不习练这种武功，无法体会……”

“罗兰，我可以练吗？……”张四姑有些怀疑地说：“难道天狐门没有阻止。”

“天狐夫人传我各种口诀时，没有告诉我有什么限制……”罗兰说，“就算是有，但我不知道，就等于没有。”“这个……”张四姑犹豫地说：“我如不是守着师门规戒，早就把五行遁术传给吟雪、吟霜了……”

“大姐，不用考虑这件事，天狐门的技艺适人而传，大姐很适合练习天狐门的武功……”

“可恶……”张四姑打断了江枫的话，接道：“那你为什么不早传给我？”

江枫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其实，大姐早就开始学了，只不过大姐不知道那是天狐门的武功罢了。”

张四姑想了一下，突然感觉到脸上发热，但心中却有丝丝甜意，忖道：“原来他对我情义甚重，早已暗把天狐门武功传授给我，我竟是全然不知。”当下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好嘛！去就去吧！反正大姐这一辈子是被你吃定了。”

“罗兰……”欧阳昭开了口道，“天狐武功，既有这么多好处，你为什么还不练呢？”

“我……”罗兰惊喜地望着丈夫，道：“我能练吗？”

“为什么不能。我都同意了，谁会反对。”

“可是！我练出了一身媚态娇气，你不会生气吗？”

“那好啊！我可以大饱眼福，最好也传我几招，我们一家人都练了一身狐气，谁也不用说谁了……”欧阳昭转头望着江枫，接道：“老弟，我可学么？”

“当然可以，不过大嫂……”江枫笑道：“传授大哥天狐技艺时，可要选择一下，别要他练成了一身勾引女人的本领，那就麻烦大了。”

“我不会传他惑心术，我自己也不练它……”罗兰道，“只传他搏杀敌人武功、对抗被女人勾引的本领。”

罗兰心中明白，江枫借着说笑话的机会，暗中警告她，天狐夫人的武功，

有很多是不适宜一般男人学的，立刻表白了心意。

江枫很满意罗兰的答复，回顾着欧阳昭道：“欧阳兄，你已经见过钱缺了，这坐镇风雪小馆，连络八方英豪的事，就由贤伉俪承担了。”

“放心了……”欧阳昭笑道：“我和老叫化一见如故，谈的很投机，会和他保持联系，你一道令谕下来，我们立刻出动。”

“小弟承情……”江枫目光转注到张四姑的脸上，抱拳一礼，肃然说道：“大姐，小弟欠你的太多，不知道如何报答了，只有记在心里了。”

“干什么呀？……”张四姑微带羞意地说：“看你正经八百的样子，简直不是江枫了，完全没有了狐气。”

“是！小弟记下了，以后不再正经就是……”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我要告辞了，洛阳居情形随时有变，郭天同恐怕应付不了。”起身向外行去。

吟雪、吟霜双双离坐，跟了出去。

行近大门，吟雪才低声说道，“对不住了江大哥，我们一看到你就无法控制自己，忍不住嘛……”

“江大哥……”吟霜接道：“我们不是展现媚术啊！我们是真情流露。”当真是越描越黑。

江枫点点头，加快了脚步，出门而去。

洛阳居中一片宁静，已没有昨夜那场溅血横尸恶战的痕迹，花色依旧悦目，花香依旧袭人，……不知它是否知道，它即将化作乌有，随风而去……。

但人生呢？明知死后万事空，但活在世上时，却放不下权势的欲望，本来是充满着祥和宁静的人生，却因此掀起了腥风血雨的斗争，到处是恨、害、恶、欲……，威名赫赫的丁西山，昨天还神气活现的指使邓飞，但一夕之间，黄土埋骨，就此消失……。

昔日的美人、名将，而今安在？真是大江东去，浪淘尽风浪人物……。

“副总管早啊！……”声音起自身后，不过数尺之遥。

江枫大大吃了一惊，暗道：“此地何地，此时何时，我怎能如此的神不守舍，松懈警觉……。”

回头望去，只见长衫毡帽的七宝和尚，站在三尺之外。

四顾无人，七宝和尚突然踏前两步，低声道：“老弟，想心事啊！”

“我在想，布署既定，行将展开的，却是一场无情的屠杀，而且是不择手段，极尽奸诈能事……”江枫苦笑道：“人生如此，还有什么意味？”

“说的是啊！老弟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所以，我和尚躲入空门，逃避了几十年，可惜最后还是逃不过这场劫难，只好挺身而出，这一点，我和尚实在比不过老叫化，他杀人无数，而且杀得理直气壮……”

看看江枫正在凝神静听，七宝和尚吁了口气，接道：“我和尚也曾劝过他，要他手下留情，免遭天遣，他却豪气干云的回答说，杀一人救了千百人，老叫何罪之有，如果说天道溃溃，硬要老叫化死于非命，老叫花也死的心安理得，俯仰无愧天地，当然，刀光剑影，追魂夺命，是不如人约黄昏后，月上柳梢头，俩影双双，谈情说爱，那种气氛来的舒适……”

江枫突然深深一揖，道：“大和尚，受教了！”

七宝大师放下了心中一块石头，忖道：“他是组道逐魔的主帅，如果首先动了妇人之仁，心志不坚，这个仗那能打得下去？”

心神定下，才想到还有重要的事情要说，急急接道：“老弟，总管邓飞一早离开，此刻尚未见归来……”

“噢！四季花女那边，可有什么消息，……”江枫道，“梅花姑娘是否也离开了洛阳居……”

“梅花姑娘在昨夜决战之后，离开了洛阳居，黎明时分归来……”七宝和尚说，“不过春、夏、秋三季花女，都已经集会于菊花厅中，不知在商讨什么？”

“大师眼观四面，耳听八方，有你这么一位思虑慎密的高手，坐镇这里，对我江某人的帮助太大了……”

“和尚只是尽我所能而已……”

江枫只觉七宝和尚山藏海纳，叫人有些难测高深，是个可以寄以重任大将之才，当下问道：“胡、段二位掌门人的武功，进境如何？”

七宝和尚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彼此互以绝技相授，进境一日千里，两人的基础本极深厚，再加上肯下工夫，如若我和尚的看法不错，他们都已具有抗拒梅花的能力，技艺绝不在丁西山之下。”

“好极了……”江枫道，“我相信大师的估算，……”

“胡元和郭天同，进境亦很快速，算上我和尚，虽只五个人，但勉强算得上是一支可用之兵。”

“好！张四姑已带着雪、霜二女展开布置，如果我们能在这里挑起他们全面火拼，咱们再找机会暗中狙杀，逼出他们的首脑人物，找出祸源罪魁，一举歼灭，也许可以消除江湖这场大劫数了……”江枫道，“就我所知，内宫一系中，今天有高手赶到，会不会暂息干戈，今天应该有个决定。”

“江老弟，你对青凤了解多少？”

“她是属于另一系的人马，和内宫一系中人早有心病，但也不一定会支持天马堂，这个充满神秘的大组合中，有多少派系，我不知道，就眼下所知，这洛阳居中，已有三个不同的派系，互相争逐，大家都不愿意放弃这里的利益……”

江枫道：“这就是他们的弱点，我们的机会，至于如何的狙杀他们，到时候，再见机而作，目前最重要的两件事，一是邓飞的行踪，是否正在和天马堂来的高手碰面，二是内宫一系中来的人，是何身份？四季花婢齐聚菊花厅，那是说，他们会赶到这里商量，我回去沐浴更衣，然后就在花树丛中游走……”

七宝和尚接道：“要郭天同恢复本来面目，就由你带在身边，我会和胡、段两位掌门人，带着胡元、装作巡视，也在花树林中巡弋，最好我们双方能以目视的距离内活动，以使相互照应。”

“好！就这么办……”江枫道，“记着，要他们带上兵刃、暗器……”

梅花确实会合了四季花婢，集会在菊花厅中。

但菊花厅的四周，却有着森严的戒备，二十四名镖手，有一半集中在这里，八十四个店伙计，也有二十名集中于此，三十二个人布置了一片缜密的警戒网，任何人也无法接近菊花厅五丈之内，而不让他们发觉。

果然，那些年轻的镖手和赌场、饭庄中的年轻伙计，都是内宫一系中人，这些人平常迎客、送菜、上菜、奉酒，一旦有事，竟都是可以用作对敌的人手。

但七宝和尚江枫的活动，也极尽小心，他们没有闯近菊花厅，只是远远的监视。

看上去，就像布署在最外一层的守卫。

辰中时刻，果然发现了四个镖手导引着一女一男，穿越花树，直行入菊花厅中。

胡萍隐身一座花树丛中，看的甚是清楚，发觉了一对男女也都是二十四五的年轻人，比四季花婢的年龄大一些，男的手提一个黄色的布袋，女的罩着一件银狐皮的披风，腰中似是佩有兵刃，但却瞧不清楚是什么形状。

显然的，那是一种奇形的短小之物。

他们堂堂而行，毫无避忌。

胡萍心中忖道：“怎么不见最让人头疼的杀手人物？”心中反而有些失望，在胡萍的心目中，天马总堂最难抗拒的，应该是那些黑衣弯刀的杀手……

负责监视邓飞举动的七宝和尚，也匆匆行了过来，低声道：“老弟，邓飞回来了，同行四人，和尚认识了两个，一俗一道，另外两个人，和尚竟然是认不出来，不过，看他们衣着装束，似不是中原人氏。”

胡萍也带着胡元赶来，和江枫、郭天同会聚一处。

事实上，此刻洛阳居的花树林中，人影流动，江枫等一批人，也早就落入对方的眼中，但双方保持了一定的距离，互相监视，未引起正面冲突而已。

“那一道一俗，是什么人物？比丁西山如何？”江枫低声问七宝和尚。

“非常难缠的两个家伙，老道人是三十年叛离武当派的天虚子，算起来，还是现代武当派掌门人的师兄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……”胡萍打断了七宝和尚的话，道：“天虚子，也投入了天马总堂？”

口气中，充满了惊讶。

点点头，七宝和尚接道：“那个俗装老者，曾是各大门派合力围剿，逼他跳入长江的刁鹏。”

“九头鸟刁鹏。”胡萍说，“果然是一代凶恶的魔头，这两个人，任何一个，都应该比丁西山高上一筹了。”

“所以，这一次如果再起冲突，那就比上一次热闹多了……”酒肉和尚道，“江老弟，这一次，咱们是否还要帮衬邓飞。”

“当然，就算我们想投入内宫一系，他们也未必会收容我们……”江枫并未为天虚子和刁鹏两人的威名震动，淡然说道：“其实，邓飞也只把我们当作聋子的耳朵，配搭，完全没有把我们放在眼中，我们也正好藉机隐藏起来，非绝不得已，不可出手，走！咱们见邓飞去。”

胡元和郭天同，留在邓飞宅院外的花树林中，江枫带着七宝和尚、胡萍、段九，直闯入厅堂之中。

“正想派人去找你，你却及时而来……”邓飞招呼江枫进入厅中，但却示意七宝和尚、胡萍等，退出厅外等候。

七宝和尚等也表现出绝对的服从，抱拳一礼，退了出去。

“这就是我对四位提过的副总管韩霸……”邓飞道，“忠心卫主，保护洛阳居……”

就借邓飞说话的机会，江枫已目光转动打量了厅中四人。

一个发髻全黑的青袍道人，背插长剑，细眉小眼，看上去有点瘦弱，一点也不起眼，想来就是天虚子了。

另一个髯发如霜，大耳阔口，右领上有一条鲜红的刀疤，左手只余下了大、食、中三个指头，可想当年他受伤之重，这个人，大概是九头鸟刁鹏了。

另个两个，全身大红色的衣服、但皮肤很黑、年龄大约在三十至四十之

间，红色的衣服上，绣了几朵金色的火焰、看上去十分诡异。

这四个使江枫心头震动的却是那个看上去全不起眼的天虚子，他是现任武当掌门人的师兄，应该有七十以上的年纪了，但他须发未白，脸上不见皱纹，弱小的身体，却有两只和身体不成比例的大手，手背青筋暴出，一眼可见。

这些都需炉火纯青的内功修为，才能出现的徵相，尤其是那一双青筋暴起的大手，表现出了他握剑的有力、稳定，这个人的剑术造诣，不但已登堂入室，也可能已有了惊天动地的大成就，是一位可怕的剑客。

面对着如此沉潜的大行家，江枫立刻提高了警觉，神莹内潜，隐敛了双目中的神光。

果然，天虚子两只小眼睛，一合一闭，立时有如电光似的在江枫的脸上扫掠而过，不禁皱了一下眉头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邓总管很夸赞你，你一片忠心，也就够了。”言语之间，似极轻视。

“是！韩霸受教。”

第九回九头鸟惊服供天马

就是那么毫厘之差，江枫先一步，隐去目中神光，使得天虚子无法窥出虚实，对江枫也就放在心上了。

认为邓飞一直称赞他，只不过是為了表扬他的忠诚，何况，他对江枫表现出的诚惶神态，也很满意。

“邓飞说，你接下了内宫杀手一刀，……”刁鹏道，“而那些杀手击出的一刀，可以取去丁西山和刘清的性命，我怎么也瞧不出来你能逃过那一刀之危。”

“也许是属下的运气好一些，我把他身之力，凝聚在一刀之上，护住了前胸要害，那杀手一刀，正击向是处，所以，接下了一刀。”江枫尽心解说

着。

“一刀能杀了丁西山，却留下你一条性命，我刁某人实在想不通了！”

“小刁……”天虚子笑道：“人的运气，很奇怪，当年，你全身重伤，跳在长江里，竟然逃了出来，是不是也算奇迹呢？”

这是刁鹏一生中最大的恨事，谁要揭了他这个疮疤，立刻翻脸，可是他不敢顶撞天虚子，脸红脖子粗的，垂首不言。

打人不打脸，揭人不揭短，天虚子一开口就揭出了九头鸟刁鹏最大的疮疤，虽然非常有效的制止九头鸟对江枫刁难，但也暴露出他为人的凉薄、尖苛，那就勿怪他虽是师兄的身份，武当上一代掌门人，也不肯传位给他了。

“道长……”邓飞急急于释去刁鹏的窘态，说道：“内宫一系中人，不知如何行动，咱们是坐以待毙呢？还是……”

还是怎么样，邓飞没说下去，他明白天虚子的性格，语气虽然温和，但如和他的心中的想法不合，一下就尖刻如刀，让你下不了台。

“禀总管，内宫中已有一男一女赶到，正和四季花婢在菊花厅会商……”江枫道，“他们辰中时刻赶到。”

“好！很详实，勿怪邓飞称赞你，连我老道也有点喜欢你了，记不记得来人有多大年纪？”

“一男一女，年纪都不太大，约在二十五六岁左右，男的手中提了一个黄色的布袋，女的披一件银狐披风……”江枫道：“却瞧不出他们带的什么兵刃？”

邓飞道：“这就奇怪了，怎么只有两个人来呢？”

“有什么好奇怪的？……”天虚子接道，“还不是和我们一样，把一批人手，安置洛阳居外。”

“是是是……”邓飞道，“这么简单的事，属下竟然是想不起来。”

连邓飞也自称属下，显见这位天虚子，不是一般长老、护法的虚衔，当是握有实权的人物。

“小刁……”天虚子微笑道，“你的点子多，说说看，该怎么办？”

尽管刁鹏心中的羞愧怒火未消，但却不敢稍现迟疑，接道：“我看，彼此已心照不宣，用不着突施袭击了，干脆挑明了干，当面鼓，对面锣的敲打一阵，谈不好，大家约个地方对着干一场……”

“有道理……”天虚子点点头，道，“不能毁了洛阳居这棵摇钱树，邓飞……”

“属下在。”

你去通知他们一声，要他们领头的出来，和我老道先见个面，谈谈斤两，谈不好再豁开了干，这叫先礼后兵啊……”

“是！属下立刻就去。”

这天虚子的权威，和丁西山的完全不同，邓飞连一句推托之词也不敢说。

江枫拦住了邓飞道：“有事属下服其劳，总管怎可轻身涉险，还是由韩某去吧！”

邓飞回头望天虚子，天虚子微笑颌首，邓飞才低声说道：“旨在传讯，不可和他们冲突……”

刁鹏冷冷的接了一句，道：“记着带他们口信回来。”

“是！”江枫当真是温良兼恭让，五德俱全，使每个人都感觉到他和睦易处，刁鹏本来对他心存成见，此刻，竟也消减了不少。

七宝和尚肃立室外，凝神倾听，暗暗感叹不已，忖道：“也真的难为他了，如此的压缩自己，非大智大勇，很难办到。”

江枫没有和七宝和尚等招呼，看也未看几人一眼，一直地奔向菊花厅。

他知道天虚子神目如电，任何一个细微小节，都无法逃过他的监视。

一路上，江枫盘算着如何开口，但人距菊花厅还有三丈多远，已被守卫的镖手给围了起来。

就在江枫离开厅堂后，天虚子微一摆头，九头鸟也突然站起了身子，双臂一抖，穿窗而出，人影一闪不见。

他外号九头鸟，果然有着飞鸟一般的身手。

这是监视，当然，也有点接应的意思。

江枫停下脚步，道：“我受命传讯而来，请见梅花姑娘。”

梅花已飞身而至，目光扫掠了江枫身后的花树一眼，道：“说吧！”

“天虚子道长，想和贵方的领头人见次面，大家谈谈……”江枫道，“也许能化解去一场干戈。”

菊花厅中传出来一个清冷声音，道：“答应他，梅花师妹，中午时分，在迎宾阁中见面。”

梅花点点头，道：“韩副总管听到了吧！”

“是听到了……”江枫说，“我原话传报，如果没有变更，那就中午见了。”

转身直奔回邓飞的住处厅堂。

九头鸟刁鹏，却已先一步回归原坐。

江枫一抱拳，道：“他们已答允中午时分，在迎宾阁中见面。”

天虚子点点头。

江枫道：“属下告退，先到迎宾阁去安排一下。”

“韩霸，尽量避开冲突。”邓飞无限关怀地说。

他对这位属下，是越来越着重了。

江枫笑着点点头，转身出厅。

这一次，他带走了七宝和尚等人。

迎宾阁的掌柜，本是邓飞的亲信，但却因春花四婢的先到，控制了整个的局势。

在四季花婢中，江枫和春花四婢处得最好，四个花女，对他仍保有一份敬意。

“副总管，我们奉命来此，预作布置……”桃花说，“我们不希望和副

总管冲突，但我们也不能就此退出去，这要怎么办呢？”

“我们可以合作……”江枫说，“天马堂也派来了绝顶高手，这一次谈判失败，可能会引起一场大战，我们虽然不是主要的人物，但却未必会有上一次同样的幸运了，说不定，把我们都卷进去，所以，我们最好不要把事情闹起来，给他们布置一个很好的谈判环境，也许会使他们心情愉快，谈判顺利，免去了一场杀戮。”

“有道理啊！……”桃花道，“可是我们怎么合作呢？”

“第一，都不能存有私心，设下暗算对方的布置……”江枫说，“第二，厨下酒菜，也要各派一人监视，使双方人马，能吃得安心。”

“好……”桃花点点头，道：“还有第三吗？”

“有！上菜进酒的侍应人员，都要经过搜身，不能暗带兵刃、毒药……”江枫道，“作好这三件事情，我们已算尽到了心，他们能不能谈判成功，那就不是我们能管的事了。”

“好吧！就照你的意思办。”

春花四婢和江枫良好的合作，果然布置出了一个气氛很好的议事所在。

天虚子、九头鸟，邓飞三人与会。

内宫一系中由来的一男一女和梅花参与。

守在议场的人，是春花四婢、韩霸、胡萍、段九和七宝和尚。

真正的杀机、紧张，却是双方未参与会议的人，他们带着兵刃，守候迎宾阁外的花树林中，一旦会议闹翻，大战立即开展。

这些人包括了夏、秋四婢的荷花、菱花、菊花、桂花，和十二人精选的镖手。

天马堂以两个来的红衣人为首，加上郭天同、胡元，即邓飞四个亲信侍卫。

天虚子望望对面而坐的年轻人，笑道：“老道天虚子，是天马总掌的三位副总堂主之一，阁下是……”

“内宫宫主的首座，弟子，金带武士的班头，黄龙。”

“好、好，老道相信你可以作主了……”

“在下已得宫主授权……”黄龙道，“如是谈的事超越了黄某的权限，自会向宫主请示。”

“天马堂和内宫本是一个组合中人，合力创办了洛阳居，加上了天王门中人，三足鼎立，各有职掌，但贵宫中人，却突然向总管邓飞突袭，而且，杀了本堂中的长老丁西山和护法刘清，又重创一位周源护法，……”天虚子道，“阁下可有什么解释？”

“事实上，用不着解释……”

“这话怎么说？……”天虚子语气已转冷漠。

“因为，邓飞先杀了本宫派驻在此的副总管王龙……”黄龙道，“他是宫主门下的三龙之一，也是黄某人的师弟，如果一刀一剑的搏杀而死，那也罢了，但我相信，他是身遭暗算而死。”

“老道听说，王副总管是抗拒总管邓飞的令谕，出手犯上，才被杀死的。”

黄龙淡淡一笑，道：“黄某人很难相信邓总管能杀死我那位师弟，我说过，如若他是搏战而死，只怪他学艺不精，死了算啦，但如是身受暗算，那就是有计划的谋杀行为了。”

天虚子一皱眉头，道：“邓飞，王龙的尸体埋在哪里？”

“大白天运尸不便，已为药物化去……”邓飞口中回答，心中却是惊骇万分，王龙隐匿他的身份，今日才知他是内官宫主的门下弟子，三龙之一，这么一位人物，韩霸用的什么武功，让我一掌就把人打死了。

“这就没办法查了……”天虚子道，“不知黄班头有何良策？”

“不是没有办法……”黄龙说，“让旧事重演一遍，就可以证明了！”

“旧事重演……”天虚子道，“黄班头可否说的清楚一些？”

“好！在下自任王副总管，请邓总管把那天发生事故的经过，重行演习一遍……”

“那是包括一掌击毙了……”

打断了邓飞的话，黄龙接道：“如果邓总管能一掌把我黄龙打死，那就不用追究王龙的死因了！”

“这个……这个……”邓飞有口难言。

“怎么回事，吞吞吐吐的，难道几句话就说不清楚么？”天虚子已有不悦之色。

“回副总堂主的话，我只是传出口谕，可没有亲手杀他。”

“那是什么人下的手呢？”天虚子也有些好奇了，一掌能击毙内宫三龙之一，这个非同小可。”

“我！……”韩霸挺身而出，道：“王龙以下犯上，罪有应得。”

全场中人大都愣住了，天虚子、九头鸟、黄龙、梅花和那身披银狐皮披风的少女，十道眼神，全都投注在江枫的身上。

“韩霸，你不要妄图顶罪，这要真本领，硬工夫才行……”梅花说，“你就是立刻自刎死了，也无法掩护元凶。”

“老道也有些不太相信，邓飞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是真的，……”邓飞道，“我说该死，韩霸就一掌击出，打死了王龙。”

黄龙道：“王龙师弟的武功，虽然差我一段，但却非你能一掌击毙，何况韩霸了？”

天虚子冷冷说道：“韩霸，讲实话，如有虚饰掩遮，我要把你乱剑分尸！”

“字字真实啊！副总堂主不信，何不让旧事重演一次……”江枫道，“那就可以完全证明了。”

“你如失手呢？……”

天虚子道：“韩霸，你一掌打不死人，怎么交待？”

“任凭副总堂主处置，……不过，……我那一掌，王龙没有闪避……”江枫道，“重演旧事，扮装王龙的人，也不能闪避才行。”

天虚子点点头，道：“黄班头，你觉着韩霸的意见如何？”

黄龙两道目光盯注在江枫的脸上，看了一阵，道：“你是说，你是攻其不备？……”

“王副总管有没有准备？我不知道，但我绝不是暗算他……”

江枫说，“他抗拒上命，罪不可赦，总管说他该死，我就击出一掌，倒是想不到会把他打死了！”

“不可能的，就算王师弟没有戒备，你那一掌，也未必能打中他，打中了，也未必致命，除非他已先受暗算……”黄龙道，“你小子名不见经传，那会有如此本领。”

江枫淡淡一笑，道：“阁下呢？你黄龙这个名字，韩某也是第一次听人说起……”

黄龙脸色一变，道：“我要立刻杀了你……”双肩一晃，人已离坐飞起，落在厅中。

他实在忍不住像韩霸这样身份的人，出言污辱，激怒之下，似已乱了方寸。

天虚子微一摆头，九头鸟刁鹏站起身子，双肩一晃，又见他举步扬腿，人已飘落到江枫的身侧，道：“黄班头，咱们正在讲理，怎么忽然变了脸要出手杀人哪！……”

“韩副总管出言无状，我要教训他一顿，……”

“要教训韩副总管，也轮不到你出手……”刁鹏打断了黄龙的话，接道：“天马堂的副总堂主天虚子道长在此，再说刁某人以长老的身份，也可以处理韩副总管的事。”

“是啊！……”天虚子接口说，“你要旧事重演，老道同意，黄班头可是要改变主意，出尔反尔？”

“那倒不用，只是加上一点彩头？……”黄龙道，“如若韩副总管一掌取不了在下的性命，那就把他交由在下处置如何？”

天虚子瞧着刁鹏，道：“小刁，你看这个条件如何？该不该答应人家？”

他说话慢条斯理，语气也很和善，但内容却是恶毒、刻薄，只要暗中示意，却要别人说出结论，去作恶人。

“刁某的看法，如果韩霸失手挫败，咱们倒也是不便维护他了。”

江枫暗道：“这牛鼻子老道生性好生凉薄，勿怪他无法在武当派中立足，正大门户之中，岂容下这等阴险人物。”

“韩霸，你要自求多福了……”天虚子说，“黄班头说得有理，刁长老也表赞同，老道也不便维护你了。”

“……说的也是，黄班头站着不动的让我打一掌，如是我没有办法取人性命，副总堂主把韩某交给人家处置，倒也是合情合理了。”

江枫没有哀求天虚子体念下属，予以维护，反而大加赞同天虚子的决定，这不但大出了天虚子的意料之外，连九头鸟也有点莫测高深，呆呆的望着江枫出神。

但邓飞的脸色却很难看，他明白这个后果，韩霸绝对没有办法，在黄龙全力戒备之下，一击取命，这一注是输定了，把韩霸交过去，会有些什么样的遭遇？那就不忍想下去了，定然十分悲惨。

但最震惊的却是黄龙，韩霸的反应，完全出了他的意料之外，难道这个世界上真有视死如归的人……

黄龙看到过训练杀手的方法，完全是抹杀了他们的人性、心智，才能成功的训练出一个不知道死亡可怕的杀手。

但韩霸并没有失去人性，心智迷乱，为什么会如此的沉着、冷静？

除非他有着极强的信心，一掌毙敌，他不是已经一掌打死了王龙吗？

“黄班头……”天虚子阴阴的说道：“如是韩霸这小子一掌把你打伤了，这胜负之约，应该如何分法？”

“这个……这个……”黄尤道，“自然算是我黄某人赢了！”

“这就不太公平了……”天虚子道，“一掌打死你，我们赢了，伤不了你，我们算输，但一掌打伤你，应该是一个不胜不败的局面，你没有败，我们也不能算胜才对。”

“这就很难论断了……”黄龙道，“真要公平，那就要界限的十分清楚

才行，韩霸一掌如能打得我仆倒于地，还是暂时无法开口说话，就算你们赢了……”

“好就这么办……”天虚子道，“韩霸，你可以运集功力，准备出手了！”

“在下早已蓄势待命，只待副总堂主一声令下了。”

“好黄班头准备好了么？”天虚子急急地说。

“慢一点……”和黄龙同来的少女，缓缓站起，解去身上的狐皮披风，露出一身玄色劲装，接道：“韩霸这一掌是他个人的生死，还是代表了天马堂出战？一掌打死了黄龙，我们回头走了！洛阳居还维持现在这个局面，如是韩霸败了，贵堂准备如何表示？”

“我看韩霸和天马堂的关系不大，他身份卑微，如何能代表天马堂……”天虚子说道，“我老道才算是天马堂中真正的代表！”

江枫虽然全力在压缩自己，但仍被天虚子那句身份卑微的话所激怒，忖道：“他出身正大门户中人，心地的阴险恶毒，尤过绿林道上人物，出卖武当门中的机密，也必然十分彻底了，这个人留他不得……。”

玄衣少女淡淡一笑，道：“黄龙，你太吃亏了，韩霸一掌能打死王龙，其掌上工夫，必然有特别的造诣，就算一掌打不死你，也可能让你受到伤害，但韩霸在天马堂中，只是个微不足道的角色，你要快意恩仇，出手杀了他就是，用不着订下这一掌之约！”

“不！……”黄龙两道目光凝注在韩霸的脸上，道：“我若一刀杀了他，太便宜他了，所以，我要挖出他的心肝，祭奠王龙师弟，但天虚子不是易与的敌人，双方放手一战时，胜负很难预料？至少可能使韩霸有逃走的机会，何况，我一直想证实一下，王龙师弟真正的死亡原因？”

暗中提聚了功力，缓缓行入厅中，接道：“道长，韩霸交给在下的处置的承诺，不会改变吧？”

“不会……”天虚子笑道：“老道再给你个承诺，你胜了，就给你半个时辰，让你活杀韩霸，祭奠师弟，在这半个时辰之间，老道绝不出手阻扰！”

“道长这有些太过分了……”邓飞道，“何况，看着他们活杀我们的人，也有损副总堂主的面子啊！”

“邓总管多虑了……”天虚子道，“一个人决定要死了，死的方法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千刀万剐和一刀毕命，都是一个死字，何况，黄龙只有半个时辰活杀韩霸的时间，韩霸一咬牙就忍过去了。”

邓飞老脸涨红，但却不敢再言。

韩霸突然转过头来，目注天虚子，古怪一笑，道：“副总堂主，有罚也该有赏，我如胜了，副总堂主要如何奖赏属下呢？”

天虚子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韩霸，老道看不出你有任何胜算的机会，你如真的胜了，老道就任你提一个条件就是！”

“道长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……”韩霸道，“在场的人，都听到了，副总堂主到时候，可不能借词推托，赖不认帐啊！”

“混帐，老道这一生中，也许做过不少有干天和的事，但却从没有说话不算过，所以，老道答应了让黄龙活杀你，届时绝不会出手救你。”

“知道了……”韩霸转向黄龙，道：“黄班头，这是以命赌命的事，在下会全力施为，你要好好的准备了。”

春花四婢和韩霸相处较好，此刻都流露出无限同情神色，看向韩霸。

段九低声道：“齐兄，韩副总管这一掌成吗？”

七宝和尚道：“大概可以吧！”

心中却暗暗忖道：“一掌击毙了黄龙，现露出真正武功，这个副总管，那里还能作得下去？打不死黄龙，势必引起一番恶斗，这个副总管的身份，大概也保不住了，只是不知他是否早有计划，调集了人手，要一举歼灭洛阳居的敌人。”大和尚虽然思虑缜密，但一时间，也看不出江枫葫芦中卖的什么药，只好暗中通知胡萍、段九，全神戒备，听江枫之命行事。

韩霸的一张脸虽然难看，但声音却出奇的平和，道：“黄班头，小心了，形势逼人，怪不得我了……”一掌拍向前胸。黄龙全身衣服，突然鼓起，人却站着未动。

果然，准备以他深厚的内功，接下一掌。

全场中人，所有的目光，都投注在江枫落掌一击上。黄龙能以护身真气，鼓起衣服，就算是韩霸练过铁沙掌，甚至少林派的大力金刚掌，也未必能在一击之下，伤到黄龙。邓飞因无法能保住这个对他帮助极多的属下，竟然心生惭咎，垂下头去。

九头鸟却吁口气，道：“下一场，要看黄龙如何来活杀韩霸了？”

“不自量力……”天虚子道，“就是自取死亡，怪不得别人了？……”

但闻黄龙喝道：“你……”张嘴喷出一口浓血，立刻倒了下去，以他深厚的功力，竟然也只能说出一个你字。那一掌不见快速，只是轻飘飘的落在了黄龙的前胸之上。梅花娇躯一闪，人已落到黄龙的身侧，扶起黄龙的身子，道：“大师兄，大师兄，你是怎么啦？”

纵然，事实俱在，梅花还是不太相信韩霸能一掌劈死了黄龙。

“没有救了……”那玄衣少女道：“他吐出的一口浓血中，包括了他的心肺内脏……”

“是！……”梅花缓缓收回按在黄龙后背的左手，道：“也震断了大师兄的心脉。”

“韩霸……”梅花抬头看看江枫，道：“你……你究竟是什么人？用的什么武功，如此的霸道，一击之下，震断心脉，兼碎五腑，你说实话啊！你是谁呀？”

梅花心中的震惊，已到了无法自制的境界，她一直不曾放在眼中的韩霸，竟是个身怀绝世武功的高人，失控的泪水滚滚而下。

以韩霸表现的武功来说，如有杀她梅花之心，十个梅花，也被杀死了。

玄衣少女飞落在梅花身侧，低声道：“不要哭，振起精神，准备应变！”

天虚子和九头鸟所受到的惊震，绝不在梅花之下，能一掌击散黄龙护身真气之后，又断心脉，碎去内腑，九头鸟自知绝没有这份功力……。

“副总堂主，咱们胜了……”刁鹏说，“韩副总管是深藏不露的高人，我们赢得是光光彩彩。”

“邓飞，我要办你个匿隐高手的罪名……”天虚子道，“像韩霸这等身手的人，你竟然不通报总堂……”

“副总堂主，用不着扯上邓总管……”韩霸道，“我记得你答应过，韩某人如果胜了，可以向你提出一个条件？在下没有记错吧？”

“不错，不错，你要提出一个老道能够办到的条件才行？”

口气中已有变化，预留了退步。

邓飞似乎没有听到天虚子的呼叫，只是呆呆的望着韩霸出神。

“黄龙的年纪轻了一点，所以，他的内功还未到精纯的境界，

……”韩霸说，“所以，属下想再找一个人试试掌力如何？”

天虚子道：“好啊！对方还有两个人……”

“她们是女人，而且，比黄龙的年纪还轻……”韩霸说，“属下希望找一个修习过三十年以上内功的人。”

“你可是想拿我老道试试吗？”

“副总堂主，身份何等尊贵，韩某人岂敢动此妄念。”

“嗯！除了我老道，这大厅之上，有三十年以上功力的人，只有邓飞了，你可是想拿邓飞试手？”

“还有一位，九头鸟刁鹏刁长老。”

“不行，副总堂主千万不可答允他……”刁鹏急急说道，“这小子忽东忽西，既要对付内宫一系中人，也对付天马堂中人，我看是可疑的很……”

“说的对！小刁，也对付天马堂中人，那就由你出手抓住他，问个明白？”

天虚子下达了令谕之后，也不着刁鹏的反应，目光转注韩霸的身上，接道：“生死大事，老道不能下令让别人站在那里任你出掌，你只有凭仗武功，和刁鹏一决胜负了？”

韩霸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属下遵命！”

转身行向九头鸟笑道：“九头鸟是天下第一凶鸟，不知你那一身武功，是否也有九头鸟的凶狠？来！韩某人让你先机，出手吧？”

刁鹏早已蓄势戒备，准备全力一击，但韩霸指明了要他先行出手，心中忽动疑惑，收住欲发的掌势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韩霸，老夫和你无怨无仇，你怎么一切都冲着老夫来呢？……”

“邓飞对在下有提携之恩！……”韩霸说，“天虚子副总堂主又高高在上，在下那敢冒犯，除了你，这大厅之中，再也没有适合的人了……”

“韩霸，你搞错目标了，我是天马掌中的长老，是你的朋友”

啊！”刁鹏道，“眼前这迎宾阁中，还有你很多的敌人，你能把他们一一击毙，那可是大功一件，也可混上个总堂的护法干干。”

江枫心中付道：“杀了刁鹏，暂消一时气忿，倒不如在他心中播下一些猜疑的种了，让它们发芽成长，天马总堂中云集了天下的恶人，要他们作君子行径，自是缘木求鱼。”

一念及此，心中气怒顿消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刁长老，副总堂主已传了令谕，咱们如不动手过几招，是藐视了副总堂权威，此后岂不是麻烦多多，为了给副总堂主一个面子，咱们只好动手一战了。”

刁鹏道：“韩兄准备怎么一个打法呢？”

口气大变，竟和韩霸称兄道弟起来，一下子，把彼此的身份距离，拉近了十倍。

“我看，咱们动手以十招为限……”

“十招，太多了吧？……”

刁鹏打断了韩霸的话，接道：“自己人哪！过手个三两招，能给副总堂主一个交代，也就够了？”

两个人说话的声音都很大，有意给天虚子听了，天虚子确实听得清清楚楚，但却故作未曾所闻，微闭双目而坐。

梅花和那玄衣少女，一面低声交谈，一面注视着场中变化，看韩霸忽然向刁鹏挑战，也就按兵不动。

“十招……”韩霸固执地说，“但你攻我九招，我只还你一招，我就出

口的话，一向不喜更改！”

“这个……”九头鸟心中不停的转动着，忖道：“这小子当真是狂得很哪！九招狂攻，我如还不能取他性命，不用他击那一招，我也无法再混下去了，就算是天虚子，也无法让我刁某九招，你小子是死定了。”

心中念转，口中说道：“韩兄的意思是，你不还手，让我攻你九掌……”

“不错！而且拳掌兵刃，任你施为……”韩霸的口气，越来越大的，说道：“你号称九头鸟，想必阴手、暗器，也是你的专长，也把它算上吧！只要你能把我杀死就行，不过，发出一次暗器，也算一招，你要记清楚了。”

这番话声音不大，但全场中人，都听得如雷贯耳，天虚子也听得霍然睁开双目，盯住在韩霸的脸上瞧着。

邓飞、梅花，等都听得呆住了。

七宝和尚暗暗念佛，付道：“简直是太夸张了，你九招不能还手，九头鸟没有后顾之忧，可以全力施展，十成武功，可以发挥出十倍的威力，天下高手，有谁能挡得住刁鹏全力猛攻的九招。”

倒是九头鸟刁鹏听得心中有点发毛了，又恨又怕，但也激起了他全力施展的决心，吁一口气，道：“韩兄果然英雄，刁某人恭敬不如从命了。”

韩霸冷冷的说道：“你可以出手了，时间宝贵，我不能等你太久了。”

刁鹏冷笑一声，突然飞扑而上，一道闪电般的寒芒，飞卷而至。

乖乖，一出手就亮了家伙，一把宽面双刃刀，是一种既犀利，又阴狠的兵刃。

刀势快得如划空的闪电，飞旋的寒芒，笼罩了七尺方圆，真是夺命追魂的一击。

七宝和尚忖道：“我和尚如不还击，就无法闪避开这一刀。”

连天虚子也有着不出剑，很难抵御这一刀之威的感觉。

但韩霸却闪避开了，身子像飘起的飞絮一般，在飞转刀光中飘落在刁鹏原来的落足之处。

看上去，就像两人很快的交手换了一个位置。

九头鸟一连三刀，一刀比一刀凶狠，刀光几乎笼罩半座大厅，但就是差那么一点距离，没有伤到韩霸。

三刀已过，九头鸟气势大挫，这是他刀法中的三记绝招，一上手就全力施展出来，竟然无法伤人。

“不要气馁，刁兄，你还有暗器没有施展，不过，发暗器时，要认准位置，要是伤到了别人，人家找你讨取公道的话那就大煞风景了，何况，错伤了副总堂主，我就吃不了兜着走啦。”韩霸的语气，非常平静，就像老朋友话别一般。

“我看不用再玩下去了，刁某人认输就是。”

那三刀攻势，是他三大精湛技艺之一，连对方衣角都未碰到，如果抖出了压箱底的本领，一击不中，那只有束手就戮的份了。

经过一番思索，九头鸟决心放弃孤注一掷的打算。

“刁兄执意停手，韩某人不能勉强，但我这一招，可是非要还击不可。”

“只望韩兄手下留情，刁某人这厢恭候了……”言罢，闭上双目，一副情甘受死的神态。

突然来的变化，令人意外的惊骇，莫可预测的结果，使得九头鸟刁鹏这等江湖凶人，也完全失去了控制自己的能力，不得不用心去想，越想越怕，

就变成了完全屈服，这就是慷慨赴死易，从容就义难，江湖人，失去了那股凶狠的霸气，也就丧失了再战的勇气。

韩霸果然拍出了一掌。

那是一股轻飘飘的掌力，任何人都看到出来，那掌力不会伤人。

但刁鹏却感觉到一股尖锥一般的暗劲，直透骨髓，耳际间同时传入了韩霸的声音，道：“这是独门点穴手法，没有人能够解它，但三日内，不会发作，我会在三日内，约你见面，你如妄图解除伤穴，那就自找苦吃了。”

但闻韩霸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刁兄如此的谦让，霸某人怎敢相犯，这就两下拉平了。”

“对呀！天马堂中人，怎能自相残杀……”天虚子一脸笑容的说道，“韩霸，老道以副总堂主的身份，指派你和内宫一系中谈判……”

“是不是具有决定和、战的全权代表？……”韩霸接道：“无权无能的代表，韩霸声东击西人可不愿干！”

天虚子微微一怔，道：“当然是决定和、战大权的代表。”

“多谢副总堂主的信任……”韩霸目光转注到梅花的脸上，接道，“煮豆燃豆箕，相煎何太急，梅花姑娘，天马堂下，藏龙卧虎，集天下奇人于一堂，我韩某人只是一名马前小卒罢了，能罢手时且罢手……”目光突然停在玄衣少女的脸上，冷冷的说：“你出来，我要在三招之内，取你性命！”

玄衣少女微微一怔，道：“我！”

“对！你和黄龙千里迢迢的赶来这里，才引这一场火拼、风波，不杀你无法了局，……”江枫目光中泛起杀机，接道：“再说黄龙之死，你又何忍独生？”

“我是谁？你可知道？……”玄衣少女冷笑一声又道，“黄龙是我的朋友，但我们不是情侣，你不要胡说八道。”

江枫心中付道：“听口气，她好像不是内宫一系中人，那就更好，杀了你使问题复杂一些……。”

心中念转，口中说道：“不管你是谁？但你破坏了这洛阳居中的和睦，只此一椿，就是死罪……”

“死罪，……”玄衣少女气极而笑，道：“你是个什么东西，能够定我死罪，我……”

“你非死不可……”江枫扬手推出一掌。

不闻掌风呼啸，不见惊人威势，但却闻那玄衣少女噢了一声，全身一颤，七窍鲜血涌出，然后，缓缓的倒了下去。

梅花就站在那玄衣少女的身侧，但却没有一点感觉。

“梅花，鲜血染红了你的脸，你稍为用一点心机，内宫就不敢动你，洛阳居仍是个花国乐园，你不犯人，我相信不会有犯你……”江枫目光转向邓飞道：“总管，这里的事，暂时告一段落，属下先行告退。”转身向外行去。

七宝和尚一施眼色，胡萍、段九，紧随在江枫身后而去。

一口气行回卧室，江枫才回头对七宝和尚，道：“守住房门，给我一个时辰的调息时间。”

七宝和尚一点头，吩咐了胡萍、段九守在门外，人却跟着江枫行入了内室。

江枫取下脸上的面具，露出一张苍白的脸色，道：“大师，我好累，人究竟是血肉之躯啊！……那一掌……”

“快些运气调息，不要说话，和尚助你一臂之力……”七宝和尚伸出右掌，抵在江枫背心上，内力源源涌入江枫体内，引动了江枫体内真气，流向四肢百骸。

迎宾阁的大厅中，天虚子和梅花等一批人，全都呆住了，没有看出韩霸那一掌是怎么回事？

那玄衣少女就那么死了。

梅花惊魂复元，轻轻叹息一声，抱起了玄衣少女的尸体，道：“四位师妹，带上大师兄的尸体，走！”

春花四婢听得梅花的吩咐，才如梦初醒一般，抱起了黄龙尸体，匆匆离去。

原本预期是一场惨烈的恶战，但却成了江枫的个人表演，技震全场。

“邓飞呀！你这个总管干的实在舒服啊！……”天虚子道，“有了这么一位身怀绝技的副总管，可以高枕无忧了。”

邓飞搓着手，面有愧色的说：“惭愧呀！惭愧！我知道他有些深藏不露，可是没有想到他竟是如此卓尔不群……。”

“副总堂主……”刁鹏说，“我看韩霸的身手，应该有总堂中长老的身份了？”

“唉！说到他武功之高，就算副总堂主的身份，也不为过，那一掌之凌厉怪异，比老万那招魂一掌还要高明，可笑万方和丁西山竟是有眼不识金山玉，当面错过了这等高人，……”天虚子微笑说，“邓总管，韩霸那一掌，叫什么名堂？”

“这个，这个，属下也……也……？……”

“副总堂主，不用问他了，问也是白问，……”刁鹏道，“重要的是要如何安排韩霸？”

“对！邓飞，你有什么意见？……”天虚子两道目光盯注在邓飞的脸上，看得邓飞面色如土，手心中直出冷汗。

“我看属下应该辞去这个职位……”邓飞说，“由韩霸接掌洛阳居的总管。”

“问题是，他肯不肯屈就……”刁鹏说，“副总堂主慧眼识人，逼他露相，但他一举间连毙两名敌人的首脑人物，显然已不会再作蛰伏，有如大鹏展翼，要一飞冲天，怎会把洛阳居这个总管的身份，看在眼里？”

刁鹏被称九头鸟，果是人如其说，尽管他心中对天虚子极为不满，但仍忘不了抓住机会就拍上一记马屁。

“小刁，你说，应该如何安排韩霸？……”刁鹏正想毛遂自荐，以便早些见到韩霸。

但邓飞已抢先说道：“对！属下和他相处的一直不错，这件事，就由属下去办，尽快向副总堂主回报！”

天虚子道：“了解韩霸的心意之后，老道再向总堂回报，小刁，去通知外面的人手，要他们暂时住在客栈中逍遥几天，不用进驻洛阳居了。”

梅花也传出了令谕，随同黄龙同来的剑士、杀手，也暂时不得进入洛阳居中，一面遣入向宫主呈报洛阳居中的变化，事件重大，梅花已不敢擅作主张，也不知该如何处置？

邓飞直行到韩霸的住处，大出意外的是竟被胡萍和段九挡住。

胡萍很婉转地说：“副总管正在调息，指令我们紧守门户，任何人不能

擅自闯入，这一点，请总管多多鉴谅。”

如果在早一天，邓飞会立刻大发脾气，当然，胡萍、段九也会当面开销，吃一顿排头。

但现在，邓飞邓忍下去，笑一笑道：“好、好，韩副总管醒过来……”

“我们会告诉他总管来过，请他立刻去向总管报到……”段九也学会了讨好的语气。

“不！去通知我，我来看他……”邓飞说，“韩副总管是洛阳居的大功臣，也是天马堂的大功臣，你们要好好的侍候着。”江枫恢复得很快，邓飞来的时候，他已坐息醒来，但他没有迎见邓飞，却在和七宝和尚研商大计。

这些时日相处，江枫发觉了七宝和尚不但头脑缜密、料事如神，武功的深厚，也高出了钱缺等很多，但他能深藏不露，而且，一藏数十年，江湖上都知道酒肉和尚和老叫化是一对风尘知己。

两人的武功，也在伯、仲之间，不相上下，事实上，酒肉和尚胸罗之博，武功之强，三五个老叫化也不是敌手，但江枫却发觉了这个隐密，那是酒肉和尚助他行功时，表现的深厚功力。深诘之下，酒肉和尚才说出了心中秘密，竟是江枫师父神僧无相大师留给江枫的一个助手。

无相大师化了半年时间，指点七宝和尚的武功，但却要他游走风尘，隐匿实力，不得轻易炫露出来。

半年时间，不是很长，但七宝和尚却熟记了各种要诀，二十九年来一直密练、苦修，早已登堂入室，身集大成，连当年传艺的无相大师，也没有想到这个酒肉不戒的野和尚竟能举一反三，修炼成今日的高明身手。

江枫了解了内情之后大为放心，有这么一位高手跟随身侧，帮他独挡一面，江枫就可以腾出身子，放手施为，也就把布署的计划，全都告诉了七宝和尚，而且要他大力栽培胡元、郭天同，使他们早成大器，以成为对付强敌的高手。

七宝和尚笑一笑，道：“两个孩子都不错，我和尚当尽全力教导，绝不藏私，但你也不要期望太高，我和尚的武功，得自神僧指点，那是正统武学，必须花费多年时间，才能奠定雄厚的基础，可不能和天狐夫人的翹艺格比，诡奇辛辣，出人意表，我看眼前能当大任的倒是雪、霜两位姑娘，她们可能已承继了天狐真传。”

“好眼光……”江枫笑一笑，道：“她们藏真的本领，可不在你和尚之下，我几乎被她们骗过去了，现在，我已经放心的重用她们了，天狐技艺，贵在速成，两个丫头练了十几年，这方面的成就，可能已不在我之下了，数月之前，我还为独撑大局苦恼，想不到师长们恩情深重心愿，然后……”突然住口不言。

“然后，怎么样啊？……”七宝和尚听出了弦外有音，但就是想不出江枫心中痛苦之源。

这位外拙内秀的大和尚，对自己料事之能，一向颇为自负，闻弦歌而知雅意，但这一次，却是心念千转，想不出困扰江枫的原因。

“天狐技艺，在三位师长的武功中最易成就，也最邪气，对抗魔教武功，也最能发挥效用。”

“那好啊！老弟，目下江湖，遍布邪恶，以魔制魔，应该是最有效的手段了。……”七宝和尚说，“江湖义理，早已为邪恶掩遮，逐不走这一天阴暗，也无法论道说理，老弟，所谓霹雳手段，菩萨心肠，不用为此自苦。”

“我步入得太深了……”江枫痛苦地说道，“狐性过重，但又无法控制得很好……”

大和尚有点明白了，笑一笑，接道：“头悬梁、锥刺骨，红袖添香夜读书，只要能把书读好，如何一个读法，那就不用计较了，酒、色、财、气，有四大戒，我和尚三戒不空，但酒肉穿肠过，佛在我心坐，不义之财，取不伤廉，拿过来布施众生，算是替他们作功德，说到气字，如不是这股气忿难平，和尚早就找一处清静寺院，养心怡性，安安逸逸过日子了，又何苦奔波劳碌，为他人作嫁衣裳，独独一个色字，和我无缘，那要拜我这副尊容之赐了，老实说，真要有一位绝色美女，情甘布施，我和尚能不能自制得住，可是一点点也没有把握。”

四大戒，我和尚犯了三戒，但我却活的心安理得，杀一人，救千百人，为什么不杀？除一恶，胜为百善，就算死后被打入十八层地狱，我和尚也认了，割肉饲虎，虎壮伤人，怎么办呢？我和尚禅功不深，这一点有些想不通？……

江枫倒是被逗笑了，道：“你这歪理十八章，听起来，倒也是振振有词啊！”

“两情相悦，心愿得偿，死而无憾，活得甘心……”七宝和尚道，“至于别人的看法如何？又何必放在心上，目下江湖情势，正邪决战在即，执大义，不拘小节，技艺有高低，真理只一个，你肩负大任，那就只好牺牲一些了，阴阳相生也相克，你不克，那就等人克你了，何况，你输不得啊……”

江枫脸上阴霾尽去，笑一笑，接道：“好啊！大和尚，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……”

“放心，放心……”七宝和尚道，“我和尚和老叫化，都会在地狱里等你。”

雄风重振，江枫一跃而起，道：“说的也是，三位师长，临去时那份遗憾的神情，仍叫我惴惴难安……”

“他们品尝了慈悲的苦涩，……”七宝和尚道，“所以，只传你武功，却没有留下限制你的规戒，对吗？”

江枫点点头。

“但我和尚相信，他们给了你辨认是非的能力，他们教你武功，也让你读了很多的书，培养你这么一个人材，化了他们多少的心血？如让你出入仁途，立身庙堂，应该有更大的作为。”

但却把你放入江湖，那是因为这里需要你，他们一念之仁，留下了祸患，成了荼毒武林的大害，可能他们也受到了暗算伤害，所以，才全力培养你，要你完成他们的心耗，……”

“有一点我一直也想不明白……”江枫道，“他们为什么不明白告诉我元凶首恶呢？也可省去我花费很多时间在暗中摸索。”

“这就是潜移默化，要你在不知不觉中全力投入……”七宝和尚叹一口气又道，“九华大会之后，三位老人家就潜隐不见，我想，那时候他们自知身受暗算，无能为力，才把希望投注到你的身上。”

我和尚不知道他们如何撑下来的，但我想他们一定活得很辛苦，把毕生的修为，耗消在延迟死亡的时间上，也让对方莫测高深，不敢明目张胆的胡作非为，才勉强维持了武林一段平静岁月。”

“至于他们不肯直接告诉你首恶是谁……”七宝和尚道：“我想是怕你

沉不住气，直接找上门去，逞一时豪壮之气，误了大事，那不但授敌以可乘之机，也将揭穿了他们受伤之秘，有些事必须要一段艰辛的过程，才能淬炼出锋芒，凝聚成力量。”

江枫一抱拳，道：“我应该叫你一声大师兄了，多承指教啊！……”

“那倒是不敢当了，无相大师兄传了我半年武功，但却未准我列入门墙……”七宝和尚笑道：“你才是正统主帅，我和尚只是恭候差遣的部将，老弟，别要妄自菲薄，消磨了你的豪壮气势。”

这时，胡萍探首向房中看了一眼，道：“九头鸟刁鹏求见！”“这个人太有好处……”江枫点点头，笑道：“我在小客厅见他。”

只是一座小小厅堂，除了一张茶几，四张木椅之外，别无陈设。

七宝和尚守在厅门口，刁鹏进入了小厅之后，和尚就立刻带上房门。

江枫早已在厅中等候，亲自倒了一杯茶，道：“刁兄，请用茶。”

刁鹏接过茶杯，四下打量了一眼，叹口气，道：“这么小一个地方，可真是委屈韩兄了，邓飞这老小子，真是小家子气……”

“没有办法啊！这里是顾客第一……”江枫道，“自己人就只好委屈一下，能有个安身的地方，也就行了！”

“邓飞见过韩兄了……”刁鹏道，“兄弟本要请命来见韩兄，却被邓飞抢着了先鞭……”

“邓总管到此时，兄弟正在调息，彼此没有见面……”“好极了！来的早，不如来的巧啊！”刁鹏笑道，“这就是缘分，韩兄，兄弟已经向天虚子副总堂主提过了，洛阳居副总管这个职位，实在太委屈你了，应该另作安排。”

“天虚子的意见呢？”江枫直呼天虚子，未再加副总堂主四个字，那种傲然，冷漠的口气，似乎并未把天虚子摆在心上。“在等你韩兄的决定……”刁鹏道，“看样子他会尊重韩兄的志愿。”

“天虚子在天马总堂有多大份量？”江枫说，“总堂主之下，有几个副总堂主？那一个最有权势？”

刁鹏沉吟了一下，道：“总堂主之下，有四位副总堂主……”

江枫接道：“一掌追魂万方，还有天虚子这位道长，我已经见过两个了，还有两位是……”

“天马行空司徒艺……”刁鹏道，“此人驯马之能，天下无双，天马渡危的天马，都由他驯练而成……”

“还有位呢？”

“金凤凰申雪君，那是一位女的了……”

江枫提出心中的疑问。

“不错，是一位巾帼英豪……”刁鹏道，“韩兄心中有何打算？希望能告诉刁某，刁某当尽我之能，说动天虚子副总堂主，以完成韩兄的心愿！”

“多谢刁兄的关顾……”江枫道，“只是韩某人已习惯于洛阳居的生活，一时之间，尚无离此的打算！”

“好吧！邓飞已有辞去总管，让由韩兄接掌之意，刁某这就去说服副总堂主，要他下令责成邓飞交出总管的职位……”

“这个使不得……”江枫道，“邓总管有提携韩某之情，我怎能忘恩负义，谋夺他总管之位，倒不如一切照常。”

韩某唯一的一希望是总堂能授邓总管较大的权力，允许他扩展力量，以便能和内宫一系中人，长期对抗……”

“经过了此番挫折，我看内宫一系中人，也该收敛一下了，……”刁鹏说：“短期之内，他们也许不会再有行动。”

“这个，韩某的看法不同……”江枫笑一笑，道：“我们侥幸胜了两阵，内宫对此事，必然怀恨甚深，洛阳居太赚钱了，他们不会放弃这块肥肉，如果内宫一系人马再一次发动攻势，必将是谋定而后动。

一旦发动，将是惊天动地的凶猛攻势，天马堂如不能在洛阳居布署下强大实力，势必被人全面扑杀，那时再想夺回来，只怕是困难重重了。”

刁鹏点着头，道：“高见呀！高见，我就没有想到如此深远，我立刻去见副总堂主，转达韩兄的看法，早作布署、准备……”

他说走就走，真的站起了身子。

“慢些，慢些……”江枫伸手拦住了刁鹏，道，“这件事，天虚子能够作得了主吗？”

刁鹏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我们来时，也带了一批人手，有四位护法，两位长老，还有十几位随行的香主，但他们都暂宿在洛阳居外，待命行动，韩兄技镇现场，也就免去了一场搏杀。

论实力，我们这一行人，算相当不错，但如内宫一系倾巢而来，或是集中了大部分力量时，就不是我们能敌了，所以，这件事，恐怕还得由总堂作主，这是大动干戈的事，天虚子只怕还不敢逾越？”

“还有件事，我一直想不到，请教刁兄？”

“只管吩咐，兄弟不能回答的，也必转告上去，尽量给韩兄一个答复。”

“今日之局，咱们应该算是大获全胜，韩某人离开之后，天虚子为什么不下令，一举尽屠内宫中人，独霸下洛阳居呢？这应该是个很好的机会呀？”

“不错，机会是千载难逢，只可惜天虚子副总堂主，心中有些顾虑。”刁鹏大约是发觉了韩霸还有很多话要说，只好又走回原位坐下。

江枫心中忖道：“不知道这刁鹏知晓多少秘密？但今天一定要把它全掏出来。”

心中念转，口中说道：“顾虑？这就怪了，既有顾虑，干脆让给别人算了，天马堂中人忍下一口气，就可以少丢掉几条性命。这可是拎着脑袋打江山，不是拿人命开玩笑啊！”

“唉！韩兄，这中间有个很大的原因，近两年来，内宫一系中人，处处在和天马堂中人争夺权势，控制地盘。

天马堂也一直是到处退让，以避免造成了全面的大冲突，这一次洛阳居的事件，是天马堂真正开始反抗的一次！”

“为什么呢？天马总堂中的实力不如内宫，是吗？……”江枫道，“还是别有顾忌，不敢放手一战？”

“我不知道内宫一系中的实力如何？但天马总堂却是聚集了近百年来，江湖中的精英人物，三十六位长老，七十二个护法，和数百位香主，千名以上的骑士，……”刁鹏略一思索，接道：“这些人的实力，已超中原武林任何一个门派，但仍不是天马堂真正的实力……”

江枫心头一震，忖道：“果然，江湖上的大奸巨恶，尽集在天马总堂，当真是群魔乱舞，妖氛弥天……”

“真正的实力，是总堂主和四位副总堂主了……”

“对他们五位，再加上福寿院中的六大楼主，才是天马总堂的真正实力……”

怕引起九头鸟的疑心，江枫未追问六大楼主的姓名、身份，却改口说道：“既有如此强大的实力，为什么还要忍让？”

“天马堂、内宫、天王门，本就是一个组合，……”刁鹏道，“天马堂以聚集的江湖人物为主，天王门和内宫却是训练的新人掌权，大家各自发展势力，就引起这些无法避免的冲突了……”

江枫由青凤口中得到天王门的一系的讯息，比九头鸟还要丰富，所以，一转话题，接道：“看来，我们这个组合十分复杂，还未完成武林一统的霸业，自己就窝里反，相互残杀起来？……”

“这是没有法子的事，……”刁鹏无限感慨地说：“双雄不并立，何况三足鼎，也许是四雄争霸，五强相残……”

“四雄、五强……”江枫道：

“刁兄，又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刁某人武功，算不上江湖中顶尖高手，但我自信的观察力，有着过人的敏锐，我感觉到有一股隐在暗中的力量，操纵着这个组合……”

“这倒有理……”江枫说，“也许在天马总堂、天王门、内宫系统之上，还有个真正的首脑人物……，可是这也只有四雄啊！那里来的五强？”

“有！另一股隐藏在暗中的力量，一直在导引着天马总堂和内宫中人的冲突……”九头鸟说，“那是一根看不到的索绳，却把天马总堂和内宫连接在一起……”

江枫心中一动，付道：“我加入这场混战，只是近半月的事，难道另外还有人在暗中导引不成……。”

心中疑虑大起，接道：“刁兄，几时发现了这件事情？”

“唉！应该有半年以上了……”刁鹏道，“只是找不出一痕迹。”

江枫心头一松，道：“刁兄，你这么急急的来见我，是不是想要我解去你受制的穴道？”

“人不自私，天诛地灭，……”刁鹏道，“求解伤穴，是我心愿之一……”

“噢！你还有第二个心愿了，说出来听听吧？”

“交你韩兄这个朋友……”刁鹏道，“我姓刁不是好人，但却有一片结交的韩兄的诚意。”

江枫道：“好……”右掌挥动，三起三落，拍中刁鹏三处穴位，笑道：“刁兄，说服天虚子副总堂主，让我留在洛阳居，邓飞仍然是总管身份，我以副总管的身份，行事还方便一些。

最重要的是，天马总堂要大力支持邓总管，韩某人愿为先锋和内宫人马一决胜负……”

这番话像拜托，也像命令，九头鸟竟然抱拳一礼，道：“我尽力而为。”转身大步而去。

七宝和尚推门而入，笑道：“九头鸟以诡诈闻名江湖，这一次，也翻不出你老弟的手掌心了！”

“我要他感觉到伤穴未愈，但也不会发作……”江枫微微笑道：“像一把无形的心锁，使他永远带着一份烦恼。”

“也可以试试看天虚子能不能找出他受伤的穴道？……”七宝和尚道：“但你如何对付邓飞，可已胸有成竹？”

“支持他，要他坐稳总管的位置，也要他成为天马堂中重要的人物……”

“好办法！由他顶着这个总管的位置，你就可以来去自如了……”七宝

和尚笑道：“我们好好地保护他，让他声誉日隆。”

第十回雪霜女情开诱江枫

邓飞和江枫经一番深谈之后，简直感动的热泪盈眶，江枫不但替他背上了杀死王龙的罪名，而且，还大力支持他洛阳居总管的职位，最重要的自愿留任副总管，不为任何利禄、名位所动，誓共进奶。

所以，邓飞在晋见天虚子时，竟也能表现得不亢不卑。

天虚子早已得知九头鸟传来的消息，这老道士想了很久，还是想不通，韩霸为什么会邓飞如此忠诚、拥护。

所以，在接见邓飞时，一直不停地在邓飞身上打量，似是要持穿邓飞的肺腑五脏，可惜，看了很久，仍然，找不出一点可以令人敬服的地方。

但却看得邓飞心中发毛，忍不住道：“副总堂主如若认为属下才不足当此大任，当然可以调属下离开这个职位，另委贤能接任，至于韩霸愿否留任副总管，那就请副总堂主跟他当面谈了。”

“你很适任现职……”天虚子笑道，“因为，你有一个忠诚拥护你的副总管韩霸，何况，万副总堂主也对你不错，曾经面托我照顾你，不过，天马堂上是否肯放开手和内宫大干一场，我也无法作主，我看总堂主也不便擅自作主，恐怕要召集福寿院中六大楼主研商一番才会有个决定。

我这就动身回去，快则十日，迟在一个月內，定会有一个明朗的消息，也许我会再回来，说不定老万也跟着我一起来，你就等候回音吧！这段时日里，可要多多珍重。……”

这番话顿然使邓飞有些慌乱起来，急急说道：“副总堂主，我们两挫内宫中人的锐气，杀死了宫主门下三龙之二，这个仇恨已经结得很深了，如是总堂不支持洛阳居，邓某这个总管，那能干的下去？”

“有韩霸在这里，我想可以暂时撑得住场面，……”天虚子笑道，“老道只能答应你，在总堂未决定是否对抗内宫之前，你们如被逐离了此地，总堂可以不追究你的罪责……”

“如内宫再派高手到此，我想，他们不会留下活口……”邓飞道，“撑不住，我们只就有死路一条，千祈万托，希望副总堂主能早作决定，我们在这里恭候佳音了！”

天虚子淡淡一笑，道：“邓飞呀！走马行船三分险，何况在江湖上打滚的人，你已活了六十多岁，死而何憾？”

邓飞微微一呆，口中连应了两个是字，心中却暗暗骂道：“你出身正大门户，但你心地的险狠、生性的残酷，就算下五门出身的绿林人物，也是望尘莫及了。”

这时，坐在一侧的九头鸟突然接口说道：“副总堂主，为了使邓兄安心，属下想留下来，助邓总管一臂之力！”

“你要自愿留下来，小刁，你没有喝醉吧？”天虚子看着九头鸟，脸上是一股大感奇异的神色。

“属下滴酒未沾……”刁鹏道，“属下留下来，也是为副总堂主树立德威。”

九头鸟果然不凡，一记马屁，拍得天虚子怪异的脸上忽然绽开了笑容，道：“好吧，你有些豪气，老道就把带来的四位护法，十位香主留下来，由你指挥，至于鲁长老和你身份相若，留下来，对你反而碍手碍脚，老道带他回总堂去。”

“多谢副总堂主……”

刁鹏是真的感激，竟然一撩衣襟，跪了下去。

邓飞跟着也矮了半截。

天虚子挥挥手，让两人起来，说道：“老实说，对内宫中人那份跋扈气势，我老道也是看不下去，但我们杀了内宫宫主两个弟子，理亏在我，星火燎原，何况，你们烧起的是一把大火，闹下去，可能会造成一场大火拼，没有充分的准备之前，谁也不敢担起这个担子，就是总堂主也没有这么硬的肩膀，再说，老道还担心另外一件事，不知是否会引起另一场大风波出来……”

“什么事？……”邓飞道，“也和属下这洛阳居有关吗？”

“当然有关……”天虚子道，“你该记得，韩霸杀死那位玄衣姑娘吧？她已说明了不是内宫一系中人，但韩霸仍一掌要了她的命，这一掌威镇全场，我老道也自叹弗如，可是，为什么呢？一定要杀死她？如果，她是另一系中的人，咱们岂不是多结了一个强敌？”

他没有说的很明白，但邓飞和刁鹏都听得心中有数，而话中有话，对韩霸已动了一些疑念。

他性格阴毒，表面上，事事徵求别人意见，其实心中早有定规，又会随机应变，对人刻薄寡情，但对事物的观察，却又洞见细微，入骨三分，当真是老谋深算，奸滑无比。

邓飞道：“副总堂主可是怀疑韩霸故意在煽风点火，引起纷争？”

“我没有这样说呀！……”天虚子道，“也许他年纪不是太大，好胜之心还强，想在老道面前露一手，让我瞻仰瞻仰……”

“副总堂主是一语中的……”九头鸟道，“韩霸如是个平庸之辈，早就被黄龙活杀了，这可是性命交关的事，实也怪不得他出手狠毒？”竟然为韩霸辩护起来。

“说的也是，如果不是他那两掌，说不定早已闹出个血淋淋的局面了，……”天虚子道，“不论胜败，双方都会有很大的伤亡……”

站起身子接道：“事情紧急，老道就立刻动身。”

说走就走，双肩一晃，人已如轻烟般穿窗而出了，消失不见。

是有意的炫露，一种绝顶高明的轻功。

这是迎宾阁一间大客房，邓飞探着窗外看了好一阵子，才回头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刁长老，副总管好像对韩霸动了怀疑？这就麻烦了？”

“不用担心……”刁鹏道，“天虚子副总堂主一向多疑，对谁都会存着一分怀疑。”

“可是，这件事非同小可……”刁鹏打断了邓飞的话，接道，“邓兄，你每个月平均解缴总堂多少银两？”

“大概，两万到三万之间……”邓飞道，“刁长老……”

“不用这么客气，咱们平辈论交，我叫你邓兄，你叫我刁兄、老刁都成，就是别再叫长老。”

“兄弟恭敬不如从命，刁兄，这件事……”

“两万多两银子，几近总堂每月开支的半数……”刁鹏接道：“总堂多处事业收入，都被内宫一系中人抢去，目下收入锐减，就上下情况而言，总堂受不了这个损失，少了洛阳居这份收入，总堂很可能入不敷出，所以，他们必需支援洛阳居……”

邓飞道：“真的……”

“当然真的，总堂也明白日后收回比现在保有困难百倍，所以，他们不会任令洛阳居再落入内宫一系手中，……”刁鹏笑道：“总堂中人几乎大都由这笔收入中，分到一些利益，他们自不会坐视不管，老实说，你一咬牙真要撤离，总堂中人，可能会比你更紧张！”

刁鹏又道：“我常住总堂，长老的身份，不高不低，也有参与机要的机会，所以，我对总堂中的情形，了解较多……”

邓飞道：“就邓某所知，总堂不是还有大笔的黄金储存吗？”

“不错，总堂还有五万两黄金存着，……”刁鹏说，“但那是老本啊！用一个少一个，非不得已，谁也不愿动用……”

“有道理……”邓飞道，“这么说来，保护洛阳居的事，用不着我担心了……”

“但你担心一下也好，至少，让天虚子副总堂主看到你的紧张，……”刁鹏放低了声音又道，“这表示你不知道他心中想法，他一向不喜欢了解他心中想法的人。”

“承教，承教……”邓飞感激的抱拳一揖，道：“如果，天虚子副总堂主面报总堂此行经过时，言语间伤到了韩霸，说他故意制造冲突，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？”

“这一点，更不用你多虑了，……”刁鹏笑道，“他如此批评韩霸，那无疑是自打嘴巴，他坐镇现场，指挥全局，弄出如此一个大纰漏来，如何能自圆其说，所以，他会一路思索，想出一个漂亮的说法出来。”

邓飞道：“但副总堂主，提出的一些问题也对，细细的想一想，今日的事，也确有可疑之处？韩霸如果没有一掌击毙那玄衣少女，事情就不会如此复杂了？”

“怎么？总管也怀疑韩副总管？”刁鹏道，“面对强敌，还要受到自己人多方逼迫，他能忍下这口气，已经是不容易了，如果换了我们两个，具有那等高明的武功，会不会翻目相向呢？……”

“唉！他曾把一口怨气，发泄在刁兄身上，但刁兄对他，却又是如此的关注，……”邓飞道，“韩霸知晓此事，定会对刁兄，极为感激。”

刁鹏摇摇头，道：“说起来，当真惭愧，我逼他出手伤敌，而且又出言讽刺，如是换了我刁某人，绝不会留下那个人一条性命，但韩霸却放过了我，在下心中存了一份深厚的感激，所以，我要留下来，希望能对洛阳居略尽绵力……”

“这就不敢当了……”

只听一阵急促步履之声传来，打断了邓飞未完之言。

“什么人？……”

邓飞霍然站起，厉声喝问。

步履声在门外停下，一个清亮的声音传了进来，道：“属下胡七求见总管。”

“进来吧！”

胡小七就是胡元的代号，推门而入，说道：“两位风尘满身的中年人，自称是总管多年的好友，求见总管。”

“可有名帖？”

“没有，也不肯通报姓名，但他们说，只要一见面，总管就立刻可以认出他们。”

胡元说出了两人的模样。

“有这等事，……”邓飞有些茫然地说，“会有什么入呢？我到洛阳居的事，老友故旧知晓的不多！”

九头鸟也直冷冷的在观查着邓飞，看出他不似作伪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邓兄，来人能找上迎宾阁来，显然已对你的行踪十分清楚，……”

“刁兄的意思是……”

“出去看看，兄弟陪你去，如若是找麻烦的，那就不用带着他们进来了……”刁鹏说，“就在迎宾阁外面，把他们撂倒。”邓飞点点头，道：“胡小七，能不能把他们的样子，形容一下？”

胡元沉思了一阵，道：“两个人的个子，都不太高，四十到五十之间，长的有点神似，应该是一对兄弟，带着一样兵刃，是一种很奇怪的兵刃，像刀，但又不是刀……”

“月牙刀……”邓飞道，“刀的尖端，有一个形如月牙的东西，……”

“对！就是那种怪异的兵刃……”胡元说，“在下从未见过那样的兵刃！”

“老邓，可是已猜到他们是谁了……”刁鹏微微一笑道，“是朋友？还是仇人？”

“朋友！不过二十年没见面了，怎么会找来洛阳居呢？……”邓飞放低了声音，道：“他们没有加入天马堂，不可能知道我在这里？这件事有点古怪？”

“怎么？连二十几年老朋友，也不相信！……”刁鹏语意双关地道：“除非他们投入了天王门，当今江湖之上，还有那个门派，敢和天马总堂为敌？”

“对！对！刁兄一言提醒梦中人，咱们去瞧瞧吧！”邓飞并未叫胡元带路，当先向迎宾阁外行去。

迎宾阁外，果然站着两个不高不矮的中年人，年约五十左右，两鬓微斑，腰中各挂着一支江湖上极少人使用的月牙刀。

但大出意料之外的是邓飞并未立刻向两人招呼。

胡元站在邓飞身后数尺，一副人微言轻的低姿态，实则全神贯注，留心着情势的发展。

他奉命留守迎宾阁，职司护卫邓飞，但暗中却要注意情势的发展，必要时立刻传报江枫。

明明是邓飞二十年的故旧，为什么邓飞竟似全不相识。

胡元看的愣住了，暗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江湖诡变，果然是很难测度。”

事实上，刁鹏也看得一脸迷糊，邓飞可以装作不识二人，但两人怎的也不识邓飞呢？

原来，刁鹏和邓飞并肩而行，走在一起，两个中年汉子，四道目光分在两人脸上转动，不知在看些什么？

刁鹏脑际间灵光一闪，道：“邓兄，小心！”

邓兄两个字一出口，两个中年人突然扑向了邓飞，刀光闪动，直取要害。

两个人，两柄月牙刀，展布出的刀光，足足有七八尺方圆，完全把邓飞圈罩在一片刀光之中。

刁鹏的宽面双刃刀几乎是两人月牙刀出手的同时，也离鞘而出，闪飞起一道寒光，迎向那落向邓飞的一片刀幕，护住了邓飞。

胡元暗暗赞道：“好快的一刀，当真是凶名之下无虚士，这九头鸟果然是难缠的人物。”

他心中念转，手中的长剑也离鞘而出，杀了上去。

九头鸟那一刀具有相当的威力，封开一把月牙刀后，立时向另一个大汉攻去。

刁鹏对自己的武功，具有强烈的信心，攻敌必救，一招解危。

那知对方竟然全不理睬刁鹏的刀势，月牙刀仍然指向邓飞的左胸。

幸好胡元的长剑，及时而至，挡住了月牙刀。

九头鸟却看一呆，付道：“这两个小子，全不顾自己的生死，只求伤敌，算什么武功。”

就在他一怔神间，那柄被他封开的月牙刀，忽然卷地飞旋，转向邓飞双腿。

这一招变出意外，刁鹏吃了一惊，大声喝道：“老邓，快些闪避呀！……”喝声中飞身而起，头下脚下，手中双刃刀插地如桩。

金铁交鸣声中，闪起一溜火光，封住卷地如雪的月牙刀，左袖扬动，四支亮银棱，脱手而出。

四棱皆中，右首大汉，噢了一声，立刻毙命。

胡元人已从邓飞身后穿出，反手一剑，刺入了左首大汉心脏要害，当场了帐。

这一剑有如神来之笔，绘出了一片艳丽彩色之章，看的邓飞、刁鹏，都为之神色一动了。

这正是南刀门段九的反手一刀，但已被胡元运用到剑法变化之上。

“好剑法，老邓啊！你这批手下，……”刁鹏道，“个个都是高手嘛！”

“刁兄夸奖了……”邓飞在两柄月牙刀攻袭过程中，表现的镇静，确有泰山崩于前面色不变的气度。

使刁鹏心中暗生敬服，但也对邓飞这等不知死活的举止，有些不满，忍不住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奇怪呀！老邓，如若在下手中之刀，晚那么一丝丝，封不住对方的月牙刀，你那两条腿，还能够保得住吗？”

邓飞行近两个中年大汉的尸之前，伸手在两人的脸上揭下了两副人皮面具。

这时，露出两张年轻人的脸来。

敢情，来人是经过了精密的易容手法。

刁鹏凝目望去，由两人的脸上判断，来人最多在二十三四左右。

但闻邓飞说道：“也许保不住我的两条腿，不过，邓某人对刁兄的武功，很有信心……”

“少灌迷汤，刁某人不吃这个，但我奇怪的是，你怎么能肯定我刁某人会拼上全力救你，这是拿老命开玩笑的事，像你邓兄这样的老江湖，怎会不分轻重？”

“这是一种判断能力……”邓飞道，“我一见他们时，已知道他们不是我的朋友，而是死亡杀手改扮，他们无法肯定的认出来刁兄和我的身份？如不是你那一句邓兄小心！他们还需要一段犹豫时间，但最终仍是难免一战了。

这些死亡杀手的可怕之处，就在他们认这一个目标之后，不计本身的生死，只求伤敌，也不理会别人的攻击，他们心中只有一个目标，那就是他们奉命杀死的人！丁长老和刘清、周源两位护法，都死伤在他们的手中。”

“内宫一系中训练的杀手……”

“对！……”邓飞说，“今天，兄弟能逃过一劫，全凭刁兄相护……”

“你的护卫，也很不错……”刁鹏的目光投注在胡元的身上。

邓飞把目光凝注胡元身上，脸上是一种感激和怀疑组合而成的怪异神色，道：“是的！你很不错。”

“多谢总管……”胡元躬身抱拳，表现出了很高的崇敬和礼貌。

“关于刁兄心中之疑，兄弟也有解释……”邓飞说，“这些死亡杀手，都有锐利的杀人眼光，只要兄弟闪避、还手，被他们瞧出了破绽所在，那就会全力攻杀，怪招连出，追魂、夺命，凶厉非凡，但如兄弟站着不动，他们找不出破绽所在，就只有向我发动一般的攻击，有刁兄在旁相护，他们又不会对你下手，以刁兄的技艺，胜算很大，所以，兄弟赌这一记，算是被我赌赢了。”

“原来如此……”刁鹏说，“他们施用的兵刃，就是这种月牙刀吗？”

“不是！是一种锋利的弯刀……”邓飞说，“兵刃的不顺手，也是他们威力减弱的原因之一。”

“看来，对事物观察方面，刁某是大大的不及邓兄了！”

“如果易地而处，我相信刁兄亦必有应付之道……”邓飞道，“现在证明了一件事，那就是内宫一系中除掉我邓某之心，十分积极，明取暗袭，不择手段，兄弟也该作一些防备措施了！”

“不错！刁某可以把留在长安的四位护法，十位香主调入洛阳居来，以增强人手。”

“非不得已，不能在这里动手，这样吧！……”邓飞说，“刁兄可以把四大护法中的两位调入洛阳居，再调两三位香主进来，余下的仍留在洛阳居外，等待刁兄之命。”

“好！就这么安排，刁某亲自走一趟，把他们重新布署一下，……”大步向外行去。

目睹刁鹏去远，邓飞下令收拾现场，一面举步向花树林中行去。

胡元受命保护邓飞，只好紧随身后。

林中幽静，四顾无人，邓飞突然停下脚步，回顾着胡元，道：“你们都是韩霸引来的人，个人身手不凡，刚才那反手一剑。不但邓某人自叹弗如，就是刁鹏也看的心生敬佩，我不明白，你们这等身手高明的人物，怎肯屈就洛阳居的镖手？”

这番话很难答复，一语失错，就会露出马脚，胡元谨慎小心的思考了一下，道：“不到这里，又能到哪里去呢？总管心中如有怀疑，何不去找韩副总管谈谈呢？”

“他已经告诉了我很多事……”邓飞道，“现在，我必须了解的一件事是，你们几人的武功，是不是都很高明？”

“这个，没有一定之规，属下很难回答……”胡元说，“不过，有点可以向总管说明的，我们几人之中，在下的身手，是最差的一个了。”

邓飞点点头，道：“你也不叫胡小七了？”

“属下是姓胡……”胡元恭恭敬敬的回答。

“只要你们没有陷害我的用心，邓某人也不用多问了……”

“总管应该感觉得到，韩副总管和我们，都在尽全力保护总管。”

“好！你很明确的说出来这一点，也就够了！”邓飞果然不再多问，步出花树林，直向往处行去。

胡元紧随身后，一副全神护从的样子。

洛阳居地区广大，花树遍布，虽有多次的搏杀，但都局限一隅，再加上有意的掩遮，都未传播出去。

所以，洛阳居的生意，并未受到影响，依旧是客如流水马如龙。

只是梅花姑娘却请了病假，专为梅花而来的客人，无不失所望。

江枫恢复了本来面目，亦来探视梅花，他求证一下，‘惑心术’对人的影响，能有多久。

梅花经过了连番的大挫折之后，是否还把这个一度刻骨难忘的男友，放在心上。

此刻洛阳居中的饭庄、赌场，虽然仍照常营业，但却已壁垒分明，原本分布在各处的年轻镖手，大部分集中酒客买醉的饭庄中，赌场方面，却集中了天马堂的人手，维护着场子。

洛阳楼是最安定的一个地方，青凤的身份，已经摆明了，天马堂和内宫中人，都不敢侵犯到她。

洛阳楼的事，也就没有人插手多管了，一切由青凤接管。

最重要的一件事，是分配银子，原本是统收统支，盈余下来的三分均分，如今却成了三分天下，各人收到的，就归各人所有化名田玉的江枫，步入了梅花厅中。

这里是梅花专用的宴客雅室，只见房中一片幽暗，和别处灯光辉煌不大相同。

原来，此刻，已经是掌灯的时分。

这时候的洛阳居中四季花婢的住处，早已戒备森严，倒不是防备游客误入天台，而是阻止天马堂中人前往窥伺。

七宝和尚两度遣人前往巡视，但都被内宫中严密的守卫拦下，而且态度坚决，完全没有通融的余地，摆出了不惜一战的决心。

大和尚心中明白，那列入禁地的所在，很可能正在酝酿着一场阴谋，掩蔽着一些秘密。

如若内宫早已有人赶到。

那人也来的十分秘密，天马堂中人早已派了人监视了各处要道：但却没有发现有内宫中高手赶到。

四季花婢的住处，虽然不大，但却集中在一处。

平常这一群美女居住的地方，并非男人禁地，遇上了大出血的客人，也会被引入各人的闺房中小坐，但却有一个严厉的规定，绝不能在这里翻云覆雨，顶多是楼楼抱抱，温香拥满怀但四季花婢也并非完全无法亲近，但那个代价可就大的吓人了。而且，每个人的行动，都十分隐密。

当然，她们别有目的时，也会主动的投怀送抱。

江枫听了七宝和尚的说明，决心一探究竟，先回到和梅花约定的客栈一趟，店小二告诉他，梅花没有来过……。

江枫就立刻赶往梅花厅中……。

也许真有高人到来，点醒了梅花，脱出了情网，也许她已然身受禁制，无能独自行动……。

“是你……”桂花缓步由黑暗的屋角中行了出来，道：“梅花身体不舒服，要休息几天，过几天再来。”

她一直没有发现到江枫的可爱，心中十分轻视，讲完话，连连挥手，示意江枫赶快离去。

桂花不在灯火辉煌处接待客人，却跑到梅花厅中黑暗一角里躲起来，用心何在？

这个秘密，引起了江枫强烈的好奇。

“桂花姑娘啊！小弟已很久没有见到梅花姑娘了……”

“多久啊？……”桂花被江枫温柔态度，引起了一份同情，目光转投在江枫的脸上。

“大概，总有两三天了吧！”

“噢！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啊！……”桂花有些机讽地说，“两三天你就忍不住了，田公子，我看梅花就是被你这一股磨劲给磨得受不了，才不肯再见你……”

“不！……不是啊！……”江枫装出一股陷身情海的迷惘，道：“我想再见梅花姑娘一面，告诉她一件重要的事！”

“告诉我吧！我会转告好……”

“我想离开长安了……”

“要走了？……”桂花道：“到哪里去？”

“是回家……”江枫道：“如果我生意作的顺利，明年，再来探望梅花姑娘！”转身向外行去。

“慢一点……”桂花道：“我会告诉梅花姑娘，你明天此刻再来一趟，也许梅花姑娘会抱病见你，至少，我会在这里等你，给你一个交代。”

她可以不把江枫放在眼里，但她却不敢开罪梅花。

“能不能麻烦你桂花姑娘，现在去告诉梅花一声？……”江枫说，“我就在这里等她，明天中午，有一帮客人要运货南下，小弟准备和他们同行。”

“你家也在江南？……”

“是！小地方杭州。”

“这个……”桂花沉吟子一阵，道：“好吧！你坐在这里别动，等我回来。”

“多谢姑娘……”江枫缓缓在一张木椅上坐下。

看他一副诚敬敬，为情惘然的样子，桂花就多瞧了两眼。这一看，顿觉着芳心一动……。

只见人低首垂目而坐，双手放在膝上，脸上是一股自怜自苦的神色，透出了无比的渴望和期盼，但却又拘谨的像一个刚拷打过的小媳妇，集凄惶愁苦于一身，是那么动人怜惜，是那么引人同情。

这就激起了桂花的侠气，和潜伏于内心深处早已被严酷训练掩遮住的女人天性——母爱。

感觉到这个男人是那么悲苦无助，再也无法控制自己，缓步行近江枫，伸出纤巧玉手，把江枫的头脸，拥入怀中，柔声说道：“田公子，别这样折磨自己，不论你有什么困难事情，我都会帮助你，乖乖的坐着，我去去就来。”

她感觉到自己正在帮助一个天下最需要帮助的人，要当仁不让，全力以赴，内心中温柔洋溢，竟然伏下身子，送上了一个深长的香吻，才转身而去。

这是天狐夫人‘惑心术’中的苦字诀，竟然也有着如此惊心动魄的威力，当真是艺入佳境，无所不能了。

目睹桂花去远，江枫缓缓站起身子，在梅花厅中搜查了一遍，不见有人潜伏，也就肯定了桂花留在这座梅花厅的目的，是在等人！

江枫不解的是，桂花既然受命在此地等候，那个人定然十分重要，却又

为什么不能直接到梅花的住处商量？

难道来人不内宫中人？

所以，必须先内梅花厅中见面，明白了来人的用心后，再作决定。

如果不是内宫中人，来人又会是个什么身份呢？

江枫猜测不出，但可以预料的是在如此紧张时刻，梅花绝对不会有闲情逸致，去接见一个和全局全然无关的人，这个人究竟是谁？

忖思之间，微风飘然，桂花已飞跃而入，站在江枫身前，道：“田公子，事情有些变化，暂时无法把消息传给梅花，这里你不便久留，快些走吧！”

他受惑不深，这一阵奔走来去，似是已清醒不少。

江枫也明白再留无益，站起身子，准备离去，忽见红灯一闪而隐。

桂花突然出手，一把抓住江枫的右腕，低声道：“走不了啦！”

藏在这里吧！你自己千万小心，形迹败露，必死无疑，我也救不了你！”

不待江枫回答，牵着他走入屋角一张木几之旁。

木几上置着一只很大的花瓶，插了几支晚冬的腊梅，散发幽幽清香。

这是很好的藏身所在，置花的木几前面，有两张太师椅挡住，留下了够大的空间。

桂花就在左面那张太师椅上坐下。

江枫心中忖道：“无心插柳柳成荫，想不到会有这样一个意外的机会，见识一下来访的神秘人物！”

但闻一阵轻微的步履传入耳际，行入了梅花厅中。江枫凝神倾听，发觉进入厅中的人，至少有三个以上。桂花迎了上去，低声道：“梅须逊雪三分白……”一个低沉的男子声音，道：“雪却输梅一段香。”江枫暗道：“这暗语倒也订的客气，彼此谦让一番。”桂花奉命迎客，阁下可否取下面纱，让贱妾拜识金面。”“老夫老矣！羞以丑容见姑娘。”

“唉！这么说来，贱妾是无缘识荆了！”

“来日方长，姑娘又何必急在一时呢？”

江枫忖道：“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季花婢，不但姿色秀丽，武功高强，似是也读了不少的诗书，才兼文武，来访之人，竟也能对答得体，不见粗俗，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呢？”但闻桂花说道：“剑摇山河动……”

“刀映日月明，桂花姑娘，老夫不能耽误太久，劳请早些通报吧！”

“好！桂花带路。”举步向外行去。

只听衣袖挥动之声，耳际响起那低沉的声音，道：“室中有人，老夫赏他一把断魂香……”

江枫心中一动，赶忙闭住呼吸，只可惜，仍是晚了一步，一味异香扑鼻，立刻晕了过去。

好霸道的迷香。

江湖上凶险万端，有些时候，虽有着绝世武功，却也无法派上用场，保全自己。

梦里不知身是客，江枫清醒的时候，发现自己正躺在一间布设简单的雅室之中。

说简单，确实简单，这房中除了那张宽大的双人床外，只有一个木制的长条桌子，两张竹椅，桌子上放置着一面铜镜。

倒是床上的锦帐绣被，颇有富豪之家的气概。

另一个特色是房间很小，但却打扫的非常干净。

看窗外日光明亮，应该是近午时分。

想昨夜晕倒时，是华灯初上，夜幕低垂时分，这一晕竟然过去七八个时辰之久，不禁暗暗一叹，忖道：“江枫啊，江枫，你如此的大意粗心，能有几条命丢……”

“江大哥，你终于醒过来了！……”吟雪笑容如花，手捧一个加盃瓷碗，缓步行了进来。

江枫挺身坐起，才发觉上身光裸，吃了一惊，又急急躺了下去，目光四顾。

吟雪缓缓把手里的瓷碗，放在木桌上，顺手拉过一张竹椅，在床边坐下，道：“江大哥，你看什么呀？”

“衣服，我的衣服呢？”

“洗了……”吟雪道：“衣服、裤子，还有一双臭袜子，全都洗了……”

江枫但手一摸，连内裤也未穿着，可真是裸卧被中，寸缕未着，不禁一皱眉头，道：“我的内衣裤……”

“连你的人都清洗了，内衣裤还会穿在身上下成，……”吟

雪笑道：“江大哥，你是不是有点害羞啊！”

江枫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什么人出的主意？什么人帮我洗澡？”主意是张姨拿的，她说你全身脏臭，非要好好的清洗一下不可……”吟雪暧昧一笑，道：“有事弟子服其劳，张姨下了命令。我们只好动手脱你的衣服了……”

“你们？还有谁呀！”

“我了……”吟霜款款莲步走进来了，接道：“好一阵刷洗呀！姐和我两个人，把你放在一个大木盆里，足足洗了半个时辰！”

“我有那么个脏法吗？”江枫道：“我记得昨天才洗过澡啊！”“大概是残脂剩粉吧……”吟霜道：“张姨说你脏，我们就只好拼命帮你洗了，江大哥，你知道么？你的脸上、嘴上，都留着残余的胭脂。”

江枫想起昨夜桂花那深长的一吻，顿觉双颊飞红。

“是嘛！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……”吟雪笑接道：“应该是玉人在抱，轻爱密怜，怎么会闹的身中迷药，晕迷得不醒人事，江大哥，你和什么姹女鬼怪约会，闹出了这么一个大煞风景的结局啊！”

“当心啊！青竹蛇儿口，黄蜂尾上针，二物不算毒……”吟霜低下头去，小巧的樱唇，几乎碰在了江枫的嘴上，道：“最狠女人心哪！”

江枫急急转过脸去，道：“离远点，江大哥的嘴巴很脏！”“幸好，昨天把你洗干净了……”吟霜笑道：“江大哥只喜欢吃胭脂，我和姐都要跟张姨学着去涂脂抹粉了。”

二女幼年习练天狐神功，全身肤色白里透红，有如三月中桃花，动人已极，天下最好的脂粉，也调不出那么美的颜色。“不不不……”江枫急急接道：“你们的肤色艳如春花，千万别用脂粉掩遮去珠玉丽质，国色天香。”

江大哥的意思，可是说我们丽质天生，长的差强人意了……”吟雪道：“不知是由衷之言，还是哄我们几句，让我们听得高兴？”

江枫心中明白，狐性多疑，这几句话，似是玩笑，也是试探，如是言语中有了错失，很可能会刺伤二女的心。

天狐武学，顺情放纵，她们也许不会计较心中情郎，有多少红粉女友，但却十分重视自己在情郎心中的地位，用情深如刻骨，外表妖媚，内心却专情贞洁。

他习练天狐武功，知之甚深。

江枫心中十分不愿承认二女是红粉知己，闺中膩友，但经过昨夜那一次裸身清洗，恐已经难再推托之词……。

再看二女，四道清澈的目光，凝神深注，充满着深情期待，只好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你们两个人，当真一点也不了解自己吗？”

“不了解……”吟霜微微摇头，道：“所以，我们要江大哥给我们一个品级，使我们知道自己有多少的份量，也好……”

也好怎么样，吟霜没有说下去，但江枫却接了口，道：“如论品级，江大哥给你们定级九品……”

“啊！……连个七品的知县也轮不到啊！……”吟雪道：“勿怪我们百般的奉迎取悦，江大哥却一直不把我们放在眼中了？”

“姐！九品官员，大概只是个驿长的身份，……”吟霜神情黯然地说，“过去，咱们是自作多情，今后，可要自重自爱一些，不要再惹人生厌了……”

“对！人间九品，只是个小小的驿长……”

吟霜词锋如刀的打断了江枫的话，道：“这么说，我们连人也不是了？难道是一对不修私德的小狐女？”

“你们如是一对狐女，江大哥岂不成了一只大狐狸，但我的意思是、你们确不是人，是瑶池中的九品莲花、谪下凡间的小仙女……”

“真的吗！……”吟雪的双目中泪光涌现，道：“不会是骗我们的吧！”

“是真的，江大哥言出衷诚，如论你们之美，当今美女，恐已无人能够及得了。”

“是不是绝世美女，我们并不放在心上……”吟雪说，“我们习练天狐神功，知道合籍双修是天狐神功中最高的境界，听说，不但可以延年益寿，永保青春，而且，也可能攀登仙界，长生不老……”

江枫呆了一呆，道：“谁告诉你这些事情？”

“怎么？我说的不对吗……”吟雪道：“我和霜妹练了十几年的天狐神功，心灵上也有了这种感觉！”

“仙道无凭……”江枫道：“羽化登仙，肉体飞升，只是一种传说，江湖奇人中，以张三丰追求仙业最为具体、积极，但也没有留下可资考证的仙迹，吟雪，你如心存此念，只怕大大的失望了。”

“江大哥，我不要追求仙业！……”吟霜笑道：“我只要快乐充实的活个几十年也就够了，我要生儿育女，养两个娃娃，过过当娘的瘾头，可是，我们练的武功，隐隐有采补的技巧，那还能嫁作常人媳妇吗？……”

“只要你不存心害人，就不会伤人……”江枫道：“天狐神功虽然诡异，但却无妨，嫁了人一样可以过正常的日子……”

“那多麻烦呀！闺房私情，还要处处小心……”吟霜道：“岂不是太辛苦了，我看哪！还是跟着你这只大狐狸比较安全，也免得失足成错，造恨人间，小狐女配上大狐狸，那就天下太平了。”

江大哥，不要再拒人于千里之外了，我们开始练习狐神功那一刻起，就已经注定是你的人了，我们见你的时日虽短，可是你已经在我们心中成长了十年，你该知道：天狐神功，会使人早熟。

娘虽然是传授我们武功的人，但她涉入不深，还体会不出狐心相印，技艺相吸的天狐武功神髓……！”

“想不到，你们已达到了这等境界，江大哥倒是失敬了。”

吟霜道：“我不信你真的瞧不出来，你只是存心逃避罢了，江大哥，你究竟在怕什么呢？”

我们的爹娘不是已经给了你明确的表示吗？

张姨也不反对我们委身相待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都已齐备，也不算有愧伦常圣德，你就委屈点，免去洞房花烛那一道俗礼吧！”

突然掀开棉被，钻入被窝，娇躯如蛇般，缠了上去。

她豪放大胆，尤过吟雪。

吟雪看着吟霜的纵情恣放，竟然是全无顾忌，微笑如花的道：“霜妹，你怎么不用点狐媚手段，让江大哥品评一下。……”

“你瞪着一对大眼睛，看的那么入神，我纵有千百手段，也有些施不出来呀！……”吟霜道：“小妹我功力虽深，可还是头一次接近男人……”

“原来是还有点害羞……”吟雪笑道：“那就让姐姐帮你一把，江大哥，酒肉和尚把你送来这里，偏偏你又晕迷不醒，害得我们两姐妹一夜未曾合眼，为了查验你的伤势，看遍了全身每一寸地方，想一想，我们确也无法再嫁别人，这不能怪我们，是天意，在劫难逃啊！”

她自言自语着，也钻入了被窝之中。

二女热情洋溢，极尽娇柔，把江枫折腾得热血沸腾，情欲奔放。

但二女却又紧守着最后一关，蓬门不肯为君开。

她们未经人道：男女相拥，亲吻抚摸，觉着十分好玩，但江枫这个苦，可就吃的大了，被二女撩逗的欲火难禁，却又不便强迫二女就范，当真是受尽了欲火焚身之苦，还得咬着牙克制自己二女都是大行家，江枫又不便施展出天狐武功，平息欲念，也不能施展异术诱对方，真是进退不得，急出了一头大汗。

也许是张四姑早已经隐身在暗中观看，也许是她这危急时刻正巧赶了回来。

只听张四姑的声音传了过来，道：“好了，丫头们，起来吧！要懂得适可而止，再这样折腾下去，你们的江大哥不死也要脱层皮了。”

二女冷静下来，发觉了江枫红似火，全身热的烫人，不禁吃了一惊，匆匆起身下床，刚理好满头乱发和折皱的衣服，张四姑已推门而入。

看了江枫咬牙而卧的神态一眼，再看看二女形貌、神情，张四姑心中一动，暗道：“三个小风流，在床上扭成一团，竟然能不及于乱，保持清白，简直是有点神乎其说，如非我亲眼看到，实难相信。”

雪、霜二女回顾了张四姑一眼，齐齐躬身一礼，道：“张姨，江大哥好像病了。”脸儿飞红的跑了出去。

绝！跑出去就算了，吟霜特别回头，一下子带上了房门。

张四姑心中忖道：“人小鬼大！……”

人却一屁股坐在江枫的床沿上，道：“你中的一步倒，那是迷魂药物中最厉害的一种，药效奇速，而县晕迷的时间又长，好像要十二个。晨辰才会药性消退，完全清醒，你好像提前醒了过来。”

江枫点点头，神情却十分怪异。

张四姑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们三个纠缠了近一个时辰，两个丫头，仍是完璧，这一点君子之风，大姐倒是不能不佩服了。”

伸出细巧的玉手，按在江枫的头上，道：“好烫啊！霜丫头没有骗我，兄弟，怎么会这个样子呢？”

“被她们整惨了……”江枫欲言又止。

张四姑皱皱眉头，道：“说呀！怎么回事？两个丫头帮你检查伤势，裸身洗浴，就算身为人妻，也不过如此罢了，你们狐哥狐妹，一脉相承，我看，你就收了她们吧！先让她们安心工作。拒挡强敌，以后的事，以后再想办法？”

“她们都告诉我了，我也明白无法推拒了，所以，才被她们闹成了这个样子？”江枫苦笑一下，接道：“大姐，不要碰我，我被她引动心火，真气岔经，再闹下去，真要一命呜呼了。”

张四姑是何等经验丰富的人，何况江枫那副被欲火焚烧的情景，立刻心中明白，叹口气，道：“你如此自苦，还不忍逼诱她们献身，大姐十分感动，这大概就叫作盗亦有道吧！幸好大姐来的及时，我会救你的……”

江枫眼红如火，望着张四姑默然不语，但神情间却流现出无比的感激。

张四姑宽衣解带，尽去了全身的束缚。

她虽是已届中年，但仍然玉肌雪肤，曲线玲珑，胸体的完美，如二十许人。

江枫掀起了棉被，张四姑鱼一般滑入了被中……

第十一回黑天鹅寻仇险丧命

七宝和尚在风雪小馆中见到江枫，却又是华灯初上的入夜时候。

张四姑带着吟雪、吟霜张罗出一桌子美味佳肴。

但一席客，也就只有六个人。

欧阳昭夫妇之外，就是江枫和七宝和尚，唯一的外宾是老叫化钱缺带来的秦八公。

张四姑似是忙活的很高兴，怪的是吟雪、吟霜也笑的十分开心。

罗兰拍拍旁侧的木椅子，道：“四姑坐下来吧！”

张四姑笑一笑，拉着吟雪和吟霜缓步入席，道：“老叫化，四热炒四冷盘，六个大菜，十四道全上了桌子，今天我要你的脑满肠肥，顺着嘴角流油，看你以后还敢不敢馋嘴！”

“放心！放心！老叫化保证是吃到盘子见底，这可是一生中难得遇上几次的仙会，胀破肚皮，老叫化也只好认命了。”

雪、霜二女情怀初开，狐性展露，笑的如花解语，如玉生香，使得初睹玉容的秦八公看的痴了，暗道：“世上竟有如此动人的美女，洛阳居的四季花婢，也是望尘莫及了。”

“钱叔叔，我们正在跟张姨学她的烹饪手法，可不要一次吃伤了，我们学会了，会常常的请你吃的……”吟雪微笑：“钱叔叔足迹遍及大江南北，是大吃客，我们还要钱叔叔品评一下我们的手艺。”

“不害羞的丫头，你们张姨是易牙术的天才，加上多年试练、体会，才有今日成就……”罗兰说，“精通的青菜萝卜，到了她的手中，也会变出可口佳肴，岂是三五年能有成就的？”

“我可没有你说那大本领，调料不全，谁也无法做出来可口美味……”张四姑笑道：“别小看吟雪、吟霜，她们的聪慧、悟性，出了人意料之外，罗兰，后生可畏呀！再过个三两个月，我就没有东西教她们了。”

江枫听得心头一跳，急急接道：“大师，我想知道：你怎么把我救出来的？”

大和尚佛法精深，坐那里七情不动，直到江枫问上他，才开口说道：“和尚一直在暗中保护，见你进入梅花厅，不见出来，就进去把你带出来，交给了张姑娘，才知道你中了江湖上最厉害的迷魂药物‘一步倒’，如非张姑娘见多识广，瞧出药物来历，那就不知道会闹出什么事情了？”

“处处留心皆学问……”江枫说，“我想不到他临去之际，会突然撒出一把迷香……”

仔细的说出了事情经过，接道：“大家请用点心思想想，那神秘人物究竟是谁？我们先来喝酒，我敬诸位一杯。”一种沉重，无形的压力，使得大家的酒兴都提不起来，佳肴美味，也无心品尝，匆匆的吃过一顿酒饭。

雪、霜二女收拾了残席、碗筷，送上一壶香茗，坐在张四姑的身后。

她们知机适变，心知此刻是研商大计的辰光，安安静静地坐了下来。

“我们夫妇久居深山大泽，对江湖中的人人事事，全不了解……”欧阳昭说，“只怕无法提供一得之愚了！”

“江湖上，还有那一个门派中的高手，有此独行其是本钱……”江枫说，“能和内宫一系中人，平行论交。”

“如是江老弟说的不错，就证明了他们早有勾结，和尚想不出那一个门

派，会有这么一位人物！”

“老叫化二十年明查暗访，细数武林高人，实在找不出这位神秘客人的身份，真叫人大费思量了。”

“一步倒迷魂药物，出在巫山神女峰明月观中，……”张四姑说，“江湖中非人人可得，但能取到此药的人，却也不在少数，就目前江湖下的形势而言，能挥手撒毒，迷倒江枫这等身手的人物，应该不多，各大门派已然没落，连自保都有些力不从心，纵有几位高手，内宫一系中人，也未必会和他們合作，诸位，何不想想天马总堂中的高手呢？”

“高啊！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，内宫中人，处处和天马堂中人争夺地盘、权势……”七宝和尚道：“自是有可能和天马总堂中人，早有勾结了？”

“对！放眼江湖，已经没有了他们可以争斗的对手……”江枫道：“那就只有窝里反，自相残杀了？”

“大有可能……”老叫化说，“问题是什么人？天马总堂，群魔汇聚，倒是有不少这样的高手！”

“一般人手，也不会使内宫一系中人，折节下交，所以，那个人身份必高……”江枫道：“天马堂有三十六大长老，七十二位护法，这些人不会是内宫中人结交的对象，除此之外，还有总堂主和四位副总堂主，总堂主大权在握，自不会勾结外人，四位副总堂主……”

“江兄弟，你对天马堂的情形，似是很清楚啊！……”钱缺说，“但不知是否知道四位副总堂主的姓名？”

“一个碰巧的机会，使我对天马堂的内情，了解不少……”江枫道：“四大副总堂主是天马行空司徒艺……”

“此人精通相马，驯马之术……”钱缺接道：“武功也十分高明，但却很少在江湖上走动，想不到，竟然被天马总堂罗致，当了副总堂主！”

“第二位叫金凤凰申雪君……”江枫道：“听说她的绝技是十凤齐飞……”

“无人能在十凤齐飞下，全身而退……”张四姑接了口道：“称为绝技，当之无愧……”

“对！当年四大凶煞垂涎申雪君的美色，曾联手伏击，准备把她生擒回去，但却伤在了十凤齐飞之下……”七宝和尚说，“后来，四大凶煞在九华在会上伤在金丹书生的大罗掌下，这位巾帼女豪，应该是白道中人，怎会当了天马堂的副总堂主呢？”“自那一战之后，申雪君就未在江湖上出现过，江湖多变，被罗致入天马堂中，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。”

“就老叫化子所知，当年申雪君单念金丹书生，好事难谐，翻目相向，两人还大打出手，拼了一场，申雪君受伤逸走，不知所终，原来，进入了天马堂中。”

江枫道：“第三位天虚子，出身武当……”

“他算是武当叛徒……”钱缺说，“但剑术上的造诣，却是一代奇才，原因是，他能把武当剑法中弃之不用的惨酷剑招，混入施展……”

“江某可以肯定，那个神秘人物不会是他，他没有那么高大的身材，何况，也能听得出他的声音，余下的一位副总堂主，叫一掌招魂万方。”

“也是一位大魔头，老叫化子认识他，这个人善恶难定，杀人全凭喜怒为之，也许就是他了！”

“不会……”七宝和尚道：“第一，万方远不够这个份量，要内宫中人

和他平行论交，第二，万方到过洛阳居，对天马堂表现出一片忠心，第三，如果是他，绝对逃不过江老弟的法眼。”江枫点点头。

“江兄弟，这四大副总堂主，你都说出来了，但总堂主是谁呢？……”张四姑道：“这总用不着保密他的身份吧！”

“小弟是真不知道……”江枫道：“为了不让他们动疑，小弟没有追问？不过，这件事，应该不是太难！”

“别看的很容易，天马堂中人，都知道有一位总堂主，但知道总堂主是谁的人？就未必很多了……”张四姑微笑道：“你想想看嘛，那人能把上位副总堂主一一的说给你听，但却不提一句总堂主的姓名……”

“大姐的意思可是说，他们也不知道？……”江枫神情肃然地说。

“我是这样想，知道了，他早就说出来了，他能仔细地告诉你天马的事情？”张四姑说，“分明是在讨好你，我不知道你用的什么手段征服了他，但我可以肯定他有求于你。”

江枫愣住了。

“张姑娘的分析，应该不错，那个总堂主神秘的很……”七宝和尚笑道：“这件事很快就可能求证。”

“唉！看起来，我江枫远是太嫩了！”

“别太自谦，你可以读书万卷，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……”张四姑嫣然笑道：“但江湖经验，却是要点点滴滴地累积起来，我们都有很多地方不如你，但都愿以心中所知补你的不足，也愿意为你付出任何的牺牲代价，希望我这些坦然直言，不会伤害到你。”

“不会的，大姐，小弟受教良多。”

欧阳昭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汇涓滴而成大河，江老弟，不管那位总堂主是什么人？但他绝不会和内宫一系中人勾结！”

江枫点点头，道：“对！如果是天马堂中人，可能是福寿院中的六大楼主之一了！”

“六大楼主……钱缺奇道：“那里又冒出来了六大楼主？”

“是的！天马总堂中有座福寿院，里面分为六大楼，各有楼主一人，所以，他们六个人和四位副总堂主才是天马堂中真正的主办人物……江枫说，“我不知道六大楼主是什么人物，但必然是江湖中的巨凶老魔，有些事，总堂主似是也不能独断独行，必需要召集六大楼主和四位副总堂主会商之后，才能决定。”

“这就大有可能了，……”七宝和尚道：“不管六大楼主受到如何的崇敬，身份如何尊高，但他们并无实权……”

“那就假定神秘人是六大楼主之一，咱们也用不着揭穿这件事情，……”罗兰道：“我们的目的是，挑起他们的互相杀戮，天马堂中实力如此强大，足可和内宫一系中人放手一战，有一个奸细在其中作祟，那就使内宫中人掌握一些先机！”

“用敌人的力量，打击敌人，这个策略订的高明……”张四姑说，“我们已散播罗网，希望能尽快收到效用，让他们猜忌日深，拼杀更烈，水浅鱼自现，到他们主持的人物出动，大概就可以找出真正的首脑了，现在，该听听老叫化和秦八公有些什么收获了？”

江枫点点头，所有人的目光，都投注向钱缺的身上。

“老叫化的消息不好，所以，不太敢提出报告，秦兄聚集的实力，近日

也无法扩张，江湖大局，形如一池死水，复生之机，恐怕要全看江老弟的进展了！……”

“别说的这么无奈，此刻形势，比起三个月前，形如天壤之别……”七宝和尚道：“把你知道的据实说出来就是。”

“对！没有一番震动江湖人心在作为，就很难聚集起一股力量，……”欧阳昭道：“我们早已有决心孤军奋战，没有聚集起后援之力，并不意外，钱兄，用不着难过，也不用有所避忌、只管把事实说出来。”

“对！老叫化已尽了心力，但少林、武当，两大支持武林正义的主力，似已完全被渗透，控制，他们如派出人手助战，只怕反会是我们的敌人……”

江枫点点头，笑道：“传承的规律、授艺的法则，如不能大幅更变，中原武林，必将日趋没落，钱前辈不用力此感伤，我们这番行动，虽是为武林正义奋战，也是为一些变改催生，但不知此刻已聚集在长安的有多少人手？”

“我看这要秦兄说明了，……”钱缺道：“不过，可能会让诸位大失所望了！”

秦八公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包括各大门派中人，聚集在长安的，有七十九名，不过，能和钱兄并列的高手，勉强可以算出两个，一个是少林寺的铁佛大师，一个是武当门下的青鹤道长，余下七十名人手，大约有三十名可以派上用场，其他的，也只能摇旗呐喊，壮壮声势。”

“人数不少啊！钱兄，三十名可用之手，就由钱兄负责，编作三队，由铁佛大师、青鹤道长和秦兄各率一队，眼下无事可作，找一个适当的地方，要他们习练武功，……”江枫说，“如有需要时，兄弟再通知诸位行动。”

“老叫化教领台命。”

秦八公接道：“秦某人立刻带他们离开长安城内，我和钱兄早已找好一处隐密所在，暂时栖隐是地，一面候命效力，一面再设法招罗人手。”

“好！就这么决定了，……”江枫道：“钱兄、秦兄，先行请回吧！”

钱缺、秦八公站起身子，辞离而去。

七宝和尚道：“我和尚代替江兄弟送客。”紧在两人身后而去。

“勿怪江湖上听不到一点反对的风声，看来，他们这一番征服江湖的布署，十分精密，……”张四姑道：“统治得也很严谨，江枫接道：“这些力用于对敌，自不可恃，但在大局形成对峙局面时，他们登高一呼，或可是为敌所用的力量，有所觉醒。”

张四姑道：“这件事，你安排得很好，目下最重要的事，是我和吟雪、吟霜，应该如何行动？我选的那个地方，距离洛阳居不远，如果开一家茶楼酒馆，我相信可以吸引不少洛阳居的客人，不过，也将会引起不断的纷争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……”欧阳昭奇道：“可是怕招惹起洛阳居的注意吗？”

“这只是原因之一……”张四姑道：“但最重要的还是一对宝贝女儿，秦八公来此作客，就引起他两眼发直，如果要她们当炉卖酒，提壶冲茶，相信很快就会引动长安城的游蜂狂蝶，我们没有洛阳居那么大的气势，这纠纷还能少得了么？”

欧阳昭望了二女一眼，点点头，道：“四姑啊！才跟你出去三天，怎么两个丫头就变了样子？”

“父母的遗传啊！爹英俊，娘美艳，生出女儿，兼得了两人之长，再加上天狐武艺，怎会不风情万种，惹人迷惑……”张四姑道：“用不着洛阳居的人来找麻烦，我看，每天就闹得头晕脑胀了，江枫啊！你作个决定吧！这

件事该怎么办？”

江枫望望二女，发觉她们眉梢、眼角间风采飘荡，那股迷人的味道：是男人都应该无法抗拒，不禁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大姐既然不愿抛头露面，我看得改变个方法了。”

罗兰也发觉了，二女媚态横生，就算敛收起天狐武功，单是这天生丽质散发出的魅力，就叫人难能抗拒了，心头亦为之震动，忖道：“两个丫头怎么了，这两三天的工夫，已情怀开动，风情飘飞，但仔细察看，发觉二女仍属完璧，这究竟是怎回事呢？”

“四姑，你真是教导有方啊！我教她们练了十几年的天狐武功，就不如你这两三天的训练，真是成就惊人啊！”罗兰有点心疼，也有佩服地说。

“怎么能怪到张姨的头上……”吟雪说，“还不是娘教导之功，过去，我们蛰伏深，每天见到的就是爹娘两个，就算已习成天狐的技艺，也是无法发挥啊！”

“是嘛！长安城中那么多红男绿女，自然会引发出我们争胜之心，……”吟霜说，“这就如山洪暴发，就一发难收了。”

罗兰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反正，娘不如张姨就是，早知如此，该早些把你们交给张姨，也许早成气候了。”

张四姑只有苦笑，憋了一腔怒火，一股脑儿发在了江枫的头上，道：“我只是告诉你这件事情，可没有要你改变方法，大姐认命了，你要我干什么，我都答应，说吧！你准备怎么办？”

对张四姑江枫心中有一份深深的愧疚，她确实为江枫在燃烧自己，敬重过份，就变成有点怕了，点点头，道：“好！千错万错，错在小弟一人，大局平定之后，小弟以性命向大姐请罪，要我死、要我活，只凭大姐一句，小弟知道：我亏欠你的太多了。”

“怎么？你在诚心呕我吗？……”张四姑余怒未息的说。

“不！小弟言出衷诚，绝无一字虚假……”

江枫的双目中蕴含了泪光，强忍着没让眼泪流下来。

这不是天狐技艺，而是至情至性的流露。

“张姨！你把江大哥骂哭了，……”吟雪黯然说道：“他是身负在任的英雄，你不能这样折磨他呀！”

“张姨！你想骂人，就骂我跟姐吧！骂的不消气，打我们一顿也行，别再怪江大哥了，他好害怕你生气呀！”

张四姑怔住了，她绝未想到江枫对她用情是如此之深，心中那份感动，真到了情甘效死的境界，两行热泪夺眶而出，笑道：“张姨那里是怪他，我是请命啊！他是主帅，要张姨去死，张姨也难说个不字啊！”

罗兰也有着意外的感觉，天狐传人，怎会有如此深恩厚情。

这就是人性，任何精绝的技艺，也无法改变的人性。

这也使欧阳昭和罗兰对江枫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。“大姐，天狐武功，虽然淫荡诡异，但那只是它的外表，真到了炉火纯青之境，反而是情真意重，倍于常人，天狐夫人的后期为人，可为佐证……”

“不要说了，看你平常潇洒不群，一副不在乎的样子，似乎是天塌了，也不关你的事，……”张四姑说，“怎知道是纸札的人，几句话就会热泪盈眶，一个大男人，也不害羞啊！以后，我再不会跟你抬杠了。”

她数说江枫，但自己的眼泪却像下雨似的滴滴嗒嗒向下滚落。

“四姑，你是女中豪杰，我是从未见你哭过，今天实在开眼界了，……”
欧阳昭大笑道：“江兄弟，大丈夫流血不流泪，你可是不能哭啊！”

“既然出了丑，干脆就大哭一场吧！……”张四姑大笑起来，笑声和泪水混在一起，看上去别具情趣。

罗兰取出手帕，拭着张四姑滚落的泪水，道：“我明白你心中委屈，哭吧！哭出你心中所有的爱和恨。”

“我已经没有恨了……”张四姑说，“罗兰，朝闻道夕死可矣！我这一生中真的已再无遗憾。”

罗兰回顾了欧阳昭一眼，默然无语。

“看什么？……”欧阳昭大声说道：“你如是有了三长两短。我还能活得下去吗？”

“这句话，我想了几十年，今天总算听到了……”罗兰微笑如花地说，“你没有事就找我吵架、气我、呕我，其实，我心中很明白，你情深如海，可是你为什么不肯说出来呢？要不是江兄弟和四姑这一闹，也逼不出你这句话来，千万句甜言蜜语，也没有这句话来的踏实。”

“你呢？……”欧阳昭道：“我是说出来，……”

“问的好！你死了，，我绝不独生，花容月貌，为君赏，……”罗兰笑道：“携手共青冢。”

“这才是神仙眷属，上穷碧落下黄泉，阴阳无阻隔。”欧阳昭放声大笑。

“爹！我们呢？”

吟雪双目深注欧阳昭。

“你们……”欧阳昭果了一呆，道：“你们年纪轻轻的，怎么会死？”

“我们死了，也就罢了……”吟雪道：“我是说江大哥死了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”

欧阳昭道：“这个，这个……罗兰你说呀？”

“问问江兄弟吧！”

江枫心头震动，但却又无法开口。

“要我问什么呢？江兄弟，这丫头真把我问糊涂了？”张四姑微微一笑，接着道：“两个丫头的心意我清楚。”“好！你清楚，你就说出来吧！……”
欧阳昭道：“我可是瞎子摸象，摸不到头脑何在？”

“两个丫头要你一句话，……”张四姑道：“也在要江枫的承诺。”

“这个……”欧阳昭有点明白了，苦笑一下，道：“我看，就由你四姑作主了，她们也是你的徒弟，我看，我和兰儿就全权委托了。”

张四姑看看罗兰，道：“罗兰，你有什么意见？”“我……我不知道：妻从夫意，就由你作主吧！”张四吁一口气，看看吟雪、吟霜，道：“你们呢？”“也由张姨作主！”二女齐声回答。

张四姑的目光盯注江枫的脸上，道：“兄弟，你可有什么高见？”

“只有一个……”江枫道：“大姐吩咐下来，小弟无不从命，但一切都要等江湖上大事底定之后，才能算数，如果我不幸战死了，那就一切作罢！”

“江大哥，你死了，我们也不能活下去……”吟霜道：“你活着，随便做什么，我们都不会管你，但你死了，我们希望和你并坟墓穴……”

不重生前重死后，二女用情的深刻，也不让父母专美了。

张四姑道：“好！由此刻起，你们就是江枫的人，生为武林效命，大局安定后，再变婚姻，张姨保证江枫一定堂堂正正的娶你们，但我可不保证你

们是排行第几？”

“大家都知道天狐神功妖媚惑人……”吟雪道：“却不知道天狐武功邪中有正，娘只口述，没有练过，不知道一旦它情有所钟，就会终身不渝，但外在表现的仍然是烟视媚行，贞节在寸心之间。”

“好了，老子已经明白你们的心意……”欧阳昭道：“但婚嫁的日子不完，现在用不着改口称呼吧！”

“那就不是天狐弟子了……”江枫道：“天狐武功重实质，不重外表。”

只听一声重重的咳嗽，七主和尚大步行了进来，道：“诸位的家务事，谈完了吧！”

欧阳昭笑道：“你和尚可是在背后偷听啊！”

“我和尚如说没有听到，不但你们不信，连我和尚自己也不相信……”

“你听到多少？出家人戒打诳言，可要实话实说啊……”张四姑叮上一句。

“该听到的，我和尚听到了，不该听到的，和尚一转头，全都忘了。”

“那最好！大和尚，你是位有道高僧，现在，我们想听听你对敌之策。”吟雪几句话扭转了话题。

“对！和尚也正要谈谈这件事情，开酒楼茶馆这档事，就此作罢，两位姑娘绝代风华，很快会引起敌人注意。”“大和尚有何良策……”江枫道：“我们不宜再取守势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应该展开一阵凌厉的攻势，使他们阵脚自乱。”“不错！所以要展开狙杀，和尚的看法是以内宫一系中人为主，逼他们全力投入……”七宝大师说出了自己的一番计划。那是一种严密的布署狙击，一波不成，一波再起，选定了对象，就非要杀死不可。

酒肉和尚的狙杀计划，虽是连环出手，层层阻绝，但投入的人力并非很多，主要的执行人是雪、霜二女。

张四姑和罗兰或前或后，猝施杀手，一击之后，立刻撤走，绝不恋战，算是第一助手，再下来，就由欧阳昭和七宝和尚联手，必杀无赦，江枫殿后一击……。

但七室和尚并非主张滥杀，狙杀的一定是第一流高手，先作选定，再作布置，而且由张四姑策订出多样的传达方式，选择狙杀的对象，却由江枫和七宝和尚决定。

当真是标准的以毒攻毒，以寡狙众的策略。

张四姑精湛的易容手法，可使一个人瞬间身份改变，容貌易形，二女已是大有心得，在长安城中这等繁华人多的地方，最为适用。

二女初当大任，一副跃跃欲试的心情，吟雪娇媚一笑，道：“和尚伯伯，早一点选个狙杀对象啊！侄女我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。”

“是啊！我们立下功劳，就炒几样可口小菜请你喝酒……”吟霜说，“希望你每天都喝的飘飘欲仙。”

“小丫头……”欧阳昭道：“伤禽怒击，困兽反扑，那是他毕生功力所聚的凌厉反击，愈是高手，气息愈长，反击也最可怕，你们觉着那是好玩哪！”

“令尊说的不错……”七宝和尚目注二女缓缓说道：“未确定一击能够毙敌时，更要特别小心，强敌垂死的反击，不可逞强硬接，能闪避，最好闪避，有些人受伤后，会装作诈死，引人上“那就有他们的苦头吃了……”吟雪笑道：“天狐武功中有很多惩戒奸、诈的手法，专对付阴险邪恶的人……”

“怎么？狐性十疑，制敌百变，这一篇天狐技艺总纲你们也学过了？”

江枫望了二女一眼，道：“精通此术，天下无处不可去得，你们……”

“我和姐天生丽质，又得了爹和娘的聪慧遗传，是天生的狐门弟子……”吟霜娇声笑道：“天狐门十疑、百变，技艺浩瀚，壮阔千里，可也得承继有人啊！姐和我当仁不让，挑起了发扬光大的重任，江哥哥，你可知道娘传了我们这一篇天狐技艺总纲之后，我们有些什么感觉？”

七宝和尚忽然发觉了吟霜说话神情语气，配合着一张樱桃小口的嘴形变化，特别突出了那红嫩的双唇之美，那一声江哥哥，更是撒出了一把娇媚，醉人若酒，连定力高强的大和尚，也生起了亲亲那张嘴，死而何憾的感觉……。

罗兰定定神，喝道：“二丫头，你在干什么？大和尚是长辈，怎可目无尊长？”

“我只是借和尚伯伯深厚的禅功、定力，试试看，我的天狐魅力，到了什么境界！”吟霜道：“对不住了，和尚伯伯，过一天我请你喝酒，给你赔罪……。”

七宝和尚苦笑一下，道：“我不知道你们江大哥的感觉如何？但我和尚却真有点应付不来，虽未心神荡漾，却已绮念横生，丫头们，下不为例，大和尚这点道行，罩不住啊！”

江枫笑道：“惑心术媚波四溢，而且，能集于一点展现，让七宝大师低头，应该已登上了八成境界，真是难为你们了。”

“唉！江老弟，这怎得了啊！儿大不由爷，……”欧阳昭无限感慨地说，“这两个女儿，我可以不要，可是你以后要怎么忍受？万紫千红春无限，香风千晨引蝶飞，练武功练到了这种境界，真要一醉解千愁了。”

口气之间大为同情这位未来的女婿。

“江枫已是天狐门掌门，……”罗兰笑道：“可没有你这样的小心眼！”

“四季花婢，歌坛青凤，个个都是人间尤物……”张四姑笑道：“江枫还不是应付的头头是道：欧阳大哥，你不用看三国掉眼泪，替古人担忧了！”

“爹！真的不用担心……”吟雪道：“武林大局，恢复了宁静之后，爹讨厌我们这种样子，我们会把武功散去，那就成了标准的深闺弱女，处处依靠丈夫的小媳妇了。”

“大丫头，这种话，不可随便出口，……”罗兰道：“习练过天狐武功的人，一旦散去功力，你可知道会是怎样一个结果吗？”

“知道：如鱼失水，如花凋零，会变的枯萎失色，……”吟雪黯然的说。

“这又太严重了，……”欧阳昭爱女之心，顿然高涨，接道：“荣、枯之间，竟有天壤之别，难道就没有中庸之道么？”

“没有……”江枫笑：“所以，她们不能散去功力，只有更上层楼，进入上乘境界。”

“女儿的事，由她们自拿主意吧！……”罗兰道：“老实说，她们的武功成就，早已不在你我之下，说到对手的手段、心机，我们已有不如，你我已尽了教养的责任，用不着再为她们操心了。”

“对对对，大和尚，有没有兴致喝一杯……”

欧阳昭突然感觉到他的看法、论点，和这些年轻人的思想、作法，有着一段相当的距离。

“固所愿也，不敢请尔，走！喝酒去。”大和尚站起了身子。

“我去帮你们作两个下酒的小菜……”张四姑也站起来，跟着两人离去。

望着三人离去的背影，江枫叹口气，道：“虽然是情势逼人，但我们的行事方法，确也有一点叛经离道：勿怪欧阳前辈有些看不惯了。”

“没法子啊！他学的正宗武功，讲究的是堂堂正正的做人，一板一眼的做事……”罗兰笑道：“现在已经好多了，过去啊！那种一丝不苟的性格，像一只装满了盐水的大酱缸，不管你是山珍海味，都把你淹成酱菜。”

江枫笑一笑，目光一掠雪、霜二女，道：“说说看，你们对天狐武功总纲，已有了多少成就？”

“娘传我们天狐武功，只说不练，我们虽然已把口决心法，深印心中，但总觉缺少了一些什么？……”吟雪说，“有些技艺，必需器具辅助，才能发挥。我和霜妹研究摸索，虽然找出了一些代用器具，但却有着不够犀利的感觉！”

“不错，欲善其中，利其器……”江枫道：“现在呢？”

“自和张姨见面之后，情况大为改善……”吟霜看了母亲一眼，接道：“张姨的江湖阅历丰富，又精通各种小巧异术，和天狐百变技艺，若有一脉相通之势，经她指点，我们已打造了十几处精巧、犀利的辅助器具，已在苦练，相信可以派上用场了。”

江枫也不追问二女详情，微微一笑道：“精通百变技艺，可节省了不少气力，说到四姑的武功，却和天狐功艺相近，她的五行遁术，移花接木，更是独步江湖的奇技，你们学过没有？”“张姨一点也不藏私，认真的倾囊相授，只是我和霜妹太笨了，练到现在，五行遁术，还没有登入室……”

“不错了……”张四姑缓步而入，打断了吟雪的话，接道：“当年张姨练了一年，还没有你们这一个月成就大，只不过张姨这些武功，需用的器具太多，有些烦人。”

“大和尚提出的狙杀计划，只是纲领……”江枫看着张四姑，道：“细节方面，还要大姐精心策划一下。”

“我会番心思，不过，要狙杀什么人？我倒希望你多想想再作决定……”张四姑道：“我们主要的目标，是要他们彼此猜忌，互相残杀，应该注重在挑拨、离间之上。如果发雷霆攻击，连番狙杀，会不会使他们心生警觉，消除隔阂，再作紧密的合作，全力对外。”

“大姐一语惊心，切中其弊，小弟会谨慎从事，……”语声一顿，突然施低了声音，道：“我想混入天马总堂去，实地观察一下天马堂的实力，大姐的看法如何？”

“我看暂无必要……”张四姑说，“天马总堂中虽然汇聚了江湖上的魔头凶邪，但你已知晓了大概情形，真正神秘的是天王门和内宫中人……”

“四姑说的对……”罗兰道：“你不用冒险混到天马总堂中去，真正的拼杀所在，还在长安，天王门和内宫一系中人物所以神秘，那是因为他们只有门下弟子在出面活动，如果能逼他们老一辈的人现身出来，我相信以四姑的经验之丰，必可看出他们的真正来历，树有根、水有源，我不信他们是凭空跳出来的，何况，还有七宝大师和老叫化两个见多识广的江湖通，五十年来的江湖人物、大概都逃不过他们两位的法眼。”

“有道理，就这么决定了，狙杀计划不变，我会小心决定，想办法把钱缺召回来，顺便要他带一批精明的人手同来，请大姐替他们改扮一下，我想在长安四周广布耳目。”

“这个办法不错……”张四姑道：“你现在除了了解洛阳居中变化之外，

对洛阳居外的敌势消长，全不知晓，本来，我准备带着两个小美人，帮你探查洛阳居外的，现在二女以执行狙杀为主，倒是不宜再分身旁顾了。

钱缺带的这批人武功不足以担当大任，但大都是常年在江湖上走动的人物，他们的观察能力，就非我和二女能及了。”

“大姐不要谦虚了，两个小美人欠缺江湖阅历，说她们能者无所不能，未免言过其实……”江枫笑道：“至于大姐你，可要能者多劳了，老叫化带来的人手，你要帮他们编组一下，然后，分派他们监视的区域，订一些注意的规戒，至于风雪小馆这个地方，除了老叫化外，暂时别让他们知道：你也不用和他们直接见面，一切都透过老叫化传达，最好把他们之间的横向连系，也予切断，由老叫化选几个武功较高，存有必死决心的人，负责串连，收集各处的见闻资料，特别重要的，大姐和我连系一下，一般性的事务，大姐就用我的名义，代我处理了。”

“好！我会谨慎从事，你的顾虑很对，不论如何小心布署，也难免百密一疏……”张四姑侃侃而谈，“我相信他们逼供的手段，必是凶残绝伦，能够忍受的人，绝无仅有，心存必死的人，也要早有准备才行，一旦失手，立刻自绝……”

“四姑，真的那么可怕么？……”罗兰凝注着这位闺中好友问道：“我们是不是也该有些准备？”

“应该有，……”张四姑神情肃然地说，“罗兰，那种匪夷所思的施刑手段，绝对超过了一个人所能忍受的极限，至少，我就不相信自己能熬得过去，何况，我们女人还有更可怕的遭遇，那就是凌辱，他们加诸的暴力行为，会使人有生不如死的感觉，不过，我相信以你武功上的成就，就算遇上他们最强悍的人物，也有自保的机会，至少可以逃走，自绝是最后的手段，确定了他们会对你施展残酷的刑求，凌辱时，那就以死去逃避吧！不论多美的女人，死了之后，就会失去诱人的魅力。”

“大姐，别说的那么可怕，……”江枫道：“你把罗兰和吟雪、吟霜吓坏了！”

“江大哥，不要担心我和霜妹……”吟雪道：“天狐十疑，已把人性中极恶，狡诈，估算在内，制敌百变，更是有着应付各种意外的准备，真要有个人，能够把我们制住了，使我们无法反击，那个人是了不起的人才，我们只有认命了。”

这番话听起来，有着相当的自负和悲壮气势，但也表示出了强烈的自信。

“江大哥，别误会呀！我们被人制服了，也绝不会给他污辱我们的机会……”吟霜说，“姐说的认命，也就是自绝的意思。”

吟霜的解释，表达了一种贞洁的承诺，江枫内心中很感动，也有些不安，两个小美人，一再的表白、说明，不再有任何避忌，赤裸裸的奉献出全部情爱，一寸芳心，但江枫却不敢作同样的回报——承诺……。

他明白二女很希望得到他的一些表示，江枫也确为二女动心，如若有机会让江枫作个选择，他倒真的希望能携带双美，逃避开江湖上的纷扰，傲啸山林，常伴清风明月，那是何等快乐的神仙眷属。

可惜，他肩负清除江湖妖氛大任，已经没有了重新选择的机会，所以，他不敢陷溺太深，也不敢表达出对二女的眷恋情意，何况，他也觉着自己有些不配，他的生命中已挤入了太多的女人，虽然大部分是心存敌对，意在利用，是以媚术，内功拼出的胜利，但那些女人确都是人间，万中选一的美女，

她们受过严格的训练，能够把女人的温柔、魅力，发挥到极致的境界，如醇酒醉人，留给你无穷的眷恋相思，不过，她们都缺少了吟雪、吟霜那份纯净之美，那种娇中有雅，媚里含真的少女情态……。

不知二女是心存捉弄，还是要逼出江大哥的一些承诺，四道清澈的目光，凝注着江枫，脸上是一股自怜自惜的神色……。

江枫被那四道眼神压迫得心神不安。

眼看江枫的窘迫之状，张四姑暗暗好笑，忖道：“今天我如不管他，在罗兰的放纵之下，二女步步进逼，真要闹得他灰头土脸了。”

心中念转，人却重重咳了一声，道：“丫头们，去泡壶新茶来，我要和你们的江大哥研究一下人手布署。”

二女应了一声，转身而去。

罗兰笑一笑，道：“四姑，我去看看你大哥和大和尚喝醉了没有，两个酒鬼碰在了一起，真还叫人担心呢？”

紧追二女身后离去。

“江枫……”张四姑微笑道：“我还没有见过你如此局促的样子，天狐技艺，果然不凡，二女的造诣之深，可是已不在你之下……”

“我倒不是怕她们媚术惑人，小弟怕的是她们的如海深情，……”江枫道：“大姐知道：小弟不能给她们任何的保证、承诺，但目下情势，已然迫的我无法逃避，……”

“你准备怎么办呢？……”

“我想闪……”“闪得了吗？……”张四姑打断了江枫的话，道：“她们已禀明父母，父母已默认了你这个女婿，她们可以明目张胆去找你呀！揭下来你脸上那张人皮面具，你如何还能在洛阳居中存身……”

“闪得一时是一时了……”江枫皱了眉头，道：“至于到洛阳居去胡闹，大姐如不给她们撑腰，我相信她们还不敢那样放肆天狐门不重俗凡礼法，也不禁男女欢爱，但也有三条大不赦的戒律，触犯了任何一条，都是死罪，最轻的处罚是追回武功，我看罗兰所得，是全部天狐武功，那就不可能不知三条戒律……”

“既然有管她们的条律，你还有什么好怕的？……”张四姑道：“你可以摆出掌门人的身份，教训她们一顿，要她们以后安分一些，别再缠纠你就是。”

“那三条戒律是，叛逆通敌，欺师犯上，谋害同门，那一条也用不上……”

“有啊！……”张四姑打断了江枫的话，道：“你可以办她们犯上啊！……”

“行不通的，何况，小弟已答应了大姐，这桩婚约，两个鬼丫头借题发挥，明白的告诉了父母，举止行动间，再无避忌……”江枫有些急了，低声道：“我如不闪开些，和她们常相聚会，我担心无法控制自己，一旦双体合欢，不但无法向欧阳兄嫂交代，也会使大姐难看。”

“我倒不在乎自己难看……”张四姑笑道：“罗兰知道天狐门中有合体双修之法，也不会放在心上，但欧阳昭却很难认同，两个丫头千方百计的争取老子认定你这个女婿，就是怕一肚仁义道德的父亲，看不惯她们那种缠绵相依的神情和你相处，看起来，两个丫头相当成功。”

欧阳昭已默认了你这个未来的女婿，就算你们之间，日后行为出轨，他们已布局成功，就等着收网抓鱼了。”

“大姐，你一定要帮这个忙，阻止这件事情……”江枫道：“我希望未

正式迎娶她们过门之前，能保存着一份清白，一旦我战死沙场，心中也可了无遗憾……”

“只怕是行不通了……”张四姑道：“两个丫头近日之中，问了我很多男女间事，她们最害怕的是受了身孕，那就铁证如山了。”

“如果大姐能吓吓她们，……”江枫接道：“使她们心存顾忌，那也是帮了小弟一个大忙了。”

“非常抱歉，大姐的作为，和你想的完全是背道而驰，……”张四姑笑道：“我告诉了她们避孕的方法，这在大姐来说，自然是雕虫小技，她们唯一顾虑是，怕伤了父亲的心，现在，欧阳昭也认了你女婿的身份，两个丫头的难题，都已消失，已构不成阻力，你这无意的襄王，只怕逃不过两个小美女有心布下的天罗地网了。”

“大姐呀！你要救救我呀！老实说，我觉着自己不配，娶她们进了门，以丈夫的身份，和她们洞房花烛，我才会有稍减罪恶的感觉。”

“江枫，这件事，我是帮不上忙，如果作梗太多，恐怕将引起她们的误会，两个小美女真要合起来对付我，大姐绝对罩不住，……”张四姑肃容说道：“你和她们见面不过是两个多月，但你在她们的心中，已经活了十几年。……”

“这话怎么说呢？……”江枫道：“小弟可没有入人之攀的神通？”

“严格的说起来，是罗兰播种下的情爱种子，大约是天狐夫人对她提过你这么个人……”

张四姑沉思了一阵，接道：“她在传授二女武功时，就把你添油加醋的形容一番，说者无意，听者有心，也许罗兰早已经忘记了这件事，但二女却印象深刻，她们有一个才华横溢的大师兄，这个印象，在她们心中成长，随着年龄，日渐深刻，我听二个丫头说过，她们三四年前，就把你当作话题讨论，画出了你各种不同的形貌样子……”

“这怎么会呢？……”江枫道：“罗兰也是在长安你这里和我见面，过去根本没有见过我，她怎能描绘出我的样子呢？”

“她只提过你，把你在心中描绘成各种不同样子的是吟雪、吟霜，……”张四姑道：“你要知道：她们从小在深山中长大，十一岁之前，只见过两个人，那就是她们的父母，欧阳昭和罗兰，吟霜十二岁那一年，我进入大巴山中，探望罗兰，我是她们见到的第三个人，但你的影子，却已在她们心中成长了十年左右。”

江枫忖道：“二女年龄，大约只有一两岁的距离，她们三岁那年就开始习练天狐武功，勿怪有如此惊人的成就了。”

但闻张四姑接道：“她们把你看成了先入师门的大师兄，也把你想作了心中的情郎、爱侣，更奇怪的是你一个男人为什么去练天狐武功？等到在风雪小馆中见到了你，比她们心目中最好的描绘更强十倍……怎不叫她们如渴骥奔泉，难以遏止呢？再加上你们狐味相投，相吸相引，她们聚积了十几年的相思，一旦成真，情爱暴发，如山洪溃堤，只宜疏导，不可拦阻。”

何况，她们只希望自己得到一些关爱，并没有干与你和别的女人往来，不管她们的天狐神功，到了那一重境界，但她们还纯净的很，你只要稍示温存，略表爱意，她们都会全力为你效命。

我已经告诉她们，你混在脂粉群中，是为了武林大局，那股神秘力量，以女人为统治江湖的力量，我们就只好反其道而行之了，她们根本没有独占

你的意思，颇有弱水三千，取一瓢饮的禅思呢！”江枫苦笑一下，道：“大姐，你这是在帮我，还是劝我？”

“都不是，我只是想说出来，我自己的看法，……”张四姑道：“她们早已知道了你我之间的事，但她们不但没有妒恨，反而处处想给我们制造机会，大姐过去对你的风流韵事，虽然不闻不问，但有时想起来，也会有惘若失的难过。”

可是两个丫头，却不会，她们只想取得她们的一份，心中就很快乐了，我现在，真的是心胸大开，就算你携美同游，在大姐面前摇来摆去，我也能视若不见，全无妒火，因为，我已经得到了太多，而且，是那么真挚、感人，我这些转变，老实说，都是因观察二女举止以及和她们交谈所得。”

“看来，她们真的已参透了天狐武功的上乘真谛，摆脱了世俗之见。”

“谢谢江大哥的夸奖，……”吟霜手捧茶盘，缓步而入，道：“我们只想帮助你，只想让你快乐，我和姐都愿化作春雨，使你绽开出一朵最鲜美的花，照耀武林，光辉江湖，所以，不用担心我们会阻扰你……”

“我和霜妹早就商量好了，……”吟雪提着茶壶行了进来，接道：“我们只付出，不要求任何报偿……”

“事实上，在我们付出的过程中，我们已得到了满足、快乐……”吟霜道：“我们会尽量不让姐和我带给你任何烦恼，那怕是一点点，也非我们所愿，我们要作一件事时，都考虑再三，除非是，我们完全没有想到……”

“不要紧，我们想不到，张姨会指点我们……”吟雪笑道：“张姨传我们的易容手法，再加上五行遁术，我们潜入洛阳居，亦非难事……”

“说不定会隐藏在你的身边哪……”吟霜又接了一句。

“千万不可，千万不可……”江枫大为紧张地说，“我知道你们张姨的五行遁术的易容手法，非常高明，真要潜入洛阳居中，确实不易寻找，但此刻时机不对，不能心存游戏，误了大事！”

“好嘛！好嘛！江大哥不喜欢我们游戏误事，我们不去就是……”吟雪温柔的说道：“但我们如是有事请命，要如何才能见你？”

“这个……”张四姑道：“我已想好了一个办法，咱们在长安城中，布置了一座居住之处，你们可以放心，不会让你们受委屈了，那地方是深宅大院，还要请一些仆从女婢侍候。”

吟霜笑：“好啊！我自懂事之后，都是自己动手，从没有要别人照顾过我，能在张姨的安排下，用个丫头，过过千金小姐的瘾头也好！”

江枫道：“好！就这么决定了，我也该回去了……”站起身子向外行去。

回到洛是居内，才知道正发生了一件不可开交的大事。

原来，梅花来拜访韩霸，但却被胡萍、段九拦在门外，梅花要入内查看，胡萍不肯，一切等韩霸回来之后再说。和梅花同来的是一个全身黑衣神情冷峻的少女，她一直静静的站在梅花身侧，没说过一句话。

但她的神情间，似早已流现出不耐，却一直用力在克制着。刁鹏听到了消息，匆匆赶来，但看到那少女之后，立刻悄然退走。

幸好，江枫及时而归。

七宝和尚打量了那少女一眼，神色突然一变，但他已来不及向江枫说什么了！

原来，梅花已迎了上去，道：“正要找你……”

江枫接道：“好！我住的地方狭小，咱们到迎宾阁中谈吧！”“不用了，

何处黄土不埋骨，就在韩副总管住处谈谈吧！”那一直沉默的少女，突然开了口，果然是出语惊人，字字如铁锤击岩一般，听得人心头震动。

“既是如此，请入内一谈吧！”

江枫向前一步，带路而行。

七宝和尚示意段九去告诉邓飞，人却紧随在梅花身后而入。原来，那黑衣少女自和江枫对话之后，一切变的主动，人也抢在了梅花之前，紧随在江枫身后。

江枫头未回顾，但暗中却凝聚了全身的功力戒备。那黑衣少女见到了江枫之后，身上突然散播出一股冷烈的杀气，胡萍和七宝和尚也立刻感受得到。

两人都是经验丰富的人，已知那黑衣少女是为江枫而来，未见江枫之前，一直隐匿起锋芒、锐处，不让杀气外露。江枫见客的小厅，果然是既小又布置简单，七宝和尚伸手拉上房门，江枫也不再客套，冷冷说道：“看样子，梅花姑娘似是急着找我，现在，可以说了，有何见教？”

“我找你……”黑衣少女接道：“梅花只是陪我来的！”

“你是……”

“黑天鹅……”

“是绰号了……”

江枫神情也冷厉起来，冷重的杀气，也立刻散发出来。“果然是一位高手，深藏不露，……”黑天鹅道：“我不是内宫中人……”

江枫道：“是专程来找我韩某人了。”

“不错，因为，你无缘无故的杀了我们一个人……”“是那位玄衣姑娘了？……”江枫道：“她也是一只天鹅了，“错了，她如是一只天鹅，相信你也杀不了她，……”黑天鹅道：“可惜，她只是一只喜鹊，才死在了你的手中！”“我被搞胡涂了……”江枫道：“又是喜鹊，又是天鹅，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！”

黑天鹅道：“你既然如此孤陋寡闻，也不用和你多费口舌了江枫接道：“好！那就言归正传吧！你找我，已经找到了，准备干什么？也该说明白了。”

“杀你，替那位喜鹊报仇……”黑天鹅道：“你准备好了，我就出手！”

“早就准备好了……”江枫道：“你随时都可以出手，不过，我还是要把话说个清楚，那位喜鹊姑娘，伴随黄龙来洛阳居中找麻烦、天马堂中人已经再三忍让，我们已在各处，损失了不少的地盘，这里不能再丢了！”

“所以，就派了这扮猪吃老虎的韩霸来作副总管？”黑天鹅道：“梅花姑娘告诉我，她早声明过不是内宫一系中人，但你还是杀了她。”

“也许在下听错了，她只说不是黄龙的情侣……”江枫道：

“就像你姑娘一样，说了半天，还未说出你真正的身份？天鹅、喜鹊，又是怎么样一个组合，和内宫一系中，有什么交情？为什么要帮他们和天马总堂中人作对？”

黑天鹅道：“你不知道喜鹊是什么身份，出身何处？但你杀了她，我现在就为她报仇？”

右手一扬，拍向江枫。

这座狭小的客厅中，双方的距离很近，但手就可以触及到对方，这一掌拍向前胸，闪避都不容易。

但江枫没有闪避，右手一抬，五指反向黑天鹅的右腕扣去，动作奇怪。

“好！……”黑天鹅微一挫腕，易掌为指，点向江枫的人中穴。

江枫突穴截脉，封闭了黑天鹅一连十二招的攻势。

这地方太小了，无法闪避，也无法飞腿攻敌，两人一番交手，全在掌指的变化上抢制先机。

一轮抢攻之后，黑天鹅攻势一缓。

但江枫却借机展开了凌厉的反击，指点掌切，把黑天鹅逼退了两步。

黑天鹅心头震惊，这个人果非小可，原本想来，杀敌不过是举手之劳，那晓得竟然遇上了真正的高手。

这狭小的厅房，就成了她必败的限制，因为，有很多绝技，无法在如此狭小的空间施展。

江枫也暗暗称赞黑天鹅的高明，几乎被迫的要全力施展，才能够应付下来！这个女人身手绝对在梅花之上，只是不能预测，杀了这黑天鹅之后，会有什么后果？

心中念转，变招更见快速，一招‘智珠在握’，扣住了黑天鹅右腕脉穴。

黑天鹅立刻全身受制，有如砧板上肉，听凭斩割了。

江枫左手扬起……

“你不能杀她……”站在一侧观战的梅花大声叫道：“她不是内宫中人，杀了她，你会后悔的……”

“我已经杀了一只喜鹊，仇恨已结，再杀一只天鹅，有何不可？”江枫大声的回应，目光却一瞥黑天鹅脸上神色。他发觉黑天鹅的脸上，是一种惊愧交集的神情，似是对被扣穴生擒一事，感到意外，也没有悍不畏死的气势。收回了左掌，江枫缓缓说道：“梅花姑娘的意思是，要我放了她？”

心中暗作决定，逼梅花说出这黑天鹅的来历。

“少杀一个人，对你有什么坏处？……”梅花说，“何况你们之间也没有什么仇恨。”“放了她对我也没有什么好处……”江枫道：“在江湖上我就多了她一个仇人，日后，她如遇上机会，自然会出手报仇。”

梅花道：“那你是非要杀他不可了？”

江枫道：“是啊……”

“她真的不是我们的人……”梅花道：“她号称黑天鹅，天马堂中人，也该知道她的身份啊！”

但闻一阵步履声传入耳际，关闭的大门，被人推开。邓飞当门而立，瞧了黑天鹅一眼，道：“韩霸，快些放人！”江枫微微一怔，道：“放人？她是专程来杀我的呀？”邓飞急道：“但你还好好的活着，毫发无伤。”

“如若属下放了她，她再找属下报仇……”江枫道：“岂不是自寻烦恼吗？”

邓飞有些急了，高声说道：“邓某人保证不会，快些把人放了。”

江枫松开右手，放了黑天鹅。

邓飞毕恭毕敬地说，“洛阳居总管邓飞，恭送黑天鹅姑娘。”

“你这位副总管的身手不错……”黑天鹅道：“我欠了你一份情、有机会，我会报答。”

一拉梅花，大步而去。

邓飞抱拳躬身，送走了黑天鹅，道：“韩老弟真的不认识她吗？”

“不认识，……”江枫道：“还望总管指点，指点？”

“黑、白、红、黄，四天鹅……”邓飞道：“是天王门中的人，在天马堂和内宫一系中争斗日烈之际，自然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力量，所以，咱们不

能杀她，把天王门逼得和内宫一系联手。”

“放了她，她会和我们合作吗？……”江枫道：“奇怪的是，她既已进了洛阳居，为什么不和她们自己人联络呢？却找上了梅花？”

邓飞低声道：“你说她们自己的人，是指那个？”

“青凤……”江枫道，“天王门中的人，总管真的不知道么？”

邓飞点点头，道：“知道：但却无法证实，肯定。”

“青凤、黑天鹅，……凤、鹅、喜鹊，……”江枫似有所悟的道，“她们用鸟派名，分出等级，凤为百鸟之王，可能是最高的一级了！天鹅应该在凤之下，是第二级了。”

“不错，不错，天王门中最活跃的人物，就是四大天鹅了。”邓飞道，“她们既然出了面，看来，天王门，也不准备置身事外了，这件事，我应该早一些报上总堂，也好让他们有所准备。”

江枫道：“总管的意思是天王门中人，会帮助内宫一系中人，对付我们了？”

“现在，黑天鹅已经插手了”邓飞道，“但青凤又似是偏向我们一些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”

“我杀了一只喜鹊，可能是黑天鹅的手下，所以，她来找我报仇……”江枫道：“纯属私人行动……”

“不管如何？这件事，就不能隐瞒，我得传报总堂……”

“不用总管费心了……”刁鹏快步行了进来，接道：“我已经代你效劳，呈报总堂去了。”

邓飞嗯了一声，道：“刁兄，用的什么方法呈报？”

“信鸽，而且三鸽并飞，十万火急……”刁鹏道：“黑天鹅不足为敌，但她代表的力量，就十分可怕了！”

目光转注到江枫的脸上，接道：“韩兄和黑天动过手了？”

“不错，如非总管下令放人，也许，韩某人早已让她血流五步，死于此地了，不知刁兄，何以认识黑天鹅。”

“去年七月，天王访问天马总堂，四大天鹅随行保驾……”刁鹏道：“总堂中人，有很多见过她们。”

“这么说来，天王和总堂主应该有些交情了，可是，黑天鹅又为什么要帮助内宫中人……”江枫道：“那天我杀死的玄衣少女，据黑天鹅说，她是一只喜鹊，刁兄可知道：天鹅和喜鹊之间，是怎么一回事啊？”

“一只天鹅四只鹊，喜鹊是天鹅的手下，但天鹅只有四个，以服色分别……”刁鹏道：“喜鹊有多少？如何一个分法，是天王门中的秘密，别人就不知道了。”

江枫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总管如是晚来一步，在下宰了黑天鹅，那就不知道会是怎样一个局面了？”

“总堂一定会追查这件事情……”刁鹏道：“但不知者不罪呀！韩兄不认识黑天鹅，杀了她，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了。”

“黑天鹅的武功不错，在下胜得侥幸，这地方太狭小了，她有些施展不开，天鹅嘛！总要能飞能跳的地方，才能施展开手脚。”

邓飞双目盯注在韩霸的脸上，瞧了一阵，道：“韩兄弟，你……你的武功，究竟到了什么境界，还有多少绝招未曾施展，你的出身……”

江枫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总管，你问的太急了，这些事，总管想知道：我

一定会详细奉告。”

“不止是我，再说，我知道有你这么一个好副总管就行了，……”邓飞道：“但天虚子副总堂主就不同了，他限我在今夜之前，问出你的出身来历，然后，用飞鸽传报总堂。”

“好！等一下，我就写给你……”江枫又转注着刁鹏，道：“以刁兄见识之广，猜猜看他们下一步，会有如何的行动？”

“黑天鹅锐气已挫，在没有新的援手赶到之前，他们应该不会再有什么行动了……”刁鹏说，“目下最大的问题是，黑天鹅这次挫败，会在天王门中发生些什么影响？”

江枫道：“刁兄的意思，可是说，天王门会因黑天鹅这番挫败，会和内宫中人联手了？”

“这个，很难肯定了，黑天鹅在天王门中的身份品级，不是顶高，只不过，地常常追随在天王身侧，近水楼台，能和天王谈上私话，如是她加油添醋的无中生有，那就可能影响到天王的判断和决定了。”

“刁兄分析入微，十分有理……”江枫道：“但最重要的是总堂的看法和态度了！内宫一系，夺取天马堂的地盘，天王门又何当没有这份心意，只不过，远没有付诸行动罢了。”刁鹏道：“韩兄高见，这一点，兄弟也尽快转报总堂，提供参考。”

江枫心中暗暗骂道：“人老成奸，这两个人，个个滑不留手，连一句有担当的话，也不肯说。”当下挥挥手，道：“总管和刁兄请回吧！刚才一番恶战，兄弟实在有点累了，我要坐息一下才行。”

“可是，你的出身来历……”邓飞望着江枫，有些艰涩地说。“等一下，我会派人送过去……”

刁鹏一抱拳，道：“好！韩兄请休息，兄弟先告退。”邓飞也只好离开。

七宝和尚送走了两人，回到江枫的卧室中，笑道：“是不是有些失望？”

“对！这两个人老奸巨滑，有功就抢，有过就推，……”江枫道：“看的叫人生气！”

“其实，两个人都有话要告诉你……”大和尚说，“不过，他们担心被对方抓住把柄，谁也不肯先说实话，你推我托，打起太极拳了。”

江枫笑一笑，道：“所以，我就把他们赶走，要和你研究一下，该如何行动了？”

七宝和尚低声，道：“可是想狙杀黑天鹅？”

“我想去见见青凤，探听一下天王门真的态度如何？……”江枫说，“黑天鹅武功不错，但还不到我们狙杀的水准，放手一战，我相信三十招，你可以取她性命。”

“青凤呢？是不是可以收为我用？……”

大和尚问了几句使江枫很难回答的话。

“现在，还不敢肯定。不过，下番工夫，要她投过来，也不是太难的事……”江枫道：“但我的看法是，她如真肯帮我们，留在天王门，比投效过来，用处大的多了。”

“我和尚也有同感，放心去吧！这里我会安排。”

“还得请你帮个忙……”江枫笑道：“想想看，我是个什么出身，才能让天马总堂中人相信我？”

“这个，得仔细推敲一番了，你武功高强，已是人尽皆知，要具有说服

力的身世，才能使人相信……”

“慢慢的想吧！……”江枫说，“想好了，就写出来，派人送给邓飞，然后，再告诉我。”

“好！此刻是紧急时刻，不要留连温柔，五更之前，一定要回来。”

江枫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保证在五更之前，……”正准备推窗而出，突然一阵乒乒乓乓之声，传了进来。

耳际间响起了梅花的声音，道：“他可以杀死我，但我一定要见他。”

江枫行出室外。

只见梅花和段九动手，双方虽然未亮兵刃，但掌劈、拳击，倒也打的十分激烈。

江枫沉声喝道：“住手！”

段九收掌而退，道：“副总管出来了，姑娘有事，自己对他说吧？”

梅花双目凝注着江枫，道：“我要和你单独的密谈一次。”既要单独，又是密谈，那是不能让别人听到了。大和尚委识趣的笑道：“好！我替两位把风，你们好好谈吧！”

江枫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请吧！”把梅花向小厅中让去。那知梅花一伸手，拉住了江枫，冲向江枫的卧室。江枫的卧室，布置的也简单，除了一张宽大一些的木榻外，只有一个衣橱。

梅花拉开衣橱，很仔细的看了挂满的衣服，目光才转到江枫的脸上，道：“韩霸，你是不是有点喜欢我？”

第十二回众豪侠暗伏迎杀手

话是一句充满着柔情蜜意的话，只是说的时机不对，气氛不对，听起来就有点突兀了，缺少了那种款款深情，撩人心态的魅力。

“这个……”江枫沉吟了一阵，道，“以梅花姑娘之美，若说在下不会动心，那是欺人之谈，不过，说韩某会为美色痴迷，那就是小看我韩某人了，在下是一个颇有自知，能够把握分寸的人，我了解自己，绝不是那种能使美女动情的男人。”

梅花道，“但你正在突显自己，散发出耀眼的光芒。”

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江枫一时之间，想不透梅花的用心？

“这就使我全心全意的去注意你，终于被我发觉了？你就是那个男人！……”梅花微微一笑，但却是一个凄凉的微笑，充满着幽苦无奈的微笑。

江枫心头震动了一下，但并未承认，故作茫然的道：“我不懂你在说些什么？”

“田玉……”梅花道，“你就是田玉，你可以掩遮去你的形貌，但却无法完全掩去你那种眼神……”

“梅花姑娘，这说法太玄了吧？……”江枫笑道，“不错，我一直在隐藏自己，只可惜形势迫人，逼得我动手自保……”

“是杀人？……”梅花冷冷接道，“不是自保，有些人你可以不杀的，但你还是杀了他们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你韩霸的威名，已很快传了出去，达到了千里之外。”

“那好啊！江湖中人，不是求一个扬名立万吗？名传千里，该是件大大的荣誉……”

“这已经不是那种群雄纷起，逐鹿武林的时代，你的强悍，会招来无数的强敌围杀，就我所知，你已被列入了必杀的对象，正有多位一流高手，赶来长安，快则明午，迟则明晚，你就会陷入了被围杀险境，我不是危言耸听，韩霸……”梅花幽幽说道，“我只是要求证一下心中疑惑？我两次去客栈中找你，但你不在，我没有惊动店中的人，也没有留下任何音讯消息，桂花告诉我你来过，但你却在中了一步倒迷香之后，突然失踪。”

韩霸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梅花，你究竟想得什么？目的何在？”

“我要证实你是不是田玉的化身……”梅花说，“那个害得我魂萦梦绕的男人，我几番深思，觉着是你，我要证实自己的想法？”

“这恐怕很难了……”江枫道，“你要如何证明呢？”

“我和他共浴戏水，肯定他没有带面具……”梅花苦笑一下，道，“所以，我请求副总管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仔细的瞧瞧你，是否戴有面具？”

她双目盯注在江枫的脸上，又道，“制作的太精巧，看不出一点破绽。”

“以你的目光、经验，全神注视之下，还瞧不出破绽，应该不会假了……”

“所以，我还有一个验明证身的办法。”梅花苦涩一笑，接道，“虽然，这件事羞于出口，但为了求证我心中之疑，也只好冒险一试试了！”

江枫心中忖道，“看来，我有不少的破绽落在了她的眼中，此后有所行动，要更加当心才是。”

“说说看吧！能够答应的，我尽量配合……”

“我不会让你副总管有吃亏的感觉，答应我的求证条件，我会补偿你。”

“补偿我……”江枫笑道，“如何补偿呢？”

梅花冷冷地说道，“我对你最大的吸引力，大概是我这一副差强人意的美丽了，只要副总管答应让我查验一下，证明你不是田玉，你就可以得到我这个身体。”

江枫皱一下眉头，道，“这个，是不是太过儿戏？”

梅花冷冷说道，“我一点也不喜欢你，但我绝对不会食言，你可以先点我两处穴道，当然，如果副总管希望能以别的物品，梅花能够作到，一定从命。”

江枫道，“你先说说看，要如何检查我？”

“脱下你的衣服，……”梅花说，“你背上有一颗黄豆大小的硃砂痣。”

江枫心中一动，暗道，“四姑也告诉过我，那一点小痣，红艳欲滴，非常鲜美，我自己虽然没有看到过，但想来是不会错想到梅花床第间的温婉娇柔，不禁暗暗一叹，道，“梅花，只为了证实一下我的身份，你不觉着付的代价太大了吗？”

如果我是田玉，我会轻视你，如果我不是田玉，那就更可悲了，你要陪一个自己绝不喜欢的人上床，心中必然会留下了根深的创痛？”

“不是创痛，而是一条人命……”梅花道，“我没有对他作过任何承诺，但我自己暗下决心，除他之外，绝不会再让别的男人碰我的身体。”

“胡说……”韩霸冷冷说道，“你是洛阳居中四季花魁，如若情有所钟，从一而终，这个生意，那里还能作的下去，你最近很少接待酒客，已经使很多慕名而来的人，败兴而去。”

“好了，韩副总管，你们天马堂现在只管赌场，酒馆能赚多少钱？和你们完全无关了……”梅花道，“洛阳楼由青凤主持，你们不敢过问，我也希望，你们别再侵害到饭庄的收入，韩霸，你已经结下了太多的仇恨，希望你能够稍作收敛一些，至于我，我会给田玉一个交代的，你如愿意赌一下，很可能就是我这一生中最后的一个男人！”

江枫呆了一呆，道，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，我不能背弃了自己许下的誓言，我不能让田玉感觉到窝囊、委屈，所以，我还他一条命！”

“你是说，你会为田玉殉情而死……”江枫心中大大的震动了，这些内宫一系中训练出来的杀手，都是千中选一的美女，她们以美色诱人，只问目的，不择手段，怎会生出为情殉身的念头，难道‘惑心术’真能够让一个人死心塌地的永相追随，不再改变么？”

想到此处，江枫突然惊出了一身冷汗，暗道，“张四姑女中豪杰，轻淡天下男人，和我接触时，犹是处子之身，那是说明了，她已下定了终身不嫁的决心，但却被我施术，破去她数十年的坚贞志节。

两个小狐女，犹在少女怀春的年龄，但却不求生时相依、永不分离，竟先求死后同葬一穴。

青凤只求一个妻子名份，似是心愿已足，梅花本是广布色身的杀手，竟也会生出了一身殉情之心！”

天啊！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是天狐技艺的魅力，还是奇术真能惑心，使她们迷失了自我，……。

梅花沉思了良久，突然说道，“告诉你，你也不会明白，韩霸，你确有惊人的武功，我们也非常佩服你把自己隐藏的很好，你可能是天马总堂中全

力培养出来的一个人才，把你安排在洛阳居中。

不论你是何等的英雄好汉？如何出类拔萃的武林高手？但你只是一个武夫，一个江湖豪客，你不会懂那种两情相依，相思刻骨的情怀，生死等闲事，两情何忍分的绝俗意境，那是超脱人间生死的情操，一个只知操刀杀人的武夫，那里能够明白？除非，你就是田玉的化身。”

江枫淡淡一笑，道，“梅花姑娘，如若我是田玉，岂不是成了一个可怕、可憎的骗子，骗了你的人……”

“也偷起了我的心……”梅花苦笑一下又道，“我好想你是田玉，因为我渴望见到他，也希望你不是田玉，也好放手施展，和你一决胜负。”

“这么说来，梅花姑娘对我韩某人，一直是手下留情了？”

“不管你是否相信？那都无关重要，我求的，只是我自己一个心安……”梅花闭上双目，高举双手，道，“你可以出手了，点中我两处穴道，然后，我们就开始这场赌约……”

“再说清楚一点……”江枫道，“我不是你想的田玉呢？”

“就在这里，你立刻可以得到我，我会尽力承欢，让你尝一下世间最好的风流滋味，从此梅花凋谢，世界上再也没有我这个人了……”

“自绝而死……”江枫道，“何苦呢？”

“我再让男人碰了我，实在有些愧对情郎，以死谢罪，我死的心安理得……”

“只怕田玉那个小子，不会有这种想法……”江枫道，“如果他真的喜欢你，一定会再来看你，如是他一去不回，你死的有何价值？”

“韩霸，我们不谈这件事了……”梅花道，“我说的你不懂，你说的我听不进去，如是你一点也不喜欢我这个人，可以换个人，四季花婢，任你挑选一个，我担保能使她们自荐枕席，当然，你如果练了不能破身的武功，那就谈谈别的条件，要银子，要珠宝，我都愿尽我的能力凑出来，何况，我要求的事情，是那么简单，对你，不会有任何伤害……”

“伤害大了……”江枫笑一笑，道，“你不能肯定我是什么人？就不忍心对我下手，决定了我不是田玉化身，你就要放手和我拼命，这件事，是不是很严重呢？”

“就算我求你吧！……”梅花真的急了，眼泪也夺眶而出，道，“就算证明了你不是田玉，我也没有办法说出去，你可以立刻杀了我！”

“如果是很不幸，我是田玉呢？”

梅花眨动了一下，道，“你是田玉？”

“我是说，假如我是田玉呢？姑娘是不是要杀了他？”

“不会，他求过我离开此地，和人共赴江南，常住在西湖之畔，那是何等诗情画意的生活，可是我拒绝了他……”梅花道，“出手吧！韩霸，我尽快证明了这件事情。”

“不用证明了，我就是田玉……”一个转身，取下了精巧的面具，恢复了本来面目。

梅花双目凝注在江枫的脸上瞧了良久，道，“果然是你，你好坏，好恶毒，把我整得好悲惨！”

“梅花……”江枫正容说道，“我没有伤害你，反而尽可能的手下留情，你应该明白，我有着杀死你的本领，也有很多的机会，但我没有下手！”

“为什么不下手呢？是狠不下心肠，还是旧情难忘？……”梅花道，“死

在你手里，至少比别人杀了我好过一些，田玉，你接近我，骗去了我的感情，用心何在？现在，应该说个明白了？”

江枫道，“好吧！说清楚，我们都可以作个抉择，我确会为你的美色所动，我也不是一个十分专情的人，我不是天马堂培育的人，只能说，我在配合天马堂中人的行动，也许有一天，他们会全力杀我！”

“那你究竟是什么人呢？代表了那个门派？用心何在？……”

梅花道，“能不能和内宫中人合作，我会全力为你作保！”“不可能的，梅花，天马堂没有办法收罗到我，内宫一系中自然也不可能，梅花，那晚上用一步倒迷倒我的人，是不是天马堂中人？”

梅花十分为难的沉吟了一阵，终于还是点点头，缓缓向江枫行去，缓缓偎入了江枫的怀中，道，“我心目中的田玉，一直是个弱小畏惧的男人，想不到你是如此的强大，我现在，真需要你的保护！”

“可以，梅花，只要你愿意，我会尽我能力保护你。”“可是你要我背叛内宫是吗？她们养我长大，传我武功，我……怎能背叛她们？”

“梅花，你不是背叛他们，只是选择了一个更有意义的使命……”江枫长长吁一口气又道，“整个武林，都在她们的压制下，变成了一片死寂，再也看不到充满豪情的侠士们，佩刀飞马，奔走在江湖上，再也听不到豪壮悲歌，仰天长啸的英雄气概，再说天马堂帮他们打下了天下，如今飞鸟尚没有全尽，他们已开始收拾天马堂了，至于你们，我相信，都是大汉的子民，但你们除了知授业的恩师之外，可知道身世来历，你们是有父母的，但你们见过吗？”

“没有……”梅花说，“师父说，我们都是孤儿……”“这应该是最卑鄙的谎言了，你们都是孤儿，都长的那么美丽，这怎么可能呢？……”江枫神情肃然地说，“梅花，你聪明绝世，应该早想到的，这一种欺骗……”

“你是说，他们杀了我们的父母……”

梅花脸色惨变，人却更紧的偎在江枫怀中。

“我没有查证过这件事情，所以，我不敢给你斩钉截铁的回答，也许你们是被偷来的，当然，杀人灭口，那才是最安全的办法了！”

“你说的对！我也早怀疑过这件事情，……”梅花道，“但我们所受的训练太严酷了，几乎是有些使父母蒙羞，所以，我们不想问起父母家人，只把思念之情摆在心中，当然，心中也是有些害怕，不敢去问？就这样在那种严酷训练中长大了。”

江枫点点头，道，“我很高兴，你早有这种怀疑了，那证明我是言出衷诚，不过，有一点，我想不明白，你肯不肯告诉我？”

“你说吧！……”梅花双臂伸出，搂紧了江枫，道，“别再丢弃我，什么事我都告诉你。”

她脸上泪痕尤新，但樱唇轻启，泛起了微微的笑意，真是女人心，海底针，不知道她又想到了什么？

江枫低下头去，轻轻在那半启的樱唇上亲了一下，笑道，“你们这些花婢，一个个都长的如花似玉，如何在接受严酷的训练中，而又能使美丽不受伤害。”

“这就是她们的高明之处了，……”梅花道，“当然，我们必需先天具有美女的条件，再加上她们后天中小心的培养，我们训练虽然严酷，但生活却被照顾的很好，我每三天，都要洗一个药水澡，足足要泡上两个时辰，所

以，我们的肤色光滑，十六岁开始了那玷辱先祖的训练，我们把习练的媚术，真枪真刀的用在男人身上，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，陪着一个全无感情的男人，要把他迷得昏天黑地，我们糊糊涂涂的失去了宝贵的贞操，然后，还要亲手杀了他。”

江枫轻轻一叹，道：“果然，背弃人性的训练，要灭绝你们的人性！”

梅花道：“可悲的是，要杀了三个玷过身子的男人，才算训练完成，我也杀过三个人，不过，我也许是聪明一些，除了第一次，被他夺去了贞操之外，另外两个人都未玷到我的身子，就被我杀了。”

“可怜的男人……”江枫道，“真是死不瞑目啊！”

“你难道希望有很多的男人跟我上床……”

“当然不是……”江枫道，“我是说你们选的男人，未必都是登徒子，你们选中了，他就死定了，他可能是一位孝子，是一位君子……”

“但他们如真能七情不动。忽视我们的诱惑，我们是不会杀他的……”梅花说：“他醉于美色，当然有取死之道了。”

“这标准太高了，以你们的美色，天下男人，能有几个人不受诱惑……”江枫道，“所以，你们在出道之前，至少都已是杀过三个人的凶手了！”

梅花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但我却一斛斗栽倒了你的怀中……”

“你可以放心，我不会杀你……”江枫道，“我要你为江湖上的道义效力，和我并肩作战。”

“田玉不是你的本名吧！韩霸也不是，你是谁呢？究竟要做什么？……”梅花道，“告诉我实话，我才能有所决定？”

“我叫江枫，志在恢复江湖上的清明世界，我也有一批朋友帮助我，他们人数不是很多，但却是个个身负绝学！”

“江枫，江枫……没有听过这个名字，也没有听师长们说过，你混入天马堂中，就是要利用天马堂中人，和我们对抗吗？”梅江轻轻叹息一声又道，“天马堂的力量确实很大，不过，他们已自腐虫蛀，有一些绝顶高手，已投效我们……。”

“他们都是积年老贼，个个都见多识广，阅历丰富，应该知道利害得失才对，倾巢之下无完卵……”江枫道，“你们用什么方法，使他们背弃了天马堂呢？”

“女色、权利……”梅花道，“他们也许经历过很多的女人，但鲍没有习练过媚术女人的厉害，可以给男人最高的享受，再行以大权得利，积年老贼也一样自甘入彀了！”

江枫道，“人性中这些弱点，恒久不变，谁又能逃利锁色诱呢？何况是绝世的美色，再加上迷魂之术……对了，梅花，你对我用过迷魂大法没有？”

梅花摇摇头，道，“没有，我好想施展，让你如醉如旖的，依附着我，但我不忍心，我怕你会被引诱得神魂颠倒，无法自拔，瞎撞胡闹，丢了性命，谁知你竟是如此一个厉害人物，真是白费了我一番好心。”

江枫道，“现在，我们之间，已说的很清楚了，你准备作何打算呢？”

“还没有弄清楚，我心中还有疑问？……”梅花说，“我一向定力很强，怎么忽然间对你迷恋得如陷深渊，无法自主，告诉我，你是不是也用了迷魂奇术？”

江枫微微一笑，道，“你说呢？”

“应该用过……”梅花道，“我知道不论如何俊逸的男子，也不能一下

子让我以心相许，但你却害苦了我。”

“是用过……”江枫点点头，道：“我如没有习练过这些奇术，早被你迷晕头了。”

“那是什么武功？”

“惑心术……”江枫坦然回答。

“这就难怪了，是迷魂大法中最高的一种武功，勿怪我落入下风……”梅花叹口气又道，“谈谈我吧！你准备如何处置我？”

“像现在一样，你还是我的红粉知己，只不过，要帮助我对抗你们那个邪恶的组合……”江枫道，“包括天马堂的人手在内！”

“你的机会不大……”梅花说，“我接到的通知，内宫一系中已派出六大杀手，赶来长安，专门以你为狙杀对象，江枫，你那个韩霸的外貌，早已被绘成了图像，呈入内宫，我想每一个杀手的手中，都已有了你的形貌，我看，由现在开始，可以弃去韩霸那个外貌不用了。”

“我不会弃去韩霸的身份，他们要杀韩霸，我正好用韩霸引诱他们出现……”江枫道，“现在，似是已无法再玩捉迷藏的把戏了，各方已出动高手，也该真刀真枪的上阵了。”

“你好像很有信心？”

“是的，梅花，我如没有信心，又怎肯拉你过来，陪我牺牲。”

“唉！生死一事我倒是不在乎了，我早已经准备为你殉身，我是说，我投效过来，你是主帅身份，我还能和你像过去一样，同床共枕吗？”

“一样……”江枫道，“唯一的不同是，我认识了很多的女人，我保证她们不会妒忌你，但你也要宽容她们。”

“这个我明白……”梅花说，“验证你对我的魅力，我相信你可以逮住菱花那个丫头！”

“怎么？夏婢菱花……”江枫奇道，“你的重要助手，不是秋花双婢吗？”

“表面上是如此，冬花为首，秋花次之，但菱花不同，她掌握了通向内宫的讯息，有些事，连我都不知道，她直接可以向宫主提出报告。”

“厉害呀！厉害，这等复式的布置，很容易把人导入歧途。”

梅花道，“酬君之情甘为奴，我可以投效过来，不过，你可不能十天八天不理我，……”

“不会的，梅花，你的心投入我们，但人还要留在那里，像现在一样，……”江枫说，“彼此暗中通讯，当然，如若你遇上了什么危险，立刻可以逃来此处。”

“那个戴着假发的和尚，也是你的人吗？”

“不错，江某不在时，都由他作主，我会通知他们，……”

“我不知道，秋花双婢会不会受我的影响，……”梅花道，“我们对师门的忠诚，一向都由三宫主所掌握，所以，我们只要用人，不必怀疑他的忠诚，菱花的身份，我也是最近才发现，还是她自己来告诉我的，她是三宫主的耳目，有一套很神秘的传讯方法，可以在一日夜内，传递数千里……”

“那是信鸽了……”

“应该不是，我没有问过菱花，不该我管的事，我一向不问江枫点点头，道，“好！这件事交给我办，有事就和我的人连络，他们会尽快告诉我，也会迅速给你支援……”

“怎么？撵我走啊！……”梅花一用力，抱着江枫倒在了床上。

温存片刻，江枫低声说道，“梅花，这里不行，和尚段九，都在门外，他们会听得清清楚楚。”

梅花站起身子，理一下鬓边散发，笑道，“我也没有这个胆子，惊天动地一闹，以后怎么见他们？可是……”

“这几天我会去看你，不过，别太讨厌韩霸那张脸！”“我要你现在的脸，它令人陶醉……”梅花突收敛起款款深情，正容说道，“别忘了，逮住菱花那个小丫头，你如能抓住了她的心，她会告诉你很多的惊人秘密。”

“我试试看吧！不一定每次都灵。”

“一定要用‘惑心术’，务心一击必中，否则， she 会把消息传入内宫，我走了，今天总算解去了我心中一个大结……”“慢一点……”

梅花突然回过身子，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盯在江枫的脸上，道，“你还要干什么？这里不行嘛！”

“那夜，施展一步倒把我迷倒的人是谁？你见过没有？”“见过……”梅花说，“不过，我是奉命见他……”江枫颌首微笑，笑的有点诡密。

梅花双眼一瞪，道，“你别想歪里去了，他已经七十多岁了，须鬓如银，那会看上我们这种小丫头，他可能是三宫主布设色网下的俘虏。”

“真是上行下效啊！……”江枫笑道，“你们内宫一系，上自宫主，下至花女，全都把美色当作了兵刃施用，而且是无往不利。”

“碰到你，就算她倒楣了，我看三宫主的道行，也未必是你敌手！”梅花笑道：“三宫主是教我们习练媚术的人，据说，她迷魂大法，已入了第七重境界，一笑之下，能销人魂，日后，你要是碰上了，给我小心一些，还没有感到别人的心，却被别人觊觎魂去……”

“有这样厉害么？……”

对了，顺便提醒你一声，菱花就是三宫主亲传的弟子之一，迷魂术之高明，我是甘拜下风，你千万不可大意。”

转身一跃，去势如箭。

她不能走的太慢，一慢就不想走了。

江枫召来了段九和七宝和尚，说明了梅花投降决心，最后，却又加上一段话，道，“内宫一系，以术法控制弟子，梅花是否真能挣脱这个控制，也无法完全认定，所以，交往之间，仍要保持几分谨慎。”

七宝和尚点点头，道，“现在，是否要改变一下行动，先抓菱花那个丫头？”

江枫摇摇头，道，“明日过午之后，他们派来的杀手，就进入了长安，随时会展开对我的狙杀，那时，他们也会严密的监视我的行动，这个行动，不是梅花指挥，就是菱花从中操纵，那时候，就可以辨别出梅花是真心归服，还是别有用心，也可能看出来菱花在四季花婢中的份量！”

“我们的监视网路，还没有布置起来，人家却早有安排了，我们想到接力狙杀，别人已付诸行动，我想，我们还手一击，必让它全军覆没才成……”七宝和尚道，“这里的人手，就显得不够分配了。”

“那就调他们出来吧！最好先和四姑连络一下，行动时，能有掩护，能不让敌人发现真正面目，那才是最好的行动，让他们莫测高深。”

“好！和尚立刻去找张姑娘商量，段兄也请告诉胡兄，也要天同、胡元知道，我们已经真的展开了对敌行动。”

段九点头而去。

七宝和尚目睹段九去远，才抵声说道，“这件事，你要不要和青凤商量一下，我看，双方这一交手，可能就挑明了立场……”

“最好的办法是，还把这笔帐记在天马堂中，非必要我们不要出面，因为我们还不够强大……”

“好办法！……”七宝和尚点点头，道，“咱们尽量保持暗来暗往，使他们互相猜忌，如能把天王门再拖进来，那就更热闹了，也更显得扑朔迷离，很难理一个头绪出来。”

“我试试看吧！”江枫道，“你和四姑最好也把我行动路线拟出来，我们不能让他们选择下手的地方。”

“对！便于他们下手，更利于我们反击，不过，你还是要小心一些……”七宝和尚道，“他们派出的专任杀手，这狙杀的手段，必然是花招百出，令人防不胜防了。”

江枫点点头，道，“我坐息一下，洗个澡，换件衣服再去。”

“不错，梅花留在你身上的脂粉香气，还是相当浓烈。”

大和尚笑一笑，转身离去了。

江枫却被那一笑，闹得十分不安，忖道，“这个禅门高僧，不知是轻淡我，还是在激发我，我江枫日夜在女人堆中打滚，想起来，也真是羞于见人，可是，大和尚，我并非放纵贪馋，我是不得已啊！谁要他们全用些女人呢？”

青凤楼一切如昔，但王嬷、李嬷对江枫的欢迎，却不似想象中那么亲切，甚至有点冷淡，只对江枫点点头，就避了开去。这时，歌坛夜场已过，是二更过后的时分。

青凤已卸去了浓妆，换了一身轻便衣着，倚门而立，微笑迎客。

江枫有些紧张的，道，“她们好像不太高兴？”

“你是说王嬷、李嬷？”

“是啊！脸上不见笑容，神情十分冷淡……”

青凤打断了江枫的话，接道，“她们恨你冷淡无情，这么久，还不来一次，昨天，还听她们说，你来了就摆点脸色给你看看……”

“要是今天不来呢？……”江枫低声道，“她们怎么样？”“明天，她们就要骂你一番……”青凤笑道，“明天再不来，那就问题大了！”

“怎么样呢？”

“她们会守在庭院和楼门口处，……”青凤道，“要你凭仗武功打进来。”

江枫一伸舌头，道，“今天可还算来的巧啊！”

“别跟她们一般见识，我知你最忙的很，今夜来看我，必然是有很多事，想和我商量？”

“还有一件事、今夜我想留下来，贤妻可肯允许？”“当然可以，既以身相许，何事不可为君付？……”青凤笑道，“不过，你那么一个忙法，怎么可能抽暇应付这儿女私情呢？”“你怎么知道我很忙……”江枫道，“这几天，我在哪里？”“应付内宫一系中人，已够你辛苦了，何况，还有一只天鹅飞来搅和……”青凤笑一笑又道，“我相信，近日之内，必有大批高手赶来，专司对付你的工作！”

江枫吃了一惊，道，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唉！我们已是夫妻，为妻怎能故弄玄虚，我就只好实话实说了！……”

青凤探首向外瞧了一眼，才低声说道，“王嬷、李嬷，都不知道我有这个本领，你是第一个知道的人，千万不可泄漏出去。”

江枫呆了一呆，道，“什么本领。”

“嗅觉！我能在五丈之内，分辨出一个人身上的体香，你想想看吧！我在什么时间，知道了你的身份。”

江枫叹息一声，道，“想不到天王门中，有如此的人才，太可怕了，任何的易术法，都在你面前失去了效用？”

“别那么自艾自怨的，妾身这一点超越他人的本领，已为丈夫所用……”青凤笑道，“此刻，只要贱妾在君身侧，任何高明杀手，也别想潜近你五丈之内。”

“可是，你……”

“我不能长在你身侧，是吗？”

“对呀！……”

江枫想到内宫中派出六大杀手，来长安取他性命，如有青凤这个人守在身侧，随时可以侦知有人欺近身来，那才是安全的保护。

“这就只好请君自重了……”青凤笑一笑又道，“再说，我就算不计较天王门的追杀，守在你的身侧，只怕也会碍你的大事，第一个，梅花就不会罢休，她可以容忍你及拥别的女人，可不一定会容得下我，何况，影响所及，你也无法再施展奇术，去捕捉别的女人。”

江枫只听得头皮发炸，这青凤，虽然说的含蓄，但她好像看到了很多事情一样？不禁叹息一声：道，“清凤，你好像在暗中监视了我的行动。”

“言重了，夫君，有两次在暗中保护你，……”青凤笑道，“让我发现了不少事情，不过，你放心，身为正室，我的气度，绝非一般的小妾可比，我说过不管你，绝不会中途变卦。”

江枫心中明白，再要欺骗，真可能惹恼青凤的，只好从实招来。

一直说到梅花已暗中归降，内宫派出了六大杀手来对付他、四季花婢中，菱花才是转运令谕，掌握各种讯息的人，梅花要他逮住菱花，当可侦知很多的机密消息。

青凤听得很用心，也很入神，江枫这一番详细说明，个中有一大半都是她不知道的事情。

“真的是累坏你了……”青凤无限同情地说道，“我身为人妻，却不能堂堂正正的站在你身旁帮助你，真是一大憾事了！”

“不用，青凤，你现在的身份，给我的帮助更大，更多，……”江枫道，“问题是你。王嫵、李嫵，肯给你多大帮助，如若你正面反抗天王，他会怎么惩罚你，你有没有机会通知我……”

“我也正在思索这件事情，老实说，三五日内天王就可能驾临长安，你如这两天还不来，我真的要去找你了，现在，我们正好研究一下如何处理这几件大事？……”青凤低声道，“王嫵、李嫵，也已卷入了这件事中，两个人武功卓绝，是两个很好的帮手，你去请她们过来，谈谈这件事情，记着，要留给我说话的时间，我会把一切的罪过，套在她们头上，至少，也要她们自觉涉足深陷、已经无法自拔了。”

“你如此推赞两人，想来，她们必有特殊的武功造诣，……”江枫站起身子，道，“好吧！我去请她们来。”

青凤一把抓住了江枫的右手，贴在自己的脸上，道，“江郎，小心一些，好话多讲，多陪小心，千万不可意气用事，不论你受到任何委屈，贱妾都会补偿，为了我，把她们拉过来。”

江枫叹口气，道，“我会全力以赴，……”

青凤缓缓站起身于，把脸儿贴在了江枫的前胸上，道，“她们骂你，你也要忍下来，她们骂你一句，你可骂我十句……”

“我懂了，她们骂，我不还口，她们打，我不还手，这总可以了吧……”江枫低声回答娇妻。

“还不够……”青凤撒娇的笑着。

“还不够啊！……”江枫道，“难道要她们杀了我……”

“她们不会杀你，因为，她们好喜欢你，我要你像我对你一样。”

“怎么样啊！……”

“必要时，对她们撒个娇。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……”江枫像是突然被人用针刺了一下，道，“这个，我会？”

“那你就施用‘惑心术’吧！总之，要把她们拉过来，她们是强敌，也是最好的助手。……”青凤道，“执大义，不拘小节，我就能睁着眼，看你和其他的女人鬼混，你就不能为我忍受一点委屈吗？”

“好好好，我答应就是……”

“江郎，别说的那委屈，这件事说来说去，也还是为了你……”

“为了我……”江枫心中大感不服，忖道，“我宁可她们是我的敌人，也不愿这样的委屈自己！”

“江郎，不要心中不服，她们两个人如不合作，我绝无法逃过天王的迫害，我们已有夫妻的名份，就算你有戴顶绿帽子的涵养，我可不愿背弃了许下的誓言。”

江枫呆了一呆，道，“她们肯帮忙，就没有这种危险了吗？”看来，绿帽子的压力，十分强大，像江枫这样的人，也会放在心上，能逃避就尽量的逃避。

“当然，她们联手，至少可以拒挡天王五十招以上……”青凤道，“她们练的灭绝神掌，也可以要天王的性命。”

“即是如此，我小心从事就是。”

看江枫已被完全说服，青凤才放了手，任令江枫离去。

王嬷嬷、李嬷嬷，正坐在房中生气，两张脸一般的冰冷难看。江枫进门就是一个长揖，道，“晚进江枫，特来向两位嬷嬷请安。”

王嬷嬷看了江枫一眼，冷冷的转过头去。

李嬷嬷却连看也不看江枫一眼。

江枫僵在那里了，心中却暗暗忖道，“我如施展奇功‘惑心术’不知道会有些什么后果，证诸梅花的情形，可能是常日想忆，有这么两个人纠缠着我，永远不要想安静下来了……”心中盘算结果，这惑心术是万万不能施展，沉吟了一阵，接道，“晚进近日中连遇麻烦，常常闹的神魂不安，所以少来问候，还请两位嬷嬷原谅，王嬷嬷冷哼了一声，道，“你可知道，你冷落了凤儿，她虽然不说出来，可是，我知道她心中难过！”

李嬷嬷道，“凤儿，可是我们的心肝宝贝，谁也不许伤害到她。”

“是是是！……”江枫道，“晚进知道了，以后，定当抽暇多来探望凤姑娘……”

“嗯！这还像句人话……”王嬷嬷说，“你近日连遇麻烦，都是些什么麻烦？”

“还不是一些自负本领高强的人，找上门来……”江枫道，“不过，都被晚进给打发走了，总算是有惊无险。”

“以后，再遇上这种麻烦……”李嬷嬷道，“只要来告诉凤儿一声，她会帮你打发。”

“晚辈记下了……”江枫道，“适才凤儿和晚辈谈到了一桩很为难的事，凤姑娘无法作主，想请两位嬷嬷过去，代她拿个主意！”

王嬷、李嬷对望了一眼，王嬷忽然叹口气，道，“那一定是一件比天还大的困难了？”

李嬷低声问道，“我们去不去呢？”

王嬷道，“不去成吗？我们练了这一身灭绝神功，这一生别指望生儿育女了，也只有靠嬷凤儿和这小子尽点孝心了。”“说的也是啊！就算是天塌下来，咱们也得帮他们扛一扛啊！”李嬷道，“那就过去吧！”

王嬷站起身，轻轻在江枫脸上亲了一下，道，“听到了没有，你以后要对凤儿好，可也得孝顺我们。”

江枫心里直打鼓，暗道，“这一下幸好是亲在脸上，要是被她亲在嘴上，真不知道能不能忍受得住？”

心中念转，口中应道，“是是！晚进日后，定当好好的孝敬两位。”

“纵是谎言也开心，你小子就是这一点讨人喜欢……”李嬷是有样学样，竟然也在江枫的脸上亲了一下，接着道，“走吧！”江枫不敢伸手擦脸，只好转身带路。

看到王嬷、李嬷脸上的笑容，青凤放心了，江枫并未施展惑心术，但却好言好语的把两人请了来。

青凤移动坐椅，先让两位嬷嬷坐下，又捧上两杯香茗，才陪在一旁坐下，道，“义母、姨娘、凤儿想，天王该来长安了？”

“是应该来了，……”王嬷道，“他已经忍了三个月，我看也是忍不下去了！”

李嬷道，“上次他去时说过，事务繁忙，这一次至少要三个月，才会到长安看你，搬指头算一算，再有三天，就三月期满，绝不会再拖延时间。”

“那要怎么办呢？……”青凤说，“孩儿愁都愁死了！”

王嬷道，“你告诉这小子没有？”

目光凝在江枫的脸上。

青凤道，“说是说了一些，只是有些话不便开口，也不知他是不是听明白了？”

“这种事，不能马虎，我得问个清楚……”李嬷目注江枫，道，“你可知道，天王到了长安会发生什么事情？”

这一下，真把江枫给问住了，心中明明知晓，但却是无法回答，沉思了一阵，道，“凤姑娘说的语言不详，在下也听得似懂非懂？还得嬷嬷指教了！”

青凤心中暗笑道，“原来，你也有不能开口之苦，看来，我这个妻子身份，他是真在心中承认了。”

李嬷道，“你似懂非懂，那是懂一半了，我老婆子告诉你吧！”

青凤道，“姨娘，这种事，他知道了，怎么会受得了呢？”

“有什么受不了的……”李嬷道，“你本来就是天王的人，被这小子给横刀夺受了，他眼巴巴跑来青凤楼，抢了别人的女人，心中应该有数啊！”

这一下，江枫真的给闹一个满脸通红，但他心中明白，这可是紧要关口，

发作不得，只好，哑子吃黄莲，苦在心头。

青凤道，“他也知道，凤儿已不是女儿之身，可是，他还是答应了娶我为妻。”

王嬷点点头，道，“事情的困难，就在这里了，你是不便再陪待天王了！”

“绝对不行，看来，凤儿只有死路一条了！”

王嬷、李嬷同时皱起了眉头，沉吟不语。

江枫有一肚子的气，却也不知如何开口，此刻是话如锋镝，一开口就会伤人，为了江湖大局，江枫只有忍了。

谁要小子多风流，这就是风流罪难受！

江枫暗暗责骂自己，坐在一侧装傻。

王嬷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，“江枫，你现在应该是都明白了？”

“是！完全明白了！”江枫暗中咬牙回答。

“怎么打算呢？……”王嬷盯着问了一句，只问得江枫的全身发热。

“我看，要由凤姑娘决定了，……”江枫无可奈何地说，“或是由两位嬷嬷作主了呢？”

“我的决定只有一个……”青凤道，“自绝一死！”

“不能死……”王嬷道，“我们奉命看守你，你死了我们要如何交待？”

“但如要凤儿再奉侍天王，我是宁死不从……”

“咱们慢慢商量……”李嬷说，“天王爱你至深，他说过要你扶正的话。”

“那是骗人的……”青凤道，“四大天鹅，日夕追随在他的身侧，陪侍枕席，怎可能把一颗心系在我的身上呢？”

王嬷道，“凤儿，我们也知道你深爱江枫，但眼下时机太迫急，你如能通权达变，咱们多了一些时间，再想个完善之策。”

“义母，这一点凤儿难答允，我已经是江枫的妻子了，怎能再以身侍他人？”

“那只有逃走了？”李嬷道，“天王到此时，早已人去楼空？”

“逃哪里呢？……”王嬷说，“天下虽大，可是很难找到一处存身之地。”

“在下倒有一策……”江枫豪气风发地说，“两位嬷嬷如能安排一场单打独门，晚进愿和天王一决生死。”

“好家伙！果然是色胆包天啊！……”王嬷说，“你可知道天王武功何等高强，挥手碎碑，指透金铁，一身奇功，刀枪不入，你能和他一战吗？”

江枫道，“情势迫人，就算是战死了，也可瞑目九泉！”

“看来，他还真有良心，王嬷，咱们总不能放手不管，……”李嬷说，“让他们殉情而死吧！”

王嬷苦笑一下，道，“管得了吗？”

“管不了也得管哪！……”李嬷道，“帐是一笔，但却有两种算法，凤儿死了，你认为天王会放过我们吗？”

“当然不会……”王嬷说，“但目下情势，除了我们挺身而出，保护凤儿，不惜和天王一战之外，还有什么办法可想？”“合我们两人之力，不知是不是天王敌手？……”李嬷说，“就算不是敌手，也可以挡他个三五十招吧？……”“不是胜负的问题，而是我们该不该和天王动手？”王嬷黯然说道，“我们是出身天王门的人，他是我们的主子。”李嬷道，“如此说来，只有坐以待毙了。”

江枫轻轻吁一口气，准备开口，但却被青凤以目光阻止，只好忍下。

室中一片静寂，良久之后，王嬷才缓缓说道，“你们休息，再让我想一夜，看看有没两全其美的办法！”

只听高大斗的声音，遥遥传了过来，道，“高大斗有要事请见凤姑娘。”

这是从未有过的事，青凤、王嬷、李嬷，全都听得一怔。李嬷道，“我下去看看，这小子深更半夜的跑来打扰，如果不是重大的事，老身要好好的教训他一顿。”

青凤道，“咱们何不在厅中见他？”

王嬷道，“好！咱们下楼去！”

大厅中站着一个人全身淡青装束的少女，身佩双刀，竟是四季花婢中的菱花。

青凤早已知道她的身份，因为，江枫业已说出了她是掌管令谕的人，是梅花的助手，也是监视梅花的人。

青凤有些意外之感，缓缓说道，“原来是菱花姑娘，深夜来此，不知有何见教？”

“青凤姐……”菱花的嘴巴很甜，说，“洛阳居中连续发生大变，小妹相信以青凤姐姐之能，早已经了然于胸……”

“说我不知道，是骗人的话……”青凤道，“但如说我全知内情，点滴不遗，未免是自抬自高了，你们内宫一系中人，自成一个格局，和天王门很少来往，你们四季花女，也从未和我有所交往，就算我听到了一些风声，也不便出面查问，那一次我出面调解你们和邓飞的冲突，唯一原因，是怕你们双方闹的太厉害，会把洛阳居给闹垮了……”

“小妹知道。”菱花说，“小妹今番来此，一来是向青凤姐请安，二来是转达上命……”

“请安就不敢当了……”青凤心中忖道，“何不借机诈她一下，逼她露出一些口风，也算给江郎一点帮助了。”

立刻一沉脸色，道，“致于转达上命，我看来意就不够诚心了，据我所知，你们这里的首脑人，应该是梅花姑娘，她可是不屑来此转达上命了。”

“不是，不是……”菱花急急接道，“梅花确是我们的领头大姐，但这件事，她还不知道。”

“这就奇怪了……”青凤接道，“梅花还不知道的事，你怎么先知道了？”

“小妹是掌管传令的人……”菱花苦笑一下，她心中明白，已不宜隐瞒了，只好说道，“我们和宫中的连系，一向都由小妹承转，再由梅花下令执行。”

她一口一个梅花，看起来，她对梅花并非十分尊重。

“原来你是掌令……”青凤笑道，“倒是失敬了，但不知你和梅花姑娘的权位，如何一个分法？”

“当然是梅花姑娘为首……”菱花道，“只不过小妹有时会接到宫中的密令，指定要小妹作一些特殊的工作，小妹就不便再向梅花姑娘转呈了。”

“那是说，你是奉派监视梅花的人了……”青凤道，“是真正握有实权的人？”

“那倒不是……”菱花解释说，“梅花姑娘的武功，高过小妹很多，才智也非小妹能及，内宫派来洛阳居中的人，也明定她为首脑，但事权太过集中，难免有所疏忽，小妹只是奉命呈报一些疏失，以便宫主能及时下令纠正。”

青凤接道，“听说除了你们九大花女之外，还有贵宫中男弟子派来这里，

可有此事吗？”

“有！领头的师兄王龙，死于韩副总管手中……”菱花道，“黄龙师兄奉命追查此事，也被韩霸击杀，……”

语声一顿，接着道：“贵门中一位喜鹊级的姐姐，也死在了韩霸的手中……”

“黑天鹅来此问罪，也败在了韩霸的手中……”青凤接着道，“这个韩霸，实在可疑，不知菱花姑娘是否已查出了他的出身来历……”

“查不出来……”菱花道，“但据小妹推断，可能是天马堂暗中培养的一位年轻高手，他武功的博杂，出手的凶厉，绝不是一位师父能难调教出来，所以，宫主也同意了小妹的研判，决心除掉此人，一来为两位师兄报仇，也算稍慰那位喜鹊姐姐的九泉英灵了！”

青凤点点头，道：“贵上有什么要我效力之处，就请坦然相告吧！我权能所及，绝不推辞，但如非我能够作主时，那就要菱花姑娘原谅了，我也得请示决定。”

“当然，当然，绝不能让青凤姐为难……”菱花说，“小妹深夜拜访，最重要的是向青凤姐简报洛阳居中的情势，和本宫除掉韩的决心，希望青凤姐能够体谅，事实上，本宫中人已奉命向天王门示好，而且也有了成绩，黑天鹅姐姐，大驾亲临，和一位喜鹊级姐姐到此，应该是最好的证明了！”

青凤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一只天鹅四只鹊，四大天鹅手下，各有四只喜鹊听候遗差，她们也以追随的天鹅作姓，黑天鹅的手下，就是黑喜鹊……”

“小妹明白……”菱花展现了才慧，露出乖巧，接着道，“四位黑喜鹊的身份相若，以编号代替，以便指挥。”

“不错……”青凤道，“菱花姑娘还有什么上谕转告吗？”

“没有了……”菱花道，“本宫派来的专任杀手，明日中午，就可以进入了长安，他们可能和小妹连络，也可能不再连络，独立执行任务，他们的心中，已印入了韩霸的形像，又是单一的任务行动。”

“听你的口气，好像来的不止一个人了……”青凤道，“他们会不会在洛阳居中下手呢？”

“我不知道他们会在那里下手……”菱花道，“但我们绝不能低估韩霸，他杀了我两位师兄，尤其是大师兄黄龙，武功之高，二代弟子中首屈一指，不能想像韩霸用什么武功？一掌能取他性命，贵门中那位喜鹊级的姐姐，也是被他一掌拍死，就小妹所知，他出掌轻淡，看不出有何威势，但一掌拍出，却是追魂取命，不但杀了我们的人，也使他们天马堂中人，惊骇不已。

所以，小妹请求宫主派最好的杀手出动，来了几个人，小妹不很清楚，但绝不止一个人？”

“有什么要我配合吗？……”青凤低声问道。

“我看是不用了，小妹报告已毕，就此告退。”

说走就走，转身向外行去。

青凤没有挽留，也未送客，事实上，青凤也未迎客入座，大家都是站着交谈，自是不会拖延太久。

不知道王嬷、李嬷，是否也已知道韩就是江枫的化身，但两人却未多问，直接回到了房中。

青凤回到闺房，随手拴上房门，低声道，“要不要我从头说一遍？”

“不用了……”江枫道，“我听得字字入耳、夜已三更，睡觉吧！”一把抱起青凤，行向牙床。

“你真的这么潇洒，一点也不入在心上……”青凤微带忧虑地说道，“明枪明刀，我相信你能应付得过，但内宫中的专任杀手，却是专学习杀人机巧的人，他们杀人方法，花样百出，答应我，你要全神对敌，别让我未结婚就作了寡妇！”

江枫点点头，笑道，“放心，放心，我已经准备好了御敌之策。倒是两位嬷嬷的事，是个麻烦，……”

江枫又道，“我担心不是那些专来对付我的敌手，而是你那位天王会突然驾到长安，……”

青凤已被放在床上，江枫正帮她宽衣解带，但却被青凤一把抓住了江枫的手，道，“我无法预计王嬷嬷和李嬷嬷会有些什么决定，毕竟她们是天王的心腹，也无法留下你帮助我，但我自保的环境很好，单是找个人取代我的歌声，就不太容易，那需要长时间的培养、训练，不过，有一点，你可以放心，我早已准备好自绝决心，决不会使你蒙羞……”

江枫听得又感动，又有些心疼，回报的方式是轻轻推开了青凤的手。

其实，凤姑娘早已经为郎陶醉，哪还有拒绝的气力，……。

相聚的时间不多，但江枫修习的天狐神功，奋勇无双，征服女人的力量是完全征服，身和心全部占据。

青凤得到了从未经过的快乐，那种满足的感受，更坚定了情甘效死的决心。

“为什么，你让人如此的迷醉……”青凤细巧的玉指，轻抚着江枫光滑的后背，道，“会叫人兴起了一夕情缘，死而无憾的感觉，江郎，去捕捉菱花吧！小丫头又奸又刁，但却胸藏了无数的隐密……”

“我看得出来，……”江枫道，“她虽然全力在表达出一种诚意，但却忍不住夹杂上几句谎言，确是天生的奸刁胚子，这也是她被选上拿令的本钱，这种人我不想再浪费精神去应酬她，必要时，出手杀了她就是！”

青凤呆了一呆，道，“可是，杀了她，你就无法得到她胸中藏有的机密了。”

“我看，那已经不是很重要的事了……”江枫豪情风发地说，“内宫中第二代弟子，大概已经没有人能斗过我们了，如果，她们派出的专任杀手，再落个全军覆没，大概，第一代的首脑人手，就要出动了。”

“全军覆没？你好像已智珠在握，很有把握了……”青凤道，“梅花能给你多大帮助？”

“没有把她计算在内……”江枫笑道，“对付内宫专任杀手，全由我的人出手对抗……”

“你是说梅花和我，帮不上忙了……”青凤道，“你能有多少人手？除了天马堂之外，实在人手有限了！”

“倒不是你们帮不上忙，尤其是你，具有的特异能力，是对付刺客最佳技能……”江枫笑一笑，道，“但我不希望你们太早曝光，你、梅花，以现在的身份应该给我的帮助更大……”

“可是，我身陷险境啊！时时都有被迫失身的可能……”青凤道，“难道你真想我死吗？”

江枫沉吟了一阵，道，“看王嬷嬷、李嬷嬷的反应再说吧？她们如心存故主，对你的支持，只是一时冲动，这里就不用蹲下去了，干脆跟我们一起，挑明了干吧！”

“那岂不是把天王门逼过去，和内宫联手了……”青凤道，“伤害太大了？”

江枫道，“无可奈何呀！你一个人留这里，纵然能想到让天王不能碰你的办法，但王嬷、李嬷，随时可以抓你向天王献功，岂不是太危险了！”

青凤淡淡一笑，道，“我不过是为情忧心，希望能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，但如真逼的我放手反抗，江郎，你的妻子，绝不是好吃的果子，就算天王出手，百招之内，也无法伤得到我，两个嬷嬷的灭绝神功虽然厉害，但一对一，她们绝非我敌手，两个人，也无法困得住我。

天王门中只有两只凤，一只留在总堂，掌管文书令牌，一只在长安卖唱歌坛，论文才我也许要输给蓝凤三分，但武功上的成就，绝不输她……”

忽然偎入江枫怀中，低声道，“你的老婆应该是天王门二代弟子中第一高手，只是她深藏不露，天王和两位嬷嬷，都不知道她真正的成就。

因为她不愿意抢了蓝凤的风采，甘居蓝凤之下，所以，我们师姐妹，才保持了相当的情意。”

“好家伙……”江枫呆了一呆，道，“两个小狐女，隐匿成就，整得我七晕八素，你这只小凤凰，竟也是深藏密封，不露锋芒，你们心机沉深，我的日子就难过了……”

青凤狠狠的亲了江枫一下，道，“人家保存了十八九年的秘密，全都被骗了出来，我现在真正是全无隐密了，被你脱光身上的衣服，也被你挖去了心中所有秘密。……”

“那个蓝凤，掌理天王门中文书、令牌，是天王门中重要人物了……”

“怎么？想双凤并收啊！……”青凤笑道，“行！我找机会给你引见，现在，先告诉我两个小狐女是什么样的人物？”

糟啊！言多必失，江枫苦笑一下，道，“应该是天狐夫人的弟子，她们已练得大有成就，却一点一滴的现露出来，前两天，才算挖出了她的底子，原来，早已登堂入室，成就很高了，这一次，就由她们为主，对付行刺我的杀手。”

青凤笑道，“狐媚迷人，床第间婉转承欢工夫，必是贱妾能及了……”

“错了……”江枫道，“她们隐居练功，和我见面不久，我们之间，仍然是清清白白。”

青凤微微一怔，道，“这就难得了，我能不能见见她们？我想知道，面对着你这样一个男人，她们如何能把自己控制的那么好？”

“当然能，但要找个适当机会，……”江枫挺身坐起，道，“我该走了。”

青凤抓起一件长袍，披在江枫身上，道，“最迟两天内要告诉避免天王近我之身的办法，走！厨下早已烧好热水，我帮你擦个澡去。”

七宝和尚、段九、胡萍、胡元，一排并坐在江枫的卧房中，铺的一张大草席上。

江枫进入卧室，四个人同时站起。

敢情四个人早已接到郭天同传来的讯息，郭天同和胡元分别在室外警戒，现在正是郭天同当值时刻。

“和尚见过了张姑娘，她希望尽快见你一面……”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，“衡量过眼下的情势变化之后，我和尚擅自作主，把手集中在你的住处旁侧，以便于相互照顾。”

江枫暗忖：“果然是思虑精密，防制机先。”当下点头一笑，道，“好

极了，把两侧边间的墙壁打通，合成一体。”

“这个，和尚也和邓总管谈过，总管已经答允，天亮就要木工动手，我想两个时辰之内，应该可以完工。”

“一定要在午时前完工，诸位也尽量找时间坐息一下，保持体能……”江枫道，“明日午后，可能会有行动，我去见张四姑，安排一下迎敌之策。”推开窗子，破空而去。

他说的很明显，似是强敌已然压境。

张四姑已搬出了风雪小馆，住处离洛阳居只有两条街。

不过，掩护很好，前面是一家百年老字号的四海粮行，是一幢有五进的大宅子，张四姑高价租下了四五两进，而且，还允许粮行部分存粮放在原处。这里的房子有些老旧，但却非常宽大，住上三二十口人，不会拥挤，而且也不会让人注目。

江枫按图指引，找入了四海粮行，但见一片黑漆，不禁心中动疑，暗道，“四姑如若在此，定会派人引路……”

但闻暗影中传来张四姑的声音，道，“你的泰山、泰水，都在厅中候驾，两个小美人瞪着四只大眼睛，看了半夜，不见你的影子……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别给我解释，想个理由告诉你那位老岳丈……”张四姑施展传音之术，打断了江枫的话，接着道，“他虽然已逐渐的开通，不过，那股刚正之气，还未全消，我看，他早等出火气，你想想，怎么就才能消气化火，进去吧！”

张四姑就站在厅间口处，推开木门。

厅中灯火辉煌，景物清明，欧阳昭、罗兰、钱缺、秦八公，都在等候。

雪霜二女脸上已见笑意，江大哥，来的虽然很晚，但仍然来了。

欧阳昭脸色如冰，如果江枫不是主帅的身份，也许早已经起身吼叫了。

罗兰的脸色，也不怎么好看，只不过，不像欧阳昭那么显明罢了。

江枫回顾了缓步入座的张四姑一眼，缓缓说道，“内宫中已派出了六个专任杀手，今天午时左右，可抵长安，他们狙杀的对象，是洛阳居中的副总管韩霸。……”

“韩霸……”钱缺道，“那不就是你吗？”

“对！正是江某，就我得到的消息，这六大杀手，只有一个目的，那就是杀了我，所以，他们不择手段，不计身份……”

“他们是不是直接找上洛阳居去……”忍不住最先接口的竟是欧阳昭，而县语声平和，心中的怒气，似是已被这个震动人心的消息，冲走了大半。

“我如守在洛阳居中不出去，……”江枫道，“他们当然会找上门去，只不过，他们是何种身份出现，那就无法预知了！”

“还有什么？……”张四姑早已预计了对付杀手的计划，所以，这件事已早在她预料之中。

“四季花婢，虽是梅花为首，……”江枫说，“但真正掌理令谕的，却是夏婢菱花……”

“果然很狡猾的复式布置，首在诱敌，真正的攻击力量，却隐藏于腹、腰之中……”张四姑道，“还有吗？”

“有！更可怕敌人……”江枫道，“虽不计划中的袭击，但他突然的赶到长安，可能是全局发生变化！那就是天王门的掌门，天王，会在三天内赶来长安。”

张四姑呆了一呆，道，“这就真的不好玩了……”

“好家伙，一拥而来呀！看样子要大干一场了……”欧阳昭道，“咱们人手不多，真要好好计划一番才行。”

“所以，我忙了一夜，刚刚见到七宝大师，就匆匆赶来……”

眼看欧阳昭、罗兰，都已火消气散，江枫才适时地提出了解释。

倒是张四姑感觉到事态严重，急急说道，“江枫，天王门，还没有正式投入这拼杀，难免会涉及到天王门中人，也许，这是他们刻意的安排呢？”

“江枫，此事非同小可，只靠找我们这点力量，应付不易……”“你能调动天马堂中人吗？”

“也许能，不过，没有用的……”江枫道，“天王门和几个重要属下，都和天马总堂中重要人物认识，未到生死关头，他们不会冲突，目下在洛阳居的，有一位长老，六七位护法级的人物，就算他们肯出手，也担当不起大任，当然，我也不会让他们很轻松。”

张四姑道，“老叫化带来的人，我已编组完成，共分十组，散布在长安城中。……”

钱缺接着道，“张姑娘一番用心编组，果然是立竿见影，十个组，每组三人，交互支援，监视的范围，虽然不敢说遍及长安，但半个长安城，不算夸口，他们也经过简单的易容，老叫化和秦八公，也在一定区域中游走，更难得是张姑娘送了每组一筒机簧发射的梅花针，以御强敌，当然，他们也备好了自绝的药物。”

听到梅花针筒，欧阳昭突然一皱眉头，但却忍了下去，没有开口。

江枫道，“传讯的方法呢？”

“有五种之多，……”钱缺道，“我相信在一刻之间，消息就可以传到老叫化或者秦兄的耳中，我们会以最快的速度，报到张姑娘那里。”

江枫点点头，道，“欧阳兄嫂，请和大姐一起坐镇此地，以便能及时驰援……”

“放心啊！……”欧阳昭笑道，“我们绝对听从四姑的调度，要我们打败仗，绝不求胜。”

“江枫啊！你既然在这里，就由你下达第一道对敌令谕吧！……”张四姑吁口气，道，“大姐我终是女人，自己知道魄力不够。”

“大姐不用谦辞，你善于策划，精于布置，贵门中的连络手法，能在混乱中，召聚自己人手，眼下第一件大事，先清除内宫中派来的杀手，由我诱敌，雪、雨两位姑娘为主力截杀……”江枫说出了心中的计划。

钱缺站起身子，道，“好！老叫化也去调整一下布署，全力注意六大杀手行踪，看看能不能掌握住他们的行止。”

带着秦八公起身而去。

吟雪道，“江大哥，我们也要去准备一下，不能有失天狐门的面子啊！”

“姐和我，虽然充满着信心……”吟霜道，“但第一次嘛！总难免有些紧张，江大哥，不陪你了。”

二女相视一笑，牵着手离开大厅。

“等了大半夜，真还是有点累了……”欧阳昭伸个懒腰，道，“罗兰，我们也该去坐息一下，说不定午后还有一场大战呢！”

罗兰道，“好嘛！出嫁从夫，你怎么说，为妻就怎么听了。”

“江老弟，你们天狐门的武功，果然厉害……”欧阳昭道，“随手就是

一碗迷魂汤，还真叫人喝的有些飘飘然呢？”

忍不住微微一笑，和罗兰联袂而去。

他笑的很开心，显是心中火气早消。

大厅中，只余下了张四姑和江枫。

“行啊！有你的……”张四姑笑道，“虽然你功力深厚，精神焕发，但我看得出来，你去风流了一夜，所以，大和尚找不到你，也不便去找，我相信罗兰也看得出来，两个丫头也许瞧不出破绽，但她们可以闻到你身上残留的脂粉香气。”

江枫暗暗忖道，“如非青凤帮我擦了一个澡，只怕大厅中人，都能闻到那些脂粉香味了。”

但闻张四姑道，“你一夜大战，也该回去休息一下了，何况，中午还要迎敌。”站起身子，转身欲去。

“大姐，小弟的事，瞒不过你，也从没有准备瞒你，……”江枫道，“现在，小弟要奉告详情。”

“不必吧！……”张四姑道，“那些床第间的卿卿我我，难道也要说给我听吗？大姐的度量再大，也会听得不舒服啊！”

“是要大姐帮忙……”

张四姑霍然转回身子，缓缓落坐，双目盯注在江枫的脸上瞧看，目光中是一片温柔和关怀交织的神色，道，“说呀！出了什么毛病？”

江枫坦然说出了一切经过。

张四姑点点头道，“想不到，你有如此大的成就，引凤上床，采花入握，那不是已经掌握了洛阳居吗？”

“但小弟觉着，让她们留在原位上，应该比投效过来的作用大些。”

“嗯！你还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，……”张四姑道，“菱花本是一着暗棋，现在，突然冒出了头，大姐我的看法是，她可能已发觉了什么证据？梅花的地位，可能已经不稳，但严重到什么程度？要看她和菱花私人的情感如何了？菱花呈报内宫的禀文，如何编排梅花？”

江枫道，“小弟想不通，菱花如何能把消息传出去，内宫在那里？我不知道，但至少应在数百里外，我们曾仔细的搜查过，洛阳居内宫中人，没有饲养信鸽。”

“有一种猎鹰，比信鸽更有效用……”张四姑道，“她高飞入云，一日间往返千里，不但行踪难觅，而且还能捕捉信鸽，我相信天马堂的信鸽，已被捕去了不少，也掌握了天马堂不少的机密消息，但这种传讯的猎鹰训练不易，至少也要两三年时间，才有训练成功的希望。”

江枫道，“原来如此，……”语声一顿，接道，“青凤的事，大姐可有良策？此事关系重大，……”

张四姑嫣然一笑，道，“你抢了人家的女人，自己却又怕戴绿帽子，……”伸出右手食指，在江枫的顶门上，重重的点了一下，道，“去告诉青凤，今天中午，我去看她，只要她肯听大姐的话，我保管那位好色如命的天王不敢碰她，甚至连亲她一下的心情，也会消失。”

“那是什么方法，竟有如此的神效……”江枫忍不下心中的好奇，问道，“小弟可否先作预闻。……”

“不行，想知道，就去问问你那位准备以身相殉的贤妻吧！……”张四姑笑道：“法不传六耳，兄弟，你就忍一忍吧！”

江枫沉吟了一下，道，“大姐，小弟想在你的房中休息一下。”

“不行，你是诚心让罗兰和欧阳昭看笑话呀！何况，还有两个小狐女就住在我的隔壁，……”张四姑道，“一夜缠绵，难道还不够受用，回去洛阳居吧！对付过几个杀手之后，我会为你安排个小假期，约两个小狐女一起陪你。”

“大姐，雪、霜二女的事，慢慢再说，答应我的事，可不能变卦，……”江枫道，“我第一个沾你身的人，想念最多的也是你。”

“够了，兄弟，再灌我迷魂汤，会把我迷死，大姐这一生已为你而活，再也无法给你更多的东西了，……”张四姑轻轻把江枫拥入怀中，接道，“回去吧！胡萍、段九，都还在等着你遣派行动呢。”

江枫点点头，转身而去。

第十三回长街头杀手遭血裁

事实上，七宝和尚早已经先作了安排，胡萍、段九，奉令坐息，准备作江枫的护从、接应，胡元和郭天同镇守在洛阳居中。

大和尚把握的时间很准，江枫回到住处，刁鹏也正好赶到求见韩霸。

刁鹏是积年老贼，默查了胡萍等的住处忽然移到韩霸附近，已觉到事非寻常，所以，天还未亮，就赶来查看，果然发觉了七宝和尚等还未休息，查看就变成了拜访。

刁鹏刚刚落坐，江枫已缓步了行一进来。

看江枫衣着整齐，似是一夜未眠的样子，不禁微微一怔，道，“韩兄一夜未睡啊？”

“这两天是席不安枕，食难下咽，……”江枫叹息一声又道，“不知道有多少高手、刺客，已混入了长安城中，准备取代我韩霸之命，在下不得不防备一下了！”

“有这等事，刁某竟然是全然不知……”刁鹏道，“来的是那路人马？”

“内宫一系中遗派来的专任杀手……”江枫道，“刁兄来的正好，兄弟正准备遣人相请，只是不便深夜惊扰。……”

刁鹏接道，“韩兄如有差遣，尽管吩咐，兄弟是全力以赴。”

“对付刺客的事，兄弟已有计较，不劳刁兄烦心，只是洛阳居中的事，要刁兄多费心了……”江枫潇洒一笑又道，“我无法预料洛阳居中人，如何配合刺客的行动，只好把四季花婢交给刁兄监视了！”

“行！天虚子副总堂主临去之际，留下了六位护法，连刁某算上一共七个人，大概都可以派上用场，两个护法，已住进了洛阳居的宾馆中，四个人住在客栈，天一亮，兄弟就把他们全部调进洛阳居来。”

“好！我会报请邓总管和刁兄配合……”江枫沉吟了一阵，接道，“看起来，和内宫一系中人的冲突，已经无法避免，但不知总堂态度如何？天虚子副总堂主，近日中，会不会重临长安？”

“这一点，兄弟还未接到指令……”刁鹏道，“此事关系重大，就算总堂主，也不便轻率决定，但也不会再拖下去，三五日内，应该有一个明朗的指示下来。”

江枫心中一动，低声道，“刁兄，咱们的总堂主，是怎样的一个人？说来，惭愧的很，兄弟虽然加入了天马堂，还不知道总堂主的姓名呢！”

刁鹏竟然也被问得呆住了，苦笑一下，道，“除了几个副总堂主之外，大约都不知道他真的身份！”

江枫心头一震，忖道，“这世间，还真有这等怪事，一个领导着十分庞大组合的首脑，和众多的属下，相处了很多年，竟然能把姓名隐起……”

“我知道，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……”刁鹏望着江枫脸上的怀疑神色，接道，“但这确是个事实，有时候，我曾在想，究竟是否有总堂主这个人……”

“慢来，慢来……”江枫拦住了刁鹏，招呼七宝和尚进入小厅，才掩上厅门，道，“你们齐兄（七宝和尚化名齐四），是自己人，也是韩某的心腹，刁兄以后有什么指教，找不到兄弟时，可完全告诉齐兄，……”

“好！有你韩兄这几句话，刁某人自当遵办……”转向七宝和尚一抱拳，道，“以后，还要齐兄多多关照。”

“言重，言重……”大和尚转向江枫，道，“刚刚传来的快报，第一批

派来的杀手，已在长安城西二十里分开，各自混入长安，行踪非常的谨慎、诡密。”

刁鹏听得一怔，道，“怎么？你们也布有眼线？”

“不错，我们的人手虽然不多，但分配、布署的还算不错，消息也还灵通。”

这番话全是胡扯，但在七宝和尚一番用心编排下来，只听得刁鹏全无疑。

由袖中取出一个黄绫表皮的折子，七宝大师恭恭敬敬交给了韩霸，道，“这是副总管要的资料，已经记述整齐，恭请过目。”

由于七宝和尚这番做作，害得刁鹏也不得不小心翼翼起来，江枫更加了几分敬畏。

“刁兄，总堂主身份尊贵，但属下众多，各种大小事情，都需要他决定，文书之上，总也有个称谓吧！”江枫得出了质疑。“有！但都是副总堂主代为发文发行，……”刁鹏道，“以司马艺和申雪君代办决行的事务较多，不过，凡是重大的事情，先在会议上讨论过了，所以，这多年来，也从未引起过争议。”“既是天马堂中的重要会议，他身为总堂主，应该参加吧？”江枫低声问道。

“不错，各种会议，他都是按时参加……”刁鹏道，“只不过那是一辆四周垂着檀木珠子的四轮车椅，总堂主，就坐在轮椅之中。”

“那是说，只要有这辆轮椅出现，就能够代表总堂主了。”

“就在下晋升为长老身份之后，具有了参加会议的资格，十余年如一日，每次总堂主都参与会议，就我记忆所及，他只有一次迟到了半个时辰，会议由司马艺代为主持。”

七宝和尚突然接道，“刁兄，你能肯定那座轮椅之上，每次坐的都是同一个人吗？”

“怀疑这件事的，不是在下一人，每一位初晋长老，都会有一段怀疑时间，胆子大的，可能会找个藉口探问一下，胆子小的，只有闷在心中了，……”刁鹏道，“不过，这件事过了三五个月之后，心中的怀疑，就自然的消除了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……”江枫道，“是不是长久以来，那股神秘的力量征服了你们？”

“有点习惯了的感觉……”刁鹏道，“但最重要的是，他虽然坐在木珠延绕的轮椅中，但他每次，都说了很多的话，对各种讨论的事情，作出结论，我们可以准确的听出他的声音。”

“学过变音术的人，要模仿一个人的声音，可是轻而易举的事……”江枫说，“就算是声音一样，可也不能认定，轮椅上坐的就是总堂主本人？”

“那他的声音很特殊，充满着诱动人心的力量，三两句话也许可以模信出来……”刁鹏道，“但不可能长篇大论的模仿成功……”

“刁兄的意思，可是说那声音听起来很特殊，是吗？……”七宝和尚接道，“能不能具体的描述一下？”

“这样说吧……”刁鹏略一沉思，接道，“他的声音低沉、微带沙哑，但字字清楚，那座会议大厅很大，有时间，有二百以上的人参加会议，他的声音能够使每个人听得清清楚楚，司马艺和申雪君也有这份能力，但可以感觉的出来，他们是在运气发志，用内功把声音送入每个人的耳中，就我刁某人而言，听总堂主说话，就没有这种感觉，他的声音一直是那么平稳，但却

渊源流长，延绕在大厅中，清楚自然，近身而坐，和坐在五丈距离这宾，完全一样。”

七宝和尚脸色一变道，“你能肯定那传遍耳际的声音，在五丈距离之后，完全没有分别吗？”

“是的……”刁鹏思索了良久，点点头，道，“完全一样，更叫人吃惊的是，那沙哑的声音，充满着强烈的征服能力，使人心为之动，习惯那声音之后，就逐渐的被那种声音占据了心灵……”

“是不是会生出一种肃然起敬的感受……”七宝和尚打断了刁鹏的话，接道，“但有所命，生死从之。”

“对对对……”刁鹏道，“就是这种感受，我相信熟悉那声音之后，没有人会抗拒那声音发出的令谕。”

“只是一种声音，……”江枫道，“不论是谁，只要能发出相同的声音，你们都会绝对服从，全力以赴，对吧！”

刁鹏呆了一呆，道：“对！熟悉了那声音的人，绝不会生出反抗它的意识。”

七宝和尚看看江枫，叹息一声，欲言又止。

“大概是不会错了，……”江枫自言自语地说，“他果然还活在世上，‘天马渡危’多动听的口号啊！简单一句话，就一下子深入了人们的心中，不是绝顶聪明的人，怎会运用的如此之妙……”

“那声音，虽然可以征服人，也会伤人，但刁兄的口气里，却未听到有人受伤的事，……”七宝和尚道，“刁兄，请仔细的想想看，你是否有过受伤的感觉？”

“没有，……”刁鹏道，“也没有听说过有人受伤的事。”

他是老江湖了，虽然，江枫和七宝和尚说的隐晦、含糊，但仍被刁鹏听出了一些头绪来。

“那是更上层楼的精进表现……”江枫道，“不但不再伤人，而且，由霸道的压抑控制，转入了王道的缓慢征服，使人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控制，自甘效死！”

刁鹏忍不住了，接道：“那是什么武功？难道就是总堂主那种微带沙哑的声音？”

“蚀心魔音，刁兄可曾听过？……”七宝和尚道，“能叫人俯首听命。……”

“听过，……”刁鹏脸色冷肃，神情激动的接道，“武林中第一奇功，百年来蜚声江湖，刁某有幸，未遇到那位高人，据说魔音入耳能命敌自裁，役人效命，但受役人纵能不死，亦必心受重创，至少要卧床三月，才能复元，但这和总堂主的声音，有什么关连呢？……”

目睹刁鹏激动神情，江枫也为之神肃然，接道：“刁兄，不觉着有些奇怪吗？”

“有什么好奇怪的？……”刁鹏道，“任何人出语轻侮到总堂主，都是大逆不道的事……”

“就在这里了……”江枫一面提聚真气，准备出手，一面说道，“我们并没有提到总堂主，刁兄怎会激动的无法控制，大有出手一拼的架势……”

七宝和尚口齿启动、一缕梵音，冲入了刁鹏的耳中。

刁鹏激动的情绪，突然平静了下来。

“大悲梵唱……”江枫双目凝注着七宝和尚，道，“你已经练成功了……”

“十年媳妇熬成婆，……”七宝和尚双目圆睁，宝相庄严他说，“二十年的苦修苦练，今日，总算功德圆满，早个十天半月，我远不敢献丑呢？”

刁鹏突然一撩衣襟的，对着七宝和尚跪了下去，道，“大梦醒来，顿悟前非，大师慈悲，请收弟子列入门墙，让我在报应临头之前，能获得一刻平静。……”

七宝和尚看看江枫，江枫微微点首，七宝和尚点点头，道，“放下屠刀，立即成佛，只是此刻情形特殊。”

“弟子明白……”刁鹏道，“在劫难逃，只求闻道再死，今生修不来，修个来世吧！”

“好！渡你入佛门，准列七宝座下，……”七宝和尚伸手摸摸刁鹏的头顶，道：“暂寄三千烦恼丝，大劫过后，再为你剃度戒斋。”

“多谢师父，一诺如山，弟子心愿已足了。”

大拜三拜，起身站在一侧。

“就是凭仗那改头换面，更上层楼的蚀心魔音，牢固的控制了天马堂中的高手……”江枫道，“他有恃无恐的稳坐着总堂主的位置，因为，有数百位江湖中的一流高手，为他效命，而且，忠心不二。”

“这真是太可怕了，如非恩师及时解去了我身受的控制……”刁鹏目注七宝和尚无限崇敬地说，“当真是活的浑浑噩噩，死则糊糊涂涂。”

“天马堂总堂主的身份，总算是揭穿了，……”江枫道，“这件事，要尽早通知张四姑，要她早些准备一下，此事非同小可，他如果存心扩展实力，很可能利用他更精进的蚀心魔音，在不知不觉中已统治了一了很多江湖人物。……”

“和尚也担心这件事情，天马堂很可能只是他一处明察，一定还有不少实力，集结在暗处，所以，他对内宫一系的侵犯，才多方忍让。”

“不错……”刁鹏道，“每当天马堂受到内宫一系中人的排挤时，群情激忿，大都主张全力反击，但每次都被总堂主压制下来，奇怪的是，只要他几句话，大家无不怒火消退，心平气和，现在想来，他在借这些事件，习练内功……”

“对！他不停的实习、修正，把一种霸道无比的魔功，练入了王道的境界，……”七宝和尚道，“他把自己藏于特制的轮车之中，除了便于安排替身，增强神秘之外，必然还有原因。”

刁鹏道，“会不会有什么残缺，不愿见人？”

“这个原因不大……”江枫道，“武功到了他那种境界，接续断肢，挖肉补疤，已非什么难事？就算有什么残缺，他也会处理的不着痕迹，实也用不着如此神秘。”

“这件事，暂且搁置……”七宝和尚道，“重头戏是先应付六大杀手……”目光一掠刁鹏又道，“大悲梵唱，尚存人间，你是第一个听到这种声音的人，不过，此事万万不可泄漏。”“弟子明白……”刁鹏道，“师父可以放心，由此刻起，弟子已把性命握在手中，随时可以抛弃不要，我绝对不会让总堂主生擒到我……”

“那倒不必……”江枫道，“生命是宝贵的，只要有一线生机，就应该保住它，我倒希望你能明哲保身，留在天马堂中卧底。”

“是！弟子明白了……”刁鹏发觉了七宝和尚对江枫的敬重，心想自称

弟子，绝对不会有错。”

七宝和尚挥挥手，道，“你去吧！记着江师叔的话，更要珍惜性命。”

“弟子记下了……”

刁鹏恭恭敬敬的对七宝和尚行了一礼，转身向外行去。江枫望望天色，正想去见见青凤，告诉她张四姑将会造访，突见一个黑衣的店伙计飞奔而来。

“直跑近江枫身前五尺，江枫才心中动疑，厉声喝道，“站住？”

“凶什么？……”竟是张四姑的声音。

“真的是维纱维肖，和尚也被瞒过了。”

“可能有两个杀手，已经混入了洛阳居，……”张四姑道，“雪、霜二女撒网晚了一步，被他们先到了一步。”“专任杀手，果然厉害……”七宝和尚有些紧张地道，“现在，要如应付，才能万无一失？”

“没有十全十美的办法，……”张四姑目光凝注在江枫的脸上又道，“你要自己小心了，他们能混入洛阳居中，必有着很特殊的杀人方法？”

“我相信可以自保……”江枫道，“大姐尽管放心。”“就是不放心，我才赶来……”张中姑冷冷说道，“别太大意，他们不一定用暗器、兵刃袭击你，可能用毒，也可能用蛊、蛇、虫、鸟、兽。栖凤楼用不着去了，我会去见她，雪、霜二女，虽然守在洛阳居外，但她们太关心你，很可能闯进来，你要安排好自己的人，别要自己打起来。”

“我现在就出去……”江枫道，“好像是我一离开洛阳居，就进入了二女的保护区了？”

“不错，她们确费了一番心思，锋芒初露，已见才华，绝对是两个好帮手，我走了，你多珍重。”

闪身一跃，忽然消失不见。

“好快的身法。”和尚想不佩服都不行。

“那不是轻功身法，是一种‘潜隐术’……”江枫微笑着说。“是法术啊！”

见多识广的大和尚，也有些迷惑了。

七宝和尚接道，“兄弟，张姑娘已经示警的很清楚了，也不能轻心大意，我看，胡萍、段九，经过这一阵调息，也该恢复了，我去叫他们出来。”

“大师，我们已经候命多时了……”

两个穿着灰衣及膝大褂的人，缓步行了出来。

敢情两人早已经改扮易容好了。

穿的是长安城中的车夫装，也是早晨时长安城中活动最多的人。

因为，他们是负责清理长安街头上杂物、圾垃的人。江枫微微一笑，心中十分安慰，他们会自己选择最有利的形势、环境。

“两个杀手已经混入了洛阳居……”七宝大师道，“由此刻起，随时可能会出现凶险场面，两位尽全力留心四外景物，别让人接近江枫……”

“最重要的是，两位也要顾及到本身的安全……”江枫道，“很可能，他们会先向两位下手。”

“江兄放心，我们已经有了完全准备……”胡萍笑道，“他们如果真的攻击我们，那真是皇天保佑，给江少兄一个反击机会。”

“大概不会有那么笨的杀手……”七宝大师道，“他们早已了解江少侠的身手，此行的目的，也在对付江少侠，大概不会笨到先攻击别人，暴露身份，留给江枫还击的机会。”

“所以，我们很放心……”段九望着七宝和尚又道，“我们全力反击，很难留下余力，也无法控制轻重……”

“不用担心失手伤人……”七宝大师道，“和尚倒希望你们能一击取命，不给他们第二次机会，需知他们再度出手，可能有着同归于尽的打法，那就不知道，会有什么恶毒的手段了。”

大和尚虽然没有说明，但胡萍和段九都想到了它的可怕，两人相互看了一眼，心中暗作决定，真要有敌人二度出手，不惜以身相殉，也要阻止他，不许他接近江枫。

江枫举步向行去，步履从容的走了出洛阳居。

宁可冒点险，也不希望雪、霜二女闯入这里。

青凤也是一宿未睡，六大杀手，围袭江郎，她这个作妻子的那里还能睡得安稳，天已亮，立刻翻身而起，穿了一套早准备好的蓝布裤褂，希望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半老徐娘，装作洛阳居中打杂的老妈子。

脸上涂了一些易容药物，还加了不少皱纹，揽镜自照，自觉着打扮的很像，才轻轻推开后窗，飞跃而下，借花树掩护，留出了栖凤楼。

“是青凤姑娘么？我奉命而来，为姑娘送一个保护清白的妙方！”

转头看去，只见一个身着黑衣的人，站在一株花树之旁。虽是穿着男装，但却清明的是女子口音。

“奉谁之命，是什么妙方？”青凤暗中戒备的问道。“江枫之命，可拒天王侵犯的药方！”

青凤心头一跳，道，“世上真有那种高明的药方子吗？”“有！所以，我才来，我们已动员了大批人手，保护江枫，用不着姑娘出手了！”

“你是谁？……”青凤低声说道，“他绝对安全么？”“我叫张四姑，青凤姑娘，江湖上，能一举杀死江枫的人，本已不多，何况，在他的周围，我们已布下了坚强的防守，天王随时可能赶到，那才是可怕的强敌，他最挂虑的就是这件事情，所以，要我尽快赶来。”

“张大姐，江枫提过你，佩服的不得了……”

“所以，我才被他骗的团团转，……”张四姑笑道，“当心啊！上了贼船，就无法全身而退，这以后，有得你的苦头吃了。”青凤微微一笑又道，“只要他心里面给予我一席之地，小妹倒是愿为他粉身碎骨。”

“唉！又有一个痴情女子，……”张四姑笑一笑，道，“你的易容手法太差，走！回房间去，我告诉你一点易容的诀窍，也传你一个自保的药方。”

“张大姐，我们要不要去看看他，我好担心啊！六个杀手，对付他一个人，应付起来，真的不太容易！”

张四姑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，“你今年几岁了？”

“刚满二十岁……”青凤说，“是不是太年轻了，少不更事？”“不要担心他，我相信，他能应付得来，……”张四姑道，“你这点易容手法，别说瞒不过行家，就是细心一点的江湖人，一眼就可以看穿。”

说服了青凤，两人又回到了棲凤楼。

张四姑恢复了本来的面目，白净面皮，清秀轮廓，说不上很美，但却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魅力。

青凤也洗去了脸上的药物，展现出绝世容色。

张四姑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，“好家伙，天下的美女，都被他一下子吃干、抹净了……”

“大姐夸奖……”青凤笑一笑，道，“听说有两个小美女，姿色出众，比小妹尤胜几分，大姐，可要想办法给我引见引见？”“别担心两个小狐女，……”张四姑道，“她们是那种弱水三千，取一瓢饮的性格，也知道江枫不是从一而终的人，所以，她们很好相处。”

“这我就放心了……”青凤道，“我一直害怕二位漂亮的小妹容不下我！”

“青凤，你只要没有独占他的用心，就不会引起烦恼……”张四姑道，“他是乱世的英雄，中流砥柱，但却是天生的悲剧人物。”

这件事，以后再谈吧！你能如此关心他，足见爱恋之深……现在，先办你的事，大姐给你一些药物，十日内，包管那位色胆奇大的天王，也不敢碰你。”

“真的……”青凤展现了妩媚的笑容，道，“真要谢谢你，你是我的救命的恩人。”

张四姑道，“这药力只有十天，用过六个时辰之后，才会有效，何时应用，你自己算清楚了。”

取出一包药物，很仔细的说出了应用之法。

青凤不敢延误，立刻敷用。

张四姑看青凤一切妥当，才微微一笑，道，“六个时辰之后，会发出一股很难闻的味道，这股味道将使人退避三舍。”青凤吃了一惊，道，“大姐，这不行啊！这一来，江枫不是也不肯接近我了？”

“小妹子，这就要忍一忍了，反正只有十天，十天之后，一切形状复元，那股让人欲呕的味道，也会消失无踪了……”张四姑道，“天下事有利必有弊，那就要两害相权取其轻了的。”

“小妹知道了，大姐……”青凤神情严肃地说，“告诉江枫，要他在十天这内，别来看我，我不要他闻到那股难闻的味道。”

“好好好，我告诉他……”张四姑笑道，“大姐来看你，行不行呢？”

“当然好，……”青凤道，“我想，这几天，我一定很寂寞，大姐呀！你一定要来看我。”

碰上了张四姑这样成熟，亲切的女人，青凤忽然产生了强烈的孺慕之情，张四姑已对她具有了很大的吸引力，不自觉偎入了张四姑的怀中，低声接道，“我还要登台演唱，那股难闻的味道如是太强烈，会不会被听众闻到。”

“所以，你要好好处理它，……”张四姑道，“不让那味飘散太远，不过，我有一粒药物给你，你自己可以很快适应它，我走了，记着，急着见我时，就在居顶上插一片直立的竹叶。”

“好！天王的警觉很高，武功精湛，第一流的轻身术，也无法瞒过他的耳目……”青凤道，“不见屋顶上竖立的竹叶，大姐，千万不可闯入棲凤楼来。”

江枫步出了洛阳居，太阳远未完全出来。

很多身着灰衣的人，正在整理街道。

胡萍、段九，早已混入了那些人中，以江枫目光的锐利，一时间，也无法找出他们停身何处？

江枫想到了雪、霜二女，这地方已然出了洛阳居的大门，已进入了二女的保护范围之内。

但二女呢？

江枫目光转动，四下打量，目光可及之处，全都是打扫街道，收取垃圾

的灰衣人。

这座帝王之都，一直保持了美好的传统，街道上，打扫的十分干净。

一辆人拉着双轮木车，装满了垃圾，正缓缓向江枫行来。

江枫没有退避，却暗中一提真气，准备迎接挑战。

他年少气盛，技艺卓绝，口中虽然强调六个专任杀手的可怕，但那是用来应付欧阳昭和罗兰用的，内心之中，并未把几个杀手放在眼中，倒是张四姑那一番强调，使江枫提高了不少的警觉。

拉板车的是个五十左右的老人，满头大汗，气息粗重，似是拉得十分吃力。

江枫目光锐利，一眼就看透了那老人不是身具武功的人，立刻消去了戒备。

板车由江枫的身前行过。

突然，垃圾飞起，一道寒芒，由垃圾中飞射而出，射向江枫。

完全出人意外的一剑，双方距离既近，那一剑又快如闪电，江枫闪避已自不及。

眼看一剑就要刺中前胸。

一声凄厉的惨叫，传入耳际，鲜血喷洒中，刺中江枫的长剑，脱落掉地。

一个娇甜的声音，传入了江枫的耳际，道，“江大哥，他藏在垃圾车中，我就扮成一堆垃圾。”

是吟雪的声音。

江枫差一点冲口叫出了吟雪的名字。

但见一团高飞而起的黑影，怦然一声，摔了下来。

是一个全身黑衣的人，头脸都包在一片黑布这中，大概是为了防止垃圾的缘故，包头的黑布和衣服连在一起。

奇怪的是死了一个人，并没有引起任何骚动。

那拉车的老人，似是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停也未停过一下，一直不停的向前行去。

吟雪也没有现身，那娇甜的声音，似是由那辆垃圾车上传了过来，似乎是吟雪仍在那辆车上。

江枫沉吟了一阵，眼看打扫街道的工人，逐渐散去，只余一辆木板车，急驰而来。

车上伸出一只手，抓起了地上尸体，拖入车中，急急驰去。

由拉车人的眼神中，江枫看出了他是段九，抓走尸体的人，自然是胡萍了。

有些事，不能拖延，江枫突然后悔，竟然没有看看那杀手的真正面目。

太阳升高了，阳光照射大地，街上行人渐多，长安街头，又一天新的开始。

江枫暗暗忖道，“张四姑赞赏二女费尽心血，展现了才华，看来果然不错。”

接近这洛阳居的杀手，果然已在她们监视、掌握之下。

杀手藏入了垃圾车中，吟雪竟和他藏于一车之内，化作一堆垃圾也许并不太难，但让对方发觉，就有点难以想象了。

大概这就是张四姑的潜隐术，或移花接木了，小小年纪，有如此的耐心、忍性，果非小可了。

这时，一个中年妇人，右手挽着一个竹篮子，左手扶在一个小女孩子的肩头上，缓步行了过来。

那女孩只有十一二岁，但江枫仍然生出警觉，双目凝神，盯注在那女孩子的脸上查看。

江枫智慧卓绝，但江湖上的经验，并非太多。

看上去，那只是普通的小女孩，至少，江枫瞧不出有什么可疑之处？

行近江枫身前时，小女孩似是不胜负重，突然向地下蹲去。江枫一吸气，身子向后疾退三尽。

他并不知道是否有人算计他，这后退三尺，只是一种本能的防御。

可惜的是，只退了三尺，距离太近了。

那中年妇人在小女孩蹲下去时，似是失去了重心，跟着仆倒在地上。

江枫暗暗叹息一声，忖道：“看来，我是太多疑了。”正待伸手去扶那中年妇人一把，已蹲在地上的小女孩，却突然长身而起。

一下子长高了一倍，竟然是二十以上的少女，双手飞扬，两把淬毒银针，飞射而出，笼罩了江枫全身。

江枫吸一口气，全身衣服，立刻膨胀而起，右手挥动，拍出了一股掌风。

但真正的可怕人物，却是那中年妇人，只见她借势一滚，人已闪到了江枫背后，挺身而起，手中的竹篮子，抛向江枫。“江大哥，不要动，……”

是吟霜的声音，而且，声音就在身侧。

江枫没有动，他相信二女，她们一定会全心全意的保护他。一蓬黑色的烟云，就在中边一株树身上飞起，忽然间布散开来，护住了江枫。

抛出的竹篮中，正飞出千只以上的绿头大花蝇，蜂涌向江枫。

但却被那散飞的黑色烟云挡住，烟云消散，收缩成一团。那竟是一张黑色的丝网，操网的人也十分高明，一兜之下，上千的绿蝇，竟然无一漏网。

江枫一记强劲的掌风，击落了大部分射向面前的毒针，射向身上的毒针又被胀起的衣服挡住，跌落在地上。

跃起偷袭的少女，也被那一记强猛的暗劲，震退了三步。

但江枫同时左耳微微一麻，忍不住伸手抓去，竟然抓入手中一枚小针，长不过半寸，细如牛毛，但全身泛起了一片蓝汪汪的颜色，一眼间，就可以辨认出是剧毒淬练之物。

江枫急急运气，闭住行血。

“快些运气逼毒，你中的是天下七大奇毒之一的化血毒……”竟是张四姑的声音。

那亲切的声音，给了江枫一种极大的安定感，立刻闭上双目，运气逼毒。

他内功精湛，是江湖上极少见到的高手，片刻之间，左耳上一处细小的伤口处，突然流出一些黑血。

但闻兵刃交击之声，不远处似是正展开着一场激烈的搏杀。

一声冷厉的惨叫，起自身侧，江枫感觉到脸上似是溅上了微温的水滴，鼻息间，也闻到了淡淡的腥味。

是血。

激烈的战斗，就在江枫身边。

但江枫没有动，他明白，化血毒的厉害，如若中途分心停息，使内功迫集的毒血，散入经脉，再想把毒血回集起来，不但要大费气力，而且，成功的机会不大。

“江枫，听着，化血奇毒，一旦侵入内腑，神仙也救不了你，……”张四姑道：“不要回答我，因为，你绝对不能分心，闭上双目，全力逼毒。”

张四姑说着话，右手已取出一只锋利的小刀，看准了位置，一刀挥出。

“哎哟！张姨，你割了他一半耳朵……”吟霜的惊叫声突然顿住。

因为，一股黑色的血箭，在江枫内力逼迫下，激射而出。

“少了半个耳朵，总比他一条命好……”张四姑冷冷的接道，“准备好棉花、药物，血色见红，立刻替他包扎起来。”江枫确也有一股狠劲，张四姑才动手包扎左耳伤势，一面要江枫停止运气逼血，才叹口气，道，“现在，你可以睁开眼睛看看了，你是多么侥幸的逃过了这次劫难！”

江枫不知道这一阵运气逼毒，损失了多少鲜血，但一停下来，竟有些晕的感觉。

睁眼看去，只见那施放毒针的少女，已横尸眼前，胡萍、段九手中的刀、剑，血迹未干，想来是，两人合力出手，才击毙了强敌。

吟霜穿着一身枯树皮般的衣服，静静的站在一侧，视着一张微带歉意的娇媚脸儿，看上去有点怪，就像一截干枯的树干上，突然绽放出一朵艳丽的鲜花，给人一种极不调和的感觉。“姐姐担负起游动保护的责任，我却选择了门口那棵大树，所以，我潜隐在树身上……”吟霜笑道，“我推判他们会选定洛阳居大门口处，作重要的一击，幸好没有选错……。”江枫看看吟霜的衣服颜色，果然和门口忍受着隆冬风雪侵袭的老槐树，一般模样，心中又感动，又佩服地说道，“真是难为你们了！”

“不要这样嘛？江大哥，姐姐躲在垃圾中，忍受着那百物杂陈臭味，比我辛苦多了……”

“我知道。……”

张四姑冷冷的打断了江枫的话，道，“这一阵交手，你已经死了两次，你轻敌自负，竟然被一枚化血毒针射中，如非你内功精深，逼血快速，单是这一枚化血毒针，就要了你的性命！”“说来惭愧，……”江枫道，“我想不到，她发出毒针时，竟然留了余力，在我掌力发出之后，又悄然弹出了一枚毒针，“你那一掌，本可以取她之命，……”张四姑神色冷峻地说，“大概见对方是位姑娘，又动了怜香惜玉之心，所以手下留情“我……”

江大哥，不要难过，怜惜弱女，应是英雄行径……”吟霜道，“英友才能让美人动心，我和姐姐，都算是小美人啊！”

她尽量把自己投入，和江枫站一起，共同来承受各种任能、屈辱。

张四姑看了吟霜一眼，接道，“敌人来了两个，你看的很清楚，早该有防人前后夹击的打算，可是你竟然照前不能顾后，而且，也该早想到老姜辣心，后面的攻击，应该比前面恶毒一倍，可是江大少爷，你竟然把强敌给忘了……”

“那是江大哥早就发觉了我，才故意把敌人留给我来对付！”

“吟霜，要不插嘴，如若他一眼就看穿了你藏身之处，张姨的五行潜术，岂不成了骗小孩的玩艺了。”

“吟霜，不用帮我了，大姐教训的对！我确实太大意了，……”江枫苦笑一下又道，“大姐，也一直跟着小弟了。”

“大姐是受人之托，不得不来……”张四姑道，“吟霜那一剑的快速，是我毕生仅见，她叫你不要动时，剑已经刺入那人的身上。然后，才撒出天罗丝网，网住了那批绿头毒蝇。”

江枫转头看去，只见吟霜手中提着一个黑色的细丝网兜，网兜中聚满了绿头苍蝇。

那网兜收缩甚紧，网中的毒蝇，只能蠕蠕而动。

张四姑道，“六大杀手，已经死了四个，还有二个，仍未出现，他们那样沉着，必然是更厉害的人物。”

“由此刻起，小弟全心戒备，绝对不再给他们得手的机会了。”

张四姑微微一笑，道，“你一念仁慈，已经丢了半只耳朵，如再存仁心，可能会丢了一只眼睛，一条腿了，那时，你又跛又瞎，再加上缺了半个耳朵，想想看，是个什么德行呢？”

“不要紧啊！江大哥瞎了跛了，我和姐姐的用处就更大了，我们可以天天陪着他，照顾他，……”吟霜道，“天下的女人，都不喜欢他了，我和姐也不会背弃他。”

这是誓言，也是盟约，赤裸裸的献出了一颗少女的心。

江枫竟然不敢多看吟霜一眼，却转望着张四姑说，“大姐，我真的少了半个耳朵？”

“怎么？你自己一点也不觉得吗？……”张四姑道，“你一身系天下安危，生死已不是你个人的事了，所以，我只好削去你半个耳朵，放尽毒血，虽然破了相，但却保住性命了。”

江枫苦笑一下，道，“幸好只是半只耳朵，如若小弟伤在手臂上，大姐也要斩断我一只手臂了？”

“毒蛇噬腕，壮士断臂，……”张四姑叹息一声又道，“为了救你一条命，我会毫不犹豫的出手挥刀。”

江枫脸色微变，笑一笑，不再多言。

笑的很勉强，笑容中透出了无限的凄凉。

张四姑心中暗笑道，“想不到他这样洒脱的人，竟然也会很在乎自己的形貌。”

只见江枫口中念念有词，声音低微，不知道在说些什么？

“江大哥，你没事吧？”吟霜大为担心地说，“不要耽心你的耳朵，你一直就是我们心中的人，你瞎了，跛了，都不会影响你在我和姐姐心中的地位，你越需要我们，我们会更感快乐。”

“我不会耽心自己变的有多么丑怪，……”江枫道，“我耽心的是会不会影到我的武功，吟霜，我们不能失败，对敌人多一分了解，我就增多了一分惶恐，我们的敌人众多，而且，十分强大，我们就算以一挡十，也无法抗拒他们，我们需要帮手，可是已经来不及训练了，我们增强实力的唯一办法，就是从敌人那里争取过来。”

“我明白了……”吟霜道，“我会跟姐姐好好的商量一下，看看怎么帮助你！”

张四姑暗暗忖道：“原来，他在担心破相之后，会影响到他的惑心术？这也难怪，缺了半截耳朵的男人，究竟是一个明显的缺陷，这世上，能有多少女人？真的欣赏缺陷美呢？”也会真的影响到他的惑心术了。”

“江枫！为什么不向我求助呢？……”张四姑道，“你忘了，大姐的医术，也十分高明啊！”

“是的！我知道大姐的医术和疗毒之能，举世无双。……”

“举世无双，倒不敢当，不过，一点小病小恙，倒是药到病除。”

江枫黯然说道：“大姐手术断耳，天下名医，有谁能重续断肌。”

“我能……”张四姑道，“如论你风流罪孽，缺了半截耳朵，也许可以减少你些罪恶，但你又肩负光复武林大任，偏又练了和形貌相辅为成的武功，唉！为了江湖大局，大姐只好免为其难的帮助你补上断耳了。

不过，这可是挖肉补疮的事，别人也帮不上忙，只有从你身上挖一块肉了。”

江枫真的信了，低声道，“那就烦劳大姐了。”

只听吟雪的声音，传了过来，道，“两个人藏得很密，找不出一痕迹。”人随声到，出现在江枫身前。

“我们先回去吧！……”江枫道，“也许，他们会停一阵再下手？”

张四姑目光一掠雪、霜二女，道，“回去，洗个澡，换件衣服再来，江枫推断不错，他们暂时不会现身，出手了。”

“这一网血蝇呢？要如何处置？……”吟霜道，“我看只有用火烧了，可是，这面天蚕丝网……”

“交给我吧！……”张四姑道，“这种苗疆血蝇，培养不易，毁去未免可惜，我要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……”

“这血蝇很恶毒吗？……”江枫看着那一网毒蝇，只觉着惹人恶心、讨厌，却是瞧不出有什么可怕之处？

张口姑接过丝网血蝇，挥手令雪、霜二女退去，才缓步退入洛阳居中。

此时尚早，洛阳居中，还未开始上客。

江枫、段九、胡萍，紫随身后，直行入江枫宿住所在。

七主和尚迎了出来，看了张四姑一眼，欲言又止。

“说吧！大师，没有事能瞒过大姐，……”江枫道，“再说，我江枫的事，也不用瞒她！”

“是！……”七宝和尚道，“梅花传来了信息，三宫主已到长安，几时会来洛阳居，还未确定。”

但见刁鹏快速奔了过来，道，“总堂飞鸽传书，天虚子和另一个副总堂主，率领了八位剑手赶来，看样子，准备放手一战，不再退让了！”

江枫点点头，道，“咱们房里坐吧！”

刁鹏看江枫左耳上包扎了白纱，分明是受了伤，心中十分奇怪，以他武功之强，谁能伤到了他，心中疑窦重重，却又不便多问。

忽然间，发觉了张四姑手中提网，一网毒蝇，他久走江湖，识见广博，一眼认出是苗疆毒物，心中大吃一惊，急急向身旁侧横移两步。

原来，张四姑一身黑衣，脸上也涂了药物，看上去形貌诡异，完全不像中原人氏。

几人行入厅中，分别落座。

张四姑才缓缓说道：“刁兄，认出这网中之物么？”

“血蝇，此物产于苗疆，咬人一口，毒随血行，子不见午，午不见子，必死无疑，此等毒物，怎会在长安出现？莫非苗疆的老毒物，也到了长安。”刁鹏滔滔不绝，一口气说出了毒蝇的来历。

段九看看那绿头大苍蝇，道，“不过一只苍蝇罢了，无牙无刺的，怎会伤人？”

刁鹏道，“段兄，血蝇为苗疆十大活毒之一，千万不可小觑，它不但毒性奇高，而且飞行快速，口中一根毒刺，尖如利针。

刁鹏起身对张四姑抱拳一礼，道，“朋友上姓大名，提了一网血蝇，必是用毒的大家，就刁某所知，血蝇口利如刀，一般的丝网，绝对无法网得住它？”

“小妹张四姑，刁兄和我有过数面之缘，小妹虽然易了容，但声音没有变啊！”

“易花手……”刁鹏笑道，“失敬，失敬，想不到你也重入江湖了。”

“倾巢之下无完卵，没有法子啊！诸位小坐片刻，我去处置这些毒物……”

“我为姑娘引路……”

七宝和尚站起身子，当先向外行去。

刁鹏正欲举步随行，却被江枫叫住，道，“天虚子重回洛阳居，还有一位副堂主，是什么人？”

“传书中没有提起……”刁鹏道，“不过，绝不会是万副堂主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“回师叔话……”刁鹏恭恭敬敬地说道，“如是万副堂主要来，书中必会提起，但略而不提，就大大的有学问了，也等于说明了不是万副堂主来……”

江枫点点头，道，“应该是他来，偏偏又不派他来！”

“对！就是这个意思，另外两位副总堂主，公务繁重，很少入江湖走动，一旦出动，就说明了此事的重要，绝对不准失败，总堂中没有这个规定，但天马堂中人却会这么想！……”刁鹏道，“至于那八大剑手，也必是总堂主亲自训练的剑手中拨出来的。……”

“不是总堂中的长老护法吗？”

“不是！剑手是一种特别的称呼，听说，总堂中训练了这么一批人，我们都未见过，是天马总堂中一批隐密人物这一次，竟然出动下手……”刁鹏说，“除了表示不再退让的决心之外，也有炫耀实力的意思。”

“这就热闹了，听说内宫一系中的三宫主，也到了长安……”江枫笑道，“双方一旦冲突，虽非对王的局面，可也是将对将的大场面了。”

刁鹏微微一怔，道，“师叔，这个消息，要不要传报入天马总堂？”

“对你有利的事，当然要报上去……”江枫笑道，“他们对你越信任，你办起事来越方便。”

“好！我这就去！”

刁鹏急急地向外行去。

张四姑缓步行了出来，接道，“江枫，我看你受伤的事，他也会报入总堂了。”

“大姐的意思，可是说，这个人不能信任？……”

“那倒不是，他对你的忠实，绝对超过天马堂，但他好大喜功的生性未改，有些机密大事，还不能让他知道……”张四姑说，“他不会出卖你，但他会不自觉地说出来，以表示自己的见多识广，消息灵通。江湖上，这种人很多很多，也不必太过责怪刁鹏。”

“对！他一生自负好胜，总希望出人头地，手握权柄，纵横自如，费尽了心机手段，希望能成为江湖上顶尖人物，……”七宝和尚道，“但真正的一个武林高手，是需要师承、天赋、机缘等诸般巧合，再加上全力苦练，才能达成的上乘境界，目前他，目光一掠江枫，接道，“刁鹏已存了必死之心，

忠诚不用怀疑，只不过，他心性还不够坚定，所以，有些重大的事情，还不宜让他知道……”

“有这样一个埋在天马堂的棋子，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，你们要好好运用，千万别伤害到他……”张四姑神情严肃地说道，“天马总堂来了两位副总堂主，内宫中也来了一位三宫主，天王门中的天王，也随时可以驾到长安，这是一场大盛会，如是一个处置不好，很可能会全军尽没，江枫，你准备如何应付？”

“我……”江枫愣了一下，道，“我想，我们的实力只能对抗一处强敌。……”

“对抗一处，也是一个很悲惨的局面，杀人一千，自损人百，你们没有这个本钱……”张四姑说，“更重要的是，我们如果挺身而出，不论胜负，都会让他们找出目标，他们很可能会暂罢私斗，全力来对付我们，如果，这三股力量合于一处，天下没有人能够抗拒得住，……”

“所以，最好的办法，就是让他们自相残杀，……”七宝和尚道，“但看样子，这次来的人，都很精明，要他们自蹈陷井，不是件容易的事。”

张四姑点点头，道，“现在，最重要的一析事，是放低姿态，……”目光一掠江枫，接着道，“以柔克刚，你要独任艰巨，周旋于三大势力之间，非绝对必要，不能妄动杀机，现在，我先帮你治好伤势，让你全头全脸的周旋于三大势力之间。”

江枫静静地躺在一张木床上，左耳伤口，早已愈合。

事实上，张四姑只在他左耳上开了一个较大的伤口，放出毒血。

张四姑精通医术，应该留下来照顾江枫，但七宝和尚和罗兰，竟然也守在病榻前面。

“现在，他已经完全晕迷了过去，一个时辰之内，绝不会清醒过来，有什么事？现在可以放心的交谈了……”张四姑道。

“张姑娘，要他卑言屈膝，是不是太委屈他了……”七宝和尚道，“这一点说服他的希望，恐怕不大。”

“我知道，所以，我才请两位帮忙……”张四姑神情肃然地说，“我们全都把生死置之度外，跟着他放手一战，成功的机会，也只有十之一二，我们这批人，死不足惜，但武林道将沦入魔教统制，永无翻身的机会了。”

“我们愿尽全力，说服江枫，希望他能配合你的计划，……”罗兰低声说道，“但我们不能不作最坏的打算，一旦，他不肯接受你的安排，你准备作何打算？”

“应该杀了他，至少，也要暂时把他囚禁起来。……”

“谁能取代他呢？……”七定主尚打断了张四姑的话，道，“目前为止，我相信江枫还不知道你真正的身份，你受命监视指导他的行动，为什么又不肯直接告诉他呢？”

“他是百年中难得一见的练武人材，也是唯一能在短短二十年内，身集三大奇人绝学于一身天才，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事实，所以，我们只有尽全力去维护他，帮助他，……”

张四姑道，“合我们三人之力，我相信有着很强的说服力量，万一说服不了，两位请立刻点雪、霜二女的穴道，带他们离开这里？”

“你呢？……”罗兰道，“留下来！”

“是！我留下来陪他，尽我之能，帮助他，和对方决一死战，我要让他

知道，在鲜血流尽，仍然无改变江湖大局时，这就是匹夫之勇，匹夫之勇不可恃……”张四姑道，“我会用生命陪着他，让他知道，坚持错误的代价。”

“张阿姨，你和妈一起走吧！……”吟雪、吟霜，并肩行了进来，道，“我们来陪江大哥……”

“不行，你们是再传薪火之源，二十年后重光江湖的希望所系，绝不能留下来，……”张四姑道，“令尊，已决定放手一战，不死不休，令堂亦要舍身决战，我花了无数口舌，才把令堂说服，要她带着你们离开，唉！你们这一搅局。……”

“张姨，我们如若和江大哥联手对敌，有没有突破重围的机会……”吟雪道，“何况，我们还有说服江大哥的机会，也许他会看在张姨的份上，答应你们的安排。”

“张姨，江大哥最听你的话了，只要你肯开口求他，我相信他会答应，……”吟霜微笑如花地说，“如若江大哥还是拒绝了你，你还有最好一个法宝可用，我保证江大哥招架不住。”

“那是什么法宝？……”

张四姑竟然被吟霜说的愣住了。

“哭！张姨只要肯掩面低泣，哭个伤心欲绝，我相信江大哥会答应你任何请求。”

这该是一件很天真，可笑的事，但张四姑竟然听得神情肃然，道，“为了江枫一条命，为了江湖大局，我可以哭一场，但你们要和张姨配合，不要站在一边看笑话。”

吟雪道，“张姨可要我们陪着哭吗？”

“那倒不必，但我要说明的一件事是，江枫如不肯委屈求全，洛阳居这一场血战，江枫连一分生存的机会，也没有……”

吟霜道，“张姨，能不能告诉我们，江大哥现在面对的敌人，都是些什么人物？我和姐姐全力施展，能不能挡住他们一点实力。”

“你们都是天才，你们也学得了天狐武功十之七八，再给你们三五年时间，很可能不让天狐夫人专美于前，不过，敌人实力之强，也出了我们的意外，……”张四姑说，“最重要的是敌方的三大势力中的重要人物，不约而同的都到了长安，如若他们三方合作，江枫就全无胜算，你们两个加上去，顶多能多杀了几个敌人而已！”

“最重要的是，江少侠杰出的表现，会引起敌人的震动团结，……”七宝和尚接道，“这三股力量结合起来，已经统治了江湖，如果他们再度结合起来，江枫领导我们这一批力量，绝对无法对抗……”

“大师父……”吟霜打断了七宝和尚的话，道，“现在，对方只来了几个人，我们就罩不住了，……”

“这中间可能是有些误会，张姑娘低估了江少侠的力量，……”七宝和尚道，“如若单打独斗，放眼天下，没有人能是江枫的敌手。……”

“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，他可以独挡天王，但如加一个三宫主，就未必能够应付得了？”……”张四姑道，“何况，天马堂还来了两位副总堂主！”

“两个时辰之内，尽集天下高手于此，也未必能杀了江枫，但如让他苦战两个时辰之后，还有多少余力可用，我和尚就不敢断言了，……”

目光一掠吟雪、吟霜，接道，“如有两位小美女从旁协助，那就如虎生双翼，给江枫一点喘息时间，他就可以撑上三五个时辰了。”

“这么说来，六个杀手找上门，我们是白白替他担心了，……”张四姑道，“这可是他自己制造紧张啊！”

“这个，我和尚就搞不清楚了，好像有一种叫作策略运用“哼！他在耍我们，是嘛？……”

“不是！大姐，我没有和尚说的那么好，……”江枫挺身坐了起来又道，“否则也不会身受暗算了，但也不是大姐想的那么坏。……”

“好啊！你根本就没有被我的药迷晕过去，我们说的话，你全听到了。”

“不错，我没有晕迷过去，但大姐的药物很厉害，我运足全身功力抗拒，才把药力拼诸身外。……”

江枫道，“我如没有诸们协助，武功再强十倍，也是没有用处，江湖上有些事，不是用武功能够解决，诸位都是三位师长，安排帮助我的人，今后借重之处过多，希望我们全力合作，能尽快的恢复了江湖上清平岁月。”

“世上真有你这么一个人？也被三位老人家找到了……”张四姑笑一笑又道，“看来，真是神佛有灵，武林有救。”

“是三位老人家的栽培，天知道他们花了多少心血，包括诸位在内，……”江枫道，“二十年前，他们已在诸位身上用功夫了！”

“虽然没人告诉我，但罗兰夫妇的行径，我确实瞧出了一点迹象，唯一没有想到的是，她得了天狐夫人的全部真传，造就出了两个一代天娇的姐妹花，这些时日，我和雪、霜二女相处一起，才发觉她们技艺的精湛，早已非我能及，……”

张四姑目光转到七宝和尚的身上，接道，“酒肉和尚也是三位老人家摆下的一颗棋子，倒是完全出了我的意外，……”

“和尚只能算半个门人，我是机缘巧合，撞上了这个机会“大师，不用谦虚了，你花的工夫最深，成就绝不在江某之下，江枫何其幸运，能得到诸位的助力。”

“江大哥，我们今天露的一手，能不能看得过去……”吟雪道，“那一车垃圾，好臭、好臭，我整个人溶在一堆垃圾中，虽然闭住了呼吸，但仍然苦不堪言！”

“好极了，江大哥佩服得很……”

“张姨的五行潜术，易懂难练，……”吟霜道，“我潜陷在那棵树身之上，化去了不少的气力，几乎消去了攻击敌人警觉！”“非常好了，……”张四姑道，“张姨来做，也不过如此罢了，看到父们的学习潜能，张姨看到了武林中的希望。”

目光转到江枫的脸上，接道，“说吧！你准备如何应付目前的形势。”

“大姐撤走的办法，我不赞成，但我们要尽量避免和他们正面冲突，最高明的手段是挑起他们的冲突。”

“说来容易，做着难，……”罗兰接了口，道，“天马总堂来了两位副总堂主，内宫一系中来了三宫主，一明一暗的赶到，如何才能挑起他们的纷争呢？”

江枫道，“先劝住欧阳兄，不可燥进，把力量集中在四海量行，我先和天马堂两位副总堂主见面，如果一切顺利，由他们向年宫中人下手，……”

“不顺利呢？……”张四姑道，“是不是要孤注一掷，全力出手？”

“我不会逞一时豪勇，有负三位老人家的付托，我会见机而作，如能一举刺杀一位天马堂副总堂主，嫁祸给内宫中人，那才是上上之策，……”

江枫道，“不管是否得手，如是洛阳居无法存身，小弟会赶回四海量行，会合大姐，离开这里。”

张四姑点点头，说道，“希望你言行如一，我们恭候消息，罗兰，我们去阻止欧阳兄。”

拉起罗兰，向外行去，对雪、霜二女的事，已不再多管。

罗兰望了一眼，欲言又止。

第十四回翠玉刀勇击八剑士

“江大哥，娘和张姨已经承认我们长大了，从今之后，我们的事，由我们自己作主了，江大哥有什么吩咐，可以直接的下令我们了，……”吟雪说的神情严肃，一改往日的少女神情。“我知道，经过这一次考验，江大哥也感觉到你们可以独当一面了。”

“多谢江大哥，你也承认我们长大了，……”吟霜道，“张姨让我转告你一件事，凤姐绝对安全，叫你别耽心绿云压顶。”江枫的脸上，竟然也飞起了一片羞红，但又得硬着头皮，说，“你们知道了。……”

吟霜接着道，“还有梅花姑娘的事。为了行事方便，张姨全都说给我们听了，如能得她们全力帮助，我想，对你的帮助很大。”江枫道，“两位有何高见？”

“把你的计划告诉我们，我们就全力和你配合……”吟雪道，“狐计多端，江大哥应该明白，别为我们担心，我们长大了，就该作些大人作的事。”

“好！……”

江枫点点头，说出了一番计划。

“果然是又奸又毒的好计划……”吟雪笑道，“张姨白白替你担心了，她虽然精于用兵、布署，但却少了那么一点狐气，对付天马堂这班邪魔外道中人，还是天狐门的方法管用。”吟霜道，“我们全力配合，至少可以使你的计划成功一半，不过，我们要去见见青凤和梅花，江大哥不反对吧！”

“看起来，我反对也没有用，天狐百变的心法，你们似乎是比我更有心得，……”江枫道，“能说动她们配合，你们就全力施展吧！”

吟雪微微一笑，道，“江大哥会慢慢发现，我们不会让你失望！”牵着吟霜一只手，双双离去。

望着二女远会的背影，七宝和尚低声说道，“是两个好帮手，我看她早已胸有成竹了。”

“过去，是有些低估她们。……”

七宝和尚打断了江枫的话，接着道，“只一次考验，就确定了她们的成就，付于大任，你是从哪里看出来的？”

是问题，也是请教？

“以吟雪之美，竟然潜隐于垃圾之中，这需要多大的忍性，吟霜的潜木术，已得四姑的神髓，她只不过练了两个月，这证明了她们的天分过人之外，又肯认真的苦学，……”江枫道，“但最重要的还是她们剑术上的成就，一击取命，正是天狐剑法的精要。”

“这真要恭喜江少兄了，……”七宝和尚道，“这些勘手，大事定矣！”

“看看她们的表现吧！……”江枫道，“我希望这一次引起的火拼，有如燎原的星火，扩展去，让他们欲罢不能……”

但闻胡元的声音，传了进来，道，“刁鹏求见。”

“请他进来。”

刁鹏一脸严肃的神情，道，“两位副总堂，已驻进了迎宾阁中，请总管和副总管立刻晋见。”

“好！你见过两位副总堂主了……”江枫道，“是什么人？”

“除了天虚子之外，另一位是十凤齐飞申雪君，真是大大的出人意意外……”刁鹏恭恭敬敬的回答说。

“十凤齐飞申君……”七宝和尚有些吃惊地说，“有数十年未在江湖上走动了。”

“是！最奇怪的是，她驻入迎宾阁，茶也未喝一口，就下令召见江师叔，最后才加上邓总管，我看，邓总管只是聋子的耳朵，是个配搭，……”刁鹏道，“吉凶难测啊！我们要不要有些准备？”

“不要紧，我去见她……”江枫重新包扎了一下左耳伤势，笑道，“走！一路上告诉我申雪君的喜好、弱点，也好让我有点准备。”

“她表面端庄，神情冷肃，严格说起来，我们根本不知道她有弱点，……”刁鹏道，“在天马总堂中，也难得见她一次，总堂主还常常主持会议，她连会议也很少出席。”

“天马堂四大副总堂主中，她是不是最具权势的一个？……”江枫道，“天虚子和她是否相处得来？”

“天虚子虽也是副总堂主身份，但和申雪君相差一段距离，大概只有听命行事的份，谈不上是否相处得来。”

谈话之间，已到迎宾阁外。

邓飞早已在花树林外等候，一见江枫，大步迎了上来，低声说道，“申副总堂主的脾气不好，应对之间，要小心一些。”江枫点点头。

刁鹏当先带路，进入大厅。

只见大厅中分站着八个青衣佩剑人，腰中横束了一条红色的带子。

江枫只看刁鹏神色，已经意识到八个青衣佩剑的年轻人，就是他口中所说的剑士了。事实上，八人腰中那条鲜红的带子，已特别突出了几人的身份。

一个身穿青缎子裙衫的美丽妇人，端端正正的坐在大厅中央。

似乎是座位、距离，都经过了丈量，她坐的地方给人一种主宰全局的感觉，就像她穿的衣服一般，朴素、清雅中又给人一种高贵的感觉。

青衣妇人两道清澈的目光，盯住江枫的脸上，打量了一阵，突然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叫韩霸？”

这时候的江枫，已完全恢复了韩霸的形貌，躬身一礼，道，“属下叫韩霸。”

“刁鹏……”申雪君的目光转注到九头鸟的身上，道，“你可是败在他的手中？”

“是！……”刁鹏恭谨的应道，“他手下留情，替属下保住了大部分的面子！”

申雪君点点头，道，“韩霸，杀内宫三龙之二，又杀死天王门下一只喜鹊的，也是你了？”

“是！属下为了天马堂的声誉，忍无可忍，才出手惩治他们。”

“天马堂中，还有如此忠实的部下，真是叫人失敬了……”申雪君微笑说道，“但你事先未得指示，事后也未向总堂呈报，虽然杀敌立威，但却无功……”

“韩某人不求有功……”

“过呢？”申雪君冷冷看着江枫。

“有过吗？……”江枫还注着申雪君道，“纵然有过，也该不算大过，对吗？”

“过还不小，所以，我亲自赶来，要把你押解到总堂中去，听候审讯！”话虽说的严厉，但脸上仍然带着笑容。

她笑的十分动人，但也显现出了脸上鱼尾纹的痕迹。

不论修为何等精深的人，也无法完全抹去岁月留下的痕迹。

“副总堂主，这就有些是非不分，强人所难了！……”江枫已有些火气，冷冷的揶揄道，“押解两字，用的太过分了！”

“果然是一个强悍的人物……”申雪君道，“劝酒不吃，吃罚酒，那就有些大煞风景了！”

“既然不吃，那就绝不沾唇，申副总堂主不能为属下作主，也就罢了，但如要押解回到总堂受审，那就有些形同助敌了。”

“听你的口气，似是要抗命拒捕了……”申雪君的脸上仍有笑意，但口气却更见凌厉，接着道，“邓飞，这个韩霸是什么出身？”

“这个……属下不太清楚……”邓飞道，“我们用人唯才，什么出身，就查的不严了？”

“你是说，你一点也不了解了？……”

“属下只知道他文武兼备，十分能干，洛阳居中很多难题，都由他出面摆平……”

“邓飞……”

“属下在……”

“你好大的胆子……”

她真的发怒了，但脸上仍然有着笑容。

“用不着把怒火转发到邓总管的头上，好汉做事好汉当，我韩某人，虽然不是江湖上的名人，但大丈夫生有何欢，死有何惧？这件事，不论有多么重大，由韩某人一个扛了，用不着再牵涉到别人身上，申副总堂主，就请高抬贵手，放过我们的邓总管吧！”

“那是说，你愿意跟我回到总堂受审了……”申雪君道，“老实说，我们对你这个人，充满着猜疑？我们要动员很庞大的人力，查明你的底细！这才是，我要把你带回总堂的真正的原因。”

“我可以到天马总堂走一趟，但我不喜欢你的方式，我要来去自如，不受监视……”江枫道，“你可知道，内宫一系中人派来了六大杀手，取韩某的性命，幸好，韩某人命不该绝，逃脱了几次暗袭，只受了一点轻伤……”

“唉！内宫一系中派出的专任杀手，竟是如此的无能？……”

“他们不算很差了，伤了韩某人一只左朵，何况还有两个杀手，尚未现身，他们随时可能出现！……”

江枫目光转动，四下打量，好像那两个杀手，就可能隐藏在这大厅之中。

“这里绝对安全，至少，这大厅之中，不会有杀手潜入……”申雪君笑道，“不过，我看，你不是那种甘心束手就缚的人了，为了不留口实，说我以副总堂主的身份，以大压小，所以，我想展示一下武力，你可以仔细地看一下，如果你自信能够抗拒，尽管出手拒捕，如果你觉无力抗拒，那就乖乖的跟我走吧！”

看了八个剑手一眼，江枫冷冷说道，“就是这八位剑士了？”

“对！他们八个人，可以对抗八位武林中第一流的高手，不要小觑他们……”申雪君道，“我不知道，你可以对抗他们几个，但我们先让你观摩一下他们的剑术，给你一个准备对抗他们的机会！”

“就算我韩某人想拒绝，只怕也是不太可能的事了……”江枫笑道，“副总堂主，我希望这笔帐，只算在我韩某人一个人的身上，不要再牵扯到其他

人的身上了。”

“好！我答应你，不管我能不能把你带回总堂去受审，都不牵扯上别的人……”申雪君笑道，“你还有什么要求？”

“没有了，邓总管，请退出大厅，此后，韩某人的事，由我一人承担，申副总堂主答应不牵扯别人，我相信她一言如山。”

邓飞看了江枫几眼，欲言又止，转身向外行去。

九头鸟刁鹏低声道，“请示副总堂主，刁某人是否可以留下？”

“可以，你站到我的身边，免得那流动的剑气，伤害到你了……”申雪君笑容突敛，脸色突然十分严肃，说道，“韩霸，留心了……”

突然扬手飞出了十枚制钱。

八个剑士，十枚制钱，多了两个出来，八人各自对付一个，多的两个就成了很大的漏洞。

因为，申雪君手力强劲，飞出的制钱，分布在整个大厅范围之上。

但见八个人影，同时飞起，八道剑光，布成了一剑网，全厅移动，十枚制钱，全落在剑身之上。

这一招看不出凶厉、稀奇之处，但却是真正的功夫，八人结合，绕厅飞舞，久久不落实地，这说明了每个人的轻身功夫，都到了炉火纯青之境。

八剑如一，结合一处，表示他们之间配合的精练、稳健。

“好！好！配合到八剑如一，果然是非同小可，希望他们杀人的手法，也能配合到这种境界？”

申雪君叹息一声，道，“你是谁？胆大包天，当之无愧，取下你的人皮面具来，给我看看好吗？”

果然是神目如电，竟然瞧出了江枫戴了人皮面具。

江枫淡淡一笑，道，“韩某人自出道以来，还是第一个被人瞧破我戴了人皮面具，足见高明，不过，韩某人也有苦衷，现在内宫中人已派出了六大杀手追杀我，如若我韩某取下面具，显露出本来面目，天下杀手，全要集中一处，以取我之命为首要之务了。”

“你不但胆大包天，而且口舌如刀，……”申雪君道，“杀了你，我可以取下人皮面具，看到你真正的面目，我不相信你叫韩霸，也不相信凭空会跳出你这么一号人物，树有根，水有源，也许我们还是昔年旧识呢？”

江枫笑一笑，道，“看来，副总堂主的误会很深，我可以告诉你，咱们绝对没有见过，所以，在下用不着亮相了，要见在下的真面目，只有一个办法，杀了我，再取下我的面具。”“好狂的口气，杀……”申雪君真的忿怒了，这些年来，她养尊处优，哪里受过如此的戏弄？

八道剑光，暴射而起，寒芒展布，忽之间，布满了整座的大厅，似是一团光山般，压了下来。

当真是绵密如网，雀鸟难渡。

刁鹏在江湖上行走多年，就没有见过如此的剑网。

江枫也看的有些惊心，一提真气，运集了全身功力，身子升起，迎向剑网，一道翠绿色的光芒，同时飞起。

八剑合一的凌厉剑芒，终于逼的江枫亮出了兵刃。

但闻一阵叮叮咚咚的脆响，绵密的剑网，被荡开了一个大洞，江枫破网而出。

“翠玉刀……”申雪君惊道，“天狐夫人的随身兵刃，怎会到了你的手

中？”

“不错，正是翠玉刀……”江枫道，“这八大剑士手中的磁力剑，能使各种兵刃失控易位，可惜，它吸不住翠玉刀。”

“他们不用磁剑的引力，照样可以取你性命！”

但见八个红带剑士，用力一推剑柄，剑身上突然脱下了一个剑套。

原来，那些剑士的实剑之上，还戴了半个剑套。

所谓的半个剑套，是套在长剑的下半截，看上去，这把剑有些怪异，但却非常实用，半截剑套上的强大磁力，在灵活的操作下，常常会生出意想不到的妙用，引开敌人的兵刃，那虽是毫厘之差，但在高手搏斗中，就是致命的失误了。

这些剑士，不但内功深厚，技艺精湛，而且兵刃的高计，也费了不少心机，似乎任何一点微末小节，都在力求完善、犀利。

江枫心中重新作了一番评估，决心全力施为，一举间搏杀强敌。

不过，一番交手之后，江枫心中也明白这八个剑士，极善合搏之术，一下子杀死八人，是一件绝不可能的事，江枫迅速的想过了本身几招杀手、绝技，就想不出任何一招武功，能有如此强大的威力。

泛升在心头的杀机，突然间淡了下来，近日的江湖历练，使得江枫学会了审度敌势，三思而行，感觉到一击无法成功，立刻改变计划，准备先找出敌人剑法上的缺点后，再行反击。

但闻申雪君冷冷说道，“就算天狐夫人还魂重生，也无法逃过今日之危，翠玉刀法中以天狐七斩，最为凌厉凶悍，你可以施展出来试试？”

听口气，她对天狐夫人似是十分了解。

江枫对三位师长的往事，虽非十分了解，但却隐陷知道三位师长之间，也有着一段情仇、恩怨。

但三个人都识大体，终能抛弃个人的好恶之念，合力造就出他江枫这个人，使三大奇人的绝技，集于一人之身，以避免各传衣钵，引志了彼此不服对方的心态，贻误大局。

“天狐武艺，以轻功、暗器见长……”江枫忍不住辩道，“翠玉刀法中天狐七斩，应该不列入天狐绝技之中。”

申雪君脸色一变，道，“你究竟是什么人？天狐夫人的弟子吗？她自称盗亦有道，为什么会收个大男人作衣钵传人？”

看她激动神色，江枫心中突有所悟，暗道，“莫非三位师长之间的恩怨情仇，和她有关吗？”

但闻申雪君接道，“说话呀！我也许会放你一刀，如若你默不作答，那就是自寻死路了。”

江枫突然躬身一礼，道，“老前辈认识天狐夫人吗？”

“哼！就算她血肉化泥，尸骨化灰，我也能认得出来。”

“看来，老前辈对她的恨意甚深……”

“不要叫我前辈……”申雪君接道，“天狐门中弟子，不配叫我。”

江枫叹息一声，道，“天狐夫人已逝世七年了，老前辈的积恨，也该消去一些了，……”

“她真的死了……”申雪君道，“狐计多端，谁能相信那头狡猾的恶妖狐呢？”

“老前辈，这就不厚道了……”江枫冷然说道，“晚辈说的全是实话。”

申雪群突然叹息一声，道，“老妖狐真的死了，我还真的有些难过！”

“父债子还，师欠徒还……”江枫道，“在下愿代师偿还旧债。”

申雪群两道清澈，冷厉的目光，盯注在江枫的脸上瞧了一阵，道，“你真是狐门弟子？”

“是！晚辈承受了天狐夫了大部分的技艺。”

申雪君突然长叹一声，连连挥手，道，“你走吧！走的越远越好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不要可是了，这里的事，我替你扛下来，我保证不会有人迫杀你，记着，在你师父的坟前，替我说两句话……”申雪君神情转变的十分伤，道，“我恨她，也爱她，昔日情仇一笔消，让她安心的休息吧！”

江枫听得一怔，暗道，“刚才她咬牙示恨，大有誓不两立的气概，此刻却又黯然神伤，有着痛失良友的悲苦，当真是仇中有情，情中有仇？她们之间，究竟是什么样的情仇呢？”

“还不快走！等一下，我可能会改变主意？”

“多谢好意，在下还未领教这八位剑士的高超剑法，走的也不甘心。”

“就凭你师父那几招天狐刀法，绝对不是他们的敌手，快些逃命去吧！”

看申雪君说的十分认真，江枫心中忖道，“那就更要除去他们了，留下他们，岂不是一大祸患。”

心中念转，突然大喝一声，翠玉刀突然攻向一个剑士。

翠玉刀化作一道碧芒，电射而出。

这一刀看似平淡，但却威力无穷，那剑士举剑一封，竟然未能封住。

碧光中射出了一道血泉。

玉刀正中咽喉。

江枫这突然一击，刁鹏有着大出意外之感，忍不住叫了一声！

申雪君却失声叫道，“穿喉一剑，你……你是金丹书生的什么人？”

“弟子，……”江枫神情肃然地说道，“老前辈也认识他了？”

“你也承继了金丹书生的衣钵……”

申雪君似是突然陷入了一种沉痛的回忆中，脸色苍白，肌肉颤动，内心之中受到的冲击，似是很大。

“不错……”江枫道，“晚进承继他们的技艺，也承继了他们的心愿。”

“他们有什么心愿，……”申雪君道，“对我报复，还是要杀掉夏天同！”

“没有，他们的晚年修养，都已进入了化境，胸中早已不记仇恨，那里还会有杀人的念头……”江枫道，“他们念念不忘的是武林正义、江湖大局，他们的心愿就是江湖重光，再见天日，老前辈是他们的故旧，希望看在两位老前辈的生前交情，助晚进一臂之力，完成他们的遗志……”

“你想的很好！我个人也有这份意愿，可惜，我不能……”申雪君道，“你几时见过，有人拿着对抗敌人的刀、剑，来杀害自己？”

“原来，你就是制造这一次江湖大劫的人？……”江枫神情冷肃地说，“有些事，踏破铁鞋无觅处，但鸿运当头时，却又得来全不费工夫！”

“不要想的太简单，我不过是其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，但对你来说，却是大大的不妙了，……”申雪君道，“你必须先闯过这八个剑士团杀……”

“在下原也没有逃避的打算，……”江枫道，“你可以下令她们出手了！”

申雪君似是突然受到了一下针刺般，全身颤动了一下，右手挥出喊了一个杀《字，忽然转过身子，快步而去。

江枫没有机会看清楚过程，因为七个剑士，已展开了凌厉的攻势。

以刁鹏见识之广，搏杀之多，也没有见如此凶厉的攻势，像七道暴起的闪光，七道寒芒，同时攻向江枫。

七只剑在接近江枫时，突然幻化出一片光影，光织成一片剑幕，掷向江枫。

发真是滴水不露的一击，冷人眼花缭乱了，莫可预测。

也是无法闪避的一次完善攻势。

江枫没有闪避，因为，没有任何一种身法能够闪避开这么绵密的一击。

唯一的办法，就是全力承接下来。

江枫飞身而起，迎向剑幕。

人在飞起的同时，一道碧光绕身而起。

就是那么一跃之间，翠玉刀已和人合而为一。

但闻一阵金玉交击的脆响，有如珠走玉盘，一大片闪光的白芒环围着一碧光在闪转、流动。

那那里像用刀、剑在拼斗，倒像一次极难见到的自然景观，一大一小两团滚动的光芒在冲击。

虽然刀剑都握在他们的手中，但精妙熟练的刀剑招术变化，已到了刀、剑之最高的境界，像传说中的剑仙一般，刀、剑人合而为一。

刁鹏看呆了。

申雪群也看呆住了。

这八个经过长期训练而成的剑士，在她的心目中无坚不摧，他们是精挑细选，千中寻一的学剑人才，再经训练淘汰，一百多人，入选为红带剑士的只不过一十八人，除两个成就特高，另有任务外，余下十六人分作两组，每组八人。

以他们剑术之精，实已至绝顶高手的境界，天下用剑高人，以一对一的，已然不多，能以一对八的，是绝无仅有了。

但江枫就是绝无仅有中的一个，就那么巧妙的碰上了。

事实上，这不是巧合，几乎是必然的结果，双方都花了十几年的心力，在良师严厉的督促下，习练出一流的武功，要对抗的人物，也将是一流的强敌，申雪君因震于韩霸之威，才带了这第一流的剑士赶来，不惜泄露出天马总堂中隐藏的秘密实力……。

当然，内宫一系中人苦苦相逼，天马堂马准备亮出一些实力，让对方知难而退，却不料，遇上了真正的强敌。

江枫的“穿喉一刀”能一举杀死了一个第一流的剑手，固然是金丹书生的刀法精妙，诡异多变，令人难防，但江枫如不能把刀法练入化境，也无法一击取命。

但金丹书生加上天狐刀法，也无法抗拒这七大剑士的合击。

但江枫竟然能支撑下来。

翠玉刀和七只精钢长剑，撞击了数百次后，停了下来。

双方落着实地。

江枫和七个剑士一样，面色苍白，不停的喘息。

显然，双方都耗尽了体能，无法再支撑下去，不得不停下休息。

不同的是江枫以一对七。

如若江枫有机会一对一的和这些剑士动手，相信没有人能避

开金丹书生留传的三大绝技之一“穿喉一刀”。

申雪君脸上闪动起杀机，冷冷说道，“现在，你还能接我一击吗？”

“申大姑娘，这时刻，你出手对付一个晚进，不怕落人话柄吗？……”

大厅门口处，出现了一个红光满面的青袍大汉，接道，“如若申大姑娘一定要出手，只由区区舍命奉陪了。”

申雪君冷厉的目光，盯住在青袍大汉的脸上，道，“你是谁？”

显然，她认不出这大汉的身份。

但江枫已听出来，他是七宝和尚装扮。

张四姑易容术果然是绝妙无方，申雪君的过人眼力，也瞧不出一丝破绽。

“申姑娘最大的错误之一，是低估天狐夫人的技艺，天狐针能借风力伤人……”青袍人没有回答申雪君的问题，却自说自话的接道，“你带来七个剑士，都已经伤在天狐针，两个时辰内不施术救治，他们就死了，你一举间失去了八大剑士，要如何向总堂主交代呢？”

申雪君脸色一变，道，“他说的是真是假？”

“是真的……”一个红带剑士说，“我们虽中了天狐针，但仍有再战之能！”

申雪君道，“那只有加快你们死亡的速度了……”

“红带剑士，视死如归……”七个剑士，同时高声回答。

“就算你们愿意战死，我也不能让你们死，跟我走！”飞身一跃，出了大厅。

七个剑士同时飘身而起，随后追去。

但见人影一闪，大厅一角处，突然闪出了两条人影。

竟是两个小狐女，吟雪、吟霜。

青袍人对二女点头微笑着，行入了大厅。

“果然是天狐百变，我和尚就没有瞧出来，你们的隐身所在？”

“这是张姨的潜木术……”吟雪道，“可不是天狐门的武功。”

“五行潜术，果然是神乎其技，我和尚今天是大开眼界，心里想不服也不成了。”

“和尚伯伯，有事求我们尽管开口，用不着这样灌迷汤了……”吟霜微笑如花他说，“不过，我倒要先请教和尚伯伯一件事。”

“行！十件八件都行，和尚接到，“一股脑全说出来。”

“那七个剑士的剑法如何？”

“高明无匹，剑术之精，已综合了天下剑法之长……”

“他们和江大哥交接百招，不分胜负，当然是第一流的剑手……”吟霜道，“他们多死一个，江大哥就少了一个劲敌，你知道他们中了天狐针，十二个时辰后，针随血行，插入心脏，必死无疑，你为什么要告诉他们？”

“不告诉他们，他们也已知道，……”七宝和尚道，“何况，厅门距此，有四丈之遥，你们的江大哥，已内力耗尽，申雪君真要出手，他未必能接得下来，和尚也没有自信能及时赶到。”

“原来如此，是我错怪你了，……”吟霜立刻认错又道，“和尚伯伯要什么？吩咐一声吧！”

“和尚想学一点五行潜术，两位姑娘，能否成全呢？”

“这就奇怪了……”吟雪道，“五行潜术是张姨的独门奇术，我们只是初学乍练，和尚伯伯只要肯开口，我保证张姨会一口应允。”

“这样吧！……”吟霜接道，“你不好意思开口，我替你说一声，而且保证你如愿以偿。……”

江枫突然睁开了眼睛，笑道，“大和尚想学你们的五行潜术，必然有绝技回报，两位怎么忽然间狐性消失，变成了纯洁小姑娘了？”

“明白了，和尚伯伯要用什么交换呢？……”吟霜道，“我传你潜木术，是五行潜术中施用最多的一行。”

“我传你潜土术、潜水术……”吟雪道，“至于潜金、潜火、我们自己还未练好，那里还能传人？”

“学会了水、木、土三行潜术，已可行遍天下，金、火二术，不练也罢，不过，和尚可没有那么多本领交换，只能传两位姑娘一段小曲儿了……”

“什么？学唱歌呀！和尚伯伯，你可是真能搅和呀！……”吟霜道，“这本领，不用你传授，我们已经唱了十几年了。”

她虽是妹妹，但却一向用字尖锐，一针见血，同样一句话，说的就比吟雪刻薄了。

七宝和尚微微一笑，道，“就是听到两位一副好歌喉，我才想教两位一段曲记词。”

“她们行么……”江枫神情肃然道，“道不同不相为谋，我就不成，……”

“是的！你是不行，但和尚观查过了，她们两个可以，不但可以，而且，可以速成，三个月，就可以派上用场了。”

雪、霜二女虽然不知道两人谈的什么？

但见江枫严肃的神情，已知是重大事情，立刻收敛起娇态媚笑，恢复了端壮的少女形象。

“这就叫在下想不通了……”

“天下没有十全十美的人……”七宝和尚接道，“你已十得其九，总得留点缺陷美吧！”

江枫道，“这可是一件……”

“一件动人的词曲，能使人心旷神怡……”七宝和尚打断了江枫的话，接道，“由两位天赋上佳歌喉的小姑娘唱出来，一定更为动人！”

二女绝顶聪明，心中早已有数，大和尚传授的定是惊天动地的绝技，立刻躬身一礼，道，“我们知错了，大师成全之恩，绝不忘怀。”

“这就不敢了……”七宝和尚道，“和尚痴长几岁，叫我声和尚伯伯，和尚斗胆承认了，但如叫我大师，那就有些高抬我了，论技艺，咱们平辈论交，何况，和尚教你们一段词曲，换到了三行潜术，怎么算都不吃亏。”

“好！我已大体恢复了……”江枫道，“你们去互传技艺，我该回房去好好休息下了。”

“还有两个杀手没有现身，……”吟雪道，“小心些啊！我和妹跟着大师学唱歌，暂时不能保护你了！”

“胡氏父子，段氏师徒，都已脱胎换骨，这点事，他们担得起来……”七宝和尚笑道，“何况，还有张四姑，……”

“很不好的消息，三宫主到了长安，天王门人，也住进入洛阳居了……”张四姑一身黑衣，疾奔而入。

七宝和尚对刁鹏一挥手，刁鹏急急退了出去。

“他们是否见过申雪君？……”江枫道，“这么一个巧法，会不会三方面早已有了预约？”

“应该不会……”张四姑道，“申雪君带来了强大的实力，大概是有意要炫露一下，但她没有想到会碰上你这么个扎手人物，闹得灰头土脸，狼狽而逃，她心中最重要的一件事，大概就是尽快把消息传回天马总堂去。”

“大姐，可有了应对之策？……”

“暂不招惹天王门，只要他不找上门来生事，我们就尽量容忍，……”张四姑道，“就算找上门，也不要形成对抗，那会立刻造成他们三方联手的可能，你尽量躲起来，由大和尚来应付，我知道和尚装作、论讬的本领，唱作俱佳。”

“夸奖、夸奖，……”七宝和尚接道，“但和尚佩服高见，少了天王门从中牵线，内宫一系中人，还不便和天马堂言归于好，双方也无法交换重要的情报，这就留给了我们很大的周旋的余地，所以，对内宫一系中人，要穷追猛打……”

“大姐的意思是，要一举搏杀三宫主……”江枫道，“只不知此时是否时机恰当？”

“你已经把事情推到了悬崖边缘，……”张四姑道，“已经无法再组和下去，申雪君只要说出你师承身份，天马堂立刻会动员了全部力量对付你，而且，也会尽可能和内宫一系中人沟通，以便集中全力。”

“说来惭愧，小弟还是火候不足，忍不下那一口气，被申雪君几句话激出心中的隐密……”

“你也不用自责，老实说，骗不过她的，她对金丹书生的技艺十分熟悉，他们本是一对情人……”

张四姑似是知道说溜了嘴，突然住口不言。

“说下去啊！……”江枫道，“三位师长的情仇纠缠，我也听过一点，只不过，他们说的含蓄，我又不能追问，知道的不够详尽，目下江湖的情势，似是已和他们个人的往事情仇，纠结一处，我如不知内情，岂不是有害大局吗？”

“说的有理……”张四姑道，“个人之间的恩情是非，有很多不足为外人道，天狐夫人告诉我一些，金丹书生也和我作一次长谈，但我相信，他们一定会有些隐藏。”

“大姐，我想知道的，也不是全部细节，只是一个大概的情形，让我了解到他们之间的纵横关系，那就够了。”

张四姑沉吟了一下，道，“大和尚，我来说，如若有说不清楚的地方，由你来补充。……”

“这个，和尚无法从命，我没有见过金丹书生，和天狐夫人。也只有匆匆一面之缘。……”

“但你认识无相大师，……”张四姑道，“这位高僧，从来是金口难开，我见过他三次面，他对我点头微笑三次，连一句也不跟我说……”

“你可以问他呀！……”七宝和尚笑道，“找机会要他开口，在你张姑娘来说，应该不是难事？”

“我费了无数口舌，只听到一句佛号，……”张四姑转向江枫，问道，“他传你武功，应该说过不少的话，你们之间，可能是说话最多的人了？”

“师父，传我武功时，非常细心，解说也很详尽，……”江枫叹口气又道，“但他从来没有和我谈论过江湖中事，当然，也没有说过他私人的事情。”

“他如肯多说几句话，也许事情还不会闹成这样一个局面。”

“这一点，和尚不敢苟同，阴谋早已在暗中进行，九华盟约过程中，他们三位都已经受到了很重的伤害，但他强运内功，逼住伤势，不让发作，震住了夏天同等，使他们不敢妄动，但也造成了他们三位无法补救的内伤，功力损失大半。……”

只听一阵步履之声，胡元急奔而入。

江枫道，“有事情？”

“是！梅花姑娘有急事，请副总管到梅花厅中一叙。”

“梅花现在哪里？”

“大厅外面……”胡元道，“正在和邓总管说话。”

“大概是三宫主也到了洛阳居，要见你一面……”张四姑道，“你有什么打算？”

“先去见见她了……”江枫双目中杀机一闪，低声接道，“如果情势不利，我就出手杀了她。”

“三宫主不是等闲之辈，一击不中，……”张四姑道，“那就造成了誓不两立的局面了。”

“大姐低估小弟了……”江枫道，“如果我乘人不备，突起发难，天下难够避开我这一击的人，大概不会太多。”

“这一点我相信，但如敌人有备呢？”

江枫微微一怔。

“兄弟……”张四姑笑道，“你这个韩霸的恶名，早已传扬在外，都知道你身负一击取命的绝技，见你之前，岂会无备，为什么一定要在武功上拼出胜负呢？”

“大姐的意思是……”江枫若有所思的问。

“换一种方式对付她……”张四姑道，“取下你的面具，……”

“我懂了……”吟霜接道，“江大哥，张姨要你施展美男计！”

江枫只听得脸上发热，幸好脸上戴了面具。

“我赞成张姨的主意……”吟雪说，“动手拼命，是最后的办法，不战而屈人之兵，才是上上之策。”

张四姑接道，“‘惑心术’应该可以克制住三宫主的媚功，她是媚术造诣最深的高手之一，你如能胜过她，那就证明了‘惑心术’确为天下第一奇功。”

“如是小弟反为对方所制呢？”

“那也就证明了‘惑心术’并不可恃……”张四姑道，“我们尽快找出一种可以拒抗大敌的武功。”

江枫道，“大姐，世上真有那种武功么？”

“有！不过，练起来牺牲太大，但情势迫人，说不得只好认命了，……”张四姑神情肃然地说，“去吧！试试惑心术，如若不行，立刻出手，一举击杀她。”

“我……”

江枫欲言又止地举步向外行去。

张四姑低声对二女说道，“咱们赶去支援，如若他的惑心术制不住对方，就会被对方所制，咱们就立刻发动袭击，记住出手要狠，不可留情，一击不中，就会害了你们的江大哥。”

吟雪、吟霜应了一声，飞身而去。

“大和尚，接近梅花厅，单凭高明的轻功不行，……”张四姑道，“你不用去帮忙了，回去作番布置，作最坏的打算，把欧阳昭和罗兰，也调进来，顺便通知一声老叫化子，这一仗打不赢，就撤出长安城。”

“阿弥陀佛！但愿江少侠能胜得三宫主，他们如能唱出一名金榜乐，这一战就好打多了。”

张四姑微微一笑，道，“你和尚什么都懂吗？”

“和尚没有吃过猪肉，可是见过猪走路啊！”

张四姑微微一笑，接道，“江枫占有七成胜算，我们集中人手，希望是备而不用。……”

“我说呢！张姑娘令如山，原来是心中早有成算……”七宝和尚低声道，“他是统军主帅，不能让他受到挫折，那会伤了他的信心。”

“我担心的是他自信太强，颇有目空四海的气概……”张四姑道，“我倒希望他遇到一点挫折，让他提高一些警觉，对大局，也许更有帮助。”

“唉！如论单打独斗，天下高手，能够胜过他的，确然很难找出一个来了，……”七宝和尚道，“他身兼三家之长，就算无相大师复生，金丹书生还魂，天狐夫人再现人世，也无法一对一的胜得过他。”

“最担心的就是这些了，他一把翠玉刀，独斗八位剑士，申雪君现场目睹。……”

“是的！她本来下令出手之后，人已离去，不知何故，突然又回厅中，眼看着这场搏杀结束。……”

张四姑打断了七宝和尚的话，接道，“就各方资料研判，那位天马总堂的堂主，大概是夏天同了，这个人智计百出，心狠手辣，如若得到了申雪君的报告，必会千方百计的算计江枫。”

“对！这倒是一件大麻烦了，夏天同能一举算计了无相大师、金丹书生、天狐夫人，三位旷代奇侠，全力对付江少侠，我和尚就不知道如何去防范！才能保护到江枫的安全了？”

“所以，咱们要用心设计一番……”张四姑道，“办法也不是没有，等我自觉想的完全了，再和你仔细的商量一下。”

“好！我和尚全力配合，水里火里万死不辞。”

张四姑一扬手，转身向一堵墙上冲去。

明明是一道墙，但张四姑撞上了墙壁，人却突然消失不见了。

“好高明的潜土术，谁要得罪了这么一个人物，当真是觉也睡不安了……”七宝和尚心中念转，人却飞跃而起，高大的身躯，有如蝙蝠宵飞，竟由一扇半咫的小窗中穿越而去。

他不愿以改扮的面目，见到邓飞，展了一次绝世轻功，胡元看的呆住了，这些人，个个身负绝技。

再说江枫行出大厅，梅花已和邓飞双双迎了上来。

“是不是三宫主的大驾到了洛阳居，……”江枫目睹梅花，道，“找我去当面问罪？”

“是三宫主的芳驾到了……”梅花道，“但是不是当面问罪，我就知道了，不过，她指名要见你，我只好来了。”

邓飞一只碧光闪闪的魔眼中，奇光暴射，看着江枫，也不知道他心中是难过，还是怨忿，惊奇，低声说道，“老弟，你骗得我好苦啊！”

“总管心中如有疑问！等我见过三宫主回来，再详作解释如何？”

“老弟，用不着解释了，……”邓飞说，“木已成舟，说什么都是空话，只希望你老弟多多珍重，不但，洛阳居这个局面要你保全，我们几十条性命，也和你息息相关。”

江枫微微一笑，道，“我活的很好，一点想死的感觉也没有，只要我活着，就会全力保护总管。”

不过，你自己也要全力求生才行，至少应该有反抗死亡的勇气。”

邓飞若有所思的点点头，道，“你不在时，由那个穿长袍的和尚作主是吗？”

“原来总管早就瞧出来了，……”

邓飞哈哈一笑，道，“我瞧出来的事情多了，……”看了梅花一眼，接着道，“不过姑娘可以放心，有些事，我可是一直摆在心里，到了我这把年纪，守口如瓶，可不是一件难事。”

“你好像在讹诈我……”梅花道，“说出来，你究竟看到了什么？”

“田玉那小子一口谎言，……”邓飞道，“骗了小姑娘的感情，也就罢了，连我老头子也不放过。……”

“梅花，算了，魔眼的绰号，岂是让人白叫的……”江枫道，“邓总管，我和梅花都会承你这份情，回去吧！有事情去找大和尚。”

“好！”邓飞应了一声，转向梅花，双手一抱拳道，“梅花姑娘，你那里我不便去，韩老弟的一切，就全仰仗姑娘担代了。”梅花微微点了下头，幽幽地说了声：

“总管放心。”

其实，邓飞那能放得下心，内宫的三宫主突然亲临洛阳居，正意味着很不寻常，显然是专为兴师问罪而来。

但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

尤其其他这洛阳居总管，早已是形同虚设，连个副总管王龙都不把他当回事，在三宫主的眼里，他简直就成了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色。

三宫主一到，就指名要见韩霸，显见来意不善。

邓飞职卑微，武功更不堪内宫的高手一击，暗对韩十分关切，也是爱莫能助。

所以，他只有寄望梅花能见机行事，全力援助韩副总管了。目送邓飞的身影一闪而逝，江枫即道，“梅花，我们快去梅花厅吧。”

不料梅花却说，“不急，先到你屋里去。”

江枫眉头一皱道，“可是，三宫主命你来召我……”“管她的！”梅花毫不在乎道，“反正她已经召了老半天，也不在乎这一会儿嘛。”

江枫顾虑道，“不太好吧……”

梅花眼皮一翻，悻然说，“你等不及去送死？”

江枫强自一笑道，“你怎么触我霉头！”

“不是触你霉头，我是说的实话。”梅花正色道，“常言说的好，来者不善意，善者不来。”

如今三宫主新自出马，出手绝不会留情。

你能活命的希望，实在微乎其微，但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去送死，所以，所以……”

好连说两声‘所以’，却说不出个所以然。

江枫笑问：“既是活命的希望微乎其微，你还期待什么奇迹？”

梅花眼中闪著奇异的光芒，道，“不是期待，而是创造奇迹！”

“哦！”江枫露出一脸惊讶之色。

梅花催促道，“事不宜迟，快到你屋里去吧。”

江枫不知这少女能‘创造’出什么奇迹，当即把她带进了内室。

梅花一进房，就郑重其事道，“我知道你练过‘惑心术’，但三宫主的‘媚术’，已进入至高境界，如果以我的那点火候跟她相比，犹如小巫见大巫，萤光之比星月，这样的强敌，你自己估计能有几分胜算？”

江枫吟一下道，“你耽心三宫主一见面就施展‘媚术’？”

梅花点点头说，“三宫主自视极高，她绝对不屑以武功亲手杀你，极可能是用‘媚术’，先使你失去抵抗能力，再命她的随从下手。”

江枫不知是对‘惑心术’充满自信，认为必可压制三宫主的‘媚术’，还是对梅花的判断有所怀疑，耸耸肩道，“那么她的武功，究竟高到何等程度？”

梅花忧形于色道，“这很难说，因为我从未见她施展过，只是，照我估计，合你我二人之力，至多也只能抵挡她十招，最后必败无疑。”

江枫‘哦？’了一声，问道，“那你还指望能‘创造’出什么奇迹？”

梅花胸有成竹说，“刚才我不是说了吗？三宫主是内宫三位宫主之一，一向自视极高，若非黑天鹅及一位喜鹊级的女弟子，先后丧命在你手中，她绝不会亲自出马。

身为内宫三宫主之一，她若仗武功亲手杀你，岂不成了为那两个女弟子报仇？为了这层顾忌，以免落入口实，所以我量她不致一见面就跟你以武功见真章。

但她的‘媚术’已至最高境界，可以发于无形，更何况梅花厅内外布署的，全是听使于她的人，即使明知好心施展‘媚术’，也必然视若未睹。

这样一来，她以‘媚术’先制住你，使你失去抵抗能力，再一声令下，由她带来的人出手置你于死，情形就完全不同了。就像王副总管一样，邓总管一声‘该死’，你就动手杀了他。

所以我敢打赌，本宫主绝对是安的这个心！”

江枫听她一口气说完，才笑问道，“你所谓的‘创造’奇迹，是否已有对付三宫主的锦囊妙计？”

“嗯！”梅花道，“我要使出浑身解数，向你施展‘媚术’！”

“哦？”江枫为之一怔，茫然道，“我不懂你的意思……”

梅花接道，“这就如同你准备宴前，我先让你尝尽天下珍品，那么你再见到山珍海味，也就毫无胃口了。”

江枫若有所悟道，“我明白了，你是说……”

梅花正色道，“不要跟我争辩，我们必须争取时间，即使这一着失算，情况完全出我意料之外，那么此刻就算我们今生的最后相聚吧！”

言下之意，万一三主宫见韩霸就出手，梅花也已抱定必死决心。

江枫轻叹一声，来不及劝阻，梅花已双手齐动，宽衣解带，将全身衣物尽褪。

顿时，呈现在江枫眼前的，是个千娇百媚，曲体玲珑的赤裸少女！

梅花双颊泛红，益增几分娇艳，娇声道，“看着我，但千万不可以‘惑心术’，或是任何其它力量抗拒，否则我就枉费心机了。”

江枫依言望着梅花。

只见这赤裸的少女，烟视媚行地走近江枫，全身并且散发出一股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。

照理说，江枫与梅花已春风数度，有过肌肤之亲。对这少女的胴体，不但早已遍览无遗，上下其手，更且真个销魂，不致如此着迷。

但梅花此刻的迷人之处，并非是她裸露的诱人胴体，而是那撩人心弦的情态，尤其是那勾魂摄魄的眼神！

江枫没有施展‘惑心术’，更没有抗拒她的意念。逐渐地，他有些意乱情迷起来……”

眼前的梅花，都是若即若离，仿佛是个虚忽飘渺的幻影，始终只在江枫面前晃来晃去，搔首弄姿的，极尽引逗之能事，并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。

这是故意吊江枫的胃口？

江枫已被她挑逗得欲火上升，再也按捺不住，失控地突向梅花扑去。

梅花并未闪避，被他双臂一张，抱了个正着。

江枫形同疯狂，将梅花搂进怀里狂吻不已。

梅花心知时机已经成熟，娇声说，“快抱我到床上去……”江枫如奉懿旨，忙不迭将梅花抱上床，让她平躺在床上，迫不及待地向她遍体狂吻。

梅花此刻与平时简直判若两人，只听她不断发出放浪形骸的笑声，如同一个狼虎之年的荡妇。

只听她浪笑道，“江郎，妾身早已身心都属于你了，尽情地享受吧！哈哈……”

江枫更觉欲火难禁，霍地撑起身子，正待脱去衣物上阵，展开翻云覆雨的肉搏之际，忽听七宝和尚以‘传音入密’之声发出警告：

“梅花厅派人来催驾啦！”

江枫从迷乱中突然清醒。

梅花却紧紧搂住他身子不放：“不要理会，与其死在三宫主手中，不如死在你怀里……”

江枫给了她一个热吻，当机立断道，“快起来，我们去见三宫主！”

梅花顿觉怅然若失，情不自禁泪水夺眶而出。

